# 武俠世界

**青龍記**（新派俠情風趣故事）　狄心．著

江湖上惡人當道，善者被欺；三個小人物不懼風險，拿着一張假藏寶圖闖蕩江湖，到處招搖，因而引起各方人物爭奪，也掀起了重重風浪，其後更涉及一宗失竊巨案，且看三個小人物在面對强敵之下如何逢兇化吉？



第28年

45

$5.00

## 編者話

新進作家狄心今期為本刊撰著的「青龍記」，是一篇既風趣又緊張刺激的故事，一個平凡而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兩個不懂武功的村漢，三人按假「藏寶圖」去尋寶，半途遇上一股綠林盜匪攔截，從尋寶到女鏢師發現失去押運的「玉觀音」，小伙子發揮高度的智慧，聯絡鏢師，合力出擊，以假「藏寶圖」而餌，引盜賊上當，為鏢師尋回失去的紅鏢……情節變化迂迴曲折，佈局別開生面，文字流暢，請閱本文，便知分曉。

☆ ☆ ☆

本期范禮的「魔與俠」完結之後，下期即將刊出的另一部新著，則是傅紅雪所著的「柳花花與獨孤美」，這部中篇新作故事情節緊湊，迂迴曲折，尤於文筆更為流暢，令人閱後心曠神怡，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佳作，敬請各讀者留意參閱。

☆ ☆ ☆

下期龍乘風所著「氣吞斗牛」是一篇「雪刀後傳故事」，故事描述在田雲峯下，血案橫生，大俠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也因此而掀起驚濤駭浪，唐實這叛徒最後劫數難逃……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青 龍 記（新派俠情風趣故事）
江湖上惡人當道，善者被欺，三個小人物不懼風險，拿着一張假藏寶圖闖蕩江湖，掀起重重風浪……………狄 心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野 豬 林（水滸傳連圖故事之三）◀一▶……高 石 46

魔 與 俠（一月完俠義傳奇故事）◀完▶
飛魔認女 女不認爹……………范 禮 5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小魚吃大魚（俠情風趣小說）
棍鐲到手 懲辦兇神……………歐陽雲飛 58

新 月 刀（俠情中篇故事）
總管上陣 鎩羽而歸……………東方玉 69

飄 香 劍（俠情中篇故事）
先悟陣法 後再比劍……………蕭 逸 77

仇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
絕谷脫險 拯救遺老……………東方白 85

天 衣（俠情中篇故事）
冒充欽差 謀奪証據……………黃 鷹 93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神龍劍令 內有乾坤……………高 皐 99

小 草 包（俠情中篇故事）
狹路相逢 攔途算賬……………王寶寶 103

三屍一命（奇俠司馬洛故事）◀二▶
肢解人體 目的何在……………馮 嘉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難明眞相 誰是內奸……………藍 荒 12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142.00 |
| | 一年港幣$283.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168.00 |
| | 一年港幣$335.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228.00 |
| | 一年港幣$455.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5期
（總號14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青龍記

新派俠情風趣輕鬆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 騙去尋寶　路遇强徒

五月下旬。

寒江鎮外的一大片草原一片翠綠，草原四週繁花似錦，生氣蓬勃，在草原之中，有數十隻牛正在吃着草，望上去，比一幅圖畫還要漂亮。

草原的另一端有一棵綠葉成蔭的大樹，一個漢子正倚着粗大的樹幹沉沉睡着了。

這漢子三十來歲年紀，穿着一套以粗布衣料做成的衣服。

這人樣貌有點滑稽，只見他頭大大的，粗眉大眼，鼻孔朝天，兩片咀唇比尋常人大了整整一倍，他的身材略胖，而且生得也細矮得過了分，再加上他有大大的肚皮，看上去就好似一堆肉球一樣。

這漢子名叫沙剛强，鎮上認識他的人都稱他爲「沙老豬」，因爲沙剛强食量驚人，而且最喜歡睡覺，就好似一頭豬一樣，因此被人起了這個渾號。

沙剛强已三十多歲，尚未娶妻，這是他感到最遺憾的事，他時常都在造着同樣的一個夢，就是希望發大財，然後娶一個年輕漂亮的妻子，他堅信這個日子終有一天會降臨的。

沙剛强雙親於數年前相繼去世，留下給他的，只有那麼一間每逢下雨天就到處滴水的小屋。

數月前，沙剛强在賭場如有神助一般，贏了一筆頗爲可觀的錢，有錢在身，沙剛强說什麼也定不下來，於是天天在妓院風流快活的過其荒唐的生活。

據說，寒江鎮上的大小妓院的每一位姑娘們，都受過沙剛强的「恩惠」。

沙剛强贏回來的錢幾乎花光之際，他的好朋友王冲立時勸止他不要再荒唐下去，應該好好爲將來打算一番。

沙剛强及時醒覺，便打算用餘下的錢做點生意。

生意有很多種，但並非每一種生意都能賺錢的，沙剛强認爲自己選擇的生意是賺定的了，他的生意其實是一種投資——買了十頭母牛，做其牛主。

沙剛强計算過，只需數年，他的十頭母牛陸續繁殖，把小牛賣出去，然後母牛再生小牛，小牛長大後再生小牛，永無止境，若干年後，自己不但憑賣牛發大財，還會成爲寒江鎮上擁有牛隻最多的大牛主。

沙剛强這個抉擇，據說幾乎把王冲氣死了，但無論如何，沙剛强認爲自己的選擇再好也沒有了，因爲養牛根本不用本錢，君不見寒江鎮外草原處處嗎？

沙剛强很滿意目前的生活，現在他每天都到草原去放牛，至於到妓院去尋歡作樂，已不及以前般頻密了，一個月之中，只光顧妓院十來次而已。

＊　＊　＊

微風輕拂，拂在沙剛强面上，令他睡得更酣，他這一睡，就彷似一個十八天未睡過覺的人一樣，睡得鼾聲大响，睡得唾沫直流。

此時，一名廿八九歲的瘦削青年走到沙剛强面前，只見這青年高高瘦瘦，好似弱不禁風，面生得長長的，就好似馬面一樣，他的樣貌滑稽程度不比沙剛强弱。

此人就是專討沙剛强便宜的酒肉朋友王冲，有一個渾號叫「寒江一鶴」，他長得高高瘦瘦，的而且確像一隻鶴。

王冲是一個希望不用工作而能財源廣進的傢伙，所以他在鎮上是一個無業游民。

他來到沙剛强面前後，便把他弄醒。

沙剛强正造着一個美夢，夢境他和一個身材豐滿的美女獨處一室，那美女還風情萬種的替沙剛强把衣服逐件脫下，直把沙剛强脫得赤條條的，然後，沙剛强在替那美女寬衣解帶，當沙剛强在替那美女除下粉紅色肚兜之際，王冲把他搖醒了。

美夢被弄醒，沙剛强心頭有氣，一看是王冲，破口叫道：「他媽的，你這混蛋，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我快活逍遙的時候弄醒我，快把美夢賠給我。」

王冲雙手一攤，道：「我怎知你在做夢？」

沙剛强用衣袖抹了抹咀邊的唾沫道：「難道你看不見我在快活嗎？」

王冲道：「算啦，今晚再做一個更好的美夢吧。」

沙剛强喃喃的道：「不錯，今晚早點睡，再把那美夢做下去。」

王冲道：「做夢始終是做夢，你要快樂逍遙，不會去『美女城』找你的金銀鳳嗎？」

沙剛强道：「發夢無需付錢，但找金銀鳳卻要錢的。」

王冲道：「既然你知道嫖院子要付錢，那你爲什麼天天去妓院？」

沙剛强道：「怎麼，你教訓我來了？豬大爺有的是錢，我找妓女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

王冲見他生氣，忙搭着他的肩膊，笑道：「豬哥，算啦，我們別談這些了。」

沙剛强稍爲下了點氣，道：「這是事實嘛，而且你也是時常嫖妓的，你不嫖，是因爲你身上無銀両。」

王冲笑道：「豬哥說得對。」

沙剛强道：「你找我幹什麼？是不是想向我借錢？若果是的話，我倒勸你省點氣，你也知道我從來不借錢給任何人，就算你也不例外。」

王冲道：「豬哥你可說錯了。」

沙剛强道：「什麼說錯了？」

王冲道：「不是嗎？你說從來不借錢給任何人，但上個月，你說曾十一曾向你借過錢。」

沙剛强道：「你有所不知，那個說話多多，令人討厭，自稱『威震四方』曾威風的曾十一就好似寃鬼般纏着我，所以只好借他五文錢打發他走，算是怕了他。」

王冲道：「曾十一眞的那麼令人討厭？」

沙剛强道：「這小子沒有什麼，只是說話多多，一開口就口沫横飛，說個沒完沒了，這才令人討厭。」

王冲道：「曾十一說話雖多，可是他不開罪別人，爲什麼你如此討厭他？」

沙剛强道：「但他每說一句話，總是喜歡攻擊我，若果好好的跟我談的話，我怎會討厭他？」

王冲道：「別提他了，我們好好談我們的事吧。」

沙剛强鄭重的道：「是不是想借錢？」





王沖道：「我似來向你借錢的嗎？你要知道，我認識你至今，你從未借過分文給我。」

沙剛强道：「你這傢伙懂得鑽門路借錢，不懂還錢，我不借給你，這是我聰明。」

王沖道：「你說完了沒有？」

沙剛强道：「差不多了。」

王沖道：「那麼我們好好談吧。」

沙剛强道：「是不是又來游說我跟你出去闖蕩江湖吧？」

王沖一笑，道：「豬哥眞聰明，給你猜對了。」

沙剛强道：「要闖盪江湖，你自己一個人去闖。」

王沖又一笑，道：「獨個兒闖江湖悶也悶死了，有什麼味道？」

沙剛强道：「江湖上獨來獨往的獨行俠太多了，我才不做獨行俠。」

沙剛强道：「做獨行俠有什麼不好？反正江湖上的獨行俠這麼多，多你一個也不算多。」

王沖道：「江湖上的獨行俠都是性格孤僻的，我不是這種人，所以想找個伴兒。」

沙剛强道：「所以你想找我？」

王沖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不找你找誰？」

沙剛强道：「出去闖有什麼好處？」

王沖道：「難道留在寒江鎭就有好處？」

「當然有好處，」指着草原上的牛羣道：「你看，我有十頭牛……。」

他還未說完，王沖搶着道：「我知你有十頭牛，而且每頭牛身上都烙有一個『沙』字。好像恐怕無人知你是牛主一般。」

沙剛强很神氣的道：「當然，烙個『沙』字表示那些牛是我的。」

王沖道：「就憑那十頭烙有『沙』字的牛，你滿以爲可以發大財嗎？可以娶個年輕漂亮的老婆嗎？」

沙剛强道：「這個當然，你爲什麼不計一計數，我那些烙有『沙』字的母牛可以生小牛，小牛長大後……。」

他還未說完，王沖已搶着替他說下去道：「小牛長大後再生小牛，一路生下去，永無止境，到時不發大財也不可以了，有了錢，當然有美女做你的老婆。」

沙剛强道：「不錯，數就是這樣計，這本來就很簡單。」

王沖道：「但你有沒有想過，閣下今年貴庚？」

沙剛强道：「三十七歲半。」

王沖道：「你爲什麼不計一計，到你發大財時，那時你可能已七十歲了，七十歲才發達，你還可以享受什麼？到時你的性能力也衰退啦，娶個年輕漂亮的妻子有個屁用？」

沙剛强眉頭一皺，道：「這也是道理。」

王沖道：「當然是道理，這本來就很簡單，只有你這個頭腦簡單的人想不出來。」

沙剛强道：「那我應該怎樣做？」

王沖道：「馬上把那十頭牛賣掉，然後和我闖蕩江湖去吧。」

沙剛强道：「闖蕩江湖有什麼好處，你說來聽聽。」

王沖道：「只要我們出去闖一闖，若果運氣好的話，說不定一兩年後就可以發達了，到時我們衣錦榮歸，寒江鎭就人人尊敬我們了。」

沙剛强道：「你說得倒容易。」

王沖道：「有什麼難的？只要風雲際會，就是我們發達之期了。」

沙剛强道：「若果發達不成，流落異鄉怎辦？」

王沖道：「你不要這麼悲觀好嗎？」

沙剛强道：「不是我悲觀，只是你太樂觀。」

王沖道：「你到底要什麼條件才肯和我一起出去闖蕩江湖？」

沙剛强道：「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能保証在短期內可以發達的話，我才跟你出去闖一闖。」

王沖道：「若果可以保証發達的話，我還會來找你嗎？」

沙剛强道：「若果不能發達，闖來幹什麼？」

王沖有點怒意，道：「好吧，你就留下來做你的大牛主吧。」說完悻悻然的走了。

＊　＊　＊

「寒江酒樓」是寒江鎭最大也最聞名的酒樓，在酒樓內，每天都有一位說書先生在向客人講述江湖的故事，這說書先生姓胡，人人都稱他爲胡說書。

當王沖踏進酒樓的時候，胡說書又在說他的江湖故事，胡說書說的這個故事，據他自己表示，這是一個眞實故事，王沖也不知聽了多少遍，聽得多了，也感討厭起來。

儘管王沖不想再把這故事聽下去，胡說書還是要把這故事說下去。只聽胡說書說：

『二十年前，江湖上有一個勢力很大的幫會，名叫青龍幫，幫主名叫段青龍，這青龍幫專打家刦舍，尤其喜歡以富戶做對象。……

後來朝廷派兵圍勦青龍幫，段青龍與官兵苦戰了一個月，漸漸大勢已去，段青龍有見及此，於是把多年來所掠奪到的金銀珠寶等財物秘密藏了起來，然後造了一張藏寶圖帶着親信逃避官兵的追殺。……

當段青龍與親信們避過官兵後，段青龍其中一名親信爲了想獨佔寶藏，便把段青龍暗中加害，奪去寶藏圖，但其餘段青龍的手下也垂涎該價值連城的寶藏，於是引起一場爭奪戰。……

漸漸地，藏寶地圖之事爲其餘江湖人物知悉，那些江湖人物也紛紛加入了爭奪行列，因此引起連場激戰，至令死傷無數。

既然有死傷，就自然有仇恨，所以，爭奪藏寶圖，也就演變成爲一場江湖大屠殺，再演變下來，江湖上不斷的廝殺也就不止爭藏寶圖如此簡單，而是寃寃相報的局面了。

江湖上不斷的仇殺，每天不停的發生，後來，那些人竟然忘了藏寶圖之事，漸漸地，藏寶圖的下落也就成了謎……。』



其餘食客一邊進食，一邊聽胡說書在說着青龍寶藏的故事，那些初次聽這故事的食客則聽得入了神。

王沖一邊喝着花雕酒，一邊在享受着寒江酒樓馳名的燒牛肉。

儘管王沖不想再聽那個陳舊的故事，但胡說書每說一句，王沖還是清清楚楚的聽見了。

王沖正在咀嚼那美味的燒牛肉，忽然喃喃的道：「寶藏？青龍寶藏……。」

想了一想，眉頭一皺，彷似計上心頭，咀角登時露出詭秘的笑容，心想：「這青龍寶藏的故事，沙老豬也聽過了，我何不造一張假的藏寶圖，騙沙老豬和我去尋寶？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騙他和我出去闖蕩江湖……。」

王沖想到這裡，笑得更詭秘，於是便飛快的把那些燒牛肉吃完，然後匆匆結了帳。

王沖離開寒江樓後，便到市場的肉枱買了一塊一尺見方的豬皮，然後把豬皮上的肥肉刮掉，便放在烈日之下曝晒。

這樣晒了數天，那塊豬皮已給晒得變了色，王沖再把它弄得柔軟，然後在豬皮上畫上一幅地圖，再在圖的下端寫上「青龍寶藏」四個字，望上去，就是一張藏寶圖了。

這還不夠，因爲這塊豬皮太新，並不似過了二十年，於是王沖便拾了些廢鐵，把那些廢鐵放在一個木桶之中，然後注滿水，再把豬皮放在桶中。

這塊豬皮與那些廢鐵一起浸在水中，過了數天，那塊豬皮也就染上了鐵銹色，看上去，就好似一張歷時二十年的藏寶圖一樣了。

王沖很滿意自己的傑作，望着這張「青龍藏寶圖」，又發出了詭秘的笑容。

＊　＊　＊

黃昏過後，沙剛强放牛回到獨居的小屋後，便開始造飯。

他吃完四大湯碗的飯後，覺得在家閒着無聊，在無聊之餘，腦中忽然想起了在「美女城」的金銀鳳，不期然的，便有了一種需要——男性的一種需要。

沙剛强匆匆穿好了衣服，便打算去找金銀鳳解決那種需要，正當他把大門打開，王沖卻走了進來。

王沖見他開了門，笑道：「豬哥開着門等我，你怎知我來找你？」

沙剛强一愕，道：「你來幹什麼？」

王沖忙把他拉進屋內，然後像煞有介事的把門關上，沙剛强被弄得有點奇怪，不禁問道：「你到底幹什麼？」

王沖道：「不要如此大聲。」

沙剛强一怔。

王沖走到他身旁，在他耳邊輕聲道：「我發現了一件秘密，這秘密我只能對你一個人說。」

沙剛强道：「爲什麼說得如此輕聲？」

王沖道：「這是秘密，當然要輕聲一點了。」

沙剛强有點不耐煩，道：「這裡沒有第三者，爲什麼如此輕聲？」

王沖道：「我怕隔牆有耳。」

沙剛强眉頭一皺，道：「到底是什麼事如此神秘？」

王沖在屋內左張右望，見果然沒有第三者，才小心翼翼的在懷中取出一件物事，道：「你看這是什麼？」

沙剛强見是一張卷成圓筒形的獸皮，道：「這是什麼？」

王沖把那獸皮打開呈在沙剛强面前，沙剛强一看，脫口叫道：「『青龍寶藏』？」

王沖連忙把那張假藏寶圖收起來，詭秘一笑，道：「這次我們發財啦。」

沙剛强一個動容，那種男性的强烈需要立時消失，忙道：「這藏寶圖你怎樣得來的？」

王沖道：「這藏寶圖得來可不容易。」

沙剛强道：「是嗎？說來聽聽。」

王沖又在屋內左張右望，彷似恐怕給別人聽見一樣，沙剛强見了，道：「我這間屋什麼也沒有，一眼全都看見了，你還望什麼，你怕還會有人在這裡嗎？」

王沖一笑，道：「做人謹愼一點好。」

沙剛强道：「你還沒有說這藏寶圖怎樣得來。」

王沖道：「幾天前，我獨個兒想到隣鎭去，當行到飛虎山時，忽然看見有十多人正刀來刀往的大打出手，似乎在爭奪一樣什麼似的，於是我便躲起來看個究竟，後來我聽見其中一個人說：『陳老三，你快把青龍寶藏的藏寶圖交出來，不然我就殺了你。』但那個陳老三說：『李老四，我陳老三找這張藏寶圖找了二十年了，現在我找到了，豈能交給你？』雙方於是又打在一起，打到後來，雙方十多人全都死了，於是我便把那張藏寶圖拿到手，然後快步走了回家，看過清楚，那張果然就是二十年前段青龍的藏寶圖。」

王沖在沙剛强面前說着自己編出來的故事，只把沙剛强聽得倒信以爲眞，當王沖說完後，沙剛强忙問道：「那麼你打算怎樣處置這張藏寶圖？」

王沖道：「當然打算自己去尋寶。」

沙剛强道：「你自己一個人去？」

王沖道：「我本來打算找個伴的，但沒有人肯和我去，所以打算自己去，只要找到那價值連城的寶藏，我這輩子想窮也難了。」

沙剛强一個興奮，急道：「沖哥，我和你一起去。」

王沖道：「去那？」

沙剛强道：「當然去尋寶。」

王沖故意道：「你和我去尋寶玉？你不是說過要留在寒江鎭做大牛主的嗎？」

沙剛强道：「我說過，只要有機會發達，我就會出去闖一闖，現在有機會了，所以非和你去不可，我明天馬上把那十頭牛賣掉，然後和你去尋寶。」

王沖道：「去尋寶要走很多路的，說不定路途非常辛苦，你挨得住嗎？」

沙剛强一拍胸膛，道：「爲什麼挨不住？我身體强壯得很。」

王沖勉爲其難的道：「好吧，你明天先把牛賣掉，然後我才考慮一下是否和你一起去尋寶。」

沙剛强忙點頭道：「好好好。」

王沖道：「但你賣牛所得的錢我佔一半，如何？」

沙剛强忙不迭點頭，道：「沒問題。」

王沖感到很愉快。

沙剛强也感到很愉快。

* * *

第二天，沙剛强果然把那十頭牛賣掉，而且還把賣牛所得的錢分了一半給王冲，沙剛强認爲這很值得，因爲王冲給了自己一個發達的機會。

王冲認爲，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騙取沙剛强的錢。

* * *

據說，世上最原始的買賣就是女人出賣自己的肉體，這說法似乎有點根據，所以大概也不會錯。

寒江鎭有幾間妓院，妓院就是女人出賣肉體的大本營，男人尋歡作樂的最基本去處。

「美女城」是寒江鎭幾間妓院其中一間，也是價錢最便宜的一間，這裡供應的姑娘，年紀最輕的，已接近三十歲，所以價錢才最便宜。

據說，「美女城」這個招牌曾經被人砸碎了幾次，因爲這招牌實在名不符實。

儘管如此，沙剛强仍是「美女城」的最忠實顧客，因爲「美女城」有個金銀鳳，沙剛强覺得，在他一生接觸過的女人當中，只有金銀鳳才最令他稱心滿意，也最能令他感到有大丈夫氣概，因爲金銀鳳實在善解人意。

金銀鳳就是「美女城」最年輕的姑娘。

當沙剛强踏進「美女城」後，那個風騷得令人毛管直豎的鴇母徐娘見了他，便迎了上來，口中吱吱喳喳的叫：「沙大爺，歡迎沙大爺光臨。」

沙剛强很神氣，抛了一錠銀子給徐娘，徐娘接過銀子，開心得笑不攏口，然後把沙剛强帶到大廳的一角坐下，眉開眼笑的道：「沙大爺你先坐一坐，等我去叫銀鳳來陪你。」

沙剛强神氣活現，手一揮，道：「去吧。」

徐娘媚眼向他一抛，粗大的腰肢扭了兩扭，道：「沙大爺，我現在去了。」便一搖三擺的向內行了進去。

過了一會，徐娘帶著一個廿七八歲的姑娘出來，道：「沙大爺，銀鳳來啦！」

只見那金銀鳳身材豐滿，樣子甚是不錯，還很會抛媚眼，難怪沙剛强對她如此着迷了。

金銀鳳來到後，作了個妖媚的笑聲，便坐在沙剛强懷中，徐娘也很識趣的立時離開。

沙剛强在金銀鳳身上上下其手，甚是大樂，過了一會，道：「銀鳳，我有點事要對妳說。」

金銀鳳在他兩塊特大的咀唇一親，道：「豬哥有什麼事你說好了。」

沙剛强道：「明天我要離開寒江鎭了。」

金銀鳳道：「你去哪？」

沙剛强道：「豬哥要去尋寶。」

金銀鳳一怔，道：「尋寶？尋什麼寶？」

沙剛强道：「妳聽過青龍寶藏這故事沒有？」

金銀鳳道：「聽過了。」

沙剛强道：「青龍寶藏失踪了二十年，前幾天，被我一個朋友無意中得到手，所以我們打算拿着藏寶圖去尋寶，還打算明天出發。」

在沙剛强的一個屏風之隔的一張枱，坐有兩個兇神惡煞面貌的大漢，沙剛强與金銀鳳的說話被兩大漢聽見了，立時引起注意。

金銀鳳聽沙剛强一說，立時睜大了一雙杏眼，道：「是不是眞的？」

沙剛强道：「豬哥爲什麼要騙你。」

金銀鳳面上出現興奮表情，道：「聽說，那青龍寶藏價値連城。」

沙剛强道：「不錯，只要找到了寶藏，豬哥這一輩子想窮也難了。」

金銀鳳連忙在沙剛强面上親了幾下，道：「找到寶藏之後，你還會記得我嗎？」

沙剛强道：「當然會。」

金銀鳳開心得雙眼瞇成一線，道：「找到寶藏之後，你還會回來寒江鎭嗎？」

沙剛强道：「當然回來，我知道鎭上有很多人瞧不起我，嘲笑我窮，嘲笑我的屋破舊，嘲笑我快將四十歲了，還未娶老婆，他媽的，只要豬哥找到了寶藏，我就是寒江鎭的首富，我要在寒江鎭上建一間最大最豪華的大屋，我要娶十二個年輕漂亮的老婆。」

金銀鳳道：「那麼我呢？」

沙剛强道：「我替妳在寒江鎭建一間最大最豪華最多年輕姑娘的妓院，我要把寒江鎭的皮肉生意壟斷，到時妳就是老闆娘，我還要替妳找一個高大英俊的丈夫。」

金銀鳳聽得心花怒放，笑得花枝招展，道：「豬哥，你對我眞好。」

沙剛强道：「我一向對妳都很好，只是妳不知道。」

金銀鳳一笑，道：「爲了報答妳，今晚我免費送給你。」

沙剛强道：「這怎可以？」

金銀鳳道：「爲什麼不可以？」

沙剛强道：「上幾次我賒下的數我還沒有算給妳……。」

金銀鳳道：「既然你對我這麼好，那些數就忘了吧。」

沙剛强道：「既然妳這麼大方，我不受也不行了，今晚臨別秋波，我要玩個痛快，來，我們快進房去。」說完，拉着金銀鳳快步向自己熟悉的一間房走了進去。

* * *

第二天一早，沙剛强便起了床，收拾了一些簡便的行裝，胡亂吃了些早點，便把大門鎖上，望着那間屋，喃喃的道：「屋呀屋，我現在要走了，也不知幾時回來，但我可以肯定，我回來後，也不再需要你了。」

沙剛强向王冲住處行去，王冲也一早起了床等他。

王冲見了沙剛强，笑得很詭祕，心想：「想不到一張假藏寶圖可以把他騙離寒江鎭，還騙了他一筆錢，這傢伙頭腦可眞簡單。」

沙剛强見了王冲，道：「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王冲道：「一切準備好了，我們隨時可以出發。」

沙剛强道：「藏寶圖帶來了沒有？」

王冲在身上拿出藏寶圖，道：「放心



，這就是藏寶圖。」

沙剛强見了，忙道：「快收起來，不要給人看見。」

王冲道：「藏寶圖之事，你有沒有告訴別人？」

沙剛强道：「我怎會告訴別人？」

王冲道：「你這傢伙守不了祕密，什麼事也對人說，我信不過你，所以問一問。」

沙剛强道：「放心吧，這事事關重大，我怎會對人說？」

王冲道：「沒有對人說最好，別說了，我們走吧。」

二人離開王冲家門，走了不久，走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忽然在二人面前站着兩名兇神惡煞的大漢，這兩名大漢，就是在「美女城」一直留意沙剛强的兩人。

沙剛强與王冲不以爲意，在兩大漢身旁行過，此時，其中一大漢忽然喝道：「站住！」

沙王二人回轉身來，左右望了一下，見沒有其他人，王冲才向大漢道：「你叫我們站住？」

其中一個身形高大的大漢冷冷的道：「不錯。」

沙王二人見了他們兇惡的樣子，不禁一驚，王冲道：「什麼事？」

高大的大漢仍是冷冷的道：「把藏寶圖留下來，不然格殺勿論。」

王冲聽了「格殺勿論」四字，嚇得身子一震，忙在懷中取出藏寶圖，交在漢子面前，道：「藏寶圖就在這裡，你拿去吧。」

大漢傲然一笑，道：「還算你知機。」便伸手去取藏寶圖。

這藏寶圖就是沙剛强的性命，你怎會如此容易雙手捧給兩名大漢？見大漢正想從王冲手上取去藏寶圖，連忙一手從王冲手上搶了過來。

兩名大漢見垂手可得的藏寶圖被他奪去，其中一人牙一咬，道：「快把藏寶圖拿來。」

沙剛强道：「藏寶圖是我們的，爲什麼要給你？」

王冲見兩名大漢樣子兇得雙眼發紅，一驚，忙對沙剛强道：「沙老豬，快把藏寶圖交給他們吧，不然他會殺了你。」

沙剛强見兩名大漢都各執一把單刀，而自己與王冲則全不懂武功，也知形勢不妙，但藏寶圖萬萬不能白白送給他們，於是拉着王冲的手叫道：「走！」便飛快的向另一邊走去。

王冲是一個很怕死的人，被沙剛强拉着，一邊走，一邊心中叫苦：「這回可闖禍了。」

兩人走了幾步，大漢們從後飛快的向兩人衝前，待接近時，雙雙在二人背後踢了一脚。

沙王二人背心中了一脚，跌了個餓狗搶屎，王冲回轉身來，見兩大漢面上呈現殺氣，嚇得連忙跪在地上，叩頭道：「兩位大爺饒命，藏寶圖你喜歡你就拿去吧。」

沙剛强忙把藏寶圖揣入懷中，爬起身正想快步而走，但另一名大漢動作比他更快，他一起步，便被大漢結結實實的踢了一脚，登時跌了個四腳朝天。

王冲見狀，忙道：「沙老豬，快把藏寶圖交給他們吧，那張藏寶圖其實是……。」

王冲想說那藏寶圖是假的，但沒有說出口，因爲他知道兩大漢是不會相信的，就是沙剛强也不會相信，但他還未說完，沙剛强已站起身來，踏了個馬步，對大漢道：「你想搶我的藏寶圖，我就跟你拚了。」

那高大的大漢冷笑一聲，接着向沙剛强衝前，然後一拳向沙剛强胸膛打去，沙剛强看也沒有看清楚，便吃了重重一拳，立時向後退了幾步，另一名大漢又向沙剛强重重踢了一腳，沙剛强重新倒在地上。

王冲簡直不忍卒睹。

那高大的大漢怒目瞪着沙剛强，冷冷的道：「快把藏寶圖交出來。」

沙剛强倔强的道：「這藏寶圖是我的，爲什麼要給你？」

王冲忙走到沙剛强身旁，急道：「快把藏寶圖交給他們吧，不然他會殺了你。」

沙剛强仍很倔强，道：「不交！」

兩大漢見他倔强，牙一咬，雙雙抽出單刀，面上殺氣暴現，高大的大漢狠狠的道：「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

王冲見兩大漢殺氣騰騰，嚇得面也青了，跪在地上，懇求道：「好漢饒命……。」

大漢面上肌肉一跳，道：「兩個都要死。」

兩名大漢抬起刀，正想向沙王二人劈下，忽聞身後一聲暴喝：「住手！」

兩名大漢也就沒有劈下去，回轉身來，只見一名青年緩緩行了過來。

沙王二人嚇得額上冒出冷汗，見了那青年，心頭一喜，齊聲叫道：「曾十一！」

只見這青年身形高大，樣貌還算不錯，面上出現自負的神情，看樣子，似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放蕩浪子。

這青年名叫曾十一，在正月十一出生，因此其母替他改名爲十一，曾十一長大後，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所以替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曾威風，還替自己取了個外號叫「威震四方」。

曾十一後來拜師學武，在師門中剛巧排行十一，所以他不叫曾十一也不行了。

曾十一的外號叫「威震四方」這只是自稱，倒是另外一個外號「口沫横飛」在寒江鎭上則無人不識，因爲這人平日說話多多，一開口就說個沒完沒了，「口沫横飛」這外號對他倒貼切。這人除說話多外，也詭計多端。

兩名大漢見曾十一出現，看姿態似乎想做架樑，二人對望了一眼，便又把眼光集中在他身上。

曾十一望了望在地上的沙剛强與王冲，接着盯着兩大漢，神色自負的道：「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你們把他們打成這個樣子，算是什麼意思？」

那高大的大漢道：「你這算是做架樑？」

曾十一道：「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你們把他們扶起來，向他們叩三個響頭，再向本大俠說三聲『爺爺我知錯了』，然後摑自己十個耳光，本大俠就放你們走，不

然莫怪本大俠不客氣。」

兩大漢越聽越怒，但仍沉住氣，那高大漢子道：「小子，我勸你莫多管閒事。」

曾十一道：「這是閒事？若果你看見你妹子被人强姦，你會不會不理？」

沙剛强道：「他們沒有强姦我。」

王冲道：「你倒想。」

兩大漢聽曾十一說了，怒得面上肌肉在跳，一咬牙，便雙雙提刀向曾十一劈去，曾十一看準來勢，先避了一刀，接着一腳踢向那高大漢子胸膛，這一腳快若閃電，大漢閃避不及，登時吃了一腳，人也向後退了數步。

另一大漢又一刀砍來，曾十一微一轉身，飛快的踢出另一腳，這一腳踢在大漢的太陽穴，立時感到有點暈眩。

高大的大漢退了數步後，站定了腳步，便又一刀向曾十一攔腰掃來，曾十一向上一躍，避了這一刀，在半空中順勢踢出一腳，口中叫道：「『單腿朝陽』。」招隨聲至，這一腳登時踢中大漢面上，大漢面上中了一腳，有兩顆牙齒應聲飛脫出來，還滿咀流着鮮血。

曾十一甫一着地，另一大漢提刀從後欲想偷襲，但曾十一聞身後有急勁風聲，頭也不回，向後踢出凌厲一腳，口中叫道：「『回馬蹬』。」這一腳蹬在大漢小腹，力度並不太重，但曾十一以第一時間回轉身來，另一脚飛快的踢中大漢的脖子、大漢中此一腳，站也站不穩，便跌倒地上。

曾十一以極短時間連續踢出四脚，把兩名大漢踢得一個滿咀鮮血，一個倒在地上，只把沙剛强與王冲看得大力鼓掌稱好。

兩大漢被踢得怒火中燒，站定脚步後，握着單刀晃了幾晃，發一聲喊，便又向曾十一分左右兩邊攻過來，曾十一雖然手無寸鐵對付兩柄單刀，但不慌不忙，待兩大漢分從兩邊殺到之際，連忙把身子躺了下來，一個「掃堂腿」把其中一大漢掃跌在地上，另一大漢一刀砍過來之際，曾十一便很輕靈的彈了起來閃在大漢身後，以電光火石的速度向那大漢踢了三脚，直把那大漢踢得飛出丈外。

那被「掃堂腿」掃跌的大漢亦已站起來了，握着單刀，雙眼發紅，大叫一聲：「看招！」便刀鋒直指曾十一胸前，曾十一應道：「看見了。」便馬步一踏，以左手格開大漢握刀的右手，同時右手握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轟大漢面門。

曾十一轟出一拳，雙脚也不會閒下來，亦第一時間連踢三脚，大漢面門中了一拳，又脫了兩顆門牙，左腰、胸膛及左肩也同時各吃一脚，而且每一脚都非常重，同樣的又飛了出丈外。

沙剛强與王冲見了，掌聲拍得更响，口中不斷叫好，王冲忍不住道：「這小子平日胡吹大氣，說自己如何武功高强，我本來不信，今天親眼瞧見，現在相信了。」

沙剛强道：「這小子不易與人打架，原來打起來這麼兇。」

王冲道：「幸好遇見他，不然我們可被那兩個王八蛋砍死了。」

沙剛强道：「不是我們遇見他，而是他遇上我們，他救了我們，還保住了藏寶圖。」

兩名大漢與曾十一一交手，便被踢了個七葷八素，雖然萬分不服，但情知不是他對手，也不敢再糾纏下去，那高大漢子悻悻然的道：「小子，我們今天在你手上栽了個觔斗，你等着瞧。」

曾十一面上神氣活現，道：「你不服氣的話，本大俠再與你玩玩如何？」

大漢氣極，道：「有種的，留下萬兒。」

曾十一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道：「你兩個龜孫子聽住，本大俠名叫曾威風，外號『威震四方』，你們要好好的記住。」

兩大漢聽了，其中一人道：「好個『威震四方』曾威風，你等着看顏色吧。」

曾十一道：「看顏色？看甚麼顏色？本大俠甚麼顏色沒有見過？」

兩大漢也不再打話，拾回單刀，便悻悻然的走了。

曾十一目送兩大漢離開，喃喃道：「我從來沒有打過架，今天一打才知道自己武功如此了得。」不禁覺得自己武功高强而感到有點飄飄然，也感到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當兩大漢走後，沙剛强與王冲走了上來，王冲拍着曾十一肩膊，道：「十一哥，你眞了不起，那兩個大塊頭被你打得無還手之力。」

曾十一被讚得飄飄然，神色更加不可一世，笑了笑，隨即正色道：「你們兩個平日不是老是在說我的不是的嗎？爲甚麼今天卻變了？」

王冲笑道：「我們平日跟你開玩笑而已。」

沙剛强道：「不錯，是開玩笑。」

曾十一道：「你們不知我本領高强，所以看不起我，今天我一顯身手，才知道我的本事，所以另眼相看，是不是？」

沙剛强咧開他那特大尺碼的咀，笑道：「那有這回事？」

王冲也咧開那特小的咀笑道：「我們一向都當你是好朋友，怎會看不起你？」

曾十一在懷中取出幾個銅錢，交給沙剛强道：「我上個月借你五文錢，現在還給你。」

沙剛强連忙從曾十一手上接過那五文錢，以最快速度揣入懷中，笑道：「那區區五文錢算是甚麼，你就把它忘了吧，不用還了。」

曾十一見他收了錢，道：「以後別到處告訴別人，說我向你借了五文錢。」

沙剛强道：「我怎會告訴別人你向我借過五文錢？」

王冲道：「你不說才怪，十一哥你借了五文錢，幾乎鎮上人人都知道。」

沙剛强道：「你不要如此誇張好嗎？這件事我只告訴了大概五六十人知。」

王冲道：「十一哥向你借五文錢，你就告訴五六十人，若果借五兩銀的話，豈非……。」

曾十一道：「別說下去啦！」

王冲便住了口。

曾十一道：「剛才那兩個龜孫子說要你們交出藏寶圖，到底是甚麼藏寶圖？」

沙剛强道：「你聽到了？」



曾十一道：「全都聽到了。」

沙剛强道：「我以爲你在最後關頭才出現的，原來你已聽到了。」

曾十一道：「你以爲是胡說書在說故事？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俠往往在最危急關頭才出現嗎？其實我一切都看見了。」

沙剛强道：「那麼那兩個王八蛋打我們的過程你都看見了。」

曾十一道：「不錯！」

沙剛强道：「你爲甚麼不阻止那兩個王八蛋打我們？而要在我們被打後，性命危急才出現？」

曾十一道：「我喜歡看你們被人教訓。」

沙剛强怒道：「你還是我們的朋友嗎？」

王冲道：「爲甚麼不是，他又不是見死不救。」

曾十一道：「別說了，你們到底得到甚麼藏寶圖，快說來聽聽。」

沙剛强覺得被兩名大漢痛打，而曾十一又不及時阻止，所以很生氣，他道：「我和『寒江一鶴』去尋寶，沒有你份，你知道有個屁用？」

曾十一奇道：「尋寶？尋甚麼寶？」

沙剛强道：「說出來，好讓你妒忌一下，我們去尋『青龍寶藏』。」

曾十一詫異的道：「尋『青龍寶藏』？」

沙剛强在懷中取出藏寶圖，在曾十一面前打開，道：「不錯，你看，這就是『青龍寶藏』圖。」說完，隨即收起來。

曾十一清楚的看見，這果然是一張藏寶圖，道：「你們眞的去尋寶？」

沙剛强道：「當然，你是不是妒忌我們？」

曾十一嗤之以鼻，道：「妒忌？我爲甚麼要妒忌你們？我曾威風一向視錢財如糞土，從不做錢的奴隸。」

王冲道：「十一哥，我們一起去尋寶吧。」

沙剛强忙道：「不可以。」

王冲道：「爲甚麼不以？十一哥是我們的朋友。」

沙剛强拉着王冲的手，指着曾十一道：「你站在這裏不要走開，也不要偷聽我們說話。」

曾十一道：「我曾偷聽你們說話嗎？」

沙剛强便把王冲拉在一旁，王冲見了，道：「甚麼事如此神秘？」

沙剛强道：「我們不能和他一起去尋寶。」

王冲道：「爲甚麼？」

沙剛强道：「我們兩個人去尋寶，找到寶藏後，這寶藏就是我們的，若果他也去的話，這寶藏豈非要三人分？」

王冲道：「這寶藏價值連城，就算一百個人分，你一輩子也享用不盡，多一個人又何妨？」

沙剛强道：「但我不喜歡和他一起去。」

王冲道：「爲甚麼？」

沙剛强道：「這小子總是喜歡搶白我，和他一起，只有吵咀。」

王冲道：「他搶白你，你回敬他不就可以了嗎？」

沙剛强道：「這小子的咀巴厲害得很，我不是他對手。」

王冲道：「你說他平日說話多多，其實你的說話也不少，你少說一句，就不會吵咀了。」

沙剛强道：「我總是不喜歡和他一起。」

王冲道：「沒有辦法，我們非和他一起去不可。」

沙剛强道：「爲甚麼？」

王冲道：「你要知道，江湖上壞人多，我們又不懂武功，若果我們碰上了壞人怎辦？就好似剛才，那兩個王八蛋要殺我們，若果不是十一哥的話，我們已變成兩具躺在地上的屍體了，有十一哥同行又不同，起碼他可以保護我們。」

沙剛强道：「這也是道理。」

王冲道：「當然。」

沙剛强道：「那麼我們是利用他？」

王冲狡猾一笑，道：「這還用說？」

沙剛强道：「好吧，爲了性命安全起見，我們就和他去尋寶吧。」

這兩人雖然離開曾十一有一段距離，但他們的說話卻被曾十一聽到了。

曾十一知道，沙王兩人一定會來求自己同行的，所以故意裝作極不稀罕的樣子離開。

兩人見他離開，忙追了上來，王冲叫道：「十一哥，你去那裏？」

曾十一停下來，道：「回家睡覺去。」

王冲道：「我們剛才商量過，決定和你一起去尋寶。」

曾十一道：「我沒有興趣。」

沙剛强道：「價值連城的寶藏你也不感興趣？」

曾十一道：「不感興趣就是不感興趣，有甚麼稀奇？」說完便向前行。

王冲忙在他身前把他去路攔住，道：「這尋寶計劃，我們非要你去不可。」

曾十一道：「爲甚麼？」

王冲道：「我們都當你是朋友，寶藏找到了之後，我們要有福同享。」

曾十一知他們想利用自己來保護他們，想了想，道：「你們要我同行也可以，但我有條件。」

兩人同時道：「甚麼條件？」

曾十一道：「你們一切要聽令於我，我說一，你們不能說二，即是說，我是你們的領袖。」

沙剛强大大不滿，叫道：「我們兩個都是大男人，爲甚麼要聽令於你？」

曾十一道：「江湖上風險重重，惡人當道，你兩個頭腦簡單的傢伙又手無縛鷄之力，你們不聽令於我，又聽令於誰？」

沙剛强道：「你口氣眞大。」

曾十一道：「你慢慢想清楚未遲。」

王冲道：「十一哥說得對。」

沙剛强白了王冲一眼，道：「你說他說得對？」

王冲道：「當然，你要知道，我們三個人，三個心，三種意見，我們總不能意見相左的，總要有個人發號施令才可以。」

曾十一微笑道：「你說得對。」接着問沙剛强道：「你的意見怎樣？」

沙剛强道：「你即是說，你也想去尋

寶？」

曾十一道：「不錯。」

沙剛强以譏諷的口吻道：「你不是說過視錢財如糞土的嗎？爲甚麼忽然對尋寶如此有興趣？」

曾十一微笑道：「我是說過視錢財如糞土，但我沒有說過不喜歡錢，這世上，只有一種人不喜歡錢。」

沙剛强道：「那一種人？」

王冲道：「我知道，這世上，只有神經不正常的人才不喜歡錢。」

曾十一道：「錯！」

王冲道：「錯？」

曾十一道：「當然，神經不正常的人，其實對錢最有興趣，也分得最清楚。」

王冲道：「那麼那種人才不喜歡錢？」

曾十一道：「死人！」

王冲道：「簡直廢話。」

曾十一道：「你說的是。」

王冲道：「當然！」但隨即發覺，曾十一這句說話在討自己便宜。

曾十一道：「既然你們叫我一起去尋寶，我想看清楚那張藏寶圖。」

沙剛强很勉强的從懷中取出那張藏寶圖，曾十一拿在手中，把藏寶圖打開看過清楚。只見此圖半尺左右大小，在圖的上端繪有四個山峯，山下有個樹林，這是遠景，近景則是一大塊空地，在空地上繪有三棵作品字形排列的樹，在三棵樹之中央則有一塊大石，大石旁有一個圓圈中央有一個交叉符號，在圓圈，圓圈旁寫着「寶藏在此」四字，而在圖的下端則寫有「青龍寶藏」四個字，表示這張就是「青龍寶藏」圖。

曾十一看了看藏寶圖，把圖捲好，交給沙剛强，道：「這圖很重要，你負責好好保管，別讓它失去。」

沙剛强把圖揣入懷中，道：「這些貴重的東西，當然要由我來保管了。」

曾十一道：「我說過，要去尋寶，你們就要聽令於我，有沒有意見？」

王冲道：「沒有意見。」

曾十一見沙剛强毫無表示，問道：「你有沒有意見？」

沙剛强當然很不滿意聽令於曾十一，但想着在道上要由他保護自己，只好不願意的道：「你說怎樣就怎樣了，我沒有意見。」

此時王冲忽然想：「曾十一最憎恨被人欺騙，若果他日後知道了這張藏寶圖原來是假的，怎辦？說不定他會踢我幾脚，那時我豈非嗚呼哀哉？」

王冲想到這裡，知道曾十一的脾氣也甚暴躁，一發怒就不理後果，不禁微微吃驚。

曾十一見他想得入了神，道：「阿鶴，你在想什麼？」

王冲道：「沒有什麼。」說完，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問沙剛强道：「沙老豬，藏寶圖之事，本來只有我和你知道，是不是？」

沙剛强道：「不錯。」

王冲道：「那麼剛才那兩個王八蛋怎會知道的？」

沙剛强奇道：「不錯，那兩個王八蛋怎會知道的？」

王冲道：「你這傢伙一向守不住秘密，一定是你對人說的。」

沙剛强忙道：「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

曾十一道：「不用想了，沙老豬一定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相好金銀鳳。」

沙剛强瞪着曾十一，道：「你說話小心一點，不要含血噴人。」

曾十一道：「我現在以老大的身份問你，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金銀鳳？」

沙剛强道：「你是我的老大？你的口氣倒不小。」

曾十一道：「你剛才說要聽令於我的，即是說，我是你們的老大，你認不認？」

沙剛强道：「不認！」

曾十一道：「既然你不認我是老大，你把藏寶圖交出來，然後你退出這個尋寶計劃。」

沙剛强一愕，隨即心中有氣，王冲道：「沙老豬，十一說得對，你不服從命令，你只好退出了。」

沙剛强日後能否飛黃騰達，就全憑這張藏寶圖，他怎會如許容易就此退出，爲了能夠順利尋寶，只好叫道：「算啦，我認你是老大啦！」

曾十一道：「我剛才問你，有沒有把藏寶圖之事告訴金銀鳳，你還沒有答我。」

沙剛强道：「我可以發誓，我並沒有把藏寶圖之事告訴金銀鳳。」

王冲道：「你把發誓當是家常便飯，我有點不信。」

曾十一道：「別說了，我現在發出我第一道命令。」

兩人同時道：「什麼命令？」

曾十一道：「現在先去吃飯，明天才正式出發。」

＊　＊　＊

曾十一雖然平日喜歡胡吹大氣，說自己武功如何了得，却從來未正式與人交過手，也不知道自己武功達到那一個境界，與那兩名大漢打了一架後，方知道自己的武功眞的不弱，登時覺得自己一身武藝，却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生出了要出外闖一番事業的決心，所以決定要去闖蕩江湖，希望闖出個名堂來，現在竟然還有兩個同伴，還答應在路上一切聽令於自己，更可以去尋寶，因利乘便之下，便踏上闖蕩江湖的第一步。

翌日，曾十一辭別了家人，便與王冲及沙剛强離開寒江鎭。

據胡說書說，二十年前，段青龍的青龍幫總壇設在揚州城外的長青山，而青龍寶藏的所在地也極有可能在揚州城外，曾十一本來就响往揚州城的繁華世界，所以，決定帶領着沙、王兩人先到揚州城去。

三人由寒江鎭出發，不一日，黃昏時份，三人來到一個市鎭，這鎭名叫太平鎭。

曾十一很明白遠遊的人一定要謹記「雞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這兩句名言，所以他決定在鎭上找家客棧住下來再說。

＊　＊　＊

三人來到鎭上的永隆客棧後，打算在客棧的酒樓吃過飯後，便在客棧住一晚。



當下，三人便在客棧內的酒樓找了個座頭坐了下來，然後便各自點了自己喜歡的菜式。

當三人吃飯後不久，此時門外有一個身穿純白衣衫，手握一柄長劍的少女走了進來，只見這少女樣貌十分漂亮，但面上却有點冰冷，一看便知是一個惹不得的人。

那漂亮的少女進來後，便獨自坐在離三人不遠處的一個座頭上，看樣子似在等人。

沙剛强與王冲見了那少女，一雙眼登時看得定了下來。

曾十一見了他們的樣子，拍了拍他們，道：「你們爲什麼如此色迷迷的看着別人？」

王冲忍不住道：「好漂亮的妞兒，我從來未見過如此漂亮的美人。」

沙剛强看得唾沫也流了下來，喃喃的道：「眞要命！她簡直就是天仙化人，若果她肯做我的老婆，我短十天八天命也願意。」

那少女亦已發覺沙王正以色迷迷的眼光望望着自己，心中不禁大怒，向二人怒瞪了一眼，口中冷哼了一聲。

沙剛强忽然站起身來，正想向那少女行去，曾十一忙把他拉着，道：「你幹什麼？」

沙剛强道：「她剛才望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產生了愛意，我要過去跟她打個招呼。」

曾十一在他腦袋一拍，正色道：「你過去找死嗎？」

沙剛强道：「不會吧？」

曾十一道：「這妞兒一看就知不是好惹的，你不信你倒試試看。」

沙剛强連忙坐了下來，再也不敢望那少女一下。

王冲看那少女一副冷冰冰的樣子，也知她不是好惹的，此時忽然發出他那獨特的詭秘笑容，對曾十一道：「十一，那少女不是好惹的，是不是？」

曾十一道：「你倒知機。」

王冲又詭秘一笑道：「現在我和沙老豬每人各出三兩銀，賭你有沒有胆量惹那少女一下，如何？」

曾十一道：「怎樣賭法？」

王冲附耳對沙剛强道：「我們各出三兩銀，賭那小子夠不夠胆親那美女的小咀一下。」

沙剛强忙點頭道：「好好好！」

王冲對曾十一道：「我們的賭法很簡單，只要你走到那美女身前，能夠令到那美女心甘情願給你親一下小咀的，就是你贏。」

曾十一道：「你簡直荒謬。」

王冲道：「是不是不敢？」

曾十一道：「眞的要賭？」

沙剛强道：「非賭不可。」

曾十一忽然在沉思。

想了一會，王冲道：「怎麼了？」

曾十一沉思了一會，道：「一定要賭？」

二人道：「當然！」

曾十一道：「是不是親那美女的小咀一下就算贏？」

王冲道：「要那美女心甘情願給你親，才算贏，就算你親了，但那美女反抗，或者摑你一個耳光也不算贏。」

曾十一似滿有把握的道：「是不是我贏了，你們各輸三兩銀給我？」

沙剛强道：「不錯，但你輸了，就各輸三兩銀給我們。」

曾十一道：「好，一言爲定。」

二人不禁愕了然，接着相視一笑。

曾十一站起身來，對二人道：「跟我來看我表演吧。」

王冲心想：「看你出什麼花招也好。」便與沙剛强跟着他向少女行去。

那少女見三人向自己行了過來，已把他們作登徒子看待，冰冷的面上更加冰冷的發出卑夷神色。

曾十一行到少女面前，向沙王二人作了個眼色，眼神彷似在說：「等着瞧吧。」然後向少女一拱手，道：「姑娘，在下曾威風，是本鎭的捕頭，看姑娘不似本鎭人氏。」

少女向他冷冷的白了一眼，見他自稱捕頭，冷淡的道：「不錯，我的確不是貴境人氏。」

沙王兩人見他又胡吹大氣的自稱捕頭，不禁覺得好笑，站在一旁，只等着看戲。

曾十一對少女道：「姑娘可知本鎭最近盜賊橫行？」

少女望也沒有望他一眼，冷冷的道：「不知道。」

曾十一道：「姑娘不是本地人氏，不知道並不奇怪，但姑娘知不知道，本鎭的人最喜歡吃的東西是什麼？」

少女不屑的道：「不知道！」

曾十一道：「姑娘當然不知道，原來本鎭人氏最喜歡吃的東西是檸檬，要知道，檸檬是一種奇酸無比的生菓，平常人根本很難吃得下，但本鎭人却可以拿檸檬當飯吃。」

沙王二人聽了，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少女向曾十一白了一眼，冷哼一聲，道：「這又怎樣？」

曾十一很認眞的道：「就因爲這樣，本鎭最近出了很多偷檸檬的賊人，本鎭大財主王億萬的菓園，在一天之內，園內的檸檬被人偷去了一大半，本鎭大老爺派了很多人去偵查偷檸檬賊，但毫無結果，三天前便派在下去偵查，經本神捕一查之下，單就昨天，已被本神捕抓了三十多人。」

那少女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正色道：「本神捕現在是在查案，妳不要問我是什麼意思。」

少女道：「你懷疑我也是偷檸檬賊？」

曾十一道：「這鎭上每個人都有嫌疑，所以每個人都要接受本神捕查一下，尤其是剛從外地來的人，更非查不可。」

少女霍地站起身來，正色的道：「我告訴你，我沒有偷檸檬，你喜歡查，只管查好了，別再冤枉好人。」

曾十一微笑道：「好極。」

少女更氣，道：「你喜歡怎樣查？」

曾十一道：「那些偷檸檬賊，把檸檬偷到後，多數會吃掉，所以口裡都留下一

陣濃烈的酸味，爲了証明妳是否清白，所以妳最好給我嗅一嗅咀吧。」

少女怒道：「你敢！」

曾十一指着她，道：「妳最好不要拒絕搜查，不然查出來之後，妳就罪加一等。」

少女雖怒，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不願意的道：「你嗅吧！」

她果然閉起雙眼等曾十一去嗅她的咀吧。

曾十一回頭望了望身旁的沙王兩人，面上露出勝利的微笑，兩人知他詭計多端，見他似乎勝券在握，不禁緊張起來。

曾十一對少女道：「姑娘，本神捕只是公事公辦，實在逼不得已，請恕本神捕唐突佳人。」

少女道：「廢話少說，不要阻礙本姑娘寶貴時間。」

曾十一道：「對本神捕說話，妳最好尊重一點。」

少女不作聲，只等待他來嗅自己的咀吧，曾十一便把鼻子湊到少女的咀唇，嗅了嗅，然後裝成不經意的用咀吧親了那少女咀唇一下。

沙王二人了見他果然親了那少女的咀一下，感到一陣懊喪，沙剛强正感到有幾分醋意。

那少女被曾十一親了一下咀唇，羞怒交加，怒得滿面通紅，握着放在桌上的長劍，正想拔出利劍把曾十一殺了，但立時想起：「今天不宜在此生事，姑且饒你一命。」

曾十一見她想動手，但隨即把握劍的手鬆了下來，正以爲她忌自己是捕頭而不敢動手，便對少女道：「姑娘果然不是偷檸檬賊，本神捕得罪了。」作了個揖，便與沙王二人回到座頭處。

三人坐下來後，沙王兩人只好各自給他三兩銀，王沖道：「你果然狡猾。」

曾十一在王沖頭上指了一下道：「這不叫狡猾，這叫聰明。」

沙剛强道：「你果然夠胆，連這個漂亮的姑娘也敢拿來消遣一番，我服了你。」

曾十一本來無心消遣那少女，也不是一個登徒子弟，只是他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好勝心，而且喜歡逞威風，因此作出了自己也不願意做的行動，回想把那少女戲弄得頂上生煙，內心也有點後悔。

此時，門外有六名大漢走了進來，這六人都手擎兵器，而且每人面上都兇神惡煞，一看便知不是好惹之輩。

曾十一不期然向六人望了一眼，一望之下，瞳孔登時擴大了，原來這六人當中，其中二人就是在寒江鎮被曾十一各踢脫兩顆門牙的人。

曾十一見了，心想：「這兩個龜孫子敢情是向我尋仇來的。」

沙王二人見了六人，也認得其中兩名大漢那天被曾十一踢了個七葷八素，登時吃了一驚，雙雙別轉了面，生怕被人認出來。

這六人中，其中一人手持一柄長槍，面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痕，看樣子比野獸還要兇惡，這人似乎是五人的頭頭。

六人進來後，在酒樓內游目四顧，似在找人，當他們還未發現曾十一三人時，便瞥見了那個穿白色衣衫的漂亮少女，其中一人向少女一指，對疤痕面大漢道：「老大，就是她。」

曾十一見狀，心想：「原來他們在找那妞兒，不是找我報仇。」

疤面漢見了那少女，發出兩聲猙獰的笑聲，緩緩向少女行前，少女見了他們，知他們來意不善，忙握起長劍。

疤面漢瞪着少女道：「高大小姐，快把玉觀音拿來，莫要我們動手。」

少女發出詫異神色，道：「你怎知玉觀音在我身上？」

疤面漢道：「妳堂兄身上沒有玉觀音，所以我斷定玉觀音在妳身上，快交出來吧。」

少女一個情急，叫道：「你們把我堂兄怎樣了？」

疤面漢道：「我以爲那價值不菲的玉觀音在妳堂兄身上，所以向他要，但他却反抗，我們只好把他殺了，所以妳也不用等他，他這一輩子也不會來與妳會合的。」

疤面漢就好似在說一件很輕鬆的事一樣，少女聽了，銀牙一咬，拔出長劍，口中喊道：「還我堂兄的命來。」便向疤面漢一劍刺去。

## 故作輕佻義無反顧

疤面漢微一閃身，避開少女攻來的一劍，然後神態自若的站在一旁，而其餘五人則向少女迎了上去，刹那間，那白衣少女便與五持刀大漢打起上來。

酒樓內發生打鬥，食客見狀，慌忙奪門而逃，怕死的王沖與沙剛强也連忙站起身來想逃之大吉，但曾十一忙把他們按了下來，不讓他們走，王沖已怕得面上變青，道：「你幹什麼？」

曾十一淡淡的道：「看打架。」

王沖一怔，道：「他們是你的仇人，你還不走，更待何時？」

曾十一微笑道：「你忘了，他們是我的手下敗將？」

王沖急道：「但他們有六個人。」

沙剛强也道：「不錯，難道你可以對付六個人？」

曾十一道：「六個人又怎樣？大不了踢多幾腳。」

沙王兩人又氣結，又心急，王沖道：「你喜歡看打架，你自己看，我們可沒有這個興趣。」對沙剛强道：「這小子有點瘋狂，沙老豬我們走吧。」

沙剛强也站起身來，二人正想離開酒樓，曾十一面上發出微笑，並不阻止，原來酒樓大門已被大漢們堵塞了，沙王二人見了，吃了一驚，沙剛强指着曾十一道：「這回我們給你累死了。」

曾十一向他一笑，道：「你們留在這裡也不見得會死。」

沙剛强怒道：「這個時候，你還在說這些話？」

曾十一不理他，向打鬥處望去，只見少女被五名大漢圍攻得脫不了身，漸漸的，也感吃力起來了。

曾十一見了，心想：「剛才無禮向她輕薄，實在該死，現在上去幫她一個忙，



算是向她賠罪吧。」

曾十一想完，大力在枱上一拍，大叫一聲道：「住手！」

他這一拍一喝，五名大漢不期然的停了下來，然後望了曾十一一眼，沙王二人見對方人多，這一望的眼神又極之兇惡，嚇得身子直震，竟然擁抱在一起。

大漢們停下來後，那少女才有機會喘息一下。

那兩名被曾十一踢掉門牙的大漢向曾十一一望，立時把他認了出來，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那高大漢子忙對疤面漢道：「老大，那天在寒江鎮打傷我們的小子就是他。」

疤面漢雙眉一蹙，狠狠的盯着曾十一，道：「就是他？」

曾十一喝了口茶，用衣袖抹了抹咀邊的茶漬，才道：「不錯，那兩個龜孫子有沒有告訴你，本大俠名叫曾威風，綽號『威震四方』？」

疤面漢見了他目中無人的樣子，不禁大怒，手中長槍一抖，咬牙道：「小子，你把我兩個兄弟打傷，你說應該怎樣清算？」

曾十一嬉皮笑臉的道：「若果那天你兩個兄弟把本大俠打傷，而不是本大俠打傷你兩個兄弟，那又應該怎樣清算？」

疤面漢道：「若果他們把你打傷，那是你的不濟，與人無尤。」

曾十一道：「你說得對，既然那兩個龜孫子傷在本大俠手上，那是他們不濟，與人無尤。」

疤面漢道：「你打傷他們，你就要死。」

曾十一道：「你這人倒野蠻。」

疤面漢道：「你說什麼也好，不過我現在給你一條生路，你只要把藏寶圖交出來，我就放你們走，否則我不客氣。」

曾十一一隻腳站在地上，一隻腳踏在長櫈上，看樣子似不把這六人看在眼內，道：「那麼你就對本大俠不客氣好了，看來閣下也從來沒有對人客氣過。」

王沖與沙剛强聽他說了，知道大事不妙，王沖忙對曾十一道：「快把藏寶圖交給他們吧，性命要緊。」

曾十一不理他。

疤面漢見曾十一狂妄，不禁怒火中燒，對手下道：「上！把這小子砍開十八塊。」

五名大漢也怒了，聽老大一聲令下，便向曾十一衝前，曾十一跳上桌面，大叫一聲：「且慢！」

疤面漢道：「你想怎樣？」

曾十一道：「你們要打架，就到街上去，莫在這裡搗亂別人財物。」說完跳了下來，帶着沙王兩人快步走出酒樓。

疤面漢忙領着手下追了出去。

那少女見剛才曾十一對自己存心輕薄，若果不是等堂兄前來相會，早就與曾十一打起來了，回想起來仍餘怒未消，現在見他似乎在爲自己出頭，雖對他沒有好感，到底這事與自己有關，只好也跟了出去。

曾十一與沙王兩人甫一走到街上，那五位大漢也追上來了，然後把他們團團圍住，只把沙王兩人嚇得面色變青。

那疤面漢又對手下道：「快把這小子砍開二十塊。」

曾十一道：「你剛才不是說要把本大俠砍開十八塊的嗎？怎地現在加了兩塊？」

他一說完，五名大漢便向他湧了上來，曾十一忙把沙王兩人推到一旁，然後頭一低，先避了最接近的兩把刀，右腳立時踢向從右撲來的大漢，那大漢面部吃了一腳，登時鼻子噴出一蓬鮮血飛了出去，曾十一再一轉身，左手抓住其中一名大漢握刀右手的脈門，用力一扯，那大漢失去重心，曾十一又向他小腹重重踢了一腳，右手格開另一大漢的手，然後飛快的把那大漢的刀搶到手。

單刀一到手，兩柄刀又攻了過來，曾十一忙用手上的刀格開，雙腳左右開弓的把兩人踢了老遠，接着把手中單刀舞得虎虎生風的直撲向敵人。

那少女此刻也知道，曾十一根本不是什麼捕頭，原來他假冒捕頭存心輕薄自己，內心更怒，但見他武功不弱，每一招每一式都快若閃電，絕不含糊，尤其腿功更是不弱，不禁對他有點佩服。

沙剛强與王沖見曾十一打得兇狠無比，似乎比在寒江鎮對付兩人時還要了得，看得呆了一陣，接着大力拍掌叫好，王沖對身旁看熱鬧的人道：「那個武功高强的大俠是我的朋友。」

沙剛强道：「也是我的朋友。」

王沖道：「你們快鼓掌吧。」

王沖身旁的幾個圍觀者竟然眞的拍起掌來，掌聲一响，端的一唱百和，其餘數十名圍觀者也相繼拍起掌來，一時間只聽見掌聲四起。

曾十一最愛是威風，見圍觀者向自己報以熱烈掌聲，精神一振，打得更加起勁，只把五名大漢逼得喘不過氣來。

曾十一並非一個嗜殺的人，這五人若要殺掉根本不難，但他沒有想過要殺人，只是想教訓教訓他們莫橫行霸道，現在見有機會逞威風，便想着要拿此五人消遣一下。

心意已定，立時舞着單刀，向五人身上亂斬亂砍一輪。

一輪快刀過後，這五人有人衣衫片片碎，有人袂頭被割斷，袂子也掉了下來，有人頭髮被削去一邊，有人面上被劃了個井字，總之花樣百出，令那五名大漢狼狽不堪，圍觀人衆見了，立時引起一種哄動的笑聲與掌聲。

那少女見了，心想：「這人嬉皮笑臉，武功竟如此了得，眞的人不可以貌相……。」

那疤面漢見了五名手下被打得一塌糊塗，焦頭爛額，簡直不忍卒睹，口中不斷大叫「飯桶」。

曾十一把五名大漢打得狼狽不堪後，再一陣快刀，那五人看也沒有看清楚，手中單刀紛紛脫手掉了下來。

疤面漢見五名手下如此膿胞，氣得渾身發抖，口中又大叫「飯桶」。

曾十一望着疤面漢，微笑道：「老兄，你這五個龜孫子不能把本大俠砍成二十塊，你快把他們帶回去好好教訓一下。」

疤面漢又氣又怒，曾十一見他暴跳如

雷，又微笑道：「烏龜王八蛋生氣了。」

疤面漢怒得身子震騰騰的，手中長槍一抖，便提搶向曾十一攻去。

曾十一見他一槍刺來，用刀一撥，擋了一槍，接着一刀向疤面漢劈去，疤面漢雙手握槍橫擋了一刀，左手一放，右手持槍橫裡向曾十一掃過去，曾十一單刀一劈，把這刺來的一槍壓了下去。

這疤面漢平日橫行無忌，又是五名大漢的老大，武功並非泛泛之輩，曾十一與他打起上來，當龍不及對付那五人般輕鬆。

那白衣少女在旁見了，知曾十一在一時間難以把疤面漢打敗，又想起疤面漢把自己堂兄殺了，立時湧起仇恨，「錚」的一聲，抽出長劍，口中嬌喝一聲，便彷似穿花蝴蝶一般向疤面漢撲去。

曾十一見她加入，叫道：「姑娘請你退下，讓在下解決這烏龜王八蛋，算是在下向姑娘賠罪吧。」

曾十一一邊說，一邊與疤面漢對打，但絕不分神，招數也釐不含糊。

那少女聽他說了，似滿有把握能把疤面漢擊敗，心想：「好，待你這狂妄的傢伙不敵時才幫他一個忙。」便退了下來。

疤面漢聽曾十一再次稱自己爲「烏龜王八蛋」，恨得雙眼如要噴出火來，揮舞着長槍，似非要把曾十一置諸死地不可。

心浮氣躁是對敵時的一大忌，曾十一臨敵經驗雖少，但也明白這個道理，他見疤面漢武功高强，打將下去，也不知誰勝誰負，唯有儘量激怒疤面漢，希望他招數散亂之餘露出破綻，自己才有可乘之機。

曾十一想到這一點，邊打邊叫道：「烏龜王八蛋，讓本大俠在你面上添多一條疤痕吧，相信你會喜歡。」

疤面漢怒得口中吼叫連聲，招招毒辣的攻向曾十一，但幸而曾十一身手敏捷異常，而且出手快若閃電，才化解了疤面漢的密集攻擊。

疤面漢招數的狠辣，只把沙剛强與王冲看得緊張無比，生怕曾十一一個不留神便會重重吃疤面漢一槍。手心也不禁滲出了汗水，那少女也看得瞪大了一雙杏眼，呼吸也摒住了，圍觀人衆也看得瞠目結舌。

曾十一與疤面漢鬥至難分難解，此時曾十一大叫道：「烏龜王八蛋，小心本大俠在你面上劃一刀。」

疤面漢聽了，以爲曾十一眞的一刀向自己面上攻來，一個情急，忙舉槍護住門面，曾十一見他中門大開，機不可失，馬步一踏，右腳如流星般直踢他胸膛，一腳踢出後，右腳一收，一個轉身，左腳如車輪般從旁又踢了過來，接着左腳一縮，雙腳在地上一蹬，整個人跳了起來，雙腳齊踢向疤面漢，這雙腳，左腳踢在疤面漢持槍的右手脈門，右腳則重重踢中疤面漢的胸膛。

疤面漢同時中了兩腳，右手脈門一個痲痹，手中長槍便掉了下來，胸膛中的一腳登時令他站立不住。

曾十一踢這幾腳，說來則話長，實際上幾乎在同一時間踢出，端的快如流星，疾若閃電，只把疤面漢踢得措手不及。

疤面漢手中武器脫手，忙向地上一滾，想拾回武器，但曾十一眼明手快，連忙向前一衝，提刀向疤面漢衝了過去，疤面漢手無寸鐵，見王冲一衝前，微吃一驚，立時滾向另一旁以避開曾十一。

曾十一見疤面漢避過了，便拿刀在地上疤面漢的長槍大力砍了十來刀，只把一根大好長槍砍成數十截。

與敵對打時，武器失手已是恥辱，疤面漢見自己兵器被打脫手，這還不夠，還被砍了十多刀，砍成這個樣子，對他來說，簡直是天大的侮辱，一個震怒，瞥見地上有四把刀，是剛才自己手下被曾十一打脫的，便一個飛撲，希望能取得一把刀再與曾十一週旋，但曾十一動作比他更快，連忙向前一撲。

疤面漢聞身旁有急勁風聲，見一條人影向自己撲來，便從旁滾了開去，曾十一的動作比野兔還要敏捷得多，也跟着他身形撲了過去，疤面漢猝不及防，曾十一一撲之際，那把明晃晃的單刀立時架在疤面漢頸上，登時令他不敢動彈，只恨得咬牙切齒。

沙剛强與王冲見曾十一制住了疤面漢，高興得跳了起來，圍觀人衆立時發出激烈的掌聲，白衣少女也暗暗點了點頭。

曾十一手中的刀已架在疤面漢頸上，同一時間，右腳在地上一挑，挑起了地上其中一把刀，左手一抄，手中便已多了一把刀，然後兩把刀作交叉型的架在疤面漢兩邊頸上，疤面漢額上登時滲出了冷汗。

那五名大漢見頭兒被制住，便把曾十一團住，曾十一見了，微笑對五人道：「你們再行前一步，本大俠就把這烏龜王八蛋砍成二十塊，然後拿到市場去當豬肉賣。」

疤面漢一驚，忙對手下道：「快滾開，不然他眞的會把我砍成二十塊的。」

五人便從旁散了開去。

曾十一對疤面漢微笑道：「你這烏龜王八蛋的肉有人賣才怪。」

疤面漢雖怒，但這個時候肉在砧板上，也不由得他有絲毫行動了。

曾十一對那白衣少女道：「姑娘，這烏龜王八蛋殺了妳堂兄，妳說該怎樣處置他？」

白衣少女手握長劍，眼中放出怨毒光芒，一步步向疤面漢行前，疤面漢大驚，忙道：「妳堂兄不是我殺的，而是唐非殺的。」

唐非就是被曾十一踢脫兩顆門牙的高大漢子，剛才還被曾十一割斷了袂頭，袂子也掉了下來，他聽曾十一說了，驚道：「不，姑娘，妳堂兄雖是我殺，但我是被雷霸天命令殺的，妳不要怪我，妳要怪，就怪雷霸天好了。」

雷霸天就是疤面漢的名字，白衣少女聽了，恨恨的道：「雷霸天，我要殺了你，替堂兄報仇。」回頭對唐非道：「你也該殺！」

曾十一道：「寃寃相報何時了呢？妳就把他們揍一頓，算是報了仇，放他們走吧，相信他們這一輩子也不敢再殺人了。」

白衣少女牙一咬，劍尖指着雷霸天道：「不行，我非要把他們殺了不可。」

曾十一聽了，雙手一鬆，架在雷霸天



頸上的兩把刀立時掉在地上，然後雙拳快捷無比的在雷霸天身上打了十多拳，只把雷霸天打得跪在地上。

曾十一也蹲了下來，對雷霸天道：「烏龜王八蛋，快走吧，不然那妞兒可要把你殺了。」

雷霸天一個詫異，望了望曾十一，接着站起身來想走，但是曾十一又拉住他，道：「且慢，先對本大俠說聲『多謝爺爺救命之恩』，然後對本大俠說聲『再見』才可以走。」

這個時候，雷霸天能拾回性命已是萬幸，那還去想什麼尊嚴？忙對曾十一道：「多謝爺爺救命之恩，再見。」

曾十一微笑道：「乖孫兒，快走吧！」

雷霸天連忙掉頭便走。

曾十一回頭對白衣少女微笑道：「姑娘，在下打了那烏龜王八蛋一頓，替你報了仇了。」

隨即心想：「他是烏龜王八蛋，他叫我爺爺，那麼我是什麼……？」

白衣少女見他把雷霸天等人放了，心中一怒，大叫道：「你爲什麼把他們放了？」

曾十一道：「你要殺他們，我不喜歡看見死人，所以讓他們跑了。」

白衣少女道：「但他們殺了我堂兄。」

曾十一道：「算啦，人死不能復生，妳就算把他們全殺了，妳堂兄也不會復活的。」

少女氣極，收起長劍，便向另一邊走了。

曾十一見那少女容貌漂亮，心中暗暗喜歡，見她掉頭走了，內心甚是不捨，竟身不由己的追了上去。

沙剛强與王冲跟在他身後，王冲豎起拇指道：「十一，原來你的武功如此高强。」

沙剛强道：「和你在一起我可放心了。」

曾十一似乎沒有聽見二人的說話，目光只盯着在人叢中的白衣少女，而且步頭越行越快，王冲見了，道：「走這麼快幹嗎？」

沙剛强見了曾十一的眼神，知他在留意那少女，便道：「我知道了，他一定喜歡那妞兒，所以才走得這麼急。」

曾十一停了下來，望着沙剛强，道：「你說什麼，我會喜歡她？」

沙剛强道：「你不喜歡她，爲什麼如此着急？」

曾十一道：「我着急什麼？她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口中雖這樣說，但一雙眼不斷在留意那少女的背影。

王冲見了他的樣子，也忍不住笑了一下，曾十一見他似在嘲笑自己，向他瞪了一眼，道：「笑什麼？」

王冲笑道：「沒有什麼。」

曾十一向前望去，發覺已不見了那少女，登時露出失望的神情。心想：「她這一走，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見到她。」

沙剛强也向前望了過去，果然已不見了那少女的踪影，再看曾十一面上失望的表情，道：「她走啦，你是不是不捨得？」

曾十一裝作若無其事，道：「區區一個女子，我會不捨得？」

王冲道：「我一看你就知你對那妞兒有意思，爲什麼不認？」

曾十一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王冲作了一個他獨特的詭祕笑容。

曾十一又道：「你以爲我會喜歡那個妞兒？」

沙剛强從旁譏諷道：「相信你會有好幾晚睡不着覺了。」

曾十一道：「爲什麼？」

沙剛强道：「看你的樣子，你不對那妞兒朝思暮想才怪。」

曾十一叫道：「我會嗎？說不定她對我朝思暮想才眞。」

王冲聽了，忍不住哈笑一聲。

曾十一望了他一眼，道：「有什麼稀奇？我本來就有不少美女對我朝思暮想。」

沙剛强道：「好大的口氣。」

曾十一盯着他，道：「難道你閣下一副尊容會有美女想念你？」

沙剛强有點怒意，道：「我的尊容怎樣了，你是說我不英俊？」

曾十一微笑道：「豬哥當然英俊，而且玉樹臨風，」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沙剛强知他在嘲笑自己，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笑道：「你用你的腦袋想一想，就知我是什麼意思，若果想不出來的話，我才告訴你。」說完又哈笑連聲。

沙剛强氣極，正想發作，王冲忙道：「不要吵下去了，天也快黑啦。」

曾十一道：「天黑又怎樣？難道天黑了就不可以吵架嗎？」

王冲道：「天黑就要找宿頭，若果遲了，客棧沒有空房怎辦？難道叫我陪你們睡在街上嗎？」

曾十一道：「不錯，我們應該找間客棧安頓下來再說。」

沙剛强道：「永隆客棧在那邊，我們走這邊幹什麼？」

曾十一在沙剛强頭上一拍，道：「剛才我們在永隆客棧鬧了一鬧，把所有人客都趕跑了，客棧損失不少，那老闆不把我們當仇人才怪。」

王冲詭秘一笑，道：「剛才我們吃了一頓，一鬧之下也沒有付賬，早知如此，倒不如吃他一頓豐富的。」

曾十一白了他一眼，道：「你這人就是喜歡貪小便宜。」

沙剛强道：「別說啦，早點找客棧安頓下來，然後去妓院找個妞兒開心一下。」

曾十一道：「要嫖院子你自己去。」

沙剛强道：「難道我還要你帶？」

王冲道：「我陪你好了。」

沙剛强連忙點頭道：「好。」

三人行了一會，不久，曾十一向前望去，見前面有個招牌寫着「雲來客棧」，對二人道：「我們就在那間客棧住下來吧。」

沙剛强道：「剛才你贏了我們的錢，你說住客棧的賬該不該由你付？」

曾十一道：「不應該！」

沙剛强不滿的道：「你贏了錢，難道不應該由你付賬？」

曾十一道：「開賭場的人天天贏錢，你爲什麼不叫開賭場的人替你付

賬？」

沙剛强明白執拗不過他，唯有忍氣吞聲。

三人已來到雲來客棧門前，曾十一向內望去，忽然精神一振，面上發出興奮神色，原來他發現那白衣少女也在客棧內，刻下正在掌櫃處，看來似在登記租房。

三人踏進客棧大堂後，那少女便由一名伙計帶領下登上二樓，看來這少女是住在這客棧二樓其中一間房。

曾十一望着那少女的背影出了神，接着發出滿懷希望的興奮神色。

沙王兩人見了他的表情，相視一笑，曾十一也發覺了二人似在笑自己，忙收起神態，扮作若無其事的向掌櫃處行去。

掌櫃的見了三人，面上堆滿笑容的道：「三位客官要投店嗎？」

曾十一道：「不錯，我們要一間上房。」

掌櫃的說聲「好」，便翻開住客登記名冊，問道：「客官高姓大名？」

曾十一道：「曾威風。」

掌櫃的便在登記名冊寫上曾十一的名字。

曾十一很留意登記名冊上住客的名單，他發覺名冊上最後的一個名字叫高燕菲，住在「丁」字號房。

曾十一發出會心微笑，心想：「原來她名叫高燕菲。」

高燕菲就是那白衣少女的名字。

登記完後，掌櫃便喚過一個伙計把三人帶上二樓的「甲」字號房。

那名伙計帶三人進房後，裝模作樣的在房中打點一切，目的只是想討打賞，沙剛强見了便給了兩文錢給那伙計，打發他走，那伙計收了錢後，堆着笑容的道：「多謝這位大爺。」便行了出去。

沙剛强喃喃的道：「我以為嫖院子才有人叫大爺的，想不到投店也有人叫大爺。」

曾十一平時說話多多，一有機會就說過沒完沒了，尤其是沙剛强開口他就不停的搶白，可是他現在已沒有心情跟他們扯下去。

原來，曾十一此時的一顆心只不停的想着那個叫高燕菲的白衣少女，只盤算着如何結識她，他很想到「丁」字號房去見一見高燕菲，但沙王兩人在房內，說什麼也不好意思離開到「丁」字號房去。

沙王兩人躺在舒適的大床上，他們根本未睡過如此豪華的床，所以躺得甚是受用，二人一邊享受舒適的大床，一邊高談闊論，談了一會，二人見曾十一只躺在床上想着什麼似的，想得入了神，因曾十一平日說話多多，此刻竟靜如深海，令二人大感奇妙，不禁互相對望了一眼。

此時曾十一走下床來，對二人道：「你們不是說去嫖院子的嗎？為什麼還不去？」

沙剛强一個醒覺，忙跳起身來，道：「不錯，我們快去找個妞兒開心一下。」

王沖道：「現在時間尚早，那有人在太陽剛下山就去嫖院子的？」

沙剛强道：「不錯，夜一點才去不遲。」

曾十一急於想見高燕菲，想使開他們，便道：「夜了，妓院人客就多，人客一多，漂亮的妞兒都被人揀了，待輪到你們的時候，那些妞兒已被人玩過了，你們再玩，還有什麼新鮮感？」

沙剛强道：「不錯，你說得對極了。」

曾十一道：「當然對，所以嘛，你們應該馬上出發。」

王沖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吧。」

於是兩人整理一下衣裳，便行了出去，臨行前，沙剛强把那張藏寶圖交給曾十一，叫他暫時保管。

二人走後，曾十一把藏寶圖看了看，接着微笑一下，心想：「阿鶴這傢伙為了要騙沙老豬陪他去闖蕩江湖，竟然造了這張假藏寶圖。」

其實，曾十一在寒江鎮時，第一眼看了那藏寶圖已知是假的，而且斷定這張藏寶圖是由王沖偽造出來的。

原來，曾十一發覺這張藏寶圖的疑點甚多，第一：這張藏寶圖就似是一個小孩子畫的一幅圖畫。第二：眞正的藏寶圖地形不會繪得如此詳細。第三：據胡說書說，眞正的青龍寶藏圖是用羊皮造的，但這一張明顯是用豬皮所製。第四：王沖說有十多人爭奪藏寶圖而在飛虎山展開大厮殺，但他們經過飛虎山時，卻連一具屍體也沒有發現。第五：藏寶圖絕對不會用明顯的字眼寫上「寶藏在此」及「青龍寶藏」這些字。第六：也是破綻最大之處，就是藏寶圖上寫着的八個字，曾十一一看，便認出這是王沖的筆跡。

曾十一為了有個伴陪自己出去闖一闖，所以也不揭發王沖的所為，而王沖也一直不知道曾十一其實已知道了藏寶圖是假的。

曾十一把藏寶圖收入懷中後，不期然的，腦海裡又出現高燕菲的影子，想起在永隆客棧內存心輕薄她，心中在罵自己該死，於是想着非要向她道歉一聲不可。

想到這裡，便走到一面銅鏡前，整理一下儀容，感到滿意了，才含笑走出房中。

當他來到「丁」字號房門前時，想着只要一拍門，就可以見到高燕菲了，但忽然感到自己緊張異常，一顆心只在砰砰亂跳，喉頭也感到點乾涸，說什麼也提不起勇氣拍門。

他不知道自己因何會有這種感受，心想：「我心情如此緊張，難道我眞的喜歡了她？」又想：「我打從十五歲起，就結識了不少女孩子，但從來未有如此緊張過，難道她就是我眞眞正正喜歡的女孩子？」

想到這裡，覺得既然遇上了一個自己眞正喜歡的女孩子，不應該錯過機會，於是便舉起手想拍門，但一隻手正想拍下去之際，忽然好似一層障礙一樣，說什麼也拍不下去，他當然明白，自己根本缺乏拍門的勇氣。

他舉起右手，只感到喉嚨越來越乾涸，不斷在吞唾沫，一顆心只想着好不好拍門？

饒是曾十一平日詭計多端，但對於要結識高燕菲，卻只感到一籌莫展。

曾十一舉着右手，正在呆呆盤算好不好拍門之際，忽聞身後傳來「咕」的一聲笑



聲，曾十一回頭一望，發覺王沖和沙剛强兩人正在走廊的另一端窺望自己，二人一定是見了自己的窘態而忍不住笑了起來。

二人見被曾十一發覺了，忙把頭縮了回去。

曾十一的窘態被兩人窺見，令曾十一感到異常狼狽，面也紅了。

曾十一在兩人面前矢口否認喜歡高燕菲，今番被兩人有心偷窺，登時令曾十一感到毫無面子。

正當曾十一最是尷尬的時候，「丁」字號房的兩扇門「呀」的一聲打開了，高燕菲一開門便看見了曾十一舉起右手在發呆，面上神色一冷，喝道：「你站在我房門前幹什麼？」

曾十一萬料不到她竟然會突然在自己面前出現，忙縮回右手，滿身的不自然，聽高燕菲大喝了一聲，只把他嚇了一跳，結巴巴的道：「高姑娘……我……。」

高燕菲面色一沉，神色對他異常鄙視，道：「你你你，你什麼？」

曾十一好似舌頭打了結一樣，什麼也說不出來，實際上也不知說什麼才好。

高燕菲大概被他輕薄過後，對他全無好感，又大叫道：「你這個臭男人，你快點滾。」

曾十一對高燕菲異常鍾愛，今番竟碰了一鼻子灰，只感到心酸、失望、沒趣、及掉盡面子，忍不住回頭一看，只見沙剛强向王沖正在探頭欣賞自己出醜，而且二人面上笑得甚是愉快。

高燕菲見曾十一不滾，握着長劍，作勢要把劍抽出來，冷冷的道：「你這臭男人，你再不滾開，本姑娘可不客氣了。」

這個時候，曾十一討了個沒趣，即使高燕菲不把劍抽出來，也不由他不滾開了。

曾十一回轉身來向自己房中行去，見了沙王兩人在望着自己竊竊偷笑，恨不得找個洞鑽了進去。

高燕菲見曾十一離開自己房門前，便把門關上，然後向樓下走去，當行到曾十一身旁時，向曾十一作了一個鄙視的表情，又白了他一眼，還向他「呸」了一聲。

高燕菲走後，沙王兩人從走廊的彎角處走了出來，走到曾十一面前，沙剛强向他嘲笑道：「十一哥，那漂亮的妞兒果然對你朝思暮想，眞有你的，我服了你。」說完哈哈大笑。

曾十一被氣得咬牙切齒，身子直震。

王沖笑道：「我們快點去找個妞兒開心一下吧。」

沙剛强見曾十一氣得想發怒，連忙掉頭就走，而且還不停發出哈哈笑聲。

曾十一平日不停搶白沙剛强，今番被沙剛强一句說話氣得半死，沙剛强可說什麼仇也報了。

曾十一站在走廊中，心中雖氣，但心想：「高燕菲，我不信把妳弄不到手，總有一天，我要妳對我貼貼服服，高燕菲，我要妳做我的老婆，因為我喜歡妳……」

＊　＊　＊

曾十一回到房中，脫去靴子，便和衣躺在床上，一雙手捧着後腦，雙眼直望天花，回想被高燕菲如此對待，又被沙王二人看見自己出醜，當眞有百般滋味在心頭，只覺甚是難受。

曾十一是一個自信心很强的人，雖然今天被高燕菲如此對待，但他深信，高燕菲總有一天對自己另眼相看，而且他還對自己的容貌甚具信心。

曾十一相信，高燕菲之所以對自己如此反感，只有兩個原因，第一：自己曾向她存心輕薄，所以令她非常生氣。第二：自己親手把她的殺堂兄仇人——雷霸天和唐非放了。兩件事加起來，她才對自己反感。

曾十一當然想不到，高燕菲還很討厭他嬉皮笑臉的性格、和口沒遮攔的個性。

曾十一想到後來，只向好的方面想，還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把高燕菲娶為妻子。

想着想着，可能走了一整天路，又打了一架，人也感到有點疲倦，竟然沉沉的睡着了。

＊　＊　＊

翌日，天還未亮，曾十一已被遠處傳來的雞啼聲吵醒了。

曾十一醒來，向窗外望去，已知接近天亮，向房中另兩張床望去，發覺兩張床卻是空的，不禁心想：「這兩個傢伙有錢在身就是喜歡在妓院渡宿。」

對于沙王兩人時常不回家睡覺，曾十一已司空見慣，也不引以為怪，於是想好好再睡一覺，但醒轉來後，說什麼也睡不着了。

此時，曾十一的腦海不期然的想起那漂亮的高燕菲，不知為何，高燕菲的影子不斷在自己腦海中盤旋，怎樣也抹不開，而這個時候，才深深的後悔自己太愛逞强，竟然向她輕薄，要不然的話，她現在可能已成為自己的紅顏知己了。至於放走了兩名殺她的堂兄仇人，曾十一卻不感到後悔，因為他無論如何也不願見到有人殺人，也不願見到有人被殺，放走了雷霸天等人，只覺心安理得，而沒有後悔感。

曾十一在胡思亂想中，不覺間，已天色大白，於是便起了床，舒展一下筋骨，便到洗濯間梳洗，然後換了一套光鮮的衣服，便到銅鏡前照了一會，對自己身型、衣衫及容貌都很感滿意了，便想着到客棧的酒樓用早點。

曾十一不期然的走到窗前，呼吸了幾口清晨的空氣，只覺身心舒泰，精神飽滿，向街上望去，已見人來人往，人們又開始為了新的一天而忙碌，看了一會，忽然發覺客棧樓下的馬房中有一個熟悉的背影，再看個清楚，那不是高燕菲是誰？

曾十一精神為之一振，見她在馬房中拉出一匹馬，心想：「一大清早，她上那兒去？難道她要離開太平鎮？」

想到她一離開，從此也不知有沒有機會再見，一個情急，竟身不由己的匆忙離開房中。

當他走到樓下後，高燕菲已拉着馬匹走出馬房，曾十一見了她，一個興奮，正想上前與她搭訕，但想起她對自己並無好感，登時打消了這個念頭，實際上，他也提不起勇氣跟高燕菲搭訕。

此時，高燕菲已發現了他，向他白了一眼，便騎上馬背。

曾十一見她對自己仍舊毫無好感，而一顆心又開始在跳，不禁亂了手腳，脫口

叫道：「老婆，不不不，高小姐，高姑娘……。」

高燕菲見了她，忍不住氣往上衝，道：「你這臭男人，你叫誰做老婆？」

曾十一暗叫不妙，一時口快，竟把她叫作老婆，這顯然令她更爲反感，但此時鼓起勇氣說道：「高姑娘，在下名叫曾十一，又名曾威風，昨天在永隆客棧向妳輕薄，在下甚感不安，但在下並非有意，只是跟兩個朋友開開玩笑，豈知竟激怒了姑娘，在下萬分該死，現在在下向姑娘賠罪，望姑娘原諒則個。」說着向她一拱手。

高燕菲想起昨天被輕薄，眞的又羞又怒，牙一咬，便拔出長劍，一劍便向曾十一刺去，曾十一見她一劍刺來，竟不閃不避，以左胸承受了此一劍，登時一支血柱射了出來。

高燕菲並沒有殺曾十一的念頭，只是一時氣怒而拔劍，豈料一劍刺出，曾十一竟一動也不動，高燕菲一劍刺出至中途，見他不閃不避，忙把去勢收了，但已收勢不住，這一劍才刺中了曾十一。

曾十一見她拔劍，以爲她只是嚇一嚇自己，所以才沒有閃避，但高燕菲竟然一劍刺傷了自己，才知她對自己眞的那麼痛恨，目光盯着高燕菲，恨恨的道：「好狠毒的女人。」

高燕菲刺了曾十一一劍後，說道：「我不想見到你，你快滾。」

曾十一不禁怒道：「早知妳如此狠毒，我昨天就不應救妳，不過這也好，我昨天助妳一臂之力，今天捱妳一劍，算是我向妳輕薄的懲罰，從今以後，妳見了我，別再在我面前擺架子，呼呼喝喝的，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我不喜歡這一套。」說完，冷哼一聲，掩着傷口，憤然而去。

高燕菲聽他說了，冷哼一聲，只覺得他簡直一派胡言，接着連正眼也不望他一下，便騎上了馬背。

* * *

曾十一傷口不斷流出鮮血，而且劇痛難當，想起高燕菲的狠毒，心中不禁對高燕菲產生恨意。

他在鎮上找了個大夫，料理好傷口，然後找到一家舖子買了一件新衣穿上，便把那件血衣隨手拋在街旁的廢物堆，豈知他除下血衣之際，連同身上那張藏寶圖包在血衣之中，這隨便一拋，竟把那張藏寶圖也拋掉了。

當他回到客棧房中時，沙剛强與王冲已回到房中，還在大聲談論昨晚嫖院子的風光事蹟，見曾十一回來，二人這才住了口。

沙王兩人見他滿面不妥神色，不禁覺得奇怪，二人對望了一眼。

王冲見了他，便道：「十一，一大清早，你上那兒去了？」

曾十一滿胸寃氣，心中對高燕菲實在又愛又恨，他好似沒有聽見王冲的說話一樣，一聲不响的便向床上倒了下去。

沙王兩人見他似是受了不少委屈一樣，又互相對望了一眼，王冲雙手一攤，聳聳肩，作了一個對事情莫名其妙的表情。

王冲又忍不住問道：「十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曾十一淡淡的道：「沒有什麼事。」

王冲道：「大家是好朋友，有什麼心事不妨說出來，好讓大家分担。」

曾十一不耐的道：「我都說沒有什麼事了，聽到了沒有？」

王冲感到有點沒趣。

此時，沙剛强忽然咧咀一笑，面上發出幸災樂禍的表情，說道：「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被那姓高的妞兒教訓了一頓，所以心情欠佳。」

曾十一被沙剛强一說中的，登時面也紅了，連忙別轉了臉不想被他們看見。

王冲道：「他的樣子好似失戀一樣。」

沙剛强道：「戀什麼？那個妞兒根本不喜歡他，只是他自作多情。」

王冲道：「他一向自認情聖，想不到一個姓高的妞兒會把他弄成這個樣子。」

沙剛强道：「要不是他假扮捕頭親了那妞兒的小咀一下，相信那妞兒也不會如此對他的，這是自作自受，與人無尤。」

王冲一笑，道：「看他以後還敢不敢胡作非爲？」

沙剛强回想昨晚高燕菲大駡曾十一時的情形，發出興奮神色，學着高燕菲的口吻說道：「你這個臭男人，你快點滾。」說完哈哈大笑。

王冲也學着高燕菲的口吻道：「你這臭男人，你再不滾開，本姑娘不客氣了。」

說完，兩人齊聲大笑起來。

曾十一此刻的心情異常惡劣，聽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譏笑自己，再也忍無可忍，霍地跳下床來，大叫道：「你們說完了沒有？」

沙剛强咧開大咀一笑，道：「我們的十一哥生氣啦。」

王冲知道曾十一除非不發脾氣，否則，一發不可收拾，見他動了眞火，忙道：「算啦，算啦，開玩笑到此爲止。」

沙剛强甚是不滿，說道：「怎麼算了，難道他可以搶白我，我就不可以搶白他？」

曾十一跳下床來之際，震痛了傷口，心中雖氣，但不想再與沙剛强計較，便又倒回床上。

沙剛强仍道：「你發什麼脾氣？你被人教訓是你的事，也是你應有此報，爲什麼拿我們來發洩？」

曾十一當眞一肚子是火，又跳下床來，正色道：「沙老猪，你的咀再不乾淨一點，休怪我不念朋友之情，對你不客氣。」

沙剛强爲人甚是倔强，走到曾十一面前，挺起胸膛，叫道：「你怎樣對我不客氣？你是不是想打我？要打你只管打好了。」

王冲連忙拉開沙剛强，對曾十一道：「十一，沙老猪說得對，你心情不好，是你的事，你不該拿我們來發洩。」

曾十一想起，沙王兩人慫恿自己去親高燕菲的小咀一下，至令高燕菲對自己如此反感，不但被高燕菲駡了一頓，又被刺了一劍，心中不禁埋怨兩人起來，說道：「要不是你兩個王八蛋出的鬼主意，我會被姓高的妞兒駡嗎？」

王冲不悅的道：「怎麼，你追求那妞



兒不成，來埋怨我們來了？」

曾十一叫道：「我追求那妞兒？誰說我追求那妞兒？我是說，你們不該出那鬼主意，否則我怎會捱駡？」

沙剛强道：「你這人好野蠻，當時是你心甘情願去做的，又不是我們强迫你。」

曾十一也知道自己理虧，也不再說了，只好又躺回床上

沙剛强走到他床邊，道：「我昨晚叫你暫時保管的藏寶圖拿來吧，你這人有點粗心大意，藏寶圖在你身上，我不放心，還是由我保管好。」

曾十一走下床來，摸摸身上，發覺藏寶圖竟然不見了，他明知藏寶圖是假的，不見了也毫不着緊，只淡淡的道：「不見了。」

沙剛强道：「開什麼玩笑？快拿來吧。」

曾十一道：「誰跟你開玩笑？藏寶圖眞的不見了。」

沙剛强半信半疑，道：「你不要消遣我好不好？」

曾十一道：「我可沒有心情跟你消遣。」

沙剛强見他說得認眞，不禁緊張起來，睜大雙眼叫道：「眞的不見了？」

曾十一道：「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沙剛强有點生氣，叫道：「這藏寶圖價值連城，你竟然不見了，還叫我不要緊張？」

曾十一忍不住叫道：「你這傢伙頭腦簡單，那藏寶圖其實是假的。」

沙剛强怒道：「你失掉藏寶圖，一聲藏寶圖是假的，你以爲可以推卸責任嗎？」

曾十一道：「藏寶圖是眞是假，你問阿鶴好了，別再煩我。」

沙剛强回轉頭對王冲道：「阿鶴，你說，那張藏寶圖是眞是假的？」

王冲聽曾十一說藏寶圖是假的，已然一怔，心想：「他怎知藏寶圖是假的？」聽沙剛强問自己，面露爲難之色，也不知該不該照直告訴他，又想：「十一說藏寶圖是假的，會不會他把藏寶圖失掉了才這樣說？若果他早知藏寶圖是假的話，爲什麼又與我們來尋寶？若果我照直說藏寶圖是假的，沙老猪一定恨我一輩子，十一這小子也可能會動手打我……。」

沙剛强見王冲只在沉思而不回答，心中起疑，又問道：「阿鶴，我問你藏寶圖是眞還是假，你爲什麼不答我？」

王冲又想：「藏寶圖是眞是假，他們遲早一定會知道，倒不如告訴他們吧，免得日後連這兩個朋友也失去。」

王冲想透了，詭秘一笑，道：「藏寶圖其實是假的。」

沙剛强大叫道：「你說藏寶圖是假的，那麼你把藏寶圖拿來給我看清楚。」

曾十一道：「你這人怎地如此頑固，阿鶴都說是假的，還看什麼？」

沙剛强憤然道：「我不信。」

曾十一道：「你不信也得信，你爲什麼不想想，青龍寶藏圖遺失了整整二十年，怎會突然間出現？又怎會落在阿鶴手上？」

沙剛强氣憤難平，道：「你不用再說下去，我現在明白了你們的陰謀。」

曾十一與王冲衝口道：「陰謀？」

沙剛强擺出了一副被人欺騙了的樣子，悻悻然道：「你們想兩個人去尋寶，怕我分薄了你們的利益，所以合謀欺騙我，說藏寶圖不見了，又說藏寶圖是假的，目的是不想我與你們去尋寶。」

曾王兩人感到啼笑皆非，曾十一道：「你簡直越說越不像話。」

沙剛强在寒江鎮時把十頭牛賣掉，又不惜把賣牛所得一半錢給王冲，目的就是滿懷希望去尋寶，望能有一朝致富，豈料現在被人欺騙，越想越憤，此時，忽然走到茶几前，拿起茶壺，然後掉在地上打破了。

曾王兩人見他此擧，先感到莫名其妙，但沙剛强此時拾起茶壺的一塊碎片，用那尖利的碎片指着曾十一，目露兇光的道：「曾十一，我知這陰謀一定是你想出來的，你快把藏寶圖交出來，否則我對你不客氣。」

曾十一很淸楚沙剛强爲人視財如命，知他不是開玩笑的，但也無可奈何，只好道：「那藏寶圖的確是假的。」

沙剛强叫道：「你他媽的，你這小子詭計多端，一派胡言，你以爲我會信你嗎？」

曾十一也有點怒意了，叫道：「你到底想怎樣？」

沙剛强神情變得很恐怖，而且眼光放出殺氣，大叫道：「我跟你拚命……。」說着，拿着那塊尖利的茶壺碎片便向曾十一刺去，曾十一見了他好似一頭瘋狗一樣撲了過來，連忙向旁閃開，沙剛强便一撲而空，而且直撞在牆上，「砰」的一聲，登時頭破血流。

曾十一見他額前流着鮮血，情急叫道：「你怎麼啦？」

沙剛强彷似不覺痛楚，大喝一聲，又向曾十一刺來，曾十一看準來勢，以擒拿手法把他制住，見他額上仍流着血，顯得甚是關懷，叫道：「你冷靜一點！」

沙剛强被制住，叫道：「放開我！」

曾十一只好把他放開，豈知沙剛强一脫身，手中瓷器碎片橫裡向曾十一劃了過去，曾十一與他距離太近，又萬料不到他竟然眞的劃過來，猝不及防之下，前胸登時被劃了一度傷口。

曾十一一個吃痛，見沙剛强好似失了理性一般又撲了過來，連忙伸脚踢向他脈門，沙剛强脈門一痲，手中碎片立時脫手。

沙剛强瓷器碎片被踢掉後，便拿起一張板櫈向曾十一撲去，曾十一新舊傷口吃痛，已痛出火來，見沙剛强仍不罷手，也忍無可忍了，見沙剛强一櫈揮將過來之際，便閃到他身後，然後朝他背心踢了一脚，這一脚，曾十一其實已脚下留情，但沙剛强仍跌了個餓狗搶屎。

沙剛强霍然而起，正想撲向曾十一，王冲忙走了過來，把他拉住，叫道：「大家都是好朋友，爲什麼互相殘殺？」

沙剛强指責曾十一，怒道：「好朋友？這臭小子見利忘義，我今天要跟他拚了。」說完，掙脫王冲，便又拿着板櫈撲

向曾十一，曾十一見他一棍迎頭劈下，飛快踢出一腳在板櫈上，然後一腳踢向沙剛強胸膛，沙剛强吃此一腳，又跌了個四腳朝天，曾十一見他倒地，怒道：「沙老猪，你再不停手好好聽我解釋，我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沙剛强站起身來，憤然道：「曾十一，你好，打是打不過你的了，你等着瞧，我是不會罷休的。」說完，滿胸怒火的向房門走了出去。

王沖見了，忙叫道：「沙老豬，你去那裡？」正想跟出去，曾十一叫道：「別追啦，他遲早會回來的。」

王沖遲疑了一會，但仍是不放心，道：「他這樣走出去是很危險的，若果遇上雷霸天那夥人怎辦？」

曾十一道：「那你想我怎樣？難道叫我把他一個大男人哄回來嗎？」

王沖道：「大家都是好朋友，這只不過是一點誤會，你起碼向他解釋清楚，但聽你的口氣，你好似一點也不關心他。」

曾十一叫道：「你要我怎樣關心他？」

王沖道：「你現在就和我出去，向他解釋清楚就沒事了。」

曾十一傷口發出陣陣痛楚，已把他痛出怒火，叫道：「我做錯了什麼？要向他解釋？」

王沖恐怕沙剛强一個人會碰上雷霸天等人，不禁急了，但見曾十一似對沙剛强的安全毫不關心，只好一個人憤然走出房間。

＊　＊　＊

曾十一被高燕菲刺了一劍，傷口剛料理好不久，現在又被沙剛强劃傷了，大嘆倒霉之餘，只好又走出街外找大夫療傷。

他把傷口包好之後，想起那張藏寶圖可能自己先前掉去血衣之時一併掉去的，於是想着把藏寶圖找回來，然後交給沙剛强，告訴他藏寶圖的種種疑點，好讓他死了一條心。

他來到那堆廢物堆處，發現先前掉棄那件血衣尚在，把血衣拾起，那張藏寶圖尚幸還在，於是揣入懷中，向客棧走去。

他行了一會，此時，忽然看見高燕菲，向着自己迎面而來，他見了高燕菲，不禁想起被她刺了一劍，面上立時露出恨意。

高燕菲見他怒容滿面，知他恨自己刺傷了他，面上竟露出歉意。

曾十一見她向自己行了過來，向她怒瞪了一眼，便別轉了面，從他身旁快步擦過。

高燕菲見他從自己身邊行過，叫道：「曾十一，等一等！」

曾十一停住了腳步，但沒有回轉頭來望她，只淡淡的道：「什麼事？」

## 挾持人質交換寶圖

高燕菲走到他面前，正想開口說話，但曾十一比她先開口，說道：「若果妳想向我道歉的話，這不必。」說完便向前行。

高燕菲跟了上去，叫道：「你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

曾十一叫道：「不好！」又繼續向前行。

高燕菲仍跟了上去，面上神色顯得有點急，道：「我說的是關於你兩個朋友。」

曾十一忙停下來，盯着高燕菲，道：「我兩個朋友？」

高燕菲道：「不錯！」

曾十一道：「我兩個朋友怎樣了？」

高燕菲道：「你的兩個朋友被雷霸天捉去了。」

曾十一大吃一驚，叫道：「是不是眞的？」

高燕菲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曾十一急道：「雷霸天捉去他們幹甚麼？」

高燕菲道：「剛才我騎着馬在郊外走了一會，無意中碰上你兩個朋友，不久後，雷霸天帶着一班人向鎮上而來，看情形似是向你尋仇，但見了你兩個朋友後，便把他們捉去了，雷霸天還對我說，要我告訴你，若果想你兩個朋友安全回去的話，明天午時帶着藏寶圖到魔鬼崖去交換，否則你兩個朋友就只有死路一條，他們還要脅我，要我一併交出玉觀音交換他們的性命。」

曾十一聽了，恨得咬牙切齒，道：「雷霸天，昨天我饒你一死，你竟然不知恩圖報，還拿我兩個朋友性命來要脅我，你太過可惡了。」

高燕菲道：「這種江湖敗類，你昨天把他一刀殺了就萬事俱休，用不着今天在後悔。」

曾十一轉口問道：「妳剛才說玉觀音，到底是甚麼玉觀音？」

高燕菲道：「這裡不適宜談話，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吧。」

曾十一雖被高燕菲刺了一劍，而且心中憤怒，但他畢竟對她已產生愛意，見她對自己已和顏悅色，也不禁心中一樂，當下便跟她向雲來客棧而去。

兩人在客棧的酒樓坐下來後，高燕菲本來想向曾十一道歉一聲有關刺了他一劍之事，但又恐怕觸怒了他，所以也不提這件事。

曾十一先開口說話，道：「那玉觀音到底是甚麼？」

高燕菲便把玉觀音之事向他說了！

原來，高燕菲乃是襄陽城中南鏢局總鏢頭高威林之女，一個月前，漢水鎮富商陳天生經商至襄陽，買了一件價值不菲的玉觀音，陳天生恐怕隨身帶着會有所失，便託中南鏢局帶回漢水鎮。

高威林接了這趟鏢後，見只有一座面積不太大的玉觀音，爲了不想惹起注目，便只派了在鏢局任鏢師的姪兒高南一個人上路，但不知爲何，保玉觀音之事竟被雷霸天等人知道了，高威林知道雷霸天等對玉觀音虎視眈眈，爲了分散雷霸天等注意力，便安排女兒高燕菲帶着玉觀音先行上路，而高南則隨後跟着。

高威林預料女兒帶着玉觀音，是不會惹起注意的，所以才叫女兒保這趟鏢到漢水鎮去。

高燕菲出發後大概兩個時辰，高南也上路了，高南走了不久，果然遇上了雷霸天等人，於是雙方大打出手，高南不敵，爲雷霸天殺了，後來雷霸天在高南身上找不到玉觀音，才知道中了高威林的調虎離山之計，便快步向高燕菲追去。





雷霸天與手下圍攻曾十一、高燕菲二人。

高燕菲帶着玉觀音先上路，約了堂兄高南在太平鎮上永隆客棧會面，希望路上有個照應，豈知堂兄等不着，卻碰上雷霸天一行人，後來也遇上了曾十一……。

漢水鎮離太平鎮大概還有兩天路程，今天一早，高燕菲本來打算上路到漢水鎮去的，但卻無意中碰上沙剛强與王沖，後來又遇上了雷霸天等人，雷霸天知道曾十一身上有藏寶圖，本來帶着强手向曾十一下手的，但卻遇上了沙王兩人，於是便捉去沙王兩人，打算要脅曾十一，要他交出藏寶圖……。

曾十一聽高燕菲說完了，不禁怒道：「豈有此理，雷霸天，你胆敢動我兩個朋友半根毫毛，我就與你拚個你死我活。」

高燕菲見他滿胸正氣，竟對他另眼相看起來，此時忍不住道：「他說你身上有藏寶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曾十一道：「甚麼藏寶圖？其實那張藏寶圖是假的。」說着在身上拿出那張假藏寶圖，高燕菲見了，也不知是眞是假，說道：「既然這藏寶圖是假的，爲甚麼又帶在身上而惹下這不必要的麻煩？」

曾十一歎息一聲道：「唉！妳有所不知……。」便把此事向她說了，說王沖如何游說沙剛强出去闖蕩江湖，但沙剛强不允，王沖從胡說書口中聽了「青龍寶藏」的故事，便做了這張藏寶圖騙沙剛强與自己闖蕩江湖等事一一向高燕菲說了。

高燕菲聽後，明白過來，便道：「既然藏寶圖是假的，你交給他們，換取了你兩個朋友的安全，對你也毫無損失。」

曾十一道：「話是這樣說，但妳要知道，這張藏寶圖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假的，若果我就此將藏寶圖交給雷霸天，雷霸天一看是假的，妳想想，雷霸天會有甚麼反應？」

高燕菲反問道：「會有甚麼反應？」

曾十一道：「雷霸天一定以爲我把眞的藏寶圖收起來，然後用假的一張騙他，妳想雷霸天會怎樣？」

高燕菲想了想，道：「雷霸天可能會先把你兩個朋友殺了，然後再想辦法逼你交出眞的藏寶圖。」

曾十一苦着面口道：「這就是了。」

高燕菲道：「那你如何應付？」

曾十一道：「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萬大事也等到明天見了雷霸天才見機行事算了。」

此時，高燕菲忽然望着他，他被望得有點不好意思，道：「甚麼事？」

高燕菲面露歉意，道：「早上我刺了你一劍，我並不是有意的，希望你不要怪我。」

曾十一微笑道：「不會，我怎會怪妳？」心想：「若不是挨了妳一劍，說不定妳現在還對我冰冰冷冷呢！這一劍挨得超了值，怪不得有人以苦肉計來追求愛情了。」

高燕菲向他一笑，道：「看來你並不是我想像中那一種人。」

曾十一急道：「你以爲我是那一種人？」

高燕菲道：「我以爲你一見了女孩子就存心輕薄的人，但見了你對朋友如此重義氣，我才知道看走了眼。」

曾十一喜道：「那妳對我的印像有所改觀了？」

高燕菲道：「現在別說這些了，還是想想辦法如何救你兩個朋友吧。」

曾十一道：「放心，雷霸天不會傷害我兩個朋友的。」

高燕菲道：「你有甚麼辦法？」

「明天妳自會知道。」

＊　＊　＊

魔鬼崖是太平鎮外一座名爲魔鬼山的懸崖，在山的另一端有路通上崖頂，在崖頂向西處則是萬丈懸崖，任何人只要掉下崖去，不粉身碎骨才是怪事。

次天午時，曾十一與高燕菲由上山的小徑登上崖頂，果然見了雷霸天一行六人，這六人除了雷霸天外，其餘五人曾十一都未見過，即是說，他們並非唐非等人。

曾十一向山崖邊緣望去，只見沙剛强與王沖被綑綁着雙手，各由一人挾着站在山崖邊緣。

沙王兩人站在懸崖邊緣，脚下就是萬丈懸崖，早就嚇得面無人色，二人見了曾十一，大喜過望，叫道：「十一，快來救我們。」

曾十一叫道：「你們不要怕！」

王沖道：「你說得輕鬆，你想想被人推下去會有甚麼後果？」

曾十一道：「推下去也不妨，十八年後就是一條好漢了。」

王沖道：「這個時候你還開甚麼玩笑？」

此時，雷霸天盯着曾十一，道：「曾威風，藏寶圖帶來了沒有？」

曾十一微笑道：「沒有！」

雷霸天怒道：「你爲甚麼不帶來？」

曾十一又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帶來？」

雷霸天更怒，道：「你不把藏寶圖交出來，我就把他們推下懸崖，讓他們粉身碎骨。」

沙王兩人聞言，大吃一驚，齊口叫道：「十一，快把藏寶圖交給他們吧。」

曾十一對雷霸天道：「你就把他們推下去好了，不要與我客氣。」

沙王兩人聽了，嚇得幾乎暈了過去，王沖大叫道：「曾十一，你這傢伙毫無人性，我識錯了你。」

沙剛强也大叫道：「你他媽的臭小子，你見利忘義，我死了做鬼也不放過你，你好卑鄙……。」

雷霸天連忙喝道：「住口！」

沙剛强只好住了口，他以爲曾十一見死不救，早已嚇得額上淌出豆大的冷汗，面上也轉了泥土色。

雷霸天聽曾十一說了，道：「你眞的不把他們的生死放在眼內？」

曾十一道：「這藏寶圖本來是我們三人的，你現在若果把他們推下懸崖去，這張藏寶圖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了，所以你若果眞的把他們推下去的話，我眞的要多謝你了。」

雷霸天一怔，面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神色，登時無話可說。

曾十一其實怕雷霸天眞的命人把沙王兩人推下懸崖，緊張得手心也滲出冷汗，但他仍故作輕鬆，又道：「若果你不把他們推下去的話，這兩個傢伙對我的行踪很清楚，我怕他們日後會纏着我，而且他們也大概知道藏寶圖的地點，若被他們捷足先登，到時寶藏被他們掘了出來，我眞的見財化水了。」

曾十一知道自己身上有傷，若果與雷霸天硬碰很吃虧，何況沙王兩人的性命操縱在他手上，他更知道，就是自己手上那張藏寶圖是眞的，若交了給雷霸天，沙王兩人未必就可以活命，雷霸天未得到寶藏之前，是不會殺沙王兩人的，更何況曾十一還說了一句「他們也大概知道藏寶圖的地點。」

雷霸天既然不能從曾十一手上得到藏寶圖，已不敢貿然殺沙王兩人，因他知道曾十一必定會找自己算賬的，現在聽了曾十一說「他們也大概知道藏寶圖的地點」，對于得到寶藏還存有一些希望。

曾十一的說話其實是緩兵之計，高燕菲當然聽得出，但沙王兩人瀕臨死亡邊緣，加上又頭腦簡單，當然聽不出來了，當下，兩把咀對曾十一大聲臭駡，但曾十一不在乎，他知道他們二人終有一天會明白的。

雷霸天果然打消了殺沙王兩人的念頭，心想就算不能在曾十一身上得到藏寶圖，只要逼這兩個怕死的傢伙到藏寶的地點，還怕得不到寶藏嗎？當下怪笑一聲，道：「高大小姐，玉觀音帶來了沒有？」

曾十一不待高燕菲開口，首先說道：「陳天生昨天一早已派人把玉觀音帶回去了。」

雷霸天一愕，想了想，道：「沒有可能的。」

曾十一道：「爲甚麼沒有可能？」

雷霸天道：「曾威風，我不與你多說，玉觀音我可以不要，我給你三天時間考慮，三天後，你若果仍不把藏寶圖交出來的話，我就會把你兩個朋友殺了，然後我會帶大批人也把你一起殺掉。」

雷霸天雖然知道沙王兩人「他們也大概知道藏寶的地點」，但藏寶圖得不到手，仍舊死心不息，所以作了一個最後的恐嚇。

曾十一微笑道：「那就要看看你這個烏龜王八蛋怎樣對付本大俠了。」說完大笑一聲，便與高燕菲向來路走了。

雷霸天見了，恨得牙癢癢的，眞想命人把他殺掉，但恐怕自己手下太膿胞，更怕若果眞的把他殺了，藏寶圖下落可能從此成了謎，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目送他在另一邊消失。

曾十一與高燕菲行了一會，來到山腰的一個叢林處，便躲了起來，高燕菲見了，奇而問道：「躲在這裡幹甚麼？」

曾十一道：「雷霸天太可惡，我們先躲起來，只要他們一出現，我們就給他們一個暗算，然後把我兩個朋友救出來。」

高燕菲道：「好辦法。」隨即又道：「但你身上有傷……。」

曾十一道：「我兩個朋友落在他們手上，時間一長，我恐怕有所損傷，所以非與他們鬥一鬥不可，我身上這點傷不碍事，就算傷得再重我也不妨事的。」

高燕菲被他的大義凜然感動了，想起自己無故刺他一劍，致令他受傷，心中對



他的歉意更深，又想着，待會他眞的與雷霸天等人交起手，若果因傷而敗在雷霸天手下，自己豈非成了罪人？

曾十一雖躲在叢林中，但仍不忘望着漂亮的高燕菲，只看得心中砰砰亂跳，一個衝動，幾乎想向她小咀親一下，但他沒有這樣做。

高燕菲被他望着，忽然面泛紅霞，低下頭來不敢看他。

曾十一被她的容貌吸引住了，二人躲在叢林中，身體又緊緊的靠着，曾十一不禁看得痴了，忍不住說道：「妳好漂亮！」

高燕菲心中一跳，面上更紅了，神情變得有點靦覥，低聲說道：「別再說話了，相信他們很快會經過，若被他們聽見了就不妙。」

曾十一應道：「是！」心想：「原來妳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想着她對自己產生好感，不禁心花怒放起來。

兩人在叢林躲了一會，此時，果然聽見雷霸天一行人的說話聲，曾十一從叢林外望，果見雷霸天等人從山上小徑行了下來。

這六人之中，雷霸天在前頭，距離雷霸天大概五尺身後則有三個人挾着沙剛强與王沖，另兩個人則殿後。這些人除雷霸天手握一柄長槍外，其餘五人皆各握一柄單刀。

曾十一盤算着，這六人之中，只要殿後的兩人行經自己身旁，就來個攻其不備，向殿後的兩人下手，然後搶去他們手中單刀，再飛身向前暗算雷霸天，只要雷霸天一死，其餘五人就容易對付得多，而沙王兩人就會安全了。

曾十一與高燕菲藏身在小徑的叢林處，此時，雷霸天已在他們面前行過，接着是挾着沙王二人的三個人行過，當殿後的兩人經過面前時，曾十一向高燕菲打了個手勢，然後雙雙從叢林內撲了出來，曾、高兩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掩着二人咀巴，再搶去他們手中單刀，接着刀柄朝兩人後腦一撞，那兩人登時昏死過去。

兩人暈過去後，高燕菲握劍戒備着，曾十一則手握單刀，在地上一彈而起，便悄沒聲的向雷霸天飛身撲去，正想向雷霸天一刀迎頭劈下之際，但此時，沙剛强忽然回轉身來，乍見曾十一從頭頂掠過，知他救自己來了，心頭一喜，大叫道：「十一來了！」

曾十一動作異常敏捷，他向雷霸天從後偷襲，本來可以成功了，豈料沙剛强忽然大叫一聲，此一聲大叫，雷霸天登時有所警覺，驀地回轉頭來，但見曾十一有如一陣風般殺將過來，微微一驚，連忙向地上一滾，避開了曾十一這致命一刀。

曾十一一刀落空，見沙剛强破壞偷襲，咬牙叫道：「該死的沙老豬……」

沙剛强見了，呆了一會，接着也大駡自己該死。

高燕菲見曾十一一撲個空，知道雷霸天會反擊，便嬌喝一聲，長劍出鞘，一縱身便向雷霸天躍了過去，但其餘三名大漢却握刀向她迎了上去，高燕菲去路被阻，便與三名大漢打起來了。

曾十一劈出一刀被雷霸天避開後，連忙發動搶攻，大喝一聲，便提刀向雷霸天衝殺上去……。

曾十一與雷霸天一刀一槍鬥得甚是激烈，高燕菲想與曾十一合力對付雷霸天，以報殺堂兄之仇，但她却被三名大漢苦苦纏着，脫身不得。

曾十一身上有傷，劇鬥之下，震痛了傷口，但他絕不能讓雷霸天知道自己身上帶了傷，否則鬥將下去便大大不妙，他更知道，此一仗一定要速戰速決，否則再拖下去會喪失戰鬥力，所以他强忍着痛楚，不斷向雷霸天搶攻，但雷霸天也非泛泛之輩，要擊敗他，絕非一招兩式可以做到。

再打一會，曾十一見討不了半點好處，忽想起上次與雷霸天交手時，曾以說話激怒了雷霸天，致令他出現心浮氣躁，自己才勝了那一仗，想到這裡，便故技重施，邊打邊叫道：「烏龜王八蛋，本大俠今天要在你面上劃一隻王八……」

雷霸天武功並不弱，上次敗在曾十一手上，只是一時心浮氣躁才輸了那一招，他已受過教訓，也不再上當，當下對曾十一的說話置之不理，想起他上次把自己折辱得面目無光，心中大怒，生出了非把曾十一碎屍萬段的心理，於是出招更加毒辣起來。

曾十一見雷霸天沉得住氣，而且出招更比前狠辣，而自己傷口又開始滲出血水，心中叫苦，此時雷霸天一槍向他當胸攻來，曾十一側身閃開，馬步一踏，叫道：「當心你的王八面孔……。」便一刀向雷霸天面上剁了過去，雷霸天以爲他聲東擊西，回槍護住中下二路，豈料曾十一竟眞的從左面剁至，雷霸天微一吃驚，頭一側避開，同時槍柄橫裡一掃，向曾十一腰際攻去，曾十一忙用橋手格開，手中單刀再朝雷霸天面上飛快劃去，雷霸天閃避不及，左邊面劃了一刀，登時加添了一度刀疤，雷霸天中招後，大怒，狂吼一聲，長槍又向曾十一橫掃過去，曾十一把刀一沉，長槍又向曾壓住，同一時間，右脚如閃電般飛出，朝雷霸天胸膛一踢，「砰」的一聲，雷霸天胸前登時中了一脚，人也向後退了兩步，曾十一乘勝追擊，右脚一收之際，馬步一進，左脚又如飛殺出，雷霸天忙用槍柄把他左脚架開，接着槍頭直指他胸前，曾十一見一槍攻來，用手中單刀格開，接着迴刀向雷霸天迎頭砍下，雷霸天忙用雙手舉起長槍擋住，擋了這刀後，右手一收，飛快向曾十一胸前重重打出一掌。

曾十一傷口劇痛，動作已慢了下來，一個閃避不及，胸前便結結實實吃了一掌，而且打在傷口處，把他痛得幾乎大叫起來。

雷霸天擊出一掌，力度奇重，換作尋常人，中了這一掌後，不向後倒下去才怪，曾十一也幾乎站立不住，但幸而他馬步根基穩固，一個子午馬便平平穩穩的站立住。

曾十一中了一掌，加上又打在傷處，他感覺得傷口已滲出大量鮮血，幸而傷口有布帶包着，流出的鮮血被布帶吸去，雷霸天才沒有察覺，但曾十一的戰鬥力已大大削弱，他立了個馬步後，已不敢向雷霸天進攻，只揮舞着手中單刀，以防雷霸天追擊。

雷霸天見他吃了自己重重一掌，竟然

沒有倒下去，還立着馬步等自己進攻，心中也不禁一寒，心想：「這小子果然不簡單。」

曾十一已明白自己受傷不輕，戰鬥力已大大減低，再打下去，難免會死在雷霸天手上，但他絕不能讓雷霸天知道自己已受了傷，他見雷霸天在盯着自己，似乎不敢貿然向自己進招，當下强忍痛楚，故作輕鬆的說：「烏龜王八蛋，本大俠內功深厚得很，你以爲這一掌可以打傷本大俠嗎？其實那一掌本大俠是故意讓你打中的，現在就讓本大俠把內功運到最高境界，好讓你見識見識一下。」

雷霸天聽他說「其實那一掌本大俠是故意讓你打中的。」竟然深信不疑，因爲自己打出那一掌，照計曾十一是可以避開的，自己也不相信那一掌可以把他打中。

其實雷霸天又怎料到曾十一事前又受了傷，動作已緩慢下來，避無可避才中了自己一掌？

曾十一說完，丟下手中單刀，子午馬後退微一移，變成四平大馬，雙手合什，閉起雙目，口中唸唸有詞，然後雙掌向前猛力一推，接着收起雙拳在腰間，再收起馬步，雙腿合併，再把雙掌運勁向上一托，然後沉踭，再向前推出雙掌，運勁之下，雙手也震了起來，接着又立了個四平大馬，耍了一輪拳花後，立了個丁字馬，再張開雙眼，全身震騰騰的大叫道：「『天罡地煞絕世奇功』來了！」

雷霸天見他全身震起來，的確似在運功，不禁微微一驚，也不敢貿然下手，心想：「這小子用的雖是平凡招式，但已這麼厲害，現在運起什麼『天罡地煞絕世奇功』，恐怕更難應付了。」

曾十一中了雷霸天一掌後，知道已受了內傷，正是內外皆傷，又丟下了武器，這一着是「置諸死地而後生」，來個靠後，其實他心中怕雷霸天向自己下手已怕得要死，只要雷霸天向自己進攻，相信鬥不了多少招便會敗下陣來，到時也性命不保，他見雷霸天似乎一時間也不敢向自己進攻，又怕拖下去會被他識穿自己其實在吹牛皮，只好强自支撑下去，又叫道：「烏龜王八蛋，來吧，試試本大俠的『天罡地煞絕世奇功』吧。」

雷霸天那裡知道他其實在胡吹大氣來靠嚇？見他氣定神閒的，似乎不似吹牛，也心中害怕起來，心想：「這小子有點旁門左道，這『天罡地煞絕世奇功』名稱又邪門得很，看來不似是正道內功，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還是避他一避吧。」便向其餘三名手下望去，只見三名手下被高燕菲逼得無還手之力，大叫道：「大夥兒走！」

那三名大漢被高燕菲逼得緊得很，聽頭兒一聲令下，忙撇開高燕菲快步退了下來。

高燕菲雖然與三名大漢也大打出手，但她對曾十一與雷霸天的戰果也心中有數，她見曾十一中了雷霸天一掌後，心中着急，恐怕曾十一不是雷霸天對手，本想加以援手，但奈何分身不暇，後來見曾十一胡吹大氣之下嚇退了雷霸天，這才放下了心。

雷霸天領着三名手下，也不理暈去的兩人，掉頭便向山下走去。

曾十一見他快步而走，從後大喝一聲：「烏龜王八蛋別跑……。」

雷霸天聽了，忍不住回轉身來，曾十一見他回身向自己望了一望，大喝一聲，作勢向他追了過去，雷霸天見他追來，吃了一驚，掉頭便跑，而且走得也不慢。

曾十一中雷霸天一掌後，已受了內傷，大喝一聲之下，又動了眞氣，他向雷霸天作勢追了十來步之後，脚下一個踉蹌，便倒了下去。

若果雷霸天不是如此怕死的話，只要向曾十一隨便試上一招兩式，曾十一恐怕已一命嗚呼了。

曾十一胡吹大氣之下，竟然救回自己一命，高燕菲也爲之捏了把汗。

曾十一倒下去後，高燕菲一驚，忙衝前把他扶着，沙王兩人也吃了一驚，同時也衝了過來，沙剛强情急的叫道：「十一，你不要死。」

曾十一望着沙剛强，微笑道：「我怎捨得就此死去……。」說着，喉頭一甜，竟然噴出一口鮮血，接着便暈了過去。

高燕菲知他受了內傷吐出鮮血，大吃一驚，瞥眼一看，見他胸前源源流出鮮血，知道震裂了傷口所致，忍不住流下淚來，說道：「都是我不好，我用劍刺傷了你，所以你才敗在雷霸天手上。」

沙剛强的說話與高燕菲同時說出：「都是我不好，我用瓷器碎片把你弄傷……。」

兩人說完，同時一怔，互望着對方，同聲道：「你把他打傷了？」說完，兩人同時點了點頭，接着又同時以責罵的語氣道：「你爲什麼打傷了他？」

曾十一胸前有兩度傷口，二人都互不知道，只以爲曾十一只有被自己打傷的一度傷口，所以才有這個反應。

王冲見曾十一動也不動的，大叫道：「你兩個都不好，爲什麼要把他打傷？」

兩人登時垂下頭來無話可說。

王冲望了望曾十一，只見傷口仍不斷流出鮮血，急叫道：「他快死了，快把他抬下山去找大夫吧。」

王冲一說，三人便合力把曾十一抬了起來，當下，高燕菲與王冲抬着雙腿，沙剛强則一個托着曾十一兩邊肩膊，便行了下山，走了十來步，忽聞曾十一口中發出「咭」的一聲笑聲，三人向他望去，曾十一連忙合起雙眼，說道：「我現在眞的暈了。」

三人知他原來詐暈作弄自己，不知感到好氣還是好笑，沙剛强咧開大咀叫道：「你這小子怎地如此惡作劇？把我們嚇死了。」

曾十一張開眼來，伸出舌頭，向沙剛强作了個鬼臉，沙剛强見了，只覺心中有氣，把托着他肩膊的雙手一放，曾十一上身失去着力處，登時跌了下來，「砰」的一聲，後腦便撞在一塊石頭上，這一撞，曾十一眞的暈了過去。

三人見狀，大吃一驚。

* * *

三人托着暈了過去的曾十一下了山，在道上走了一會，剛巧遇着一輛馬車，高燕菲便把馬車截停，然後要求車伕把曾十一送回太平鎮上，車伕見曾十一滿身鮮血，又昏迷不醒，連忙合力把曾十一搬上馬車，然後催着馬兒，逕自向太平鎮而去。

回到鎮上雲來客棧門前，高燕菲又以銀兩謝了車伕，便與沙王兩人把曾十一抬回房中。

沙剛强見了曾十一躺在床上仍舊昏迷不醒，急道：「他會不會死？」

王冲說道：「這也難說得很。」

沙剛强聞言，吃了一驚，幾乎哭了起來，叫道：「十一，你不要死！」

王冲也憂心如焚，指着沙剛强道：「都是你不好。」

沙剛强聽了，便向自己左右開弓，摑了十來個耳刮子，口中不斷在叫：「我該死。」

高燕菲見曾十一仍舊昏迷，心中只覺一陣紊亂，見沙王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好說道：「他只是暈了過去，生命不會有危險的。」高燕菲的說話其實在安慰自己，頭腦簡單的沙王兩人聽了，竟放下了心。

高燕菲又說道：「你們兩個好好看着他，我現在就去請大夫。」說完便開了房門行了出去。

沙王兩人坐在房中的一張枱上，二人都顯得無精打彩，沙剛强不斷在自怨自艾，責駡自己不該讓他頭顱撞在石頭上。

王冲望着他，忽然指着他大叫：「若果十一死了的話，你怎對得住他母親？」

沙剛强一副想哭的樣子，道：「高姑娘說他不會死的。」

王冲道：「他不會死最好，但他後腦這樣一撞，恐怕醫好了也會壞腦。」

沙剛强道：「什麼叫壞腦？」

王冲道：「腦子壞了就叫壞腦，這是新名詞，舊名詞叫白痴。」

沙剛强一驚，道：「不會吧？」

王冲責駡着道：「不會？你想一想，若果你的腦子被人猛力撞了一下，你說會不會變白痴？」

此時，曾十一悠悠醒來，只覺全身痛楚，伸手摸摸頭上，感覺一片濕濡，看看手上，只見滿手鮮血，隨即感到頭上痛楚得很，登時想起自己昏迷前，托着自己雙肩的沙剛强把手放開，隨即暈了過去，心中在駡沙剛强該死，再向四週望去，原來自己已躺在客棧的房中，又發現沙王兩人坐在一張枱上，此時聽見沙剛强說道：「若果十一眞的變了白痴怎麼辦？」

王冲說道：「你知不知道，一個變了白痴的人多麼可憐？」

沙剛强忙道：「你不要嚇我。」

王冲道：「我不是嚇你，他後腦經此一撞，眞的可能會變白痴的，只要他變了白痴，從此之後，聰明伶俐，高大英俊的『威震四方』曾十一，又名曾威風就會成了廢人一名，大小便也要人照顧，那時就可憐了。」

沙剛强越聽越驚，說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王冲又道：「你這人沒良心得很，十一爲了救我們，不惜冒着生命危險與雷霸天大打出手，你事前已把他打傷了，他救了我們後，你又把他弄成白痴，你問一問自己，你還是一個有血性的人嗎？」

王冲的說話，就好似曾十一眞的已被沙剛强害成了白痴一樣，沙剛强聽了，心中更加難過，又向自己左右開弓的摑了十來個耳刮子，只把一張本來已夠醜陋的面孔打得紅腫起來，口中還大叫：「我該死，我不是人……。」

躺在床上的曾十一雖然感到全身痛楚，也不禁覺得好笑，生性好玩的他聽了二人的說話，心想：「這兩個傢伙以爲我會變成白痴，既然這樣，我就在你們面前扮一扮白痴吧。」想到這裡，不禁覺得好笑，但又想：「現在，身上有傷，沒有心情跟你們說，還是繼續詐暈，待傷好了之後再扮白痴。」

此時王冲又叫道：「十一現時已變成廢人一名，你要養他一輩子。」

沙剛强更怕，也不敢再聽下去，連忙走到自己床上，用被蒙着頭。

王冲盯了他一眼，又望了望躺在床上的曾十一，忽然長長歎了口氣，搖頭道：「十一眞可憐！」聽他語氣，就好似曾十一已眞的變了白痴，從此已是廢人一名一樣。

再過不久，高燕菲已帶着一名大夫回到房中，她正想帶大夫到曾十一床邊時，沙剛强見了她回來，忙從床上跳了下來，便拉着大夫的手，哀求道：「大夫大人，你大人有大量，君子不記小人過，你無論如何要把他醫好，我求求你。」

王冲也道：「不錯，大夫醫術高明，無與倫比，是再世曹操，你一定能醫好我的朋友的。」

那大夫被他們弄得有點啼笑皆非。

高燕菲向他們狠狠瞪了一眼，正色道：「你們胡說什麼？」

沙王兩人感到有點沒趣，頓時垂下頭來。

大夫望望他們，對高燕菲道：「這兩人是誰？」

高燕菲道：「這兩個不三不四的人，大夫不用理他們。」

躺在床上詐暈的曾十一聽沙王兩人語無倫次，又聽高燕菲說什麼是「不三不四的人」，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沙王兩人聽高燕菲稱自己爲「不三不四的人」，當眞心中有氣，但沒有發作出來。

高燕菲神情凝重的領着大夫向曾十一床邊行去，回轉身來，見沙王兩人也跟着，便冰冷着面孔說道：「你們兩個在那邊好好的坐着，不要走過來打擾大夫，知道嗎？」

王冲則對沙剛强道：「你好好的坐着，不要走過來打擾大夫，知道嗎？」

高燕菲白了他一眼，以極不客氣的語氣道：「我是叫你們兩個，不是叫他。」

王冲作了一個十分不滿的表情，只好回轉了身，輕聲道：「他媽的臭三八！」

高燕菲聽了，登時柳眉倒豎，叫道：「王冲，你說什麼？」

王冲一驚，頭也不敢回，忙說：「我沒有說什麼。」便快步向房中央那張枱走去。

沙剛强坐在王冲面前，望着王冲，咧開大咀哈笑一聲道：「自討沒趣。」

王冲面上比鑊底還要黑，在沙剛强頭

上一拍，拉長面孔的道：「這個時候你還笑得出？」

沙剛强頓時想起曾十一生死未卜，也就再笑不出來了。

大夫已開始在替曾十一治傷，曾十一其實已甦醒過來，他只是在詐暈，此時忍不住微微張開眼來，只見高燕菲神色異常沉重，看來似對自已極度關懷，心中不禁沾沾自喜。

大夫詳細診斷過後，回頭對高燕菲道：「他的傷沒有大碍，只要外敷內服用幾服藥就會沒事了。」

高燕菲道：「但他為什麼仍昏迷不醒？」

大夫道：「他現在不是昏迷，只是睡着了。」

高燕菲又道：「他是不是受了內傷？」

大夫道：「不錯，但傷得並不太重，而且他身體結實得很，只要服三服藥，短期內不要動眞氣，就會很快復元了。」

高燕菲聽了，長長吁了口氣，登時放下了心頭大石，大夫又道：「我現在先替他敷些藥在傷口，然後開張藥方給妳，妳就拿藥方買些藥煲給他服，每天一服，三服後就可以把體內瘀血清除了。」

大夫替曾十一敷了藥後，便開了一張藥方，高燕菲給了診金，再三道謝過後，便送大夫出了房門。

大夫走後，沙王兩人忙走了過來，沙剛强劈口便問道：「高姑娘，十一怎樣了？」

高燕菲見沙剛强樣子怪模怪樣的，以不屑的語氣道：「他沒事。」

沙剛强又道：「他會不會壞腦？這是新名詞，舊名詞叫白痴。」

高燕菲面色一沉，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沙剛强見她樣子兇惡，只好垂下頭來道：「是阿鶴說他會變白痴的。」

高燕菲道：「阿鶴是誰？」

沙剛强指着王冲，道：「他就是阿鶴，全名叫寒江一鶴。」

高燕菲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過了一會，才道：「你們兩個好好看着他，我現在就去買藥。」說完，眼也不看他們一下，便開門行了出去。

王冲對高燕菲的態度十分不滿，待她去得遠了，才破口罵道：「他媽的，臭三八，臭婆娘，母夜叉，妳當我們是什麼？擺什麼架子？我操妳娘……。」

沙剛强道：「你罵夠了到我罵，他媽的，臭三八，臭婆娘，母夜叉，妳當我們是什麼？擺什麼架子？我操妳娘。」

王冲一怔，道：「這些說話我罵過了。」

沙剛强道：「但我想不出有什麼說話來罵她。」

曾十一聽了，心想：「你兩個傢伙竟然罵我的老婆，日後好好教訓教訓你們。」

沙剛强見王冲罵完了，才道：「罵完啦？」

王冲瞇起雙眼，笑道：「罵完一輪之後覺得很舒服。」

沙剛强走到曾十一床邊，好似在曾十一身上搜什麼似的，王冲見了，說道：「十一受了傷，你不要搞他，讓他休息一下。」

沙剛强不理，繼續在曾十一身上搜了一輪，曾十一不知他在自己找什麼，為了繼續詐作睡着了，只好任他為所欲為，過了一會，沙剛强從他身上拿出一件物事，高興得跳了起來，叫道：「找到了。」

王冲向他手上一看，原來他在曾十一身上找到了那張地圖。

沙剛强拿着那張藏寶圖，當眞高興莫名，喃喃的說道：「十一說藏寶圖不見了，我早就知他騙我，果然不錯。」

王冲見他拿着藏寶圖，就好似已得了寶藏一樣開心，內心不忍再把他欺騙下去，於是走到他面前，說道：「沙老豬，我有點事要對你說。」

沙剛强把藏寶圖收起來，望着他道：「什麼事？」

王冲抓着頭皮苦笑了一下才道：「其實那張藏寶圖是假的。」

沙剛强當然不信，他道：「開什麼玩笑？」

王冲道：「我不是和你開玩笑，那張藏寶圖的確是假的，十一也知道了。」

沙剛强道：「我不信。」

王冲覺得欺騙了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的道：「我沒有騙你。」

沙剛强見他說得認眞，怔怔的望着他道：「那張藏寶圖眞是假的？」

王冲點點頭，詭秘一笑道：「十一說得對，青龍寶藏已失踪二十多年，怎會突然出現？又怎會無故落在我手中？」

沙剛强神色已開始緊張起來，連忙打開那張藏寶圖，然後呆望着，語氣顫抖的道：「這藏寶圖眞是假的？」

王冲感到有點歉意，又苦笑一下道：「這藏寶圖其實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圖上那些字也是我寫的。」

沙剛强再看個清楚，登時認得圖上那八個字確是王冲的手筆，剎那間，不但感到被欺騙了，而且集傷心、失望、憤怒、羞恥於一身，面上好似想哭的樣子，狂叫道：「阿鶴，你為什麼要騙我？」

這一陣狂叫，把曾十一也嚇了一跳。

王冲知道沙剛强此行滿懷希望，現在知道被人欺騙了，也體會到他的心情，見他狂叫一聲，嚇得向後退了兩步。

沙剛强憤怒得面容也扭曲了，神情極之恐怖，大叫一聲，便向王冲撲去，然後伸長雙手便向王冲脖子握過去，王冲大吃一驚，忙把他雙手撥開，口中叫道：「豬哥，你聽我解釋！」

沙剛强雙手被撥開，此時已好似喪失了理智一樣，連忙拿起一張櫈子，便向王冲打過去，王冲見他好似瘋了一樣，忙向旁跳了開去，沙剛强想起了那張藏寶圖，不但放棄了在寒江鎭的「事業」，還把賣牛所得一半錢送了給王冲，為了那張藏寶圖，幾乎被唐非殺了，又被雷霸天捉去，受盡苦頭，想到這種種事情，全拜王冲所賜，更加怒火中燒，拿着那張櫈子向王冲亂揮亂舞，王冲叫苦連天，只好左閃右避，情形十分狼狽。

這個時候，曾十一再也不能詐暈了，連忙走下床來，大叫道：「沙老豬，停手！」



沙剛强怎會聽他的說話，此時拿着櫈子向王冲揮了過去，王冲閃避不及，背部登時被打了一下，人也向下倒了下去，沙剛强越發瘋狂，拿着櫈子又向倒地的王冲打下，曾十一見了，大吃一驚，連忙向前一衝，第一時間飛出一脚，把沙剛强手中櫈子踢脫手，若不是曾十一出脚及時的話，王冲勢必會被沙剛强打至重傷了。

沙剛强見曾十一阻止，大叫道：「不要阻着我！」隨即拿起另一張櫈子，王冲見狀，忙爬起身來走到曾十一身後，曾十一見了，又舉脚向沙剛强手中櫈子一踢，但沙剛强避開了，隨即追向他身後的王冲，曾十一加以阻止，沙剛强見曾十一阻止，不理一切後果，拿着櫈子向曾十一打去，曾十一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他傷後動作緩慢，一個閃避不及，背部被沙剛强用櫈子重重打了一下，悶哼一聲，口中噴出一蓬鮮血，人也倒了下去。

王冲見曾十一吐血，大吃一嚇，叫道：「十一！」

沙剛强正想向王冲撲去，驀地裡見曾十一口中吐出鮮血，登時呆了。

曾十一傷口剛敷了藥，加上本已受了內傷，經此猛力一打之下，吐出一口鮮血後，便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

王冲見他毫無反應，更驚了，忙蹲下來抱着他，口中叫道：「十一，你怎樣了？」

曾十一一點反應也沒有。

沙剛强見了，登時嚇傻了，夢囈的道：「十一，你不要嚇我！」

王冲哭喪着臉道：「他會不會死了？」

沙剛强一副想哭的樣子道：「你不要嚇我！」

王冲放下曾十一，忽然大叫一聲：「你殺了十一，我要為十一報仇……」便向沙剛强撲去，沙剛强見他神色可怖，不禁一驚，連忙掉頭便走，王冲見了，便拿起一張櫈子追打沙剛强了。

曾十一、王冲、沙剛强三人表面上互相抬槓，互相搶白，互相討對方的便宜，實際三人感情十分濃厚，王冲以為曾十一已死了，內心悲憤交集，不顧一切的拿着櫈子在房中追打沙剛强，沙剛强也以為曾十一已死，又傷心又內疚，一邊在罵自己該死，一邊在逃避王冲的追打，見王冲越發瘋狂，便慌忙開了房門擇路而逃，王冲見他奪門而逃，不理一切拿着櫈子追了出去。

沙剛强開了房門後，便向樓下快步走去，王冲大叫「不要走」，也追了下去，雙方一個慌不擇路，一個窮追不捨，竟追出街外，雙方在大街小巷你追我逐的，只把路人嚇得四散奔逃，再追下去，二人竟遠遠的離開了雲來客棧。

＊　＊　＊

高燕菲從外買藥回到客棧，走到曾十一房門前，見兩扇門打開，朝房中望去，只見房內一片凌亂，顯然經過一番打鬥做成的，再看清楚，房內却人影全無，不禁吃了一驚，一急之下，便衝進房中，向曾十一床上望去，竟不見了曾十一，更加驚慌起來，便在房中到處尋找，但除了地上發現一灘鮮血之外，却不見曾十一影蹤。

高燕菲登時整個人也涼了，而且想哭上一場，她在想：一定是雷霸天把三人捉去了。見四週一片凌亂，猜想曾十一一定與雷霸天在房中發生過打鬥。見了地上那灘鮮血，就猜想曾十一一定是被雷霸天打傷，因而留下那一灘鮮血。

她想起曾十一內外皆傷，不是雷霸天對手是意料中事。

高燕菲又怎會料到房中一片凌亂是沙剛强與王冲互相追打做成的？還有那灘鮮血就是曾十一口中吐出來的？

但曾十一去了那裡？他吃了沙剛强一記重手之後就昏迷不省人事，為什麼在短短時間之內不知所踪？

高燕菲想起曾十一身上有傷，今番被雷霸天捉去，也不知命運如何，想到這裡，整個人就好似墮進了冰湖一樣，她頹然的坐了下來，忽然對曾十一的安全感有極度關懷起來，這一點連自己也不知為什麼？

她呆呆的坐着，過了一會，忽見王冲手拿一張櫈子走回來，她見王冲回來，霍地站起，急道：「十一呢？他為什麼不在房中？」

王冲放下櫈子，道：「他就躺在地上。」朝地上一看，除了那一灘血外，却不見曾十一，登時滿面詫異神色，說道：「剛才他還躺在地上的，為什麼現在不見了？」

高燕菲神情焦灼的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冲見曾十一不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想起高燕菲的不好惹，頓時說不出話來。

高燕菲面容更加焦急的道：「我叫你們看着他的，你跑到那兒去了？沙剛强去了什麼地方？」

王冲垂下頭來，連眼也不敢望高燕菲一眼。

高燕菲大叫道：「是不是雷霸天來過了？」

王冲一驚，道：「沒有！」

高燕菲嬌喝着道：「那麼房中為什麼一片凌亂？地上又為什麼有血？」

王冲垂頭道：「那是因為……因為……」

高燕菲叫道：「因為什麼？快講！」

王冲見她兇惡，只好把情形一一說了出來，至于十一為何失踪，他就毫不知情了。

高燕菲聽了，大怒，叫道：「他已受了傷，你們竟然把他打至吐血？」

王冲道：「不是我打的，是沙剛强打的。」

高燕菲怒瞪着他，氣得說不出話來，王冲道：「十一不見了，這怎麼辦？」

高燕菲怒道：「我叫你們看着他的，你們竟然……」正想罵下去，但想着，這兩人根本無能為力看着曾十一，也說不出話來了。

過了一會，高燕菲忽然走出房外，王冲已六神無主，見她離開，忙道：「高姑娘，妳去那？」

高燕菲回轉身來道：「那張假藏寶圖是不是在沙剛强身上？」

王冲道：「不錯。」

高燕菲道：「雷霸天捉去十一，目的只為那張藏寶圖，我們現在就去把沙剛强找回來，然後把藏寶圖交給雷霸天，換取十一的安全。」說完了便行了出去，王冲只好跟着。

高燕菲來到自己住的「丁」字號房門前，回頭對王冲道：「你在這裡等着，我進房去拿點東西。」

王冲點點頭，便站在房門外等着。

高燕菲在懷中拿出鑰匙，正想開門進入房內，但一看，鎖着房門那把銅鎖却被人弄毀了，想起替陳天生保送那尊玉觀音放在房內，不由大吃一驚，連忙推門進入房中，向房內一看，只見房中一片凌亂，顯然是被人搜掠過。

她更驚了，一個箭步便衝到床頭那個紫檀木櫃前，一看之下，登時整個人也涼了，原來那紫檀木櫃櫃門的一把銅鎖同樣被人弄毀了，把櫃門打開，裡面却是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她整個人也呆了起來，半晌，只見她神情彷似想哭上一場一樣，喃喃的道：「玉觀音不見了，怎麼辦？」

王冲站在房門外等着。

過了一會，房內的高燕菲忽然以不尋常的語氣大叫道：「王冲，你進來！」

王冲吃了一驚，便走進房內。

高燕菲見了他，叫道：「我的玉觀音為什麼不見了？」

王冲眨眨眼，道：「什麼玉觀音？」

高燕菲替陳天生保送的玉觀音不翼而飛，把她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她知王冲並不知道自己保送玉觀音一事，更知玉觀音失竊與他無關，發脾氣也於事無補，只好道：「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人進過我的房間？」

王冲搖頭道：「我怎知道？」

玉觀音被竊，此事關乎自己鏢局的聲譽，她全身更涼了，喃喃的道：「雷霸天，一定是雷霸天。」

王冲道：「高姑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高燕菲明知說了出來，王冲也幫不到自己，在無人伸訴之下，只好把保送玉觀音的事說了出來。

王冲聽了，道：「原來高姑娘是個女鏢師。」

高燕菲懊喪的道：「玉觀音失竊，我們鏢局不但要賠上一筆可觀的金錢給陳天生，而且對我們鏢局聲譽有很大影响。」

王冲道：「既然這樣，妳應該去報官。」

高燕菲道：「萬萬不能。」

王冲道：「為什麼？」

「若果報官，這件事傳了出去，對我們鏢局很不利。」

「那現在怎麼辦？」

「只好自己設法把玉觀音找回來了。」

「妳肯定玉觀音是被雷霸天偷去的？」

「我只是這樣想。」

「十一為人詭計多端，而且頭腦靈活，若果他去查的話，一定可以查出誰偷了玉觀音。」

高燕菲道：「但他們現在自身也難保。」

王冲道：「十一這小子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高燕菲道：「你說他被沙剛强用欖子重重打了一下之後，就一點反應也沒有，他顯然暈了過去，你說他還會去什麼地方？」

王冲道：「我怎知道？」

高燕菲道：「這還不簡單嗎？他是被人捉去了，我們現在去把沙剛强找回來再說吧。」便行出房間。

二人沿樓梯來到地下，高燕菲首先走到掌櫃處，便向那掌櫃的道：「掌櫃先生，我是住在丁字號房的，請問剛才有沒有見過甲字號房的曾十一由人扶着行出客棧？」

掌櫃的道：「不錯，不久前我確見過有兩個人扶着那位姓曾的客官離開。」

高燕菲急道：「「他們是誰？」

「我沒有見過這兩人。」

「他們什麼樣貌？什麼身材？」

掌櫃的想了想，道：「這兩人一人身材高大，一人普通身材，看樣子不似善男信女，他們扶着姓曾的客官從樓梯走下來的時候，我感到奇怪，便向他們望了一眼，他們見我望着，兩人便好似很輕鬆一樣，還向我笑了一笑，當時我以為他們是曾客官的朋友，所以沒有理會。」

高燕菲道：「他們有什麼特徵？」

掌櫃的又想了想，忽然道：「我記起來了。」

高燕菲忙道：「怎樣了？」

掌櫃的道：「他們向我一笑的時候，我發覺他們兩人都沒有門牙的。」

王冲聽了，忽然叫道：「我知道了，他們其中那個身材高大的是唐非。」

高燕菲道：「是唐非？」

王冲道：「唐非和那個傢伙的門牙是被十一踢脫的。」

高燕菲咬牙道：「唐非就是雷霸天的手下？殺了我堂兄那人？」

王冲道：「一定是他了。」

掌櫃的又道：「這位是不是高燕菲姑娘？」

高燕菲應道：「不錯！」

掌櫃的又道：「曾客官被人扶出去之後，又有一個青年走了進來，自稱是高姑娘的朋友，還問我高姑娘住在那一間房。」

高燕菲睜大眼睛，叫道：「你告訴了他？」

掌櫃的道：「我一時口快對他說了，事後我才想起不該向任何人透露有關住客的情形。」

高燕菲咬着牙，滿面無奈神色，心想：「你一時口快，竟然累我連玉觀音也失去。」

掌櫃的見了他神情，奇道：「姑娘有什麼不妥？」

高燕菲眞想大發嬌嗔，但知道發脾氣也於事無補，只好道：「那人什麼樣貌？」

掌櫃的道：「他大概二十五歲年紀，樣貌與身材都普通得很，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高燕菲道：「他問完你之後怎樣？」

掌櫃的道：「他說了句謝謝，便轉身走了。」

「他有沒有上樓去？」



「當時人來人往，住客們在樓梯上上落落的，我可沒有留意他有沒有上樓上。」

聽到這裡，高燕菲幾乎可以肯定，那人一定趁掌櫃的不留意時登上二樓，然後進入自己房中，偷走了玉觀音。

玉觀音被竊，此事並非等閒，高燕菲已顯得有點六神無主。

她知道曾十一為人詭計多端，頭腦又靈活，有他在身旁或許會對查玉觀音之事有所幫助，即使曾十一不能查出誰偷去玉觀音，但起碼也有一個人伸訴心中的苦處，但奈何現在曾十一下落不明，更加生死未卜，心中苦楚之餘，只覺心亂如麻，也不想許多，還是與王冲一起把沙剛强找回來再說。

* * *

曾十一在矇朧中，只感覺到有人把一些熨熱的液體灌進自己口中，便不由自主的將液體吞下，只覺得這些液體異常苦澀，但仍把那些液體大量吞下。

他服下大量一陣藥味的液體後，便由人扶着躺回床上。

過了一會，曾十一悠悠睜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他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裡並非雲來客棧的房間，再睜開眼睛看個清楚，這裡顯然是一間尋常人家的家裡。此時他聽見有人說：「唐兄，他醒了。」

曾十一隨即看見有兩個人向自己床邊走了過來，瞧個眞切，這兩人並非別人，原來正是雷霸天的手下，給自己踢脫兩顆門牙的兩人，其中一人名叫唐非，另一人則不知他姓名，他見自己落在唐非手中，心中暗暗叫了一聲「苦也」。

兩人已走到他床邊，唐非以關懷的語氣說道：「曾大俠，你醒啦？」

曾十一見兩人神色似對自己甚關心，正感到愕然，唐非却露出親切的笑容，道：「曾大俠放心，雷霸天想對你不利，我們得到了消息，所以把你從雲來客棧帶來這裡養傷，我們對你並無惡意。」

曾十一更感奇怪了，正想起身坐起來，唐非慌忙把他扶着躺下，說道：「曾大俠你身上有傷，你不要起來，躺下來多多休息。」

曾十一見了唐非二人，心中早就想着唐非必定會對自己不利，但見他們兩人却對自己關懷備至，更感萬二分驚奇起來，想了想，便說：「我兩個朋友呢？」

唐非道：「我們得到消息，雷霸天想帶人到客棧向你們施以暗算，便打算到客棧告訴你們，但當我們進入你房間後，却不見了你兩個朋友，只見你口中吐血的躺在地上，而且不省人事，若果雷霸天這個時候來到的話，你必死無疑，所以不理一切，便把你扶出來再說。」

曾十一聽他說話時，瞥眼看見床頭的一張几子上放着一隻瓷碗，知道他們剛才餵自己服了葯，唐非望着那隻瓷碗，便道：「我們把你帶來這裡後，見你傷得不輕，便請大夫給你診治，大夫說你受了內傷，還開了一張藥方給我，我便照藥方買了藥給你服了，現在服了藥，覺得怎樣？」

曾十一道：「好很多了。」

曾十一指着身旁的漢子對曾十一道：「這位是文一龍，是我的結拜兄弟，這裡就是他的家。」

曾十一望着文一龍，說了聲：「文兄！」文一龍向他點點頭，道：「曾大俠，你在這裡安全得多，你在這裡放心養傷吧。」

曾十一道：「你們是雷霸天的手下，我是你們敵人，為什麼要救我？」

唐非道：「我們已脫離了雷霸天，我們不值他的所為，所以把你救了。」

曾十一道：「哦！」

唐非道：「我們本來跟着雷霸天到處打家劫舍的，後來我們發覺雷霸天為人相當怕死，人又毫無義氣，有事的時候，就叫兄弟們為他赴湯蹈火，到兄弟們有難時，他就自己替自己着想，把兄弟的生死毫不放在眼內，所以我們才決定脫離他。」

曾十一道：「但你們救了我，即使擺明與雷霸天作對了，你們不怕雷霸天找你們算帳嗎？」

唐非道：「若果換作別人，我們當然不會救，以免淌這趟渾水，但是你，我非救你不可？」

曾十一奇道：「為什麼？」

唐非道：「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很重義氣的人，而且你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曾十一更奇，道：「我幾時救過你的命？」

唐非道：「在寒江鎭時，我和文兄弟想殺你兩個朋友，但後來你出現了，老實說，當時我們兄弟兩人為了那張藏寶圖，也想把你也殺了，但我們不是你對手，當時你不殺我們，還放了我們走，這一點，已証明你是一個胸襟濶大的人。」

「那次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殺你們，但我不殺你們，這並不表示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曾大俠眞善忘，那一次，我們在永隆客棧門前圍攻你，但你武功高强，我們敵不過你，你又不殺我們，後來雷霸天也敗在你手上，當時高燕菲想把雷霸天殺了，以替堂兄報仇，但雷霸天這傢伙却怕死得很，便把責任推在我身上，於是高燕菲也想把我也殺了，但你却阻止高燕菲殺我和雷霸天，還把我們放了，你說，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曾十一微笑道：「原來是這樣！」

唐非道：「其實你也是雷霸天的救命恩人，但雷霸天這忘恩負義的傢伙，不但不知恩圖報，還想把你殺掉，這種毫無江湖道義的傢伙，試問我們又怎能跟着他？」

曾十一聽唐非說了，心想：「你這兩個傢伙之所以救我，相信不會安着什麼好心，說不定想借機在我身了奪取那張藏寶圖，又或者這是雷霸天的安排，非好好防範不可。」

此時，文一龍說道：「曾大俠武功高强，人又重義氣，我已和唐兄商量過，決定拜曾大俠為師。」

曾十一愕了然。

唐非見了他的錯愕表情，說道：「師父，我們是誠心誠意的，並非開玩笑。」

文一龍也道：「不錯，我們是誠心誠意。」

曾十一心想：「你們一定在我身上找

不到藏寶圖，於是救了我，爲了能夠打探藏寶圖下落，更出到拜我爲師這一着，你們以爲我曾十一是傻瓜，看不到你們的心事嗎？」

唐非見他只在沉思而不說話，竟與文一龍跪了下來，同時說道：「弟子唐非、文一龍拜見師父。」

曾十一一愣，道：「你們不要這樣，快起來。」

唐非不理，續道：「日後師父有什麼差遣，師父只管吩咐，弟子自當悉力以赴。」

曾十一被弄得有點不知所措，便起了床，坐在床邊，說道：「你們不要跪我，起來再說。」

文一龍道：「你不答應收我們爲徒弟，我們就不起來。」

曾十一道：「我那有資格做你們師父？」

唐非道：「你武功如此了得，爲什麼沒有資格？」

曾十一道：「有沒有資格也好，這問題日後才說吧。」

文一龍道：「不，我們現在就要你答應收我們爲徒。」

曾十一道：「你們眞的已下定決心做我徒弟？」

二人同聲道：「不錯。」

曾十一心想：「你們要拜我爲師，只想方便長久接近我，以打探藏寶圖下落，你們倒也聰明，但可惜我也不蠢。」心這樣想，口中說道：「若果我不答應收你們爲徒，那你們怎樣？」

唐非道：「我們只好在你面前長跪不起。」

文一龍道：「而且無論你去到什麼地方，我們都跪在你面前跟着你走。」

曾十一道：「這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武功比我都高，你們爲什麼偏偏要拜我爲師？」

唐非道：「因爲我們都很佩服你。」

曾十一心中覺得好笑，心想：「你倆個傢伙很會說話，可惜我不是三歲小孩子，你們哄不到我的。」

文一龍以哀求的語氣道：「師父，你就答應我們做徒弟吧，我求求你。」

曾十一道：「若果我不答應的話，你們就長跪不起？」

二人都道：「不錯！」

曾十一心想：「他們對我有不軌的企圖，看來不答應也不行了，若果拒絕的話，他們含恨在心，對我不利豈非更不妙了？」

想到這裡，故意作了一個微笑，道：「好吧，我就答應收你們爲徒吧。」

二人大喜過望，在地上叩了三個响頭，口中叫道：「多謝師父！」

然後，這二人向曾十一斟了兩杯茶，認認眞眞的行了拜師之禮。

行完拜師之禮後，曾十一不禁覺得好笑，自己竟然收了兩個徒弟。

他知道唐、文二人之所以要拜自己爲師，全因覬覦那張藏寶圖，也幸而藏寶圖不在自己身上，否則他們把藏寶圖取去了，不把自己殺了才怪。

* * *

曾十一在文一龍家中將養了五天，由於他身體結實得很，身上的傷已痊癒。

這五天來，唐非與文一龍也甚「尊師重道」，不但對曾十一悉心照料，每天替他換藥、保藥給他服，還對曾十一的說話言聽計從，令曾十一對他們的看法不得不重新估計。

曾十一在想——

若果唐、文兩人救自己是爲了那張藏寶圖的話，這似乎說不通，因爲藏寶圖不在自己身上，既然藏寶圖不在自己身上，他們爲什麼要救自己？他們應該設法在王冲與沙剛强身上奪取藏寶圖才對。

他們救自己難道眞的不值雷霸天所爲及爲了報答救命之恩？

唐、文二人不時在自己面前後悔過往的所作所爲，還下定決心從此改邪歸正，這是不是他們的眞心說話？

曾十一覺得，無論這二人對自己有沒有不軌企圖，還是從此存心向善也好，這一切日後自然會清楚，現在也無需去想他。

他在文家養尊處優的過了數天，內心極度掛念沙剛强與王冲，尤其是更掛念高燕菲，本來想命唐文二人打探他們下落，然後安排相見的，但又恐怕唐、文二人見了高燕菲後會發生衝突，因爲唐非到底也是高燕菲的殺堂兄仇人，所以決定養好傷後才去找他們了。

這天，他對高燕菲實在太想念了，再也蹩不住，便決定到雲來客棧去找高燕菲等人，唐非與文一龍知他要外出，忙加以阻止，唐非道：「師父，你暫時萬萬不能離開這裡。」

曾十一道：「爲什麼？」

唐非道：「我打探到消息，雷霸天每天都到處找你。」

文一龍接口道：「我們並非怕師父不是雷霸天對手，而是師父內傷後元氣還未復原，若碰上雷霸天的話，一動起手上來，震動了眞氣就不妙。」

唐非又道：「我知道師父掛念你的朋友們，本來我想通知他們師父現在安全的，但前兩天我到雲來客棧想去找他們的時候，那位掌櫃先生却說他們全都搬走了。」

曾十一睜大眼睛，叫道：「搬走了？」

唐非道：「不錯！」

曾十一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唐非道：「我問那位掌櫃先生，他們去了什麼地方，但他說不知道。」

文一龍道：「據弟子推測，高姑娘和師父的兩個朋友一定是爲了逃避雷霸天，因而不敢再住在雲來客棧。」

唐非接口道：「而且他們也一定知道師父仍在太平鎮上，所以弟子推測，高姑娘他們一定仍留在此鎮上。」

曾十一實在太掛念他們三人，聽唐、文兩人說了，忙道：「我們現在立刻去找他們。」

唐非急道：「若果碰上雷霸天怎辦？」

曾十一道：「放心，這幾天來，我不斷在運氣調息，我的內傷已完全好了，也恢復了元氣，就算再碰上雷霸天也不怕。」

唐非道：「既然師父這樣說，弟子就



放心了，我們現在就去找他們吧。」

文一龍道：「等一等！」隨即走進一間房內。

文一龍出來的時候，手中拿着一把劍，交到曾十一面前道：「師父，你手中無兵器，弟子就把這把家父以前用過的一把劍送給你作爲防身之用吧。」

曾十一見他說得眞誠，便把劍接過來。

只見此劍形態古雅，劍鞘之上刻有龍紋，還刻有「龍泉」二字，此劍劍身長一尺八寸，兵器譜上載，劍身一尺八寸以下者名爲短劍或稱匕首。

曾十一見了這柄「龍泉劍」，不禁讚嘆一聲「好劍」，忍不住把劍拔了出來，只見劍身發出精光，耀目生輝，鋒利無比，而且有一種奪人心魄的力量，又忍不住讚嘆了一聲。

他拿着劍端詳了一會，然後收劍還鞘，對文一龍道：「這是一柄難得好劍，我怎能要？」便交回給文一龍。

文一龍並不接，還說道：「師父你就收下吧，你都說這是一柄好劍，既然是好劍就只有武功高强的人才配用它，弟子不學無術，學藝不精，根本就不配用它，若果放在家裡的話，等於暴殄天物，現在師父與劍有緣，爲什麼拒絕？」

曾十一聽他說了，一笑道：「既然這樣，爲師就不客氣了。」

* * *

曾十一帶着唐非與文一龍走在街上，希望能碰上高燕菲三人，但他知道太平鎮上地方不小，要在街上碰上他們根本很難，他深信他們仍留在太平鎮上，於是便到鎮上每一家客棧去查問，但每一家大小客棧都說並無高燕菲，王冲及沙剛强三名住客，其實曾十一在每一家客棧找不到他們下落是意料中事，因爲既然他們要逃避雷霸天，住客棧登記時也不會用原名了。

如是者過了三天，三天來都毫無高燕菲等人的消息，他不禁急了，他最怕的就是三人已落入雷霸天手上。

曾十一知道，這樣每天在大街小巷到處碰，能碰上他們的機會根本很微。

晚上，他與唐、文二人吃過晚飯後，便坐在一旁苦苦思量，到底用什麼辦法能以最快時間找到他們？

經他詭計多端的頭腦想了一會之後，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叫道：「有辦法了！」

唐、文兩人一怔，道：「什麼辦法？」

曾十一道：「這辦法的確妙極，爲什麼我想不出來？」

唐非道：「師父，你到底想了什麼辦法能找到你三個朋友？」



曾十一道：「我可以在街上到處貼上尋找他們的告示，他們見了告示就會來找我了。」

唐非道：「這樣做豈非把雷霸天也引來了？」

曾十一滿懷把握的道：「放心，這些告示只有他們才看得懂，別人是看不懂的。」轉口對文一龍道：「一龍，快拿紙筆墨來。」

文一龍應道：「是，師父！」便走進房內。

過了一會，文一龍拿出文房四寶，曾十一執起筆，便開始寫起來了。

寫完第一張後，唐非拿來一看，只見寫着：「沙老豬、寒江一鶴，十一就在青竹子胡同文家等你們。」

這些告示上寫的「沙老豬與寒江一鶴」是沙剛强及王冲的渾號，那使雷霸天見了這告示，也不會知道「沙老豬」就是沙剛强，「寒江一鶴」就是王冲，至於「十一」，雷霸天更不會知道就是曾十一，因爲當初曾十一是向雷霸天自稱「曾威風」的，即是說，雷霸天只識誰是「曾威風」，並不識誰是「十一」，即使唐非與文一龍也是現在才知他原名原來叫曾十一。

當晚，曾十一共寫了數十張同樣的尋人告示，第二天一早，便與唐非及文一龍分上合作，拿到鎮上各大街小巷去張貼，然後返回文家等候消息。

三人在文家等了約莫半個時辰，此時忽聞門外响起拍門聲，曾十一面上露出興奮神色，說道：「會不會是他們？」便走到門前把門開了。

門開處，曾十一眼前一亮，大喜過望，叫道：「眞是你們？」

拍門的，果然是高燕菲、王冲及沙剛强，在他們身旁的還有一名青年，只見那青年身材高大，滿面英氣，相貌倒也英俊，曾十一見了那英俊青年站在高燕菲身旁，竟產生了醋意。

高燕菲見了曾十一，神色甚是興奮，說道：「你果然在這裏？」

沙、王兩人睜大了眼睛，神情也甚是喜悅，叫道：「十一，我們找得你很苦。」

曾十一忙對四人道：「進來再說吧！」便把四人迎入屋內，然後順手把門帶上。

四人進入屋內後，向屋內的唐非與文一龍一望，四人同時叫道：「是你們？」

唐、文兩人同樣吃了一驚，見高燕菲和那青年神色兇惡，不禁向後退了兩步，二人同時指着兩青年，面上出現驚愕神色，顫聲道：「你還未死？」

高燕菲與那青年目露兇光，忽然不約而同地掏出手中長劍，大喝一聲，雙雙握劍向唐、文兩人衝殺上去。曾十一不知那青年與兩人有何過節，但明白到唐非殺了高燕菲堂兄，此舉顯然要替堂兄報仇，他不知應否阻止，見了唐、文兩人手無寸鐵的左閃右避兩柄長劍，他知道唐、文二人的武功都甚平凡，就算有武器在手都不會是高燕菲與那青年對手，繼續下去，唐、文兩人只會死在兩人劍下，想到他們到底也是自己徒弟，而且立下決心改邪歸正，心念至此，便大叫一聲，「住手！」

沙剛强叫道：「這兩個傢伙該死得很，爲甚麼住手？」

唐非奇道：「那兩位伯伯？」

曾十一指着沙王兩人，說：「就是他們，一個是沙伯伯，一個是王伯伯。」

唐非眉頭一縐，說道：「要我們叫他們做伯伯？」

曾十一還未開口，王沖已搶着道：「當然，我們是十一的朋友，既然你們是十一的徒弟，我們與十一平輩，而你們就是我們的後輩，我們年紀都比十一大，所以你們要稱呼我們做伯伯。」

曾十一向唐、文二人一笑，道：「他說得對！」

唐、文二人一聽，也明白到輩份不能不分清楚，當下二人便向沙、王二人行了一個前輩之禮，口中分別叫道：「晚輩唐非、文一龍拜見王伯伯沙伯伯。」

王沖笑得很開心，沙剛強一雙眼也笑得瞇成一條線一樣，心想：「十一這小子竟做了這兩個大個子的師父，我和阿鶴竟做了他們的伯伯，妙事！」

曾十一見唐、文兩人拜見過了沙、王二人，才叫他們去療傷。

這時，大家都坐了下來，高燕菲開口道：「曾大哥，這十天以來我們到處找你，你在客棧房中受了傷，又被沙剛強打暈了，但爲甚麼忽然間失踪？」

曾十一聽唐非與文一龍說自己暈在客棧房中，這是事實，但他們說知道雷霸天想對自己不利，因而不顧一切的救自己脫離險境，也不知是否屬實，當下也就將唐、文二人對自己說過的話轉述了一遍，還把他們如何替自己療傷，如何拜自己爲師等都一一說了。

高燕菲與高南聽他說了，只感到唐非與文一龍的說話有所懷疑，所以二人都不期然的以懷疑的目光望了望唐、文兩人。

曾十一又說：「高姑娘，我也是到處找你們，你們到底去了甚麼地方？」

當下高燕菲便把一切情形說了出來，曾十一聽她說到玉觀音失竊，大叫道：「甚麼，妳的玉觀音被人偷去了？」

高燕菲點頭道：「玉觀音被竊，我已方寸大亂，我懷疑是雷霸天他們的所爲，於是先把你找回來，待你的傷好了之後，希望你帮我查一查玉觀音的下落，玉觀音被竊及你失踪都是在同一天，而且幾乎同一時間，那天是六月初二，我知道雷霸天雖然偷去了玉觀音，但他最大目的是那張藏寶圖，所以我推測雷霸天仍留在這鎮上，我們恐怕碰上雷霸天，再也不敢住在雲來客棧，於是用假姓名登記住在另一家客棧，三天前，即六月初九那天，我無意中在客棧碰上了堂兄南哥，今天我們在街上看見你張貼告示尋找我們，當初我見了這些告示，還以爲是雷霸天佈下的陷阱，也不敢貿然來這裡，但王沖說告示上是你的筆跡，我才敢與他們來這裡找你。」

曾十一聽她說了，沉思片刻，說道：「妳要我替你查玉觀音的下落？」

高燕菲語氣有點焦急的道：「玉觀音被人偷去了，我們中南鏢局不但要賠上一筆可觀的金錢給漢水鎮陳天生，而且對我們鏢局的金漆招牌有很大影响，傳了出去的話，恐怕顧客們對我們鏢局沒有信心。」

曾十一道：「妳保送玉觀音到漢水鎮去，本來在那一天交貨給陳天生的？」

高燕菲道：「最遲六月初十，但今天已是六月十二。」

曾十一道：「交貨的日子遲了兩天，而且這裏到漢水鎮去要兩天時間，妳怎樣向陳天生交代？」

高燕菲道：「我見交貨日期逼近，玉觀音下落又不明，在六月初七那天，我寫了一封信給陳天生，只好推說在路途得到重病，玉觀音要遲數天才能交貨，以拖延時間。」

曾十一道：「但妳總不能一直拖下去的。」

「所以我才心急得很。」

「妳肯定玉觀音是雷霸天偷去的？」

「我保送玉觀音這件事，只有雷霸天一個人知道，所以我懷疑是他。」

曾十一又沉思了一會，然後道：「但雷霸天怎會知道妳保送玉觀音這件事？」

高燕菲道：「我一早就覺得奇怪，保送玉觀音這件事，本來只有陳天生和鏢局內少數鏢頭知道，但爲甚麼雷霸天會知道？」

「很簡單，有人把這消息洩露了出去。」

高燕菲恍然道：「不錯，我爲甚麼想不到這一點？一定有人把此消息洩露了出去，否則雷霸天怎會知道這件事。」

曾十一道：「若果玉觀音眞的是雷霸天偷去的話，這就比較容易追查。」

高燕菲道：「否則呢？」

「否則的話，就很難查了。」

「爲甚麼？」

「很簡單，今天已六月十二，玉觀音失竊是在六月初二，距今已有十天，偷去玉觀音的人已大有可能離開了太平鎮，所以追查起來比較困難了。」

高燕菲焦急的道：「那怎麼辦？」

曾十一道：「誰偷去玉觀音，現在大家也不知道，但首先我們要查出到底誰把消息洩露出去，這樣查起來就較爲容易得多。」

「話是這樣說，但怎樣查？」

「妳先想一想，到底誰的嫌疑最大？」

高燕菲在沉思。

曾十一又道：「妳說過，保送玉觀音之事，只有你們鏢局少數鏢頭及陳天生知道，是嗎？」

「不錯。」

「既然是這樣，我懷疑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妳們鏢局的人把消息洩露出去，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陳天生。」

「我們鏢局的人不會這樣做。」

「那麼陳天生的嫌疑最大。」

「陳天生爲甚麼要這樣做？」

「理由很簡單，陳天生爲了要騙取中南鏢局的賠償金，所以叫人把玉觀音偷去，到時他不但止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賠償金，還可以繼續擁有玉觀音。」

高燕菲睜大眼睛，叫道：「陳天生眞的會這樣做？」

曾十一道：「這只是推測。」

高燕菲道：「玉觀音被竊，我的頭腦混亂得很，無論如何，曾大哥要替我把玉觀音弄回來。」

曾十一爲了要討好高燕菲，拍了拍胸



王沖也叫道：「不錯，我們幾乎死在他手下，這兩個王八蛋該殺得很。」

曾十一見沙、王兩人在煽風點火，令高燕菲與那青年打得更狠，他恐怕唐、文兩人會死在他們劍下，更知道自己叫了聲「住手」根本不能令他們住手，心中一急，便拿起「龍泉劍」衝到唐、文兩人身前，然後連劍帶鞘的擋格着二人的攻勢，高燕菲見他此擧，微一詫異，邊打邊叫道：「你爲甚麼阻止我？」

曾十一叫道：「老婆，不不不，高姑娘，他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的徒弟，妳不能殺他們。」

高燕菲聽他無意中叫了自己一聲「老婆」，面上一紅，又聽他說「他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的徒弟。」不禁一愕，稍一遲疑，果然停了下來，但那青年仍苦苦不休的想把二人置諸死地，曾十一見他仍不罷休，叫道：「這位仁兄，請先停手再說！」

但那青年仍不停手，見曾十一阻止自己向唐、文下手，竟有點怒意，而且更招招殺着的攻向曾十一，高燕菲見了，知道若果激怒了曾十一可不是玩的，她見曾十一的劍未拔出來之前，便向那青年叫道：「南哥，不要打了。」

那青年對她的說話充耳不聞，一邊與曾十一交手，一邊想趁機撲向唐、文兩人。

曾十一見他仍舊苦纏不休，不禁怒了，大叫道：「你再不停手，我可不客氣了。」

青年邊打邊道：「我殺了他們自然會停手。」

曾十一一邊招架他的凌厲招數，一邊說道：「我兩個徒弟與你有甚麼過節，你非要殺他們不可？」

青年並不答話，還招招狠毒的向他攻去，曾十一也怒了，說聲「烏龜王八蛋」，「錚」的一聲，把「龍泉劍」抽了出來，牙一咬，便使出精湛的劍術向青年殺了上去。

高燕菲見他拔劍，知他已動了眞火，急道：「南哥，你不是他對手，不要打啦！」

青年仍舊不聽，長劍不斷向曾十一攻去，曾十一發火，非同小可，他聽高燕菲稱他爲「南哥」，覺得這稱呼並非普通朋友的稱呼，又見高燕菲語氣對他如此關懷，感覺得此人一定是自己情敵，心中吃醋不已，竟對那青年略有敵意。

高燕菲見他們越打越激烈，她恐怕動了眞火的曾十一會傷害那青年，心中一急，便拔劍而前，希望與曾十一合力把他拿下來再說。

那青年劍術也不差，但與曾十一相比，還是遜了一籌，再打不久，青年果然被曾十一以劍架在頸上制住了。

高燕菲見他被制住，連忙收去他手中長劍，又恐怕曾十一傷害他，也把曾十一的劍架開了。

曾十一見那青年兵器被收，也收劍還鞘，悻悻然的盯着他，道：「你爲甚麼要非殺他們不可？」

高燕菲道：「曾大哥，你不要怪他。」向唐、文兩人一指，道：「要怪就怪他們好了。」

曾十一奇道：「爲甚麼？」

高燕菲道：「他們是你徒弟？」

曾十一道：「不錯，他們脫離了雷霸天後，決定改邪歸正，十日前拜我爲師。」

高燕菲指着那青年，對曾十一道：「你知不知他是誰？」

曾十一道：「他是誰？」

「他就是我的堂兄高南，被雷霸天打至重傷，唐非還砍了他一刀，後來把他踢下山坡，也幸而他大難不死，你說，他該不該找你兩個徒弟報仇？」

曾十一聽了，「哦」了一聲，隨即望着唐、文二人正色道：「唐非，一龍，這是不是眞的？」

二人走到曾十一跟前，面露歉意，接着毫無懼色的道：「師父，這全是事實。」

曾十一望着二人，冷哼一聲，叫道：「你兩個傢伙傷害了高兄，還想把他置諸死地，你們說該如何處罰？」

唐非站在高南面前，挺胸說道：「這位兄弟，當初唐某利慾薰心，受雷霸天指使要把你置諸死地，當唐某決定改邪歸正後，內心也甚難過，既然你大難不死，又含恨在心，那麼唐某今天願意接受兄台的處罰。」說着，從高燕菲手中拿過一柄劍交到高南手中，然後道：「你動手吧！」

高南接過長劍後，一咬牙，便一劍向唐非右胸刺去，曾十一也不阻止，好讓唐非有贖罪機會，唐非更不閃不避，以右胸承受了一劍，一劍刺出，唐非右胸登時噴出一支血柱。

高南把劍從唐非右胸拔出後，第二劍又向唐非心房刺將過去，曾十一見高南這一劍的去勢彷似要把唐非置諸死地不可一般，大吃一驚，連忙擧劍把高南的劍格開，高南一劍被格開後，立時轉移目標，另一劍改爲指向文一龍胸口，但曾十一又飛快把他的劍擋開了。

曾十一擋開高南一劍後，忽然「錚」的一聲又抽出「龍泉劍」，接着向文一龍右胸刺了一劍，文一龍中劍後，一個愕然，但曾十一隨即把劍收回，對高南道：「高兄，我兩個不肖弟子都已得了懲罰，以往一切恩怨，就一筆勾銷吧。」

高南想起他們數人圍攻自己，至令身受重傷，幾乎也性命不保，見他們只各吃一劍，當然一點也不滿意，曾十一見了他的表情，知他甚爲不滿，便道：「高兄，既然他們存心改過，而且對以往的所作所爲已作出後悔，你何不給他們一個自新機會，你這樣做，豈非有點咄咄逼人？」

高南怒道：「你簡直就是在包庇他們。」

高燕菲對曾十一已產生好感，見曾十一之傷已好了，芳心已大慰，正是愛屋及烏，說話也站在曾十一那邊，說道：「南哥，算啦，曾大哥說得對，既然他們已得到了懲罰，又立心改過，你就饒恕他們吧。」

高南遲疑了一會，只好勉强收起長劍，曾十一與高燕菲見了，頓時鬆了口氣。

高燕菲見唐、文二人傷口仍流着血，便道：「你們先料理好傷口再說吧。」

曾十一道：「慢着，先見過兩位伯伯再說。」

膛，說道：「放心，無論如何，我要把玉觀音找回來。」他口中這樣說，實際對自己也沒有信心，但高燕菲聽了，卻對他甚具信心。

唐非插咀道：「師父，弟子在這鎮上認識很多三山五嶽人馬，我可以叫這些人暗中幫忙查一查。」

曾十一道：「好極！」

高燕菲道：「曾大哥，你打算如何着手查這件事？」

曾十一道：「我想現在就去雲來客棧問一問那位掌櫃，以了解一下當時情形。」

高燕菲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

曾十一第一個站起身來，高南與高燕菲也站了起來，而且已行向大門，接着沙剛強與王冲也跟着。

五人已開了門，曾十一回頭見唐非與文一龍仍坐着，便道：「你們也跟着來吧。」

文一龍一怔，道：「我們也要去？」

曾十一道：「不錯！」

唐非道：「師父，你們去雲來客棧查，我們到其他地方去查，兵分兩路豈非更好？」

曾十一正色道：「我是不是你們師父？」

二人同時應道：「是！」

曾十一道：「既然我是你們師父，為甚麼不聽我的說話？」

二人無奈，只好也跟了出去，高氏兄妹覺得他們神色有點不對，以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他們。

一行七人離開了青竹子胡同，不久走到大街上。

# 棄圖尋玉人賍並獲

行了不久，走在前頭的高南向前望去，忽然發出驚愕神色，叫道：「是雷霸天！」

眾人向前望去，果見雷霸天手握長槍帶着三名手持單刀的彪型大漢迎面而來，雷霸天也發覺了高南，神色一怔，指着高南道：「姓高的，原來你未死。」隨即發現了曾十一，登時眼前一亮，叫道：「曾威風？」

高南見了雷霸天，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咬牙，便抽出長劍，正想向雷霸天衝殺上去，高燕菲向他一阻，說道：「南哥，這姓雷的是高手，就由曾大哥應付他，我們對付他的手下吧。」

雷霸天的手下已走在雷霸天身前，大有準備一決生死之勢。

高南大喝一聲，便向前衝殺上去，那六名大漢也發一聲喊迎向高南，當下，高氏兄妹便與六名大漢呼喝連聲的在街上激鬥起來，只把路人嚇得覓路奔逃。

雷霸天目露兇的盯着面前的曾十一。

曾十一見了雷霸天一行人，當然知道，就是高南不動手，雷霸天為了那張藏寶圖也一定會動手的。當下曾十一把不懂武功的沙剛強與王冲推到一旁，然後「錚」的一聲，把龍泉劍拔了出來。

雷霸天見他抽出利劍，連忙提槍戒備着，他知道曾十一也有相當武功，所以也不敢貿然進招，實行謀定而後動。

雷霸天抖了抖長槍，目光投向唐非與文一龍，狠狠的道：「唐非、文一龍，你兩個傢伙竟然倒戈相向？」

唐非哼了一聲，道：「雷霸天，你這人毫無義氣，貪生怕死，你那有資格做我們的老大？」

唐非言下之意彷似說：曾十一才有資格做我們的老大，雷霸天聽了，面色甚是難看。

曾十一在唐、文二人身邊輕聲道：「你兩人身上有傷，你們站在一旁，讓我來收拾他。」

唐、文兩人說道：「是，師父！」便站在一旁。

曾十一知道，雷霸天為了那張藏寶圖一定會向自己相纏，就算向他交出藏寶圖，他也不會放過自己，因為他曾敗在自己手下，而且兩名手下又已倒戈相向；所以他不能不把雷霸天除去。

曾十一狠狠的盯着雷霸天，此時，面色一寒，發一聲喊，便向雷霸天殺了上去。

雷霸天見他一劍當胸攻來，長槍一抖，先把曾十一的劍盪開，然後向他攻出一槍，曾十一身形疾閃，欺到雷霸天身後，反手一劍刺向雷霸天後心，雷霸天頭也不回，長槍向後一撥，挑開曾十一的劍，曾十一變招奇快，龍泉劍朝他腰際掃了過去，雷霸天微一錯步，先閃開曾十一的攻勢，接着一個轉身，長槍橫裡掃將過來，曾十一連忙以左手橋手格開，同時右手利劍連攻出六劍，雷霸天迴槍把他的攻勢化開。

曾十一所學武功相當雜，無論各門各派的武術都略懂一二，而兵器之中，他所愛刀法與劍術，在這兩門兵器也曾下過一番苦功，所以他的劍術也絕不含糊，這也可以說他頭腦聰明才能練得一身好劍術。

曾十一的招數被雷霸天一一化開後，又攻出三招，然後身形驀地跳起，雷霸天化開他三招後，萬料不到他突然騰空躍起，向曾十一望去，只見頭頂劍花飛舞，銀光閃動，曾十一已從頭頂狂攻而至，雷霸天只感到劍光撩亂，微微一驚，便向旁跳了過去，曾十一見他從旁跳開，身形一轉，直逼雷霸天，雷霸天立定馬步，長槍耍得如車輪轉動一般迎向曾十一，曾十一便一招「雪花滿天」，一輪快攻把雷霸天長槍震開，尋個空隙，便向他連攻十劍，雷霸天抵擋不住，衣衫登時被割得片片碎，也幸而他身手也不慢，所以沒有受傷，但已顯得有點狼狽。

此時曾十一在半空中落回地上，對雷霸天毫不放鬆，大喝一聲，又向他殺了上去，雷霸天再耍着長槍，防守着曾十一的快攻，曾十一一輪快攻擾亂他的陣脚，忽然閃到雷霸天身後，雷霸天知他從後攻來，一記回馬槍攻向曾十一，曾十一疾步中以手格開，同時飛快踢出一脚，雷霸天長槍被格開，來不及回身，背後便中了曾十一重重一脚，曾十一一脚得手，馬步一進，手中利劍直逼雷霸天，雷霸天中了一脚後，站立不穩，他知道曾十一必定乘勝追擊，忙在地上一滾，也幸而他身法不慢，否則背心就會吃上一劍。



雷霸天一滾之下，避了曾十一的追擊，立時彈起身來，見曾十一已然殺到，不慌不忙，雙手握槍便向曾十一衝了過去。

兩件兵器又發出一陣扣人心弦的碰撞聲。

話分兩頭，高氏兄妹對付六名大漢，也鬥得甚是激烈，鬥了不久，兄妹兩人知道這六人武功都甚平凡，二人同時想着，要儘快把此六人殺掉，然後與曾十一合力對付雷霸天。

這六名大漢已被兩人逼得喘不過氣來，也明白到要殺高氏兄妹不是易事，其中一人在激烈鬥中忽然退了下來，望了望雷霸天與曾十一鬥得難分難解，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沙剛強與王冲，沙王二人被他一望，心中不禁一震，那大漢見沙、王兩人似乎甚是驚怕，忽然腦筋一動，便向沙、王兩人衝了過去，唐非與文一龍見那大漢忽然快步衝向沙王兩人，知他欲對沙、王兩人不利，也向那大漢衝了過去，但那大漢所站之處較接近沙、王二人，唐非與文一龍鞭長莫及，那大漢已衝到沙、王二人面前，沙、王大吃一驚，便分頭閃開，大漢便向沙剛強追去，沙剛強走避不及，大漢已一刀架在他頸上，只把沙剛強嚇得身子直震。

大漢把沙剛強制住後，唐非與文一龍方才衝到，那大漢見了唐、文二人欲想營救沙剛強，忙以左手扼着沙剛強的咽喉，手中單刀也架在他頸後，向唐、文二人作出警告道：「你們再行前一步，我就把這矮個子一刀殺掉。」

沙剛強更加害怕了，忙道：「你們不要過來。」

唐非與文一龍投鼠忌器之下，只好停了下來，眼光怨毒的望着那大漢。

那大漢此時忽然伸手在沙剛強身上搜查起來，搜了一會，果然搜出了那張藏寶圖，心頭一喜，便向打鬥中的一眾人朗聲叫道：「你們別再打啦！」

高氏兄妹在激鬥中已看見那大漢制住了沙剛強，只是來不及營救，現在聽那大漢大叫一聲，便停了下來。

曾十一與雷霸天劇鬥一輪後，此時已微佔上風，但根本不知沙剛強已受制於人，雖聽那大漢大叫一聲，但見自己佔了上風，也不理會，只向雷霸天狂攻。

大漢見曾十一並不停手，又大叫道：「曾威風，你若不停手，我就會把你的朋友殺了！」

沙剛強大吃一驚，連忙叫道：「十一，你這狂小子，快停手！」

曾十一在快攻中，聽那大漢大叫一聲，又聽沙剛強叫自己停手，向雷霸天攻出三劍後，便向旁跳了開去，然後朝沙剛強一望，只見沙剛強被人用一把明晃晃的利刀架在頸上，登時吃了一驚，暗叫不妙，心想：「這傢伙眞累事。」

雷霸天見手下制住了沙剛強，心中一喜，便快步衝到沙剛強面前，然後以鋒利的槍頭對準沙剛強咽喉，望着曾十一道：「姓曾的，快把藏寶圖交出來，否則我把他殺了。」

沙剛強見兩樣鋒利的兵器要脅着自己性命，嚇得腿也軟了。

曾十一恨得咬牙切齒。

那大漢拿着在沙剛強身上搜得的藏寶圖交給雷霸天道：「老大，藏寶圖在此。」

雷霸天忙在他手中取過藏寶圖，打開一看，果然是一張藏寶圖，大喜過望，忍不住道：「藏寶圖，果然是藏寶圖，我找得你好苦。」

曾十一見那張藏寶圖已落在雷霸天手上，想着那張藏寶圖反正是假的，就由他拿去吧，便對雷霸天道：「藏寶圖你已得到了，快把他放了。」

雷霸天道：「放心，我目的只在那張藏寶圖，我不會傷害他的。」

曾十一見他仍不放人，又叫道：「既然你目的已達，為什麼仍不放人？」

雷霸天道：「我的目的只是求財，既然藏寶圖我已得到手，已是萬事俱休，只要到了安全地方，我自然要把你的朋友放了。」

曾十一明白雷霸天恐怕自己不會就此罷休，因而以沙剛強的性命作為要脅，以掩護自己能安全離開。

他見沙剛強落在他們手上，恐怕沙剛強會遭傷害，心中又急又怒，咬牙切齒的道：「雷霸天，你若果傷害他半根毫毛，我曾十一今生今世絕不會放過你，無論你去到天涯海角，我誓要找你算帳。」

雷霸天已得到了藏寶圖，又把沙剛強一條性命操縱在手上，此時已風騷得要命，見曾十一異常憤怒，便發出勝利的笑容道：「烏龜王八蛋生氣了。」

這句說話是曾十一第一次打敗雷霸天時向雷霸天說的，今天竟然以此回敬自己，心中怒極，正想向他衝過去，但見了沙剛強受制於他們，登時不敢莽動，但全身已怒得震騰騰起來。

雷霸天又以譏諷的口吻笑道：「曾威風，你自稱『威震四方』，又口口聲聲稱自己為大俠，你的威風那裡去了？」

曾十一氣得渾身發抖，彷似隨時都會爆炸一樣，雷霸天又道：「你自稱『威震四方』，你這小子有點瘋狂，依我看來，你的外號應叫『狂俠』才對。」

雷霸天其中一名手下笑道：「不錯，『狂俠』這外號最適合你，而且亦甚好聽。」

雷霸天見他憤怒到了極點，心中也害怕他為了那張藏寶圖而不顧沙剛強性命，到時就大大不妙，所以在曾十一還未發作之前，也不敢再說下去，當下向手下們喝聲「走」，便挾持着沙剛強向另一邊走去。

高南見他離開，想起他曾把自己打至重傷，幾乎就此一命嗚呼，心中仇恨極深，便向前追了上去。曾十一見他想動手，忙一手把他拉着道：「別輕舉妄動。」

高南滿面仇恨，道：「這傢伙一走，也不知何時才找到他，而且他大有可能就是偷去玉觀音的人。」

曾十一滿面無奈之色，道：「但沙剛強的性命操縱在他手上，豈能胡來？」

高南無奈，只好目送雷霸天一行人在街角消失。

* * *

雷霸天一行人在街上行了一會，此時，有一名身材高大的大漢帶着四人迎面向他們而來。

只見那大漢手握一柄鬼頭刀，面容甚是兇惡，一看便知絕不是善男信女之輩，跟在他身後的四名大漢向雷霸天迎面而行，見了雷霸天後，忽然站定了腳步，而且用冷峻的眼神盯着雷霸天。

雷霸天見了那大漢停在自己面前，神色一愕，也停了下來，瞪了那大漢一眼，接着雙眉一揚，冷聲道：「方震西？」

那叫方震西的高大漢子以充滿敵意的眼光望着雷霸天，沉着臉道：「不錯！」

雷霸天正想說話，但瞥眼一看，發覺在方震西身後的四名大漢，其中兩人竟是自己昔日的手下，不禁一怒，叫道：「是你們？」

那兩人，原來就是在魔鬼崖時，曾十一與高燕菲向雷霸天偷襲，被曾十一從後以刀柄打暈的人，後來雷霸天被曾十一胡吹大氣一輪之下嚇跑了，對那兩人的生死毫不放在心上，所以那兩人覺得雷霸天毫無義氣，同樣覺得雷霸天貪生怕死，因而步唐非與文一龍的後塵脫離了雷霸天，所不同的，唐非與文一龍棄暗投明，決心改邪歸正，還拜了曾十一爲師，而那兩人則轉而投向方震西，繼續其邪魔外道的生涯。

那兩人聽雷霸天說了，其中一人道：「不錯是我們，你這傢伙毫無仁義，所以我們決定投向方大哥，即是說，我們要與你爲敵。」

雷霸天大怒，但沒有發作出來，望着方震西道：「方震西，你攔住我們去路算是什麼意思？」

方震西冷哼一聲，道：「剛才你從曾威風一行人身上奪去那張藏寶圖，被我看見了，所以故意繞了一條街在這裡等你。」

雷霸天恨恨的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把藏寶圖交給你？」

方震西道：「算你聰明！」

雷霸天在鼻子噴出了一口氣，說道：「造你媽的春秋大夢！」

方震西面罩嚴霜，向手下一揮手，冷呼一聲：「上」，便與四名手下向雷霸天一行人殺了上去，刹那間，兩幫人馬又在街道中央大打出手，一時間，街上行人被嚇得鷄飛狗走。

沙剛强本來由一名大漢挾持着，雙方打了一會，那挾着沙剛强的大漢也按捺不住，放開沙剛强，便提刀加入戰圈，沙剛强雖得脫身，但看了那斷殺場面，雙腿早已嚇得軟了。他恐防殃及池魚，便只好閉起雙眼，雙手掩着耳朵，藏身在牆角，一動也不敢動的瑟縮在一旁。

* * *

曾十一雖見沙剛强被雷霸天挾着而去，內心雖然担心，但他深信雷霸天絕對不會傷害沙剛强，因他看得出，雷霸天對自己也甚忌憚，所以也放下了心，當下也不理許多，還是設法儘早找回玉觀音再說。

曾十一本來想到雲來客棧去問那掌櫃拿點線索的，但想着還是先到永隆客棧去走二趟，衆人都不明他因何到永隆客棧去，因他是衆人的馬首是瞻，衆人也不問因由，便跟着他到永隆客棧去。

永隆客棧就是曾十一初到太平鎮時，與雷霸天初次發生衝突那家客棧。

曾十一帶領着五人到永隆客棧，那位掌櫃以爲有客臨門，便向五人哈腰道：「幾位客官，是來投店還是打尖？」

曾十一對那掌櫃道：「我們不是投店，也不是來打尖。」

掌櫃的面色立時變了，變得有點難看。

曾十一見他似有點不高興，便在懷中摸出一些碎銀放在櫃枱上，然後道：「我們只是問你一些問題。」

掌櫃的面上頓時堆滿笑容，老實不客氣的先將那些碎銀收了，才道：「有什麼事，客官只管問好了。」

曾十一道：「這裡有沒有一個名叫高燕菲的女客住在這裡？」

曾十一當然知道高燕菲並不是住在這間客棧，以前也沒有入住過，他這樣問只是喚起掌櫃的記憶，那掌櫃聽他說了，果然答道：「沒有！」

曾十一道：「你連住客登記名册也不翻查一下，怎知道沒有？」

掌櫃的道：「因爲大概十天前，也有一個年輕人來問過了，當時我已查過，確是沒有這個女客。」

曾十一微一動容，道：「十天前？」

掌櫃道：「不錯，十天前的確有人問我同一個問題？」

高南插嘴問道：「當時那人甚麼年紀？什麼身材？什麼樣貌？有什麼特徵？」

掌櫃想了想，道：「那人大概廿五六歲年紀，膚色很白，樣貌和身材都很普通，他最大的特徵就是左眼角下有一粒黑痣。」

曾十一聽他說了，覺得這是一條很寶貴的線索，連忙問道：「他後來怎樣？」

掌櫃道：「他問完我之後，說聲謝謝便走了。」

曾十一對掌櫃的問話已告一段落，於是便離開了永隆客棧。

甫一離開客棧門口，高燕菲便問道：「曾大哥，你認爲怎樣？」

曾十一道：「這証明了一件事情。」

高氏兄妹同聲道：「証明了什麼？」

曾十一道：「証明了那個竊賊根本不知高姑娘住在何處，因而到處打探，而那個面上有黑痣的大有可能就是竊賊。」

高燕菲道：「現在應該怎樣做？」

唐非插嘴道：「師父，既然有了竊賊的特徵，查起來就比較容易，我和一龍可以幫忙查探一下。」

曾十一道：「現在先去雲來客棧去，問一問那位掌櫃，以証明一下到永隆客棧去查高姑娘住處的人是否在雲來客棧出現同一人。」

高南道：「燕菲說過在雲來客棧查她住處的人都是普通身材樣貌的年輕人，我想必定是同一人了。」

曾十一對高燕菲道：「雲來客棧那位掌櫃有沒有說那人同樣面上有一粒黑痣？」

「沒有？」

「那麼我們再向那掌櫃問過清楚。」

六人便到雲來客棧去。

那位掌櫃的見了曾十一，已認得他，於是曾十一便以同一問題向那位掌櫃查問



，所得結果，果然與永隆客棧的掌櫃所說的都相同，同樣的說那人身材樣貌都很普通，同樣的說左眼角下有一粒黑痣。

曾十一已肯定到兩家客棧去查問高燕菲住處的都是同一人。

衆人離開永隆客棧後，曾十一一邊行，一邊在沉思，高燕菲見他想得入了神，也不打斷他的思路，過了一會才道：「你覺得這件事怎樣？」

曾十一並不回答，只道：「大家先到青竹子胡同一龍家去吧。」

高燕菲道：「一邊等沙老豬回來，一邊商量一下？」

曾十一道：「不錯！」

不久，衆人回到青竹子胡同文家，大家相繼坐下來後，高燕菲忍不住道：「曾大哥，你打算如何追查下去？」

曾十一道：「我懷疑那個竊賊就是陳天生指使的，所以我打算大夥兒明天一早就起程到漢水鎮去查一查。」

高燕菲道：「陳天生眞的會這樣做？」

「極有可能。」

「既然陳天生能做出這等事，相信已作出了種種的安排，查起來豈非很困難？」

「妳放心，我有把握能查出誰偷去玉觀音。」

高燕菲見他滿懷信心，也芳心大慰起來。

曾十一又道：「妳和高兄住在那間客棧？」

高燕菲道：「我和南哥還有你兩個朋友都住在別有天客棧。」

曾十一道：「那麼妳和高兄及阿鶴現在先回去別有天，待沙老豬回來了，我才去找你們，然後準備一切，明天一早大家就到漢水鎮去。」

高燕菲先站起身來，道：「那我們現在先走，沙剛强回來了你即刻來找我們。」說完便與王冲及高南離開文家。

文家只剩下曾十一、文一龍及唐非三人，三人傾談了一會，此時大門响起急速的拍門聲，唐非文一龍微微一驚，望着曾十一，曾十一微笑道：「一定是沙伯伯回來了，一龍，快開門。」

文一龍便上前把門開了，門開處，果見沙剛强氣急敗壞的走了進來。

曾十一見了，忙道：「沙老豬，雷霸天有沒有傷害你？」

沙剛强只在喘氣，說不出話來，曾十一便叫他坐下，道：「你先歇一歇才說吧。」

沙剛强喘氣過後才道：「剛才雷霸天那傢伙挾持着我在街上走了一會，後來碰上一個叫方震西的人，那個方震西叫雷霸天交出藏寶圖，雷霸天不答應，所以大家便打起上來，當時我害怕得也不敢走，後來我見了雷霸天的手下被方震西殺了兩人，而方震西的手下也被雷霸天殺了一個，我見他們越打越遠，才敢回來的。」

曾十一聽了，望着唐非與文一龍道：「方震西是什麼人？」

唐非道：「那個方震西也不是好惹的，也有很多手下跟隨着他，專門做一些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勾當。」

曾十一冷笑道：「雷霸天，你終於也碰上對手了。」

文一龍道：「方震西與雷霸天本來河水不犯井水，想不到王伯伯造了那張假藏寶圖會令他們互相殘殺。」

唐非道：「這兩幫人馬一碰頭便互有死傷，相信日後陸續還有仇殺的事件出現，江湖上想平靜一下也難了。」

曾十一道：「他們互相殘殺是他們的事；就讓他們自己解決好了，反正江湖上的紛爭從來未平靜過，也懶得去理他。」

唐非道：「師父說得對。」

曾十一望着沙剛强道：「沙老豬，你既然知道了那張藏寶圖是假的，爲什麼仍一直帶在身上？」

沙剛强道：「高姑娘說雷霸天苦纏着我們，目的只爲那張藏寶圖，所以她叫我保存着，若果再碰上雷霸天的話，就交給他，以免他對我們苦苦相纏，所以我一直帶在身上。」

文一龍道：「師父，若果雷霸天知道那張藏寶圖是假的，他一定會找我們算賬的，我們如何應付？」

曾十一道：「這是日後的問題，日後才作打算。」

沙剛强插咀道：「高姑娘和阿鶴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曾十一道：「他們已回去別有天客棧，你現在也去與他們會合吧，免他們掛心，我稍後才去找他們。」

* * *

當晚，曾十一也住在別有天客棧，而唐非與文一龍則住在文家，他們一共七人已打算明天一早到漢水鎮去偵查玉觀音下落。

第二天一早，曾十一，高氏兄妹，沙剛强及王冲已起了床，而且已收拾好了簡便行裝，只要等唐非與文一龍來到，就可以動身起行到漢水鎮去了。

五人離開房間後，便到客棧的酒樓用早點，一邊吃一邊等唐非與文一龍前來會合。

衆人等了半個時辰有多，早點也吃完了，但仍不見唐非與文一龍的影踪，高南已不耐煩起來了，說道：「曾兄，你兩個徒弟怎麼搞的，怎地到現在還不來？」

曾十一道：「他們最聽我的說話，相信不會不來的。」

高燕菲向門外望去，見已日上三竿也道：「但他們爲什麼仍不來？」

曾十一道：「再等一會吧。」

沙剛强插咀道：「十一，我覺得你兩個所謂徒弟有點不對勁。」

王冲也道：「我也有這個感覺。」

高燕菲道：「曾大哥，你兩個徒弟爲人怎樣你也不太清楚，你不應太信任他們。」

曾十一聽了，內心也對唐非與文一龍起了疑心，想了想，對沙、王二人道：「阿鶴，沙老豬，你們現在到文家去，叫他們快點來這裡。」

兩人便站起身來，王冲道：「你們在這裡等着，我們立刻去找他們。」說完便行出客棧。

曾十一與高氏兄妹坐在酒樓等着，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三人都有點不耐煩了，此時才見王冲與沙剛强走了回來，卻不見

唐非與文一龍兩人。

曾十一見他們回來，忙問道：「我兩個徒弟呢？」

王沖道：「你兩個徒弟果然有點不對勁，我們去到青竹子胡同，只見文一龍的家大門用一把大鎖鎖着，我們拍了很久門也無人回應。

曾十一叫道：「是眞的？」

沙剛强道：「你不信，你可以親自去走一趟。」

高燕菲神色緊張的道：「他們知道我們今早要起程到漢水鎭後，竟然在這當兒失了踪，看來有點古怪。」

高南道：「他們會不會就是偸玉觀音的人？」

曾十一歎口氣道：「我眞的太信任他們了。」

王沖對高南道：「你說他們就是偸玉觀音的人？」

高南道：「若果不是的話，爲什麼在我們查玉觀音下落的時候無故失踪？」

王沖道：「但永隆客棧和雲來客棧的掌櫃說查問高姑娘住處的人並不是他們。」

高南道：「他們當然不會親自去查，而是叫人去查。」

曾十一道：「你的意思是說，那面上有痣的人是他們的同黨？」

高南道：「一定是了。」

高燕菲望着曾十一道：「曾大哥，現在該怎樣做？」

曾十一喃喃的道：「玉觀音失竊是在六月初二，今天已是六月十三……。」

高南道：「這又怎樣？」

曾十一道：「若果玉觀音眞是他們偸去的話，爲什麼要等到十一天之後才離開太平鎭？」

沒有人答得上來。

過了一會，高南才道：「他們可能以爲我們懷疑他們，怕我們查了出來，所以才遠走高飛。」

曾十一道：「但六月初二那日，我被雷霸天打至重傷，後來雷霸天想對我不利，而他們卻救了我，他們爲什麼要救我？又爲什麼要拜我爲師？又爲什麼把龍泉寶劍送給我？」

高燕菲道：「很簡單，他們之所以要救你，完全是爲了要得到那張藏寶圖，拜你爲師只是方便接近你的藉口，至於文一龍把他父親的遺物龍泉劍送給你，只是博取你對他的信心，但那張藏寶圖昨天已被雷霸天奪去了，他們覺得跟着你已得不到好處，所以帶着玉觀音一走了之。」

曾十一道：「妳這推測也有道理。」

高南道：「若果唐非和文一龍是陳天生指使去偸玉觀音的話，他們大有可能已起程去了漢水鎭，我們大可以從後追上去。」

高燕菲忙道：「不錯，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追上去。」

曾十一道：「事到如今，追也沒有用。」

高燕菲道：「爲什麼？」

曾十一道：「妳想想，若果他們眞的已去了漢水鎭的話，也一樣會料到我們會從後趕上去的，說不定，他們昨夜已星夜起程了，我們怎追得上？」

高南道：「難道任由他們逍遙法外？」

曾十一道：「他們未必已去了漢水鎭，也未必是受陳天生指使偸玉觀音的。」

高燕菲道：「你爲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曾十一道：「既然妳保送玉觀音的事雷霸天已知道了，當時唐非與文一龍還是雷霸天的手下，他們當然也會知道，所以他們根本無需受陳天生指使，大可以獨自行事，得手後把玉觀音拿去變賣豈非更好？」

高燕菲道：「天地這麼大，我們如何才能找到他們下落？」

曾十一道：「以我的推測，他們一定仍留在此鎭上。」

高燕菲道：「他們爲什麼仍留下來？」

曾十一道：「他們以爲我們必定會追上漢水鎭去找他們，所以認爲留在這裡就最安全。」

高南道：「對了，我們就暫且留下來，然後大家分頭去找他們。」

曾十一道：「我們不能分頭去找他們，這樣做會打草驚蛇，我自有安排。」

高燕菲道：「怎樣安排？」

曾十一道：「假設他們眞的仍留在太平鎭的話，他們一定以爲我們已去了漢水鎭，照我所料，他們不出三天就會重回青竹子胡同，所以我們最好在青竹子胡同暗中監視，只要他們出現，就把他們擒下來。」

高南道：「就由我負責監視吧。」

曾十一道：「不可！」

「爲什麼？」

「因爲他們曾把你打傷過，你對他們的仇恨很深，你這人性格比我還要衝動，我怕你見了他們後，不顧一切的找他們算賬，到時就會誤了大事。」

高南道：「你對我沒有信心？」

曾十一微笑道：「沒有。」

高南無奈，道：「你打算找誰去監視他們？」

曾十一望着沙剛强與王沖，兩人睁大眼睛，同時叫道：「我？」

曾十一微笑點頭道：「不錯，是你們，這工作最適合你們。」

王沖道：「你叫我們怎樣去監視他們？」

曾十一道：「很簡單，你們只要化個粧，然後每天在青竹子胡同口暗中監視，只要見了唐非與文一龍出現，沙剛强就繼續留在現場監視着，王沖第一時間回來別有天報告，我們就會趕去拿人。」

* * *

中午時份，曾十一替沙剛强與王沖兩人化了粧，沙剛强由於身材又矮又胖，認爲最適宜化粧成一個老婦人，而王沖則又高又瘦，曾十一便替他化成一個老伯伯的樣子，然後便叫二人到青竹子胡同口去暗中監視唐非與文一龍的出現。

由於青竹子胡同盡處並無出入口，任何人出入都要經同一條路，所以沙、王兩人只要在入口處等着就可以了。

兩人各搬了一塊大石坐在胡同的入口處，這樣等呀等的，只過了一個時辰左右，已開始感到不耐煩起來，沙剛强已忍受



不住，說道：「十一這狂小子出的鬼主意，可把我們害得慘了，現在才開始，也不知那兩個傢伙什麼時候才出現。」

王沖也道：「十一這小子分明在戲弄我們，叫我們化了這個粧，又穿着殘舊的衣服在這裡乾等，眞他媽的。」

沙剛强道：「我有一個提議。」

「什麼提議？」

「我們既然等得不耐煩，何不偸偸溜走？」

王沖詭秘一笑，道：「不錯，我們洗去面上的化粧，去玩過痛快，然後回去告訴他，明天又再等過，但我們又溜了，豈非妙事？」

沙剛强有點爲難的道：「但十一知道了怎辦？」

王沖道：「你不說我不說，他怎會知道？難道眞的在這裡乾等，而且唐非與文一龍也未必會回來的。」

沙剛强道：「不錯，我們在這裡乾等，簡直就在浪費寶貴的時間。」

二人商量過後，決定去玩過痛快再說，他們正想站起身來之際，此時，有一中年婦人行到他們面前，那婦人見了沙、王這兩個「老人」坐在石上，搖了搖頭，嘆息一聲，道：「這兩夫婦眞可憐，年紀這麼老了，還要出來行乞渡日。」隨即把一些碎銀拋在他們面前，然後轉身走了。

沙、王兩人一愕，同時道：「她當我們是乞丐？」二人相視一笑，同聲道：「財路，這是一條財路。」

不久，又有人在他們面前拋下一些銅錢，二人見了，簡直開心得不得了，再也不想去玩過痛快了。

兩人一直坐至黃昏時份，文一龍與唐非並沒有出現，但兩人卻乞了不少錢。

如是者，兩人在青竹子胡同口坐了三天，這三天來，他們都很愉快，因爲人人行過他們面前都以爲他們是乞丐，更有不少樂善好施的人寄以同情，紛紛向他們施捨，而他們二人也就一天比一天扮得可憐，而收入就也一天比一天豐厚，三天下來，他們的「入息」竟比尋常人工作一個月的工錢還要高。

沙剛强不禁笑道：「原來做乞丐的入息如此好的。」

王沖詭秘一笑，「道：「也難怪這世上的乞丐如此多。」

沙剛强道：「我打算日後以行乞爲業。」

王沖又一笑道：「最好我們一起繼續扮成年老的夫婦，一路合作下去。」

沙剛强咧開大咀一笑，道：「尋寶的美夢已破了，相信只有行乞爲業才能發達。」

王沖正想說話，忽然發覺有兩個熟悉的身形在自己面前行過，抬頭一看，那兩人不是唐非與文一龍是誰？

只見唐、文兩人向青竹子胡同行了進去，沙、王二人見了，眼前一亮，王沖忙道：「沙老豬，你監視着他們，我去通知十一。」

沙剛强道：「快去！」

王沖便快步離開了青竹子胡同，沙剛强則繼續監視着二人，此時他看見唐非與文一龍行到文一龍的居處門前停了下來，接着文一龍在身上拿出鑰匙把大門開了，然後二人便走進屋內。

王沖一路向別有天客棧快步奔馳着，街上的人見了一個路人竟然走得如此快，有人發出驚訝神色，叫道：「這位老人家竟然跑得如此快，眞難得。」

有人應道：「這叫老當益壯。」

又有人道：「他一定是位武林高手，輕功蓋世……。」

王沖已走到別有天客棧門前，然後登上二樓，來到曾十一房門前時，便猛力拍門。

曾十一與高南在房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早已悶得發慌，現在聽了急速拍門聲，已知道有消息了，曾十一忙把房門開了，果然見了王沖，連忙問道：「怎麼了？」

王沖喘了喘氣，道：「唐非與文一龍果然返回青竹子胡同，你們快去拿人。」

高南一喜，道：「是眞的？」

王沖道：「我親眼看見了，爲什麼不眞？」

曾十一忙拿起龍泉劍，高南也緊握長劍的走出房外。

三人來到高燕菲獨住的房間，曾十一拍門叫道：「高姑娘開門。」

高燕菲把門開了，忙問道：「什麼事？」

曾十一道：「沙剛强和王沖發現了唐非和文一龍。」

高燕菲聞言，心中一喜，接着情緒高漲的道：「是眞的？」

曾十一道：「是眞的，我們快趕去抓着他們。」

四人便快步向青竹子胡同趕去，當來到胡同的入口處時，沙剛强仍在等着，他一見了四人，便神色緊張的道：「剛才我親眼看見一個大概廿五六歲年紀，身材普通，左眼角下有一粒黑痣的人。」

高燕菲張口叫道：「就是那個竊賊？」

曾十一已緊張起來，道：「那竊賊在什麼地方？」

沙剛强道：「他走進了文一龍的家裡，現在還沒有出來。」

高燕菲聽了，銀牙一咬，拔出長劍便走進胡同，曾十一與高南也跟了上去。沙剛强知道他們又有一番打鬥了，所以不敢跟進去。

高燕菲第一個走到文家門前，文家的大門關上了，高燕菲嬌喝一聲，擧脚便踢向那度門，這一脚力度不小，那度門登時被踢開了，高燕菲便握劍衝了進去，曾十一與高南也相繼進入屋內。

高燕菲一進入屋內後，第一眼看見唐非與文一龍滿身鮮血的躺在地上，接着果然看見一個人站在兩人身旁，手上正握着一柄染滿鮮血的刀，唐非與文一龍顯然是這人殺的。

這人見有人衝門走進來，驀地回頭，這一回頭，剛巧與高燕菲打個照面，高燕菲朝他樣貌一看，那人左眼角下果然有一粒黑痣，高燕菲知他就是偸玉觀音的人，勃然大怒，一劍便向那人攻過去，那人頭一低，避了一劍，隨即衝到天井，接着一縱身便躍上天井的瓦面，曾十一與高南連看也沒有看清楚那人面貌，便被他逃了。

高燕菲見對方跳上天井瓦面，奈何自己輕功有限，只好衝出大門口，希望把對方截住，曾十一正想追出去，但見了唐非與文一龍躺在血泊之中，忙對高南道：「你和高姑娘去追兇手，我看着他們。」

高南與高燕菲追出大門外，快步走出胡同之後，兩人便分頭追截。

兩人在街上追了一回，根本不見對方影踪，只好萬分失望的折了回頭，然後雙雙走進文一龍的家中。

二人進入屋後，只見曾十一坐在一旁，曾十一見了他們，已知道給兇手逃脫了。

高燕菲行到曾十一面前，望了望躺在血泊中的唐非與文一龍，問道：「他們怎樣了？」

曾十一嘆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我們遲來了一步。」

高南道：「他們已死了？」

曾十一道：「不錯！」

高燕菲道：「殺他們的人左眼角下果然有一粒黑痣，膚色又很白，身材和年紀都與雲來客棧及永隆客棧的掌櫃形容的都一模一樣。」

高南道：「兇手爲什麼要殺他們？」

曾十一道：「我們快離開這裡，不然公差來了就麻煩。」

* * *

衆人回到別有天客棧後，難免對這件事諸多猜測起來。

高燕菲見被兇手走脫了，心中不憤。

曾十一坐在一旁沉思。

高燕菲走到曾十一面前，說道：「唐非與文一龍被人殺了，兇手又逃脫，要找回玉觀音的機會很微了。」

曾十一聽她說得語氣有點絕望，說道：「要破這件案，現在還有最後一個機會。」

高氏兄妹同聲道：「什麼機會？」

曾十一道：「只要找到雷霸天，就有機會水落石出。」

高燕菲道：「爲什麼？」

曾十一道：「唐非與文一龍被殺，表面上內情複雜，雷霸天對這件事可能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們只要抓到了雷霸天，才有機會抓到那個竊賊，而玉觀音才有機會弄回來。」

高燕菲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曾十一道：「我心中所想的，因爲還沒有証實，所以不方便說出來，總之只要抓到雷霸天，玉觀音就可以弄回來。」

高燕菲道：「但你到那裡去找雷霸天？」

「我不用去找他，他自然會到處去找我，只要我走到街上去，總會碰上他的。」

高燕菲奇道：「雷霸天爲什麼要到處找你？」

「爲了那張藏寶圖。」

「藏寶圖他不是已得到了，爲什麼還要找你？」

「就因爲藏寶圖他已得到了，所以他非找我不可。」

「我不明白。」

「他要找我算賬。」

「我更加不明白。」

曾十一道：「雷霸天爲了那張藏寶圖，已經和方震西結下了深仇大恨，而這張『青龍寶藏圖』，他們終歸會知道是假的，當雷霸天知道了藏寶圖是假的之後，就會想起，萬般事端皆由我弄出來的，新仇舊恨加在一起，妳說這個心胸狹窄的人會不曾千方百計找我算賬？」

高燕菲道：「你打算怎樣對付他？」

「對付這種人只有用武力，他武功不及我，要抓他根本不難。」

「要對付雷霸天一個人當然不難，但他有很多手下。」

「這些膿包更加易應付。」

「你打算怎樣去找雷霸天？」

「他在找我，我也在找他，所以我打算明天開始就到街上去碰他。」

在一旁的沙剛强聽了，插咀道：「要不要我和阿鶴跟着你？」

曾十一瞪着他們，苦笑一下，道：「你兩個傢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跟着我只有累事。」

沙、王二人一笑，道：「不用我們跟着你最好。」

* * *

第二天一早，曾十一醒轉過來，甫一起床，便看見沙剛强與王冲化了一對年老男女的粧，感到奇怪，便道：「你們還化着這個粧幹什麼？」

王冲忙道：「沒有什麼。」便與沙剛强行出房外。

原來沙王、兩人見前幾天被人當是乞丐，入息相當豐厚，於是便繼續扮其乞丐。

曾十一不明白他們到底攪什麼鬼，也不理會，當下梳洗過後，便開始獨個兒走在街上漫無目的到處溜躂，就是希望能夠碰上雷霸天，忍不住心中嘀咕，心想：「眞他媽的，雷霸天這傢伙，一心要找他，卻找極也找不到，不想碰上他，卻偏偏碰上了，這是什麼道理？」

中午過後，他已在鎮上各大街小巷來回穿插了不知多少遍，仍舊不見雷霸天影踪，此時來到一間酒樓門前，他聞到陣陣肉香後，方才醒覺原來自己由早上到現在仍未吃過一點東西下肚，而此時才知自己原來已腹如雷鳴，便走進了酒樓用過飯後再說了。

曾十一在酒樓用完飯後，行出酒樓，在街上行了一會，向前望去，見有兩個老人席地而坐，而此時更見街上行人向這對男女老人拋下銅錢，曾十一再看一會，忍不住笑起上來，心想：「這兩個傢伙爲了錢竟然甚麼主意也想得出來。」

他見了這兩個老人的化粧與衣着，已認得他們就是沙剛强與王冲，於是向二人行了過去。

沙、王二人垂下頭來，樣子扮得十分可憐，曾十一已站在他們面前，但他們仍不知，沙剛强更沙啞着聲音，以乞求的語氣道：「各位大爺、小姐、大姑、大嬸，可憐一下我們這一對年老無依的老夫婦，施捨個發財錢吧。」

曾十一蹲下來，望着他們，笑道：「你兩個傢伙的戲做得不錯，當心做慣乞兒懶做官啊！」

二人抬頭向他一望，見了曾十一，先



是一怔，接着滿面尷尬神色，然後雙雙對着曾十一在苦笑。

曾十一正想說話，王冲道：「你不是想找雷霸天的嗎？」

曾十一道：「不錯。」

王冲道：「剛才我看見雷霸天帶着五名手下在我們身邊行過……。」

曾十一精神一震，忙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王冲道：「我知你想找他，於是我從後暗中跟着他們，一路行，我只聽見雷霸天在罵你，還說要把你碎屍萬段，雷霸天果然也到處找你……。」

曾十一急道：「到底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王冲道：「我跟踪着他們，後來去到泰祥酒樓，他們便走進酒樓內，相信現在還未走，我本來想通知你的，但又不知那裡去找你，所以還是繼續回來這裡做生意了。」

曾十一聽他稱行乞爲做生意，不禁一笑，道：「你們繼續做生意吧！」便站起身來，然後快步朝泰祥酒樓而去。

當曾十一進入泰祥酒樓後，只見酒樓內高朋滿座，便在酒樓內游目四顧，雙目在人堆中掃了一會，果然發現雷霸天與五名大漢正據案大嚼，但雷霸天並未發覺他。

他故意行近雷霸天的座頭處，好讓雷霸天發現自己，果然雷霸天的其中一名手下已看見了他，曾十一見已被他們發覺，他不想在酒樓內動手，以免給酒樓老闆造成損失，於是便轉身走出酒樓。

那手下見了曾十一，忙對雷霸天道：「老大，『狂俠』曾威風在那邊。」

雷霸天聞言，朝那手下的手指處．看，果然見了曾十一正快步離開酒樓，他以爲曾十一見了自己害怕，因而逃走，於是連忙拿起兵器，賬也不結的向曾十一追去。

曾十一快步走出酒樓後，便站在路中央，回轉頭來望着追上來的雷霸天。

雷霸天見他停下來望着自己，也停了下來眼光狠毒的瞪着曾十一，曾十一好整以暇，嬉皮笑臉的對雷霸天道：「乖孫兒，爺爺找得你好苦啊！」

雷霸天怒極，向手下喝道：「上，把這小子砍開二十塊！」

一聲令下，那五名大漢便向曾十一衝去，曾十一拔出龍泉劍忽然向衝過來的五名大漢大喝一聲：「慢着！」同時用劍指着五人。

五人見他一喝一揮劍，果然不敢上前，曾十一對他們道：「你五個都是膿包，本大俠有名『狂俠』，你們根本不是本大俠對手，本大俠不想殺你們，快滾開，若果你們眞的動手的話，本大俠只好大開殺戒了。」

這五人當然有聽過『狂俠』曾威風打鬥時的瘋狂程度，也知道他武功不凡，更加明白到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聽曾十一說了，心中也有幾分忌憚，頓時面面相覷起來。

雷霸天見手下們並不動手，心中更怒，又大叫道：「快把這狂小子殺了，以洩我心頭之恨。」

曾十一又對五人道：「各位，你們都是大有前途的有爲青年，爲什麼跟着雷霸天幹些傷天害理的事……？」

曾十一還未說完，雷霸天大喝一聲：「住口！」

曾十一並不住口，還繼續說道：「就算你們要在黑道中混下去，也應該找一個似樣一點的頭兒，爲什麼要跟着雷霸天這個不仁不義，不顧兄弟們死活，而又貪生怕死的傢伙？」

那五人聽了，心中動搖起來，咀嚼了曾十一的說話後，覺得曾十一說得甚是有理，其中有人叫道：「曾大俠說得對。」

雷霸天聽了，氣得暴跳如雷，曾十一又道：「本大俠當然說得對，雷霸天根本沒有什麼地方值得任何人替他賣命。」

又有一人叫道：「不錯，雷霸天是一個自私自利，不仁不義，貪生怕死，心胸狹窄的傢伙，他不配做我們的老大。」

隨即有人在附和，雷霸天氣得頂上冒煙，曾十一見了，笑道：「烏龜王八蛋生氣啦！」

雷霸天已忍無可忍，怒吼一聲，長槍一抖，便向曾十一攻去。曾十一忙以青龍劍架開，邊打邊叫道：「各位兄弟，你們就欣賞一下本大俠如何玩弄這烏龜王八蛋吧。」

雷霸天的五名手下竟然轟然叫好，還拍起手掌上來。

一個心胸狹窄的人，通常都很易被人激怒，一怒就容易出現心浮氣躁，而心浮氣躁正是對敵的大忌，雷霸天就是這種人，曾十一早就看穿了他的弱點，所以他一邊交手，一邊儘量以說話激怒雷霸天。

雷霸天是一個極沉不住氣的人，聽了曾十一的說話，果然氣得渾身發抖，打起上來也陣脚大亂。

曾十一見他招數大亂之際，乘時向雷霸天瘋狂進招，雷霸天見他招數向自己狂攻過來，大吃一驚，連忙滾向地下狼狽的避開，曾十一竟不放鬆，忙向他追了過去，雷霸天見他追來，吃了一驚，在地上向他攻出一槍，曾十一見一槍攻過來，便舉脚把槍踢開，同時一劍刺向雷霸天，雷霸天慌忙迴槍格開，曾十一一劍被格開後，向前一欺，便一脚向雷霸天踢去，雷霸天又向地上一滾避過，同時長槍在地上一撐，整個人便彈了起身，但當他身體仍未站定之際，曾十一瞧個準確，大喝一聲：「單腿朝陽」，聲隨招至，雷霸天前胸登時吃了重重一脚，人也向後飛了出去，曾十一乘勝追擊，呼的一聲，已向雷霸天倒地處衝了過去，雷霸天見狀，又一驚，從旁狼狽的滾開，但曾十一動作比他更敏捷，疾步中向他追了上去，然後朝他一劍刺下，雷霸天一記回馬槍，把曾十一這一劍逼開，同時重新站起身來。

曾十一見他站了起身，不給他有半點喘息機會，便發動瘋狂去搶攻

雷霸天被曾十一攻了個措手不及，他不受傷已顯示了他的實力，現在見曾十一又向自己狂攻過來，陣脚未定之餘，還是先防守爲上，但曾十一向他招招進逼，已把他攻得只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鬥到後來，曾十一不但用劍進招，還拳脚齊施，只把雷霸天打得心中叫苦，久守必失之下

，雷霸天手中長槍終於被曾十一再以一記「單腿朝陽」踢脫離手。

雷霸天手中兵器脫手之同時，曾十一一進馬步，向雷霸天胸膛重重踢了一脚，雷霸天站立不穩，曾十一握劍向前欺身過去，同時以劍飛快的架在雷霸天咽喉，雷霸天見那把鋒利的劍架在自己咽喉處，登時嚇得動也不敢動一下，而冷汗也開始流了下來。

曾十一制住雷霸天後，面色一沉，說道：「快叫本大俠三聲爺爺，否則本大俠一劍把你殺了。」

雷霸天大驚，忙道：「爺爺，爺爺，爺爺，爺！爺爺……。」他害怕之餘，竟然一路爺將下去，曾十一叫道：「夠啦！」

雷霸天震慄着身子道：「爺爺不要殺我，我求求你。」

曾十一道：「不殺你也可以，你只要聽爺爺的說話去做就可以了。」

雷霸天只好道：「只要你不殺我，你要我做什麼也可以。」

曾十一道：「你爲什麼到處找我？說！」

雷霸天額上淌着汗珠，道：「那是因爲……因爲……。」

曾十一面色一寒，手中利劍在雷霸天頸上一按，喝道：「因爲甚麼？快說！」

雷霸天不敢不說，只好道：「因爲我發覺那張藏寶圖原來是假的，爲了那張藏寶圖，我和方震西已結下樑子，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你一手做成的，一時衝動之下，便想找你報仇……。」

曾十一覺得他實在太可惡，利劍在他頸上輕輕一劃，雷霸天頸上登時流出鮮血，大吃一驚，又叫道：「爺爺不要殺我。」

曾十一道：「好，我現在給你一條生路，只要你照我的說話去做就可以了。」

雷霸天道：「你只管說好了。」

曾十一道：「先把你的上衣脫下來。」

雷霸天說聲「是」，連忙把一件上衣脫了下來。

雷霸天的一名手下見了，大駡道：「這傢伙果然貪生怕死。」

曾十一又道：「把它撕成一條條長長的布條。」

雷霸天又應聲「是」，便苦着臉的把一件上衣撕開，而且真的撕成一條長長的布條。

曾十一在他手上取過那條長長的布條，然後走到他身後，利用那條布條把雷霸天雙手反綁着。

曾十一反綁着雷霸天雙手後，把他一推，叫道：「走！」雷霸天只好聽令於他向前走，走了幾步，雷霸天道：「你帶我去甚麼地方？」

曾十一道：「你放心，你只要聽本大俠的說話去做，本大俠絕對不會傷害你。」

雷霸天平日習慣了橫行霸道，欺壓善良，自以爲威風十足，但今日竟然被人反綁着雙手，光着上身的挾着而走，這滋味一點也不好受。

雷霸天那五名手下見了他這副德性，相繼破口大駡起來。

* * *

黃昏時，曾十一獨個兒返回別有天客棧，不久沙剛強與王沖已相繼返回房中。

曾十一見高南也在房中，便命王沖到鄰房去把高燕菲也叫了過來。

於是，曾十一、高氏兄妹、沙剛強及王沖五人都在同一房間了。

曾十一行到高燕菲面前，說道：「高姑娘，我已查到了誰偷去了玉觀音。」

高燕菲心中一喜，道：「真的？」

曾十一道：「偷玉觀音的人，左眼角下確有一粒黑痣，他名叫……。」曾十一說到這裡，故意停了下來，高南神色緊張的道：「他名叫甚麼？」

曾十一望着他道：「你爲甚麼如此緊張？」

高南一整面容，吶吶的道：「我……我只是想知道誰偷去玉觀音而已。」

曾十一道：「偷玉觀音的人，名字叫做鄭中。」

高南一聽，神色立變，曾十一見了，望着他道：「怎麼啦？難道玉觀音失竊的事與你有關？」

高南神色更加緊張起來，叫道：「你胡說！」

曾十一面色一寒，道：「我沒有胡說，是你指使鄭中去偷玉觀音的。」

高燕菲聽了，面上出現驚愕神色。

高南已開始害怕起來，叫道：「曾十一，你不要含血噴人。」

曾十一道：「若果不是你指使鄭中去偷玉觀音的話，爲甚麼聽了鄭中這個名字之後面色也變了？你這不是作賊心虛嗎？」

高南已顯得有點不知所措，顫聲道：「你說我指使鄭中去偷玉觀音，証據何在？」

曾十一語氣有點逼人，叫道：「我問你，你認不認識鄭中？」

高南道：「我根本不認識甚麼鄭中。」

曾十一又以逼人的語氣道：「但鄭中親口對我說，他是認識你的。」

高南漲紅了臉，叫道：「胡說！」

曾十一又道：「我再問你，你到底認不認識鄭中？」

高南道：「不認識！」

「真的不認識？」

「不認識！」

「那麼你有沒有見過鄭中？」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曾十一道：「那麼我現在就把鄭中叫出來。」說完，雙掌用力拍了三下，三聲掌聲過後，此時忽然有人推門走了進來。

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房門，門開處，但見有一個高大漢子押着一個人走了進來，那高大漢子大家都未見過，但被他押進來的人，高燕菲第一眼便認出來了。

原來被押進來的人，正是殺唐非與文一龍的兇手，那人果然膚色白晣，普通身材，左眼角下果然有一粒黑痣。

高燕菲見了那人，想起他就是把玉觀音偷去的人，立時咬牙道：「果然是你！」

高南見了那左眼角下有粒黑痣的人，忽然衝口叫道：「他不是鄭中！」

曾十一忙瞪着高南，道：「你說你不認識鄭中，又從來未見過鄭中，你怎知他



不是鄭中？」

高南一驚，登時答不上來。

曾十一回頭對進來的兩人道：「黃兄，何兄，多謝你們幫忙，戲演完了。」那面上有痣的人笑了笑，隨即把左眼角下的一粒黑痣用手摘了下來。

高燕菲聽曾十一稱此兩人爲「兄」，他顯然與他們相識，隨即又見那人把那粒痣從面上摘了下來，更感愕然，曾十一對她道：「這全是一個假局。」

高燕菲一怔，道：「假局？」

曾十一微笑道：「他的確不是鄭中？」

高燕菲道：「但那天他的確把唐非與文一龍殺了。」

曾十一又一笑，接着又拍了三下手掌，掌聲過後，又有人開門走進房中。

衆人向進來的人望去，高氏兄妹，王沖及沙剛强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神色。

進來的有三人，其中一人與那個假鄭中身材年紀都相若，同樣左眼角下有一粒黑痣，這人是被另兩人押着進來的，那兩人並非別人，赫然是唐非與文一龍。

高南見了那面上有痣的人，神色顯得極之惶恐不安，曾十一望着高氏兄妹，指着那人道：「他才是眞正的鄭中。」

高燕菲望着曾十一，滿面疑惑，指着唐非與文一龍，又望着曾十一，道：「他們不是死了嗎？」

曾十一一笑，道：「這也是假局。」

高燕菲一愕，實在不明所以。

曾十一又道：「唐非與文一龍的失踪，後來重回青竹子胡同文家，又被一個左眼角下有粒黑痣的人殺了，這全都是我一手安排出來的假局，因爲我早就懷疑高南勾結同黨，指使同黨去偷玉觀音，於是安排唐非與文一龍裝死，然後去追查鄭中下落。以指証高南。」

高燕菲恍然道：「怪不得那天唐非與文一龍被殺後，兇手逃走你也不追上去，說來你故意讓他們走的。」

曾十一道：「不錯！」

高燕菲驀地瞪着高南，怒道：「南哥，你爲甚麼要做出此等事？」

曾十一道：「玉觀音價值不菲，他財迷心竅，所以做出此等事。」

高南叫道：「曾十一你不要冤枉好人。」

曾十一冷笑一聲，道：「冤枉好人？我對你一早就起了疑心，你知不知道，我爲甚麼會懷疑你？」

高南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道：「玉觀音本來在六月初十就要交到陳天生手上，但六月初二被人偷了，而你竟然在六月初九被高姑娘碰上了，你說你被雷霸天打至重傷，後來大難不死，這點我相信，但既然你知道玉觀音要在六月初十交給陳天生，照常理推測，六月初九之前你應該去漢水鎮與高姑娘會合才對，但爲甚麼你仍留在太平鎮，難道你不知道由太平鎮到漢水鎮要兩天時間才到達？還有，保送玉觀音之事其實是你洩漏給雷霸天知的，當你第一次見唐非與文一龍的時候，你想把他們殺了，表面上是爲了想報仇，其實你以爲唐非與文一龍已知道你勾結雷霸天，恐怕他們揭發出來，所以想把他們殺了，其實你勾結雷霸天偷竊玉觀音之事，唐非與文一龍根本毫不知情。」

曾十一說到這裡，高燕菲驚異的道：「他勾結雷霸天偷竊玉觀音？」

曾十一道：「不錯，但可惜，雷霸天根本得不到玉觀音。」

高燕菲道：「我不明白。」

曾十一道：「這只是我的推測，首先，中南鏢局接了這趟鏢，高威林總鏢頭派高南負責保送玉觀音，高南見了那座玉觀音價值不菲，於是財迷心竅，因而勾結雷霸天，好讓雷霸天在途中把玉觀音搶去，而高南回到鏢局後，就推說玉觀音被強人搶去了，這樣他不但可以置身事外，還可以坐地分肥，但可惜雷霸天太心急，對玉觀音虎視眈眈被高總鏢頭發覺了，於是高總鏢頭爲了分散雷霸天注意，轉而叫高姑娘保送玉觀音，還叫高姑娘提前上路，一方面叫高南於原定日子上路，目的是來個調虎離山之計，高姑娘爲了在途中能有個人照應，便約了高南在太平鎮永隆客棧相見。

「高總鏢頭轉而叫高姑娘保送玉觀音之事，高南來不及通知雷霸天，雷霸天便照原定計劃在道上等高南，雷霸天見了高南後，想獨吞那尊玉觀音，因而向高南下毒手，後來發覺玉觀音根本不在高南身上，雷霸天查到了高燕菲原來已比高南先上路，方知道原來高威林總鏢頭的調虎離山之計，因而轉而纏着高姑娘。

「高南被雷霸天打至重傷後，大難不死，但對玉觀音仍念念不忘，於是在六月初二之前趕來太平鎮，然後勾結鄭中，先叫鄭中出面到處查高姑娘下落，由於事前高南與高姑娘相約在永隆客棧相見的，所以鄭中第一個查的地方就是永隆客棧，但高姑娘根本不是住在永隆客棧內，因此到其餘客棧打探，終於在六月初二那天查到了高姑娘住在雲來客棧。

「鄭中查到了高姑娘住處後，當日就把玉觀音偷去，但鄭中偷去玉觀音後，竟然不知所踪，其實鄭中想把玉觀音獨吞，高南見鄭中不知所踪，於是到處找鄭中下落，以致在六月初九那天仍留在太平鎮上，還被高姑娘碰上了。

「鄭中偷去玉觀音後，一時間不敢找買家，又不敢帶着玉觀音離開太平鎮，更知道高南在到處找自己，所以暫且在鎮上躲起來。」

曾十一一口氣的把推測的事說了出來，高南聽了，神色更加不安。

此時曾十一叫道：「阿非，一龍，把鄭中推過來。」

唐非與文一龍便把鄭中推到曾十一面前。

曾十一又道：「你們如何找到鄭中下落的？就告訴大家吧。」

唐非道：「我們以前都是在太平鎮上混的，當知道了偷玉觀音的人是個膚色白晣，普通身材，左眼角下有粒黑痣的人時，我們早就料到此人就是鄭中，於是聯絡黑道中朋友，幫忙查鄭中下落，後來我們查到他原來住在一個婊子的家，果然搜出了玉觀音。」

高燕菲忙道：「玉觀音在甚麼地方？」

文一龍便把一個布袋交到她手上，高

燕菲接過布袋，打開一看，果然就是失竊的那尊玉觀音。

高燕菲雖然已得回玉觀音，芳心也已大慰，但想起高南的所爲，至令躭誤了交貨的日期，更令自己坐立不安，不禁大怒叫道：「高南，我爹對你這麼好，你竟然做出這等事，你還是人嗎？」

高南在辯駁道：「「燕菲，你不要聽曾十一那小子一派胡言。」

曾十一叫道：「你還狡辯甚麼？鄭中，我剛才說的是不是事實？」

鄭中垂頭道：「你剛才推測的，全都是事實。」

高南狠狠的盯着鄭中，道：「我根本不認識你。」

曾十一見他狡辯，也不作聲，又拍了三下手掌，掌聲過後，又見一個人押着另一人進入房內，被押進來的，就是被反綁着雙手的雷霸天。

曾十一見了雷霸天，便道：「雷霸天，你把高南如何勾結你的事說出來吧。」

雷霸天怕死，只好把一切和盤托出，他所說的，果然與曾十一推測的都一模一樣。

高南的罪狀被鄭中與雷霸天一一說了出來，知道已不能再否認，此時，他忽然目露兇光，拔出長劍，便向鄭中撲出，口中叫道：「你出賣我。」衆人料不到他會遽然出手，來不及阻止，鄭中雙手被反綁着，想避也來不及，心窩登時被高南刺中了一劍。

高南一劍殺了鄭中後，向窗外一撲，便飛出窗外，曾十一叫聲「追」，便與唐非及文一龍追出窗外。

高南落在街上，曾十一，文一龍及唐非亦已追至，三人同時向他殺了上去。

高南知道已難以脫身，便乾脆向三人衝殺而前。

街上行人見有人廝殺，怕事的，紛紛從旁散開，但仍有不少人站在一旁圍觀，此時有人叫道：「是『狂俠』曾十一與人打架。」

有人叫道：「聽說那個『狂俠』曾十一武功相當高强，連一向橫行霸道的雷霸天也給他收拾了。」

有人說道：「雷霸天被『狂俠』收拾之後，鎭上的人知道了，都說『狂俠』曾十一爲地方除了一大害。」

又有人說道：「與『狂俠』在一起的那兩人就是他的徒弟，聽說這兩人以前都是壞人，後來被『狂俠』收服了，還拜了『狂俠』爲師，從此改邪歸正。」

高南根本不是曾十一對手，更何況還有唐非與文一龍助戰？再打一會，高南情知不敵，向曾十一攻出兩招後，掉頭便走，脾氣較剛烈的唐非見他快步逃走，忙把手中單刀向前一擲，曾十一想阻止也來不及，那把刀已朝高南後心飛了過去，不偏不倚的插中高南後心，登時倒地死去。

高燕菲從客棧走出街上，見了這個光景，先是一驚，隨即爲高南的死落下幾滴眼淚。

高燕菲雖然傷心，但也明白到高南因一時貪念，以致走錯了路才落得如此悲慘下場。

* * *

曾十一僱了仵作收拾好高南屍體後，便回到客棧房中。

雷霸天仍被人扣押着，見了曾十一回來，忙道：「曾大俠，我已依你的說話去做，把高南的罪狀說了出來，你可以放我了。」

沙剛强忙道：「不，十一，你不可放他，你放了他，他又會去做傷天害理的事了。」

雷霸天語氣有點急，道：「不，曾大俠，我決定以後改邪歸正，再也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了。」

曾十一見他說得誠懇，便對唐非道：「把他放了吧。」

唐非對曾十一已言聽計從，應聲「是」，便以刀割斷綑綁着雷霸天的繩索。

雷霸天一得脫身，曾十一望着他正色道：「我現在履行我的諾言把你放了，你若果再爲非作歹的話，再碰上我，我就取你的狗命。」

雷霸天忽然在曾十一面前跪了下來，道：「曾大俠，請你也收我爲徒吧。」曾十一頭腦聰明，見他此舉，心想：「雷霸天，你與方震西結下了樑子，知道方震西不會放過你，手下又已衆叛親離，想利用我來保護你？」想到這裡，便大喝一聲：「快滾！」

雷霸天仍跪在他面前，哀求道：「曾大俠，你若不答應收我爲徒，我一輩子也不起來。」

曾十一抽出龍泉劍，面色一沉，冷冷的道：「你若還不滾開，我就一劍把你殺了。」

雷霸天見了他手中利劍發出精光，又見他面容兇惡，大吃一驚，怕他眞的一劍刺來，嚇得慌忙奪門而逃。

一切已成了過去。

曾十一行到高燕菲面前，道：「高姑娘，妳要儘快把玉觀音交給陳天生了。」

高燕菲道：「我打算明天就起程去漢水鎭。」

曾十一道：「我和兩個徒弟保護妳上路吧。」

高燕菲點點頭。

王冲道：「十一，我和沙老豬不去漢水鎭了。」

沙剛强笑道：「不錯，我們要找個適合的地頭做生意。」

曾十一道：「你們去甚麼地方就去吧，我要和兩個徒弟繼續闖蕩江湖。」

高燕菲道：「今次眞多謝各位帮忙。」

唐非道：「高姑娘客氣了。」

曾十一道：「高姑娘，你把玉觀音送到漢水鎭後，是不是回襄陽城去？」

高燕菲道：「不錯！」

曾十一道：「到時我送妳回去好嗎？」

高燕菲道：「也好，到襄陽城後，順道喝我的喜酒。」

曾十一一愕道：「喝妳的喜酒？」

高燕菲道：「不錯，下個月我就成親了，我非要請你和徒弟們喝這一頓喜酒不可，希望曾大哥賞面。」

曾十一呆住了，隨即苦着面口强自擠出一點笑容道：「賞面，我爲甚麼不賞面？」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三　　高石・編繪

# 野猪林（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東京有個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名叫林冲，外號豹子頭。他武藝高强，爲人正直，是一個好漢子。



2　一天，林冲陪同妻子，帶了使女錦兒，到城外岳廟去燒香。



3　走到岳廟隔壁菜園牆外，聽得牆內有人喝采。林冲跑到牆邊去看，叫錦兒陪伴娘子先去廟裏燒香。




4　原來菜園裏是魯智深在舞他那六十二斤重的渾鐵禪杖。林冲看了一陣，也不禁高興地喝起采來。




5　魯智深聽得牆外有人喝采，就停止了舞杖，抬頭一望，見是一位面生的軍官。他問衆徒弟這位軍官是誰。




6　魯智深聽說是林冲，就請林冲進來一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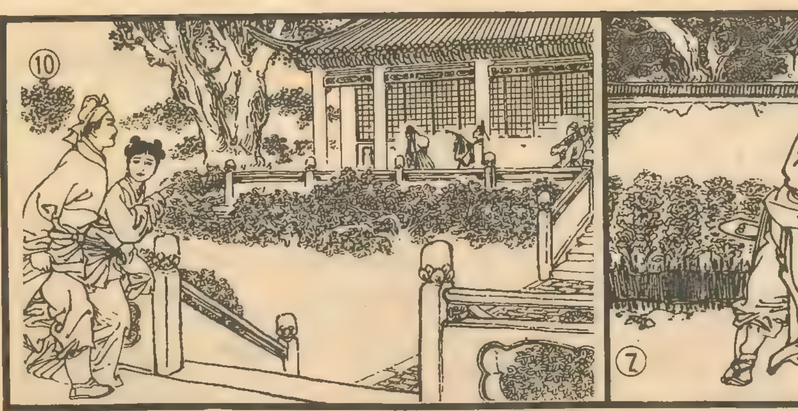
7　眞是英雄識英雄，好漢識好漢。他倆就在菜園中結爲兄弟。




8　魯智深留林冲在槐樹下飲酒，二人才飲得三杯，只聽得使女錦兒在牆外急促叫喊。



9　林冲急忙別了魯智深，從牆缺口跳出，隨錦兒往廟中奔去。



10　林冲跑到五岳樓前，見幾個惡奴圍在欄杆邊，當中有個後生攔着他的妻子。




11　林冲一個箭步，冲了上去，把那後生肩胛一扳，大聲斥責。




12　林冲舉拳要打這後生。他仔細一看，認出此人是當朝太尉高俅的乾兒子。林冲把手收了回來。不料這高衙內見林冲不敢打他，反而凶了起來。





13　這時，幾個閒漢上前勸林冲。高衙內得知這娘子是林冲妻子，心中也有三分懼怕，帶着衆家奴溜走了。



14　林冲忍住滿腔怒氣，領着妻子和錦兒準備回轉，却見魯智深提着禪杖，領了二、三十個徒弟，大踏步跑進廟來。




15　林冲把事情的原由告訴了魯智深。魯智深憤怒異常。




16　林冲說，他聽了衆人勸說，暫且饒了這賊子。魯智深也只好作罷。二人告別，各自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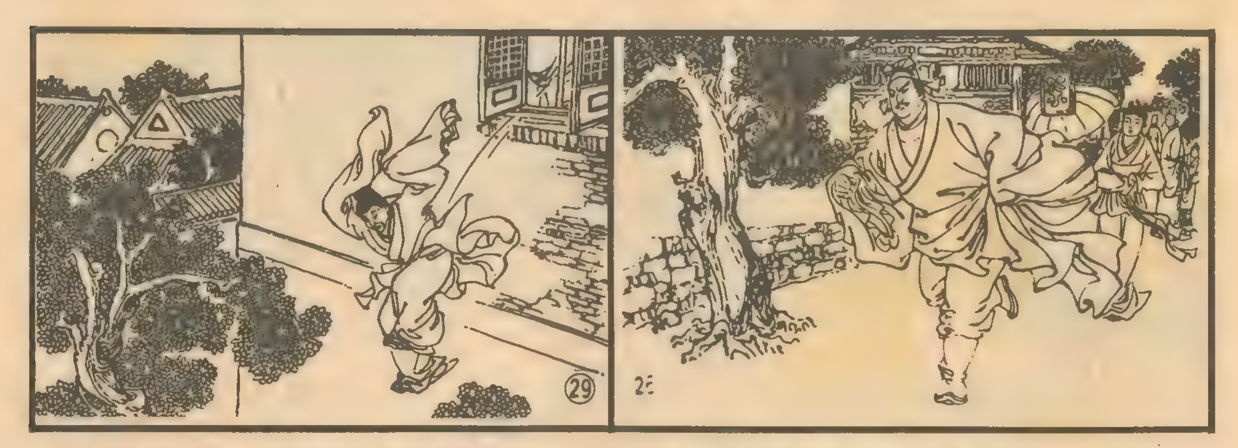
17　却說高衙內回到府中，還想念着林冲的妻子，心中悶悶不樂。

18　高府內有個幫閒的名叫富安，是高衙內的心腹。這天，他得知高衙內心中有病，特來看望。



28　林冲上樓敲門，大聲叫喊。高衙內聽到林冲的聲音，心中懼怕，兩手一軟；林冲妻子趁機掙脫出來。

25　原來林冲和陸謙出門不久，就有人到林冲家，說林冲在陸家突然得了急病，叫林冲妻子快去。林冲妻子帶了錦兒趕到陸家樓上，却只見高衙內。錦兒見勢頭不對，這才跑來找林冲。



29　高衙內見林冲妻子去開門，急忙跳窗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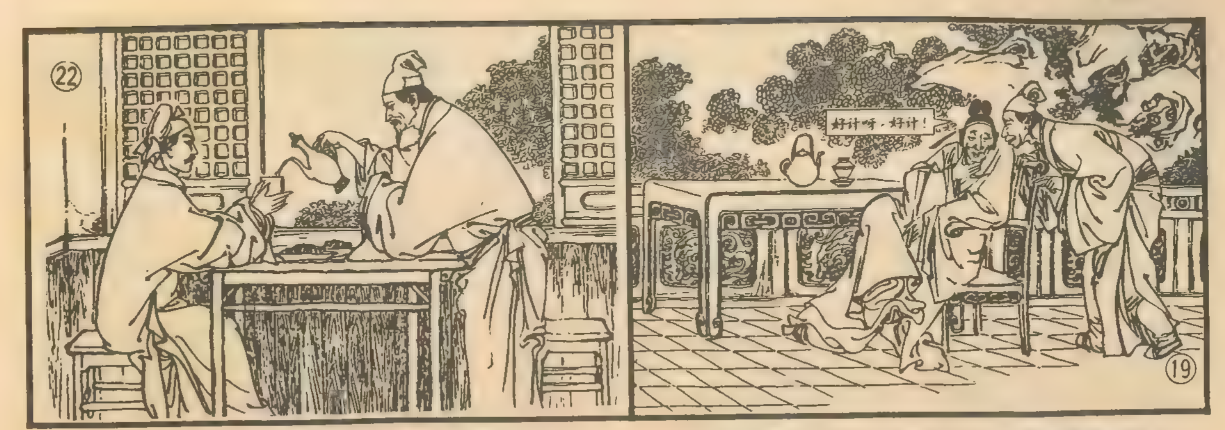
26　林冲又氣又急，拔腿往陸謙家奔去。



30　林冲進房，不見高衙內，一股怒火，無處發洩，便把陸家屋內器具雜物打了個稀爛。

27　這時，高衙內正摟住林冲妻子。林冲妻子拚命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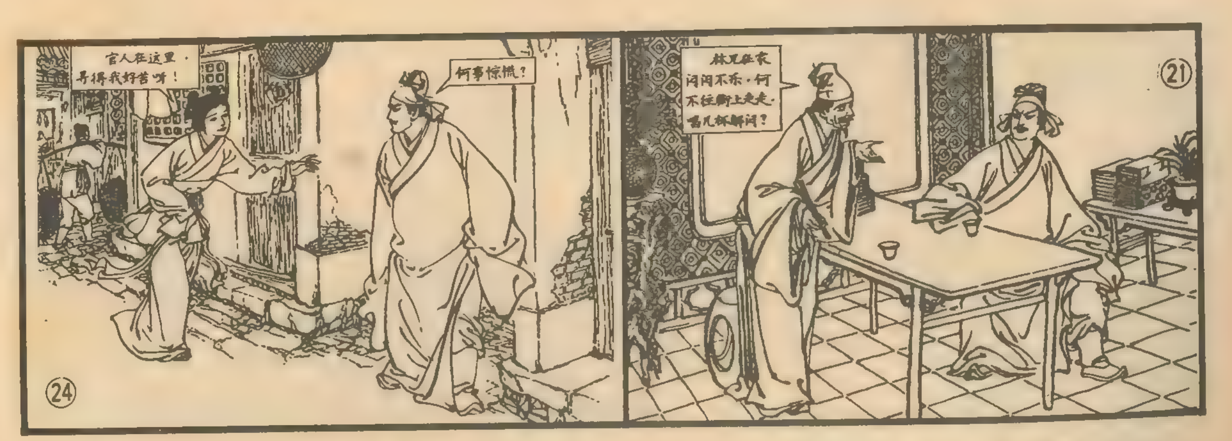

22　林冲進去，告別妻子，便和陸謙到一家酒樓裏飲酒。

19　富安想了一條詭計，說了出來，高衙內連聲叫好。




23　二人飲了一會酒，林冲起身，說是要出去解手。

20　高衙內當晚把虞候陸謙找來，商議此事。陸謙原是林冲的朋友，但現在却成爲高衙內的心腹。




24　林冲解過手回來，走到巷口時，錦兒急急忙忙地奔來了。

21　却說林冲連日來爲岳廟之事，心中煩悶，不曾出門。這天陸謙來訪。林冲毫無戒備，和以往一樣接待他。




31 林冲領了妻子下樓，錦兒也趕到了門口，三人一同回家。

34 卻說高衙內那天從陸謙家跳樓逃走，嚇出病來，躲在家裏養病。陸謙也不敢回家，住在高府同高衙內、富安在一起鬼混。這天，三人密謀，要用毒計殺害林冲。



32 林冲將妻子、錦兒送回家後，拿了一把尖刀，直奔酒樓去找陸謙。




35 陸謙去見高太尉，把衙內得病的原因和他們定下的毒計一一說了。



33 陸謙早已離開酒樓。林冲又到陸家門前等了一夜，仍不見陸謙回來。

36 這幾日，魯智深天天來約林冲上街飲酒，林冲也就不再把尋找陸謙之事放在心上了。有一天，他二人正在街上行走，迎面一個大漢高喊賣寶刀。（待續）



一月完新派武俠故事

范禮·文
可飛·圖

# 魔與俠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潛龍幫幫主霍文山以禮求見魚家莊莊主魚如龍，進入大廳，長、肥二魔也是來求見魚莊主，是來索取李青青的，因出言不遜，已被囚在莊後廢園中，霍文山不敢提李青青，希望托魚莊主的威名，謊說將一批出土文物運到北方，約會同行，亦遭到拒絕，自己幫衆一出莊全部被殺，而他潛留莊內倖免，發現魚莊主是假冒，眞莊主被囚在廢園中……跟着趙小寶也來魚家莊，路上遇到神刀黃英傑、中州雙劍也是來尋李青青，四人一齊來到魚家莊，將假莊主殺掉，不幸被長白飛魔發覺，中州雙劍被殺，黃英傑被擒，要他和趙小寶去見李青青……

## 飛魔認女　女不認爹

趙小寶也不知道那是什麽地方，但是，他既然什麽都豁了出去，但求還能再見到李青青，倒也沒有什麽再可以害怕忌憚了，彭副總管話一說完，就向後退了開去，趙小寶扶住了門，守在門前的大漢，替他拉了門栓，門一打開，他是整個人向前，跌了進去。

他還未爬起身來，門已在他身後關上，趙小寶撐起身來，向前望着，當他看到，自己是身在一個廢院中的時候，他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勉力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向前走着，走出了十來步，忽然看到了長魔，迎着他走了過來，長魔看到了趙小寶，神情十分古怪，說道：「趙朋友，他老人家有請！」

他一面過來，扶住了趙小寶，向前走去，不一會，進了一間房子，那屋子中一無所有，只有一張椅子，椅子上就坐着長白飛魔，而黃英傑伏在椅前，長白飛魔的一隻脚，踏在他的背上。

黃英傑還沒有死，只是他面色蠟黃，樣子極其可怕。趙小寶和長魔走了進來，長白飛魔只是冷冷地望了他們一眼，並不出聲，趙小寶也不知是吉是凶，伸手扶住了牆，也不說話。

過了片刻，只聽得又有脚步聲傳了過來，隨着脚步聲，趙小寶立時聽到了李青青的聲音，只聽得李青青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怒意，道：「說什麽我也不會相信，再對我說，也是白費氣力。」

另一個聲音却是肥魔，他道：「好姑娘，你相信了又有什麽不好？他老人家，是當世的第一高手！」

肥魔的話說完，他和李青青兩人，已進了屋子，趙小寶在一聽到李青青聲音之際，已是高興莫名，張大了口。但是，却高興得過了頭，叫不出聲音來，直到李青青進了屋，他才叫道：「青青！」

李青青一抬頭，看到了趙小寶，也極其高興，叫道：「趙大哥，是你！」

她一面叫，一面向趙小寶走來，但是

她才走了一步，長白飛魔衣袖一揚，一股勁風，便將她的去路擋住，道：「你看看，這是誰！」

李青青低頭一看，當她看清了伏在地上的，竟是黃英傑時，駭然之極，叫道：「黃伯伯！」

黃英傑伏在地上，本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等到李青青一叫，他才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李青青連忙俯身下去，看了黃英傑一眼，抬起頭來，滿面怒容，對長白飛魔道：「放開他！」

李青青竟用那樣的語氣和長白飛魔說話，倒令得趙小寶代她揑了一把冷汗，但是，長白飛魔却並不發怒，只是怪聲怪氣，笑了一下，居然抬起了脚來，可是他雖然抬起了脚，黃英傑却仍然伏在地上，李青青忙將黃英傑扶了起來，黃英傑仍只是坐在地上，喘着氣，道：「青青！」

李青青又急又驚，道：「黃伯伯，這怪人是什麽人？怎麽你不和他動手？」

長白飛魔聽得李青青那樣說：「哈哈」笑了起來，黃英傑長嘆了一聲，道：「青青，我不是他的對手，他是天下第一高手，長白飛魔。」

李青青雖然沒有什麽武林閱歷，但是只要是學武之人，長白飛魔的名字，是一定聽說過的，李青青一聽之下，不禁全身發涼！

黃英傑又喘着氣，道：「青青，你不必害怕，他，他不會傷害你的。」

李青青又向長白飛魔看了一眼，每一次看到他的那張怪面，李青青總禁不住要打一個寒戰，這時，她聽得黃英傑那樣講，不禁一笑，說道：「爲什麽？」

黃英傑的聲音更苦澀，道：「青青，他……他是你的父親！」

這句話一出口，長白飛魔面有得色，望定了李青青，而李青青則如同頭頂之上，忽然响起了一個霹靂一樣，一時之間，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趙小寶也是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只不過趙小寶心中的驚訝，無論如何，不如李青青之甚，因爲他早已知道了一些蛛絲馬跡，知道李青青和長白飛魔之間，一定有着極其神秘的關係，但是他也無論如何想不到，李青青竟會是長白飛魔的女兒，這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但是，黃英傑又的的確確如此說法！

長白飛魔道：「你詳細說給她聽！」

李青青在這時，仍然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定定地望着黃英傑。黃英傑嘆了一聲，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我和你爹——」

他才講到這裏，長白飛魔便厲聲道：「你說話可得小心一些！」

黃英傑連忙改口，說道：「我和李伯祺——」

黃英傑才講了一句，李青青便尖叫了起來，道：「那就是我爹！」

黃英傑的處境，十分爲難，長白飛魔又道：「你說下去，我再說一次，你講話可得小心些！」

黃英傑額上汗珠滾滾而下，他喘了幾口氣，道：「青青，那時，他……」

黃英傑向長白飛魔望了一眼，顯然他講的就是長白飛魔了，他略頓了一頓，又道：「那時，他正在練一門奇功，自己將自己禁閉在長白山天池附近的一個山洞之中，我們想趁機將他除去，揚名天下！」

長白飛魔一聲冷笑，道：「趁人於危，這就該死了，再說下去！」

黃英傑嘆了一聲，道：「可是我們到了那山洞之前，他早有佈置，門下五大弟子，齊在洞口守衛；我們兩人力戰之下，雖然將對方五人打敗，殺了其中四個，但是我們已身受重傷！」

黃英傑在說的時候，語氣十分沉緩，而李青青的神色，一直像是不願聽黃英傑的話，她一直在搖着頭，而且口唇挪動着，像想要否定黃英傑的話。

但是，黃英傑却是她從小就極其敬仰的人，黃英傑所講的話，是她萬萬不願意承認的事實，但是要她全盤否認，她却也難以做得到。

長白飛魔又催道：「再向下說啊！」

黃英傑也不抹汗，任由汗珠順着他的臉頰，大顆大顆地落在地上，他又道：「剩下的一個，青青，就是你的母親。她也受了傷，但是傷勢却比我們輕，我們眼看事情難成，已然準備逃下山去。

「但我們一走，她却追了上來，一直追到近山脚下，我們兩人，合力將她制住，你爹……不，李伯祺忽然不許我殺她，竟將她帶到了家中，一個月後，就娶她爲妻。」

李青青尖聲道：「我爹怎會做那樣荒唐的事？」

黃英傑嘆了一聲，道：「青青，你媽當年，和你一模一樣，更有一份你沒有的艷采，足以令得任何男人動心。你自己也足以使人爲你不顧一切，只不過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黃英傑這幾句話一出口，趙小寶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定了李青青，黃英傑的那幾句話，可以說是直說進了他的心頭之中！

可是，李青青却全然未曾注意到趙小寶望着她的眼神，因爲她的心中，亂到了極點。

李青青胸脯起伏着，道：「那也不算什麽，怎會我變成是這個……這個……」

她本來是想說「這個怪物」的，但這時她心情之激動，竟將「怪物」二字，實在難以形容她心中對長白飛魔的憎恨，是以講到了一半，便未曾再講下去。

但是黃英傑却已知道她的話是什麽意思，李青青是在說，她和長白飛魔沒有什麽關係。

黃英傑長嘆了一聲，道：「半年之後，你便出世，當時我心中便有些疑惑。有一次，在酒後，我以此相詢，李伯祺才道出了其中的大秘密。他說，你媽明是……他的女徒，實則是他的寵姬，在被我們擄下山時，早已有孕了！」

黃英傑講到這裏，李青青只覺得一陣頭眩，險險乎昏了過去，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這一切，若是經由另一個人的口中說來，她根本連考慮也不考慮，只當那人是在胡言亂語，但是這樣的話，偏偏出自神刀黃英傑之口。

這時，長白飛魔的臉色，難看到了極



點，道：「你們將她的母親怎麽了？」

黃英傑搖着頭，道：「李伯祺對她，一直呵護備至，但是在青青兩歲那年，她已死了！」

長白飛魔厲聲，說道：「她一定是離開了我，鬱鬱不歡而死，她是被你們殺死的？」

長白飛魔說到最後一句，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他臉容如此可怖，若說有什麽女子，因爲離開了他而鬱鬱不歡致死，的確難以使人相信。

但是，從黃英傑口中的敘述來看，當時他和李伯祺已受了傷，仍被追下山來，可知那女子對長白飛魔，的確是十分忠心的了！

在長白飛魔的厲喝聲，漸漸消失之後，屋子中登時靜了下來，只有黃英傑的喘息聲。李青青在突然之間，尖聲笑了起來，道：「黃伯伯，你講得雖然精彩，但却有一個極大的破綻。」

黃英傑苦澀地笑着，道：「我只是照事實來說，何破綻之有？」

李青青尖聲地笑着，從她的笑聲聽來，她顯然有點反常，她道：「長白飛魔難道練那門功夫，足足練了二十年，所以今天才來找你們算帳？你究竟有何用意，不妨直說！」

黃英傑聽得李青青那樣責問自己，他只是長嘆一聲，並不出聲，因爲關於這一點，黃英傑自己也不明白，當年，他們帶了長白飛魔的女弟子下山，李伯祺又惑於美色，不顧一切，娶之爲妻，黃英傑早就知道，這件事一早洩漏出去，他們二人都不得了，一直在提心吊胆，可是担心了幾年之後，人也死了，長白飛魔也早已下山，一點也沒有什麽異樣，他才漸漸放下心來。

而李伯祺在妻子死後，明知李青青不是自己的女兒，但是他對李青青，却也鍾愛備至，黃英傑也一直不明白，何以事情竟平靜地過了二十年之久。

而當事情發生之前兩天，黃英傑就曾聽人說起，長白飛魔在這條道上出現。當時，黃英傑的心中，便打了一個突，連夜去見李伯祺。李伯祺的態度，却十分淡然，他表示自己早已在準備長白飛魔來到，長白飛魔一到，他必然自盡謝世。

到了第三天，李青青一早出去打獵，黃英傑和李伯祺在堂閒談，遠遠聽到了，長白飛魔的尖嘯聲，傳了過來，李伯祺便立時叫黃英傑離去，是以在長白飛魔找到了李伯祺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也不知道，他只是立時離開，在半路上截住了李青青。

黃英傑不知道長白飛魔和李伯祺見面之後發生了什麽事，但是有兩點，他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李伯祺必然對李青青的身世，告知長白飛魔，也知道李伯祺必然難逃一死。

所以，黃英傑也知道，長白飛魔一定會找尋李青青。他待李青青，也如同女兒一樣，實在不願李青青和長白飛魔這種窮兇極惡的怪物在一起，是以他才安排李青青到關外去。他當時所想的是，長白飛魔自關外來，必然想不到李青青會在關外，那就可以避免李青青被他找到了！

却不料長白飛魔的行動極快，黃英傑却要別人代送李青青，事情勢難保密，長白飛魔已先一步佔據了魚家莊，着人假扮了魚莊主，將魚莊主打成了重傷，等着趙小寶和李青青來到魚家莊時，不費吹灰之力，將李青青騙到了魚家莊中，與她見了面。

長白飛魔一和李青青見了面，就對李青青說自己是她的父親，但是，李青青說什麽也不信，直到此際，黃英傑講出了往事，李青青仍然不信。

當時，黃英傑對李青青的責問，一聲不出，長白飛魔却道：「孩子，這其中的曲折，你自然不知！」

李青青臉色煞白，仍在不斷搖頭。

長白飛魔又道：「我在半年之後，便練成了那門奇功，可是守關的五個人，四死一失踪，我只當你媽也死了，好不傷心，也一直不知來犯的是什麽人，因爲我當時根本未曾見過他們。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明查暗訪，但是直到最近，才聽得人說，李伯祺早死的妻子，是從關外來的，再經我派人嚴查，才知究裏，但已然過了二十年光陰，你也長大成人了！」

李青青不信地喘着氣，不論她心中如何不願意承認眼前的一切是事實，但是，她心底的深處，却也知道，事情眞是那樣的！

她心中一陣劇痛，陡然之間，轉身向外而奔，長白飛魔叫道：「孩子！」

可是，長白飛魔只是叫了一聲，並沒有阻攔她。

李青青疾奔出了房間，她已經知道，她是無力逃出這個院子去的，她只是想找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躲起來，好好靜靜地想一想。

她一直向前奔着，奔到了一座圮起了一大串的假山石前，她才停了下來，雙手抱住了頭，她實在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可是她却睜着眼，一點眼淚也沒有。

她對自己的母親，根本一點印象也沒有，但是她却一直記得李伯祺對她的鍾愛。忽然之間，事情有了那樣的變化，對她而言，無異是晴天霹靂。

在李青青走了之後，趙小寶扶着牆，向門口走了幾步，他看到李青青向前奔去，但是，他却沒有追出去的氣力。只聽得長白飛魔說道：「黃英傑，你還想活下去麽？」

黃英傑喘着氣，道：「青青不肯認你爲父，你若殺了我，她更恨你了！」

趙小寶聽得黃英傑那樣說法，倏地轉過身來，刹那之間，他心中對黃英傑生出了一股難以形容的鄙視，忍不住冷笑一聲，道：「死就死了，哀求有什麽用？」

黃英傑神色愁苦，汗水仍在不斷沁出來，長白飛魔一抬頭，道：「好，說得痛快！」

黃英傑像是知道自己已萬無倖免了，是以他長嘆一聲，閉上了眼睛，而就在他閉上眼睛的那一刹那，長白飛魔手起掌落，一掌已向黃英傑的頭頂拍落。

黃英傑站着，身形又高，長白飛魔坐着，本來一掌是絕拍不到黃英傑的頭頂的，但是長白飛魔手才一揚起，就帶起一股勁風，將黃英傑的身子，扯得向前一跌，

長白飛魔一掌落下，恰好擊在她的頂門之上，「噗」地一聲，黃英傑已軟癱在地！

趙小寶曾親見長白飛魔以絕頂武功殺中州雙劍，此時再看到黃英傑死在長白飛魔的手下，反倒不覺得奇怪了。只見黃英傑軟癱在地，面皮漸漸轉變，分明是中一掌便死去，趙小寶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望定了長白飛魔。長白飛魔居然向他笑了一笑道：「現在你已知道，青青是我的女兒了！」

趙小寶冷冷道：「我相信黃老英雄的話，但是，你對她無一日養育之恩，她必然不會認你爲父！」

長白飛魔的面色，陡地一沉，趙小寶不由自主，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長白飛魔怒道：「她是我的女兒，怎容她不認？」

趙小寶性格也是眞倔強，他仍然冷笑着，道：「那麽，她何以奔了出去？」

長白飛魔道：「事情突如其來，她自然要好好想一想，一想通之後，我們自然父女重聚了！」

趙小寶望定了長白飛魔，他和李青青在一起，已非一日，自然知道李青青是怎樣的人，他知道長白飛魔一廂情願的想法，必難實現。

但是，他却並沒有多想下去，他只是在想自己。李青青的身世已明白了，秘密已然揭開，那麽，自己怎麽辦呢？自己對李青青有着如此深切的摯情，但現在看來，這個摯情，必然沒有着落了！

他想到這裏，不禁嘆了一聲，長白飛魔忽然又道：「我女兒倒不錯，除了你之外，還有一個小伙子，爲她不辭生死，前來窺秘！」

趙小寶心中陡地一動，他知道長白飛魔所說的那個小伙子，一定是霍文山！

他剛想問霍文山怎麽了，可是長白飛魔立時又道：「這小伙子，也和你一樣，倔強得很，說什麽也不肯道出是他什麽人來！」

趙小寶本來已想說出霍文山的名字來了，但是接着，他心中一動，却未曾講出來，只是道：「他怎麽了？」

長白飛魔「呵呵」笑了起來，道：「我女兒有人喜歡，我自然高興，反正他逃不了，我由得她在這院子中，自由來去，我們父女重會，她年紀也不輕，在你們三人之中，我擇一個女婿也不錯。」

趙小寶聽到這裏，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和長白飛魔能攀上這重關係，那倒還不放在趙小寶的心上，但如果能娶得李青青爲妻，那却是他蘊藏在心中的，最強烈的願望。

長白飛魔瞪定了趙小寶，道：「那倒要看看你們二人，誰能令她心誠悅服，認我是她的生身之父了！」

趙小寶心向下一沉，在他眼前的，是武林中最大的怪物，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武功高絕的怪物，也是一個普通的人，現在在他的心中，是不是能得到自己女兒的承認，分明比他是不是能稱霸武林，更來得重要！

長白飛魔講完了那句話，盯住了趙小寶，顯然是在等着趙小寶的回答。趙小寶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我……我……我……」

他一連講了三個「我」字，却未曾再向下講去。

趙小寶自從和李青青在一起之後，對李青青的感情，可以稱得上是刻骨銘心，這一點，觀乎他不避生死，幾番闖進魚家莊來，便可知究竟了，而且，他爲了要能和李青青長相廝守，竟會在半途中，不惜與長魔、肥魔這兩個邪道高手妥協，可知他情感深切，已有點不擇手段了。

但是這時，他對於長白飛魔的要求，仍然覺得難以答應下來。

那是因爲他看出，李青青實在不會願意認長白飛魔爲父，自己若是以此相勸，只怕弄巧反拙，令得李青青從此再也不理睬自己。

趙小寶這時，所考慮，所猶豫的，還不是因爲長白飛魔是一個老怪物、大魔頭，李青青和他在一起，決不會有什麽好處，而想的是他只要一開口，李青青可能根本就不理睬他！

長白飛魔看到趙小寶猶豫不決，冷笑一聲道：「你要立定意，可得快些，別再三心兩意，那另一個小伙子，看來人才比你好，也比你靈活得多。」

趙小寶一聽得長白飛魔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來，不禁心中大是焦急，手心之中，也在隱隱冒出了汗，不由自主，喘起了氣來。

長白飛魔不知道那「另一個小伙子」是什麽人，但是他却知道，那一個正是潛龍幫主霍文山，不論趙小寶的心中，多麽瞧不起這個「盜掘墳墓」的沒出息小子，但是他却也無法不承認，霍文山風度翩翩，遠在他自己之上，而且，李青青對他的印象不惡，他對李青青也像是大有意思，如果自己不開口，讓霍文山說服了李青青的話，豈不是糟糕？

他一想到了這裏，立時鼓起了勇氣，道：「我……我去試試！」

長白飛魔一聽趙小寶這樣說，得意地笑了起來。

長白飛魔一面笑，一面伸手一彈，「啪」地一聲，彈出了一粒米紅色的丸藥，直奔趙小寶的口中，趙小寶講到「試試」的「試」字，本來是一個開口音，可是那顆丸藥彈到，帶起一股勁風，令得他不由自主，張開口來，那顆丸藥，也就到了他的口中。

從那顆丸藥飛來的勁疾勢子看來，一到了他的口中，怕不要自他的喉嚨之中，直穿了出去，趙小寶心中，也不免一驚，但是，長白飛魔的功力之高，的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隨便一彈，內力便拿揑得恰到好處，那顆丸藥所帶的勁力，足以令得趙小寶張大了口，然而丸藥一到了趙小寶口中，力道立時消失，趙小寶只覺得那顆丸藥溶了開來，其味辛辣無比，令得他在刹那之間，把不住劇烈發起抖來。

他一面發抖，一面顫聲的問道：「你……你給我服了些什麽……這藥丸那麽……難吃？」

長白飛魔冷笑道：「不知好歹的東西，這是一顆紅龍丸，服了可以令你在一個對時之內，傷勢痊癒，強筋壯骨，多少人求還求不到哩！」



趙小寶一聽，心中也不禁又驚又喜，長白飛魔的「紅龍丸」，乃是將長白山絕頂，一股飛瀑之下，所產的一株七色靈芝製成，那是武林中人，人盡皆知的事，而且，武林中人還傳說，長白飛魔在發現那株七色靈芝之後，因爲覺得它還幼嫩，未曾立時採擷，日日以熊血灌漑，成熟之後，又以百副熊胆揉合，總共才製了二十七顆紅龍丸，自己竟服了一顆，那實是天大的喜事了。

他呆了一呆，道：「多謝厚賜！」

長白飛魔道：「不必客氣了，你試運一遍眞氣，就可以行走，還不快到院子中去找青青？」

趙小寶立時盤腿而坐，運轉眞氣，約莫過了兩盞茶時間，他面色已漸漸紅潤，眞氣運轉一個大週天之後，他一挺身，站了起來，向外便走。

當他離開那間屋子的時候，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在想，如何才能對李青青啓口，叫她承認自己的身世，那麽，自己也可以和她長在一起了！

趙小寶低着頭，向前走出了兩三丈，才抬起頭來，那院子之中，仍是一片荒蕪的景象，看了使人的心頭，有一種異樣的不舒服之感。

趙小寶呆了片刻，見四周圍並無人影，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叫道：「青青，青青！」

可是他的叫聲，只引起高牆上的陣陣回聲。

×　×　×

李青青在飛身奔出之後，直來到了一座傾圮了大半的假山之前，淚水已如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她要逃走，她決不能再留在院子之中，她親眼看到了黃英傑的死，親耳聽到了黃英傑對她講的話，那刺激實在太大了，她要離開這裏，離得長白飛魔越遠越好。

她抬起頭來，高聳的圍牆，就在她的眼前，那圍牆若是未曾加高過，李青青要越出去，並不是什麽難事，可是這時，牆高兩丈以上，李青青要是能越出去的話，她早已經走了。

在淚眼中看來，圍牆似乎更高，高得直上天際，老高的圍牆，又像是要向着她壓下來一樣的，令得她連氣都喘不過來——事實上，當她一想到自己，竟會是長白飛魔的女兒時，她就有連氣也喘不過來的感覺。

她也明知黃英傑所講的，一定是事實，而這時，她並不是不承認這是事實，而是她一定要逃避這個事實。

她的淚水，下得更急，怔怔地站在假山石前，對着圍牆，她一動也不想動，過了好久，才聽得有人在叫道：「青青姑娘，青青姑娘！」

那聲音十分低，但是這聲音却也十分熟，那是霍文山的聲音。

霍文山那天，千方百計混進魚家莊，進了這院子，結果，才一在屋外窺伺，便爲長白飛魔發覺，自然手到擒來，霍文山不論長白飛魔如何逼問，都不肯說出自己是個什麽人，只說自己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但是，爲了救李青青，是以冒險前來的。

霍文山以爲，自己一定要遭長白飛魔毒手的了，却不料長白飛魔並不殺他，也不禁錮他，這倒令得霍文山不明白長白飛魔是什麽意思了。

他那裏知道，長白飛魔認定了李青青是他的女兒，看到有小伙子對李青青如此盡心，心中非但不怒，反倒十分高興，他肯將珍若性命的「紅龍丸」，給趙小寶服食，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在這個院子中，霍文山和李青青，也曾見過幾次，霍文山約略將自己如何混進來的情形，對李青青說過，二人曾提及，一路之上，霍文山鋼梭示警的事。但是，他們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因爲長肥二魔，終日陪着李青青，這時，李青青聽得霍文山在叫她，她轉過身來，看到霍文山就站在她的身後，她本來還只是在飲泣，但是一看到了霍文山，不禁悲從心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便伏在霍文山的肩頭之上。

霍文山忙道：「青青姑娘，剛才好像又有人來過了！」

李青青抽噎着，道：「是，是神刀黃伯伯！」

霍文山吃了一驚，忙道：「他來了？只怕他也不是長白飛魔的敵手。」

李青青低着頭，說道：「他……死了，他臨死之前，說我的確是長白飛魔的女兒！」

霍文山的神色，在那一刹間，變得難看到了極點，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李青青仍在哭着，過了半晌，霍文山才低聲道：「那……你準備怎樣？」

李青青深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她的神情，異常堅決，道：「我知道黃伯伯所說的事是眞的，但是我如果不能逃走，我就寧願死去。」

李青青的話，令得霍文山的心頭突然跳了起來，他一伸手，握住了李青青的手，他的動作，雖然來得突然，可是李青青從他的神情上，看出他一定有十分重要的事告訴自己，是以她也不掙扎。

霍文山低聲道：「青青姑娘，我趁人不覺，已掘了一道地道，我本是掘墳的人，這條地道，可以通出圍牆之外，你可願意跟我一起逃走麽？」

李青青的心頭，也突然地跳了起來，她少女的敏銳的感覺，自然可以明白，霍文山所說的「可以跟我一起逃走麽」這句話，還有別的意義，決不是眞的和她一起逃走那麽簡單。

她覺得臉上很熱，她的聲音，也低得幾乎聽不見地道：「你和我一起逃走，長白飛魔必然普天下找我，連累了你也不能安樂。」

霍文山將她的手握得更緊，也低聲道：「可是，我却要與你在一起！」

李青青抬起頭來，和霍文山四目交投，凝望了片刻，點了點頭。

這時候，他們兩人，心神交馳，全然未曾留意身邊的事，也未曾發現趙小寶就在他們兩丈外的一株樹後，站了很久，看了他們很久。

等到霍文山和李青青二人，繞過假山，向前走去的時候，趙小寶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他不但看到，而且，聽到了霍

文山和李青青的交談，他知道，李青青是不屬於他的了，他完全沒有希望了，這個打擊，令得他眼前陣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他知道，霍文山是帶着李青青，從地道逃走了，他只要開口一叫，便立時可以阻止他們。

趙小寶也已經張大了口，可是他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李青青旣然心不屬他，那麽，他就算將李青青留在院子中，又有什麽用處，而且，李青青剛才的話是說得那樣堅決，她要是不能離去，就是死！

趙小寶深愛着李青青，他知道自己不論怎樣，都將痛苦一生，那絕不能再去害李青青了。

趙小寶也知道，長白飛魔全然不提防他們會逃走，他們的逃亡，一定可以成功，從此之後，他們二人，一定隱姓埋名，長相廝守了，趙小寶抬起眼來，還可以看到李青青和霍文山二人的背影，但是迅速地，二人便已轉過了屋角，看不見了。

這時，饒是趙小寶是一等一的倔強漢子，他的心中，也不禁一陣心酸，眼角中滾下了淚來。

正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 × ×

霍文山和李青青逃走了。

當長白飛魔知道了這一點時，怒發如狂，幾乎將魚家莊拆成平地，長肥二魔，全部在他怒氣勃發時，死在他的掌下，他又逼着趙小寶，去召集天下武林人物，在魚家莊會合，聽他號令，一定要將李青青和霍文山找出來。

趙小寶像是他整個人都不屬於他自己所有一樣，長白飛魔叫他做什麽，他就做什麽。

他倒成了最聽長白飛魔的話的人，長白飛魔召集了武林正邪各派高手近千人，他只是咆哮了幾天，許下了許多諾言，務求能找到李青青和霍文山二人。

可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却是音訊全無，天下之大，要找兩個存心隱匿起來的人，那眞是談何容易之事？長白飛魔在魚家莊，足足住了兩年，鬧得天翻地覆，但是仍然沒有一點結果。

那一天，黃昏時分，他對着夕陽，趙小寶立在他的身邊，長白飛魔忽然長嘆了一聲，嘆聲道：「青青走了，她不要你，也不要我，可恨我竟一直不知道她是跟誰走的！」

趙小寶只是木然，說道：「我也不知道！」

長白飛魔道：「我要回去長白山去了，你跟我去不？」

趙小寶仍是木然道：「我根本無處可去！」

長白飛魔迎着夕陽，大踏步向前走去，趙小寶便跟在他的身後。

霍文山和李青青二人，隱名埋姓，自然過得很好，但是他們二人，却也不會想得到，他們能够逃出那院子，全是因爲趙小寶深愛着李青青！所以當時，眼看他們離去，而未曾叫出聲來的原故。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號：　　收據號碼：

| 收款帳號 | 0013165-3 |
|---|---|
| 收款戶名 |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
|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
| 寄款人姓名住址 | |
| 中心局郵戳 | |
| 經辦局郵戳 | |
| 手續費 | 次　元 |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 收款帳號 | 0013165-3 |
|---|---|
| 收款戶名 |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
|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
| 寄款人姓名住址 | |
| 經辦局郵戳 | |
| 手續費 | 次　元 |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小魚吃大魚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血手屠夫王化以爲武功高强，看不起小魚兒三人，不聽從綠林令的指揮，堅決要和三人一鬥，經過比試，大敗被擒，小魚兒旣得到烏劍，又全部接管天狼寨的財物和嘍囉，改組定名小魚幫，幫主小魚兒帶領幫衆開往太原府，將欽犯交官府領賞。還有太極棍未到手，小魚兒帶領幫衆出娘子關來到冀西南的摩天嶺，這原是黑風寨七殺兇神張忠的巢穴，但人去寨毁，轉到百樂客棧，才查到他被拘囚在順德府獄，爲了尋找太極棍，先幫助他越獄逃出，由張忠帶他們回百樂客棧取出太極棍，小魚兒三人正在施計如何將太極棍取到手……

## 棍鐲到手　懲辦兇神

兇神張忠說道：「這是飛刀，竹葉飛刀。」

鳳兒道：「準不準？」

張忠道：「百發百中。」

阿呆道：「快不快？」

張忠道：「快如離弦怒矢。」

鳳兒道：「小龍哥，試試嘛，別辜負了張大寨主的一番美意。瞧，前面花瓶裏有三朶迎春——」

「花」字尚未出口，小魚兒已將機簧按下，好快好準，没見竹葉飛刀的影兒，只看到三縷青光，但聞咻！咻！咻！三聲響，三朶迎春花已應聲而落。

小魚兒信口開河的讚了幾句，扣住另一個扣環，說道：「這又是什麽歹毒的玩藝兒？」

七殺兇神得意洋洋的道：「是梅花毒針，以寡敵衆時最管用。」

阿呆疑雲滿面的道：「傷腦筋，老小子身懷絕技，殺人好像是割稻子一樣爽，又有太極棍，簡直如虎添翼，怎會在陰溝裏翻船，栽在周快刀的手裏？」

兇神張忠堆下一臉氣忿不平的神色，咬着牙根說：「操他親娘祖奶奶，他們人多勢衆，且是摸黑闖來，咱家恰巧又正在和一個投宿的單身女郎『挑燈夜戰』，還來不及穿褲子，就被活捉了，想起來眞他媽的窩囊透啦。」

小魚兒言歸正傳，道：「這梅花毒針，想必歹毒無比，一定見血封喉，針到命亡？」

張忠搖頭道：「非也，非也，僅是麻醉劑，令人暫時昏迷而已。」

鳳兒奇道：「這可鮮，老小子怎會一反常態，變得如此大慈大悲？」

兇神張忠道：「鳳丫頭有所不知，此乃專爲刼財之用，假如被刼之人一命嗚呼，如何逼問錢財藏放的所在，豈不寃哉枉也，白忙一場。」

阿呆連聲讚賞道：「妙極啦，妙極啦，老小子不愧爲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人多時，一個一個的餵解藥，也是一件傷腦

筋的痲煩事。」

七殺兇神道：「餵解藥多煩人，咱家的配方十分奇特，只要在中毒昏迷者的頭上撒一泡尿，便可豁然而醒。」

小魚兒笑笑說道：「好鮮，又好好玩啊。」

阿呆道：「等一下咱們就試試看，尿由小鳳來撒。」

鳳兒羞得滿臉通紅的道：「臭阿呆，你壞死啦，我才不幹這種骯髒事哩。」

小魚兒嬉戲道：「妳不幹，記得小時候阿呆來幹，阿呆半夜尿急，就會將糟老頭的腦袋當夜壺，尿過一次。」

阿呆面紅耳赤的道：「傷腦筋，那壺不響你提那壺，小心那一天乜阿呆先生也把你的腦袋當夜壺。」

小魚兒沒再理他，轉對張忠道：「如果不撒尿，大概多久才會醒過來？」

七殺兇神道：「可能要三天左右。」

小魚兒道：「太極棍果然是一件厲害的寶貝。」

張忠脫口便說：「這只是實用的一面，它還有更大更妙的用處。」

鳳兒道：「什麽更大更妙的用處？」

兇神張忠一時不留神說溜了嘴，連忙改口說道：「沒有什麽，沒有什麽，日後三位自會明白。」

小魚兒亦未追問，將太極棍自自然然的往張忠面前一送，道：「物歸原主，請張寨主小心收好，咱們該上路啦。」

七殺兇神伸手就接，孰料，正當此刻，小魚兒巳將機關環扣拉動，說時遲，那時快，一蓬毒針如電閃而出。

張忠嚇得魂不附體，聲如夜梟悲鳴，說：「好毒辣的小雜種，老子將你撕成肉片！」

他雙掌齊出，分襲小魚兒的左右太陽穴。

阿呆吼道：「老小子，睡你的大頭覺吧。」

鳳兒罵道：「一覺醒來，大概就回到鐵籠啦。」

三小一向默契良好，合作無間，分從兩旁攻過來，以防萬一。

就在小魚兒發針，張忠反擊，阿呆、鳳兒馳援，四方面行將短兵相接的那一瞬間，七殺兇神的毒性巳發，噗通！一聲倒下去。

小魚兒冷笑道：「毒針果然厲害，老小子沒有說假話。」

鳳兒揚眉道：「兵不血刃，咱們打了最漂亮的一仗。」

阿呆自己罵自己：「誰叫他交友不愼，誤把仇人當恩人！」

小魚兒頭也不回的吼聲叫道：「來人哪！」

「有，帮主！」

張大柱等十二名弟兄，隨時皆守護在側，餘音未落，人巳整隊結伴而入。

小魚兒發號施令道：「先把他捆起來，再去雇一輛車，準備押到順德府去換銀子。」

大家齊聲應是，何消片刻工夫，便將張忠像死豬似的綁起來，放在一張椅子上，然後隨又退出「百樂客棧」，先雇車去了。

張大柱走在最後，前脚巳出門，忽又轉回身來道：「帮主，有一件事屬下一直不敢說。」

小魚兒一怔，道：「是什麽事？但說無妨。」

大柱子畏畏縮縮的道：「屬下——屬下該吃解藥了吧？」

小魚兒「哦」了一聲，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詭笑一下，道：「你的毒藥是在什麽地方服下的？」

「山西靜樂縣的賭場裏。」

「現在是第幾天？」

「第六天。」

「那你早該在三天前就死啦。」

「是呀，屬下也覺得很奇怪。」

「奇怪什麽？」

「奇怪爲何還沒有死。」

「如今感覺如何？」

「肚子裏好像怪怪的。」

「放屁，那是糟老頭給本帮主的加味『十全大補丸』，藉此增強功力，那來的毒藥，更不需解藥。」

張大柱聞言恍然大悟，傻笑一下，沒再言語。

阿呆說道：「傻小子，這純粹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還不快雇車子去，發什麽楞。」

目注張大柱等人去遠後，阿呆嬉皮笑臉的道：「鳳兒，帮帮忙，把這個老小子弄醒吧。」

鳳兒道：「剛剛才把他制住，幹嘛又要弄醒？」

「問一問他那百萬餉銀的下落。」

「對，機會難得，是該查清楚。」

「那就請脫掉褲子，撒一泡尿吧，乜保證目不邪視。」

鳳兒的耳根子都羞紅了，嗔怒道：「去你的，乜才不幹這種糗事，要撒你自己撒。」

良機不再，阿呆繼續消遣道：「女人的尿香嘛，尤其是青春玉女，一定效果奇佳。」

鳳兒死也不答應，賭氣躲到一邊去。

阿呆無奈，半眞半假的道：「好啦，好啦，反正丢人現眼的糗事都是乜一個人的，將來發了財我也要分一半，請女士廻避，俺要脫褲子啦。」

其實，鳳兒早巳廻避，阿呆也不是空口說白話，當眞拉開褲子，獻出「寶」來，在七殺兇神張忠的頭上撒了一泡熱騰騰的尿。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也不知道張忠是從那裏弄來的旁門左道迷魂藥，一泡熱尿撒下去，不多一會工夫，七殺兇神便悠悠醒過來。

怒目雙睜，幾乎要噴出火來，張忠殺氣冲天的說道：「媽的個屁，我操你們的親娘祖奶奶，你們千方百計的，原來是爲了老子的太極棍，你們說，是誰指使你們來的？」

張忠急怒攻心，連「粗」字都說出口，小魚兒立即以牙還牙：「爹的個×，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是千面人魔。」

「誰是千面人魔？」

「就是叫本座來找你的人。」

「不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千面人魔可能就是雷天豹，雷天豹可能是千面人魔，虛虛實實，假假眞眞，老小子命長的話，將來自己去調查吧。」

「老子不但要去調查，還要宰了這個老兔崽子。」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只怕不會再有貴人，送一把烏劍，助你越獄逃亡。」

「王八羔子，你說，烏劍你們是如何弄到手的？」

阿呆以眼還眼的說道：「老王八蛋，告訴你，也免得做糊塗鬼，烏劍是血手屠夫的東西，自然是從 王的屠夫手中弄來的。」

張忠的一張臉，好似老婆跟人私奔，極端痛恨憤懣的道：「不用問，王老兒也栽在了鼠輩手裏？」

阿呆大吹大擂，說道：「廢話，栽在小魚帮的手裏並不丢人，須知我們都是天才、超人、特級殺手，專門吃你們這些大白鯊。」

「你說你們是小魚帮？老夫怎麽從未聞武林中有這一個帮派？」

「那是你孤陋寡聞。」

「老子倒認爲是默默無聞。」

「你瞧着吧，很快就會名揚天下，威震四海。」

「呆子，王老兒是否已經翹了？」

「魔鬼，還沒有。」

「現在何處？」

「正在太原府的監牢獄裏享福。」

「不是栽在你們小魚帮的手中嗎？」

「我們又把他賣給官府。」

「噢，你們拿老王去換賞金？」

「不要白不要。」

「打算如何處置老夫？」

「有樣學樣，照實不誤。」

小魚兒奸詐的笑了一笑，說道：「如果不想再回到牢籠裏，咱們還有商量的餘地。」

七殺兇神眼一瞪，道：「媽的，有屁快放，要多少？」

鳳兒和小魚兒換一道眼神，道：「不多，區區十萬兩便可成交。」

張忠怒道：「人小胃口倒挺大的，官府的賞格也不過才二萬兩。」

「還有一面無價的官府獎牌，意義重大。」

「可惜老夫沒有那麽多銀子。」

「百萬兩餉銀，你至少可以分到二十萬分帳。」

「說出地方來，小魚帮可以替你去拿來。」

「抱歉，老子不能說，說出來你們也拿不到。」

「爲什麽？」

「因爲非四人到齊，否則無法開啓寶庫。」

「能否開得了，讓我們自己去煩惱吧，你只要說出地點來，這筆生意，就成交啦。」

「辦不到。」

阿呆臉一沉，道：「死鴨子，硬嘴巴，我看不給他點苦頭吃，老小子是不會說實話的。」

鳳兒道：「如何治他？」

阿呆道：「拔掉他的鬍子跟頭髮。」

小魚兒道：「好主意，咱們就來個拔毛比賽。」

說幹就幹，馬上採取行動，三小爭先恐後，恐後爭先，一刹那間，七殺兇神一臉的絡腮鬍子，便被拔了個精光，毛孔血絲遍佈，慘不忍睹。

然而，兇神張忠却連大氣也沒有吭一聲。

三小毫不放鬆，緊接着，又拔光他的頭髮，眉毛、七殺兇神巳面目全非，只見他目眦欲裂，罵不絕口，所有的髒字髒話全部搬出來，就是不肯說實話。

萬般無奈，只好將七殺兇神押上馬車去，按照旣定的計劃，送往順德府。

× × ×

憑三小三寸不爛之舌，順德府總捕頭快刀周慶，非但未將兇神張忠越獄之事怪罪到他們頭上來，而且，添油加醋，自吹自擂的結果，還順利的得到二萬兩賞銀，另外又騙到一面象徵最高榮譽的獎牌。

鳳兒、阿呆、小魚兒、腰纏萬貫，衣着華麗，像是三個發了橫財的燒包，將兩面獎牌，掛在最顯眼的地方，一路向南而去。

烏劍太極棍巳得，僅玉鐲尚未到手。

玉鐲在黃河三十六寨總寨主浪裏白條游全河的手裏。

可是，一如天狼、黑風二寨的情形，官府追捕甚急，三十六寨俱巳全部封閉，關門大吉。

游全河這麽一個響叮噹的人物，好似突然之間，在地球上消失。

消失的無影無踪。

消失的無聲無息。

不像血手屠夫王化，也不像七殺兇神張忠，根本沒有半絲半毫的綫索可尋。

小魚帮的三位帮主，盲人瞎馬，到處亂撞，這日巳渡過黃河，來到開封。

還沒有進入開封府，就在城外的一個小茶棚裏，甫落坐，屁股尚未坐熱，茶剛剛才上桌子，各自倒了一碗，正準備要喝，突然發現被人堵上了！

來人還不止一撥，有白道，有黑道，有和尚，也有道士，一個個皆面無表情，各懷鬼胎，三三兩兩的分坐在三小四週。

目光却全部凝注在鳳兒的烏劍，與阿呆的太極棍上。

阿呆眸光如電，朝四下裏一溜，毫不避諱的揚聲說道：「赫！好似衆星拱月，看上咱們啦。」

小魚兒啐道：「呆頭呆腦的，誰會看上你。」

阿呆不假詞色：「那可不一定，粗壯的男人充滿性感，起碼俏羅刹雷玉嬌就很欣賞我阿呆先生，何況我們鳳兒美得像一朶鮮花，那個不憐，那個不愛。」

鳳兒端起一碗茶來，想要潤潤嗓子，覺得很燙，難以下嚥，隨又放下去，用白眼珠子瞅着阿呆，道：「別胡謅八扯，自作多情，人家八成是看上了咱們的烏劍、太極棍。」

阿呆道：「好啊，誰中意就給誰，用賣的。」

小魚兒道：「不行，賣掉如何向糟老頭交代？」

阿呆胡說八道：「管他個娘，咱們搶

敗潛逃，逸走高飛，來個遊龍戲鳳，金屋藏嬌。」

小魚兒故意開他的玩笑：「藏什麽嬌，可是你的未婚妻雷玉嬌？」

阿呆拍着胸脯說道：「大富大貴的人，誰是沒有三妻六妾，自然多多益善，一個雷玉嬌怎麽够『用』，怕不壓死她才怪哩。」

鳳兒冷哼一聲，道：「你想得倒美，阿嬌可不是省油的燈，容不得你拈花惹草，再說老頭對咱們不薄，怎可做出這種見利忘義，違背良知的事？」

經鳳兒這麽一說，阿呆可傻眼了，道：「傷腦筋，那該怎麽辦？」

小魚兒道：「好辦，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鳳兒姑娘道：「對，以戰止戰，以毒攻毒！」

阿呆道：「乾脆來個集體屠殺，不要讓七殺兇神專美於前，也順便看一看自命清高的大俠客恐怖，窩囊，呼天喊地、哭叫爹娘的死相。」

小魚兒道：「好主意，開封一戰，咱們小魚帮大概就可以在江湖上站穩脚後跟啦。」

三小高談闊論，目中無人，馬上引起了在場羣豪的不快，一名身穿紫衣，脅佩寶劍，貌相温文爾雅，不怒自威的中年人，霍地離座而起，狼行虎步的衝至三小桌前五尺許處，沉聲說道：「三位是小魚帮的嘍囉？」

阿呆挑眉瞪眼的道：「你狗眼看人低，咱們是小魚帮的頭頭，不是嘍嘍。」他故意將嘍囉說成嘍嘍。

可是，並未因是小魚帮的頭頭，而改變紫衣人不屑的神色，語冷如冰的道：「你們在小魚帮是什麽地位？香主？舵主？或是堂口的負責人？」

小魚兒神氣活現的道：「區區在下我小魚兒，是小魚帮的首席帮主。」

阿呆趾高氣揚的道：「區區在下我阿呆先生，是小魚帮的第二號帮主。」

鳳兒亦不甘寂寞，自我介紹道：「區區奴家我鳳兒姑娘，是小魚帮的第三號帮主。」

在場羣豪，依然冷眼斜視，滿面不屑，未將三小放在眼內。

小魚兒甚是不悅，端起了架子，裝模作樣的說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來將通名。」

紫衣人沉吟一下，道：「老夫紫衣秀士宋名德。」

阿呆故作滑稽之狀，替他改名換姓道：「啊，原來是『送命的』，是不是活膩啦？」

鳳兒唱和道：「大概是吧，不是活膩，怎會來尋死？」

宋名德聞言大怒，臉一沉，就要發作，小魚兒忽又變得文謅謅的道：「不知『送命的』大俠有何見教？」

紫衣秀士宋名德道：「老夫是想請教一件事。」

阿龍道：「有屁快放。」

宋名德道：「風聞烏劍、太極棍俱已落在小魚帮，是否屬實？」

阿呆拿起太極棍、威風八面的晃一晃，道：「消息完全正確，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太極棍。」

初生之犢不畏虎，三小個個都是燒包，鳳兒也將烏劍亮出來，嬌冷的聲音，說道：「烏劍在此，送命的，可是想據爲己有？」

烏劍、太極棍一現，羣豪紛紛站起，皆蓄勢待發，準備行搶，氣氛爲之緊張起來。

宋名德坦白的可以：「好說，寶劍神器，人人夢寐以求，老夫自然不例外。」

「好，接着！」

話是小魚兒說的，擲出去的東西，當然不是烏劍、太極棍，而是一碗熱滾滾的茶。

紫衣秀士還眞不愧爲是一個成名的人物，碗已接住，點滴不溢。

可是，一眨眼間，却被阿呆後發的一張麻將牌「紅中」打中，一碗滾燙的熱茶，全部洒在宋名德身上，燙得他鷄飛狗跳，直喊：「哎呀，我的媽！」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阿呆打暗器的手法，堪稱天下一絕，打破茶碗不算，又擊中紫衣秀士的額頭，留下一個鮮活而又清晰的「紅中」印痕。

鳳兒冷言冷語的道：「連一碗熱茶都端不穩，還妄想爭奪烏劍、太極棍，眞是痴人說夢。」

宋名德勃然大怒道：「好狂的雛兒，宋某要妳血染黃沙！」

刷！劍已出鞘，分心就刺，一片藍汪汪的光幕，瀉銀潑金般往鳳兒的身上竄。

「宰了他！」

「送他上西天！」

「送他回姥姥家！」

三小一條心，行動一致，一齊還擊，金鐵交鳴，火光四濺中，冒出無數血箭，傳來一聲慘嗥，可憐紫衣秀士奪寶不成身先死，當眞一語成讖，是來送命的。

寶劍斷成四截，是「天王之星」三個來回的結果，身上有兩個大小血窟窿，是烏劍、太極棍的恩賜，身首業已分開，僅僅還剩下後頸的一張皮勉強連着，是小魚兒的兵器摺扇的傑作。

眉頭深鎖，鋼牙緊咬，眼球幾乎要跳出眼眶來，痛苦驚怖之情，令人毛骨悚然，不敢正視。

場中氣息爲之一窒，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驀見一個環眼、塌鼻、五短身材，臉色陰沉沉的烏面老者大踏步的行過來，單膝跪地，高呼：「第三十五分舵主黑豹子金八叩見令主，並請差遣。」

小魚兒耳聞目見，心下大悅，有意無意之間，把弄一下手中的綠林令，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金舵主來得正好，你帶來多少人？」

黑豹子金八起身答道：「不多，連屬下在內，總共八個人。」

小魚兒展目朝擺在四週的羣豪掃一眼，道：「够了，兵不在多，能够殺人才是好兒郎，把這羣不順眼的傢伙統統趕走，免得掃了本座的茶興。」

黑豹子金八雙脚並攏，躬身答道：「是，總瓢把子！」



阿呆補充道：「誰要是胆敢心存不敬，賴着不走，就放手去殺，天大的麻煩，有阿呆先生替你們扛着。」

黑豹子金八再度頷首應諾，猛一個大轉身，朗聲吆喝道：「各位武林同道，我們總瓢把子的話大家都聽見了，烏劍、太極棍與爾等無緣，最好立即挾着尾巴滾，以免血流五步，誤闖枉死城。」

羣豪所爲何來，烏劍、太極棍未到手，豈肯空手而退，雙方一言不合，隨即大打出手。

鳳兒、阿呆、小魚兒却樂得輕鬆自在，一面喝茶磕瓜子，一面作壁上觀。

張大柱等人就在場邊的樹林子裏待命，這時悄沒聲息的溜過來稟道：「報告小魚帮主——」

話未完，被小魚兒截住，冷聲喝問道：「大柱子，你好大的狗胆，竟敢違抗將令，擅離職守，可是不想再要你項上的人頭？」

大柱子下意識的摸一下脖子，惶聲道：「屬下是來請示，要不要助金舵主一臂力？」

小魚兒道：「不必，你們留在原地待命就可以啦。」

阿呆道：「讓他們做敢死隊，要死就讓那羣兔崽子去死吧。」

鳳兒說的最清楚，道：「本帮草創伊始，人手單薄，要保全實力，不能作犧牲打。」

大柱子終於明白了三位帮主的苦心，連連點頭稱是，提了一壺茶，帶着一大包花生，悄然退走。

場中的惡鬥一直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羣豪人多勢衆，黑豹子金八等人勢孤力單，顯然處在下風，不僅未能將羣豪驅逐，反而被對方逼得節節後退，已接近三小飲茶之處。

桌飛椅翻，已有數人倒地了帳。

掌劍交揮，殺得全場天昏地暗。

一方不惜犧牲性命——決心要將烏劍、太極棍弄到手，寸土必爭；一方肩負綠林盟主之命，抵死相抗，寸地不讓。打得慘烈，鬥得辛辣，殺機四伏，兇險萬分。

一聲慘叫，一股血雨，黑豹子金八冷不防挨了一刀，當場仆倒在地，其餘七人兵敗如山倒，羣豪像洪水一般殺過來。

「媽的，殺呀！」

「媽的，宰呀！」

「媽的，砍呀！」

三個人，三聲吼，好似出水箭魚，更像炸彈開花，三小從座位上激射而出，兇狠猛銳的招式也隨即連環出手。

「鏘鏘鏗！」斷刀折劍的聲音。

「哇呀呀！」是傷亡倒地的哀鳴。

風頭最健的是太極棍，阿呆拉動扣環，射出一蓬毒針，立有一大片人潮應勢趴下去。

傷的傷，亡的亡，昏迷的昏迷，刹那之間，安然無恙的還剩下一半不到。

三小好不威風，頂天立地，傲然卓立，小魚兒環顧四面，殺氣騰騰的道：「上呀，那一個不死心就站出來，本座保證叫他開膛破肚，頭破血流。」

大家都被小魚帮凌人的氣勢震住了，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但烏劍、太極棍的重要性甚過他們自己的生命，皆彼此觀望，蠢蠢欲動，沒有一個知難而退的。

從人羣之外，大馬路上，大踏步的行來一位身穿黑袍，年逾五旬，道貌岸然，不怒自威的老者，人還沒有到，便自爽朗的笑說：「自古冤仇宜解不宜結，打打殺殺終非福，看老夫薄面，請就此終。」

黑袍老者似是身分不低，無疑是一位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大家夥紛紛閃身讓路，拱手爲禮，不論黑白二道，無分和尚道士，皆執禮甚恭，異口同聲的說：「是張莊主，失迎，失迎！」

鳳兒迅速的翻開她的小本子，照本宣科道：「張文光，開封逍遙莊莊主，人稱逍遙居士，五十二歲，爲人樂善好施，安貧樂道，早年無藉藉名，晚年異軍突起，廣結善緣，頗有如日中天之勢，望重黃河南北，黑白二道的人莫不敬他三分。」

逍遙居士張文光笑呵呵的道：「三位帮主客氣，螢火之光怎敢與星月爭輝。」

一名身材瘦高，長着一對鬥鷄眼的大漢趨前說道：「張莊主，這三個小娃兒，不知從那裏得到了失踪已久的烏劍、太極棍——」

逍遙居士張文光打斷他的話，不疾不徐的道：「自古神器名劍，唯有德者居之，強取豪奪，必難善終，何必爲身外之物，傷百年之身。」

瘦高大漢心有不服，但礙於逍遙莊主的情面，却不敢多言辯駁，一時僵在那裏，進也不是，退也不好。

張文光轉對三小說道：「三位帮主英雄出少年，威震羣豪，將來必定轟動武林，作爲千古佳話，假如不認爲老夫是別有居心的話，歡迎至寒莊一敍，以便面聆教益。」

這話突如其來，三小壓根兒沒料到張文光會邀他們作客逍遙莊，不由皆愕然一楞。

阿呆以目傳語道：「我看是黃鼠狼給鷄拜年，這老小子沒安好心。」

鳳兒亦以眼睛說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反正閑着也是閑着，不論是龍潭虎穴，何妨闖上一闖，看他究竟在攪什麽飛機？」

小魚兒眉目傳語道：「好，就這麽辦，誤打誤闖，闖進了土匪窩也說不定。」

心意已決，不再三心二意，小魚兒當即一口答應下來，道：「雲情高誼，却之不恭，張莊主既然如此說，小魚帮就姑且叨擾一次吧，請！」

「請！」

張文光倒是一個爽快的人，說走就走，還順便邀請在場的羣豪同行。

大家心裏雪亮，一入逍遙莊，就是他的天下，憑張文光的功力修爲，他若屬意烏劍、太極棍，絕沒有羣豪的份兒，反之，他如執意充好人，大家也休想搶到手。

於是，大夥兒皆託詞推諉，並無一人應邀同行。

已經上了馬路，阿呆忽然轉回頭來，道：「各位朋友，昏迷的人另有靈方妙藥，請聽清楚，只要在他的頭上撒一泡熱騰騰的尿，便可悠悠醒轉。」

× × ×

原以為逍遙莊必是龍潭虎穴，逍遙居士張文光必然居心叵測，詎料，一入逍遙莊，便以上賓之禮欵待，飯前飯後，談論的不是一些奉承恭維的話，便是海闊天空的胡扯一通，自始至終，絕口不提烏劍、太極棍的事。

甚且還將莊上的總管執事，乃至他十四歲的女兒張婷婷介紹給他們，使三小有賓至如歸，如同回到自己家裏的感覺。

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已經過了三天，迄未見到張婷婷生身的娘。

在張文光一再的盛情挽留下，平靜的度過三天，沒有任何意外發生，只有溫馨、歡樂、與愜意。

這是第四天，此刻夜色已深，三小剛剛吃過消夜，在張婷婷的陪伴下，正向宿處行去。

鳳兒忍不住，終於說出了她心中想說的話：「婷婷，怎麼從來沒見過妳娘，是不是不歡迎我們這三個不速之客？」

一提到母親，張婷婷就顯得有點侷促不安，道：「那兒的話，我娘單獨住在後院，可能還不知道有貴客臨門。」

阿呆道：「那我們明天一早去拜訪一下吧，這是起碼的禮貌。」

張婷婷却更加不安道：「不用，不用，我娘喜歡安靜，從來不接見外人。」

言語間，已至宿處，張婷婷道了一聲：「晚安！」領着鳳兒，進入西廂她自己的香閨。

「明兒見。」

阿呆、小魚兒則走進東廂。

擰熄油燈，二人和衣而睡，顯然戒備之心並未放鬆。

「小魚兒，依你看，張文光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誰知道，反正不是好藥，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

「那一點？」

「張文光是隻狐狸。」

「那就宰了他，拔光他的狐狸毛？」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況且伸手不打笑臉人。」

「我們明天就走總可以吧？」

「既來之，則安之，非要等他露出狐狸尾巴來不可。」

「可是，玉鐲未得，糟老頭交代之事未完。」

「咱們現在正在辦這件事。」

「游全河如石沉大海，怎麼辦？」

「呆啊，為什麼不用一用你自己的大腦。」

話至此處，隱約中聽到有一陣步履之聲遠遠傳來。

聲音極細極輕，如非有極深的內力修為根本聽不到。

小魚兒和阿呆却聽到了，而且判知是往自己房裏來。

二人的應變既快又完美無缺，以被褥做了一個睡眠中的假人，啓開後窗，翻身上了側旁北正房的房頂。

倒下去，用爬的，靜默無聲的爬至屋面的前緣。

凝目下望，馬上看到，有兩個人已進入中庭拱門。

二人皆一色黑色夜行衣，黑巾蒙面，身份貌相不明。

鬼鬼祟祟，鬼頭鬼腦，好似幽靈魑魅無聲無息的分向東西二廂潛行。

到得窗下，各自取出一個吹筒來，弄濕一塊窗紙，小心翼翼的伸進去。

三小雖係初出茅廬，但在野人山十年苦修，在千面人魔的巧妙安排下，各式各樣的江湖詭詐伎倆，早已演練過千百遍，耳熟能詳，稱得上是經驗老到的十足老江湖，一見這種情景，立知來人是想使用迷藥，將三人迷倒，然後再下手奪寶。

小魚兒心想：「奶奶的，果然是個土匪窩！」

阿呆亦暗道：「媽的，你們找錯對象啦！」

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宛若天降瑞雪，輕如鵝毛，悄沒聲息的落在那兩個黑衣蒙面人的身後。

兩個蒙面人正在全神貫注的往屋裏吹迷魂藥，冷不防覺得身後被人拍了一下，待要轉身時，麻、啞二穴已被人制住，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呆呆地楞在原地不動了。

大柱子領着一名手下，已及時閃電趕到，小聲道：「屬下一步來遲，請帮主恕罪。」

小魚兒嘿聲道：「哼，後知後覺的馬後炮，如非本帮主警覺性高，怕不早已是奈何橋上的觀光客。」

目光四下一掃，接着又道：「發什麼呆，還不快將這兩個傢伙的衣服剝下來抬走。」

「是！是！」

大柱子多一個字也不敢說，急忙剝下黑衣蒙面巾，一人扛一個，匆匆離去。

阿呆早已攏過來，道：「下一步棋該如何走？」

小魚兒邊穿黑衣，蒙黑巾，邊道：「冒充他們，繼續做這兩個傢伙的工作。」

阿呆以最快的速度，將黑衣黑巾穿戴好，道：「好計謀，守株待兔，將那隻老狐狸給釣上鈎。」

「也許另有其人。」

「誰都一樣，只要犯在小魚帮的手裏，就沒有好日子過。」

「咦，怎麼沒見小鳳？」

「她可能在睡覺，我聽到鼾聲。」

「差勁，老江湖的警覺性怎麼這樣低，莫非——」

「不要緊，阿呆先生到她房裏去瞧一瞧。」

「不可以，男女有別，怎可亂闖姑娘的香閨。」

「那該怎麼樣？」

「我自己去。」

「哼，自私！」

二人迅即分開，而且還調了班，小魚兒到了西廂，阿呆則回到東廂窗下。

「小鳳，小鳳！」

「鳳兒，鳳兒！」

小魚兒接連小聲的呼喚兩遍，屋內竟無半點反應。

不禁有點心焦，忙從窗紙小孔望進去，小魚兒隨即看到，兩位姑娘正玉體橫陳的倒在一張牙床上。

時值晚春，天氣已熱，鳳兒和婷婷都沒有蓋被子，僅穿着一條短褲及小肚兜，一樣的曲線玲瓏，一樣的臀肥腿長，凝脂般的胴體，每一寸皆散發着令男人心跳的魅力，豐滿的乳房，好似四個剛剛出籠的小饅頭。



尤其是張婷婷，膚白勝雪，整個人就像是一個香噴噴的粉團兒，叫人忍不住真想咬一口，抱一下。

「哇呀！女孩的身體原來這麼美，這麼迷人。」

「奶奶的，才十四五歲，將來一定是個尤物。」

「秀色可餐，古人說的話果然是經驗之談。」

「媽的，鳳兒是俺的，只不知婷婷會便宜了那個渾小子。」

看得入神，看得入迷，看得神魂顛倒，氣血翻騰，小魚兒一時忘情，竟忘記再將鳳兒叫醒。

有人來了，又是一個蒙面人，小魚兒急忙收回眼睛，將吹筒放進去。

蒙面人停在小魚兒身後丈許處，低沉的聲音道：「昏了吧？」

小魚兒半側轉身子，點頭不語。

「去把她倆的衣服剝光，老夫等一下要好好樂乎樂乎。」

「兩個？」

「兩個！」

小魚兒聽得一呆，暗道：「怪哉，再混蛋的老子也不會強姦自己的女兒呀，難道——」

心念未了，蒙面人已兀自離去，來到東廂門口，問阿呆，道：「裏面的情況如何？」

阿呆以假嗓子低聲道：「睡得跟死豬一樣，早就昏頭啦。」

蒙面人沒再言語，推門走進去。

阿呆拿起了吹筒來，猛往屋裏吹迷魂烟。

突聞蒙面人大吼大叫道：「混蛋王八蛋，人都迷倒了，你還吹個鬼，可是存心跟老子過不去？」

餘音未落，人已破門而出，身子跌跌撞撞的，顯然害人不成反害己，已經中了迷魂藥。

阿呆身如靈猿猛虎，乍然一長身，端起吹筒，照準蒙面人的頭部又吹了一口，道：「你答對啦，阿呆先生就是存心跟你過不去！」

蒙面人聞言大驚，劈面一掌攻過來，可是，招式才遞出一半，陡覺一片黑暗舖天蓋地而來，雙脚一軟跪下去。

不！並未真的跪下去，被小魚兒及時上前架住，召來張大柱，當場將他綁在一根柱子上。

阿呆和小魚兒先將自己的黑衣黑巾脫去，然後才扯下蒙面人的蒙面巾。阿呆大吃一驚道：「是逍遙居士張文光！」

小魚兒却斷然決然的道：「他不是逍遙居士張文光！」

由於臉部被蒙住，張文光中毒並不深，此刻已完全甦醒，聞言錯愕一下，道：「小雜種，你怎敢說老夫不是張文光？」

小魚兒怒溢雙眉的道：「道理很簡單，再混蛋的老子也不會企圖強姦自己親生的女兒！」

阿呆道：「那可不一定，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人也有。」

小魚兒道：「不多，不多，多了會人倫大變，大變人倫！」

在他的臉上一陣端詳，伸手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面具的下面，是一張陰沉、奸詐、而又邪惡的臉！

小魚兒道：「你是誰？如果本帮主的猜想不錯，想必定是黃河三十六寨的總寨主浪裏白條游全河。」

「沒錯，就是他！」

鳳兒應聲而現，手裏拿着她那本寶貝小本子，朗聲說道：「這個老魔頭的所有特徵，跟糟老頭提供的資料完全吻合，絕對錯不了。」

小魚兒不由的想到了適才所見之事，雖然鳳兒此刻服裝整齊，小魚兒的腦海裏想的却仍然是她那美麗的胴體，以及渾圓動人，吹彈得破的一雙小饅頭，心湖一陣盪漾後，寒臉說道：「游全河，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是又怎麼樣？」

「是就向你借一樣東西！」

「借什麼東西？」

「玉鐲，當朝太后曾經佩用之物。」

「哼，老夫出身草莽，那來這麼貴重的東西。」

啪！阿呆手握麻將牌「東風」，結結實實的打在游全河的左臉上，留下一個鮮明的印記不算，還打落三顆牙，道：「姓游的，玉鐲到底在不在你手上？」

浪裏白條游全河好硬的骨頭，咬着一張血口，一言不發。

啪！又是一聲，右臉上多了一張「西風」，牙齒再加三顆，小魚兒道：「這只是清粥小菜，正餐尚未開始，老小子識時務的話就別自找苦頭吃。」

雙頰受創，牙齒脫落，游全河滿口是血，痛得他冷汗直冒，終於忍不住說道：「老夫是玉鐲的主人又如何？」

「那就借給本帮主。」

「不借！」

「說出在何處，本座自己去拿。」

「不說！」

小魚兒勃然大怒道：「阿呆，給我閹啦！」

鳳兒臉一紅，道：「小龍哥，這樣不太好吧？」

小魚兒道：「婦人之仁，妳可曾知道，這個老色鬼曾有強暴妳的企圖，閹掉也就再也不會凌辱婦女。」

阿呆隨聲附和道：「對！割去也是非根，就不會再惹是生非！」

鳳兒急忙廻避，阿呆已亮出一把七首來。

白刃子進，紅刀子出，阿呆手法迅捷曼妙，好似閹豬閹狗一般，割下一串毛茸茸的黑葡萄，扔到牆外去。

浪裏白條變成血裏死狗，痛得他當場暈過去。

嘩啦啦！小魚兒當頭給他澆了一頭水，游全河又醒過來，小龍怒眼圓睜的道：「玉鐲究竟藏在那裏？再不說實話，下一次就在你肚子上開一個洞，放滿松油點火燒。」

肚子上開一個窟窿，裝滿松油來放火燒，這情景，多麽恐怖，多麽嚇人，游全河不禁透體生寒，心意三轉而決道：「想要老夫交出玉鐲，除非你們肯答應放游某走。」

小魚兒道：「你雙手血腥，一身是罪，還想活命？」

阿呆道：「談判要談判的條件，階下之囚不夠格！」

游全河堅決的表示：「不放老夫一條生路，你們就休想得到所要的東西。」

小魚兒沉吟一下，道：「可以，只要你交出玉鐲，本座答應給你一天的時間逃命，一天之後，本帮再開始追捕，至於能否逃過此刼，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游全河尋思再三道：「好吧，老夫勉強答應，但願小魚帮能信守承諾。」

阿呆道：「放心啦，小魚帮並不是單靠騙人起家。」

這話有語病，鳳兒連忙糾正道：「小魚帮絕不騙人。」

游全河道：「不騙就好，請先放開老夫，好去取玉鐲。」

小魚兒道：「去那裏取？」

游全河道：「後院夫人獨居處。」

阿呆道：「怪事，你是個色鬼，尊夫人却獨居？」

游全河歎息，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鳳兒道：「知道地方就好辦，本姑娘去拿。」

浪裏白條道：「後院是本莊的禁區，如非老夫引領，你們根本進不去。」

三小以目代口，一陣密商，立將游全河鬆開，向內院行去。

小魚兒緊隨在左，道：「你最好不要打歪主意，本座的鐵葡萄彈無虛發。」

阿呆緊隨在右，道：「阿呆先生的太極棍無堅不摧，百發百中。」

鳳兒緊隨在後，道：「鳳兒姑娘的烏劍就在你身後，小心一劍穿心！」

一行四人，通過一片廣場，進入一個獨院。

獨院內有一座精巧別緻，樓高三層的小紅樓。

四人甫踏入院內一丈不到，樓上突然傳來一個嬌冷的聲音：「游全河，站住，你這個言而無信的小人，胆敢再進一步，我就對你不客氣！」

咻！的一聲，樓上射來一支狀似玉釵的暗器，堪堪落在游全河的脚前寸許處。

循聲望去，大家有目共睹，樓上窗後布幔內，有一個美麗的倩影，正在密切的監視着他們！

浪裏白條游全河道：「夫人請息怒，並非游某有意自毁諾言，實因不小心栽了一個大觔斗——」

夫人打斷也的話，截口道：「夜路走多了，你果然遇上鬼，活該！」

游全河道：「他們志在玉鐲，沒有玉鐲老夫就性命難保。」

「這跟我有什麽關係？」

「十年前老夫就將玉鐲獻給夫人。」

「哦！」

倩影突告消失，經過一陣短暫的沉寂後，麗影再現，嬌聲叱喝，道：「拿去，滾！」

碧光一閃，去勢如風，小魚兒好俊的功夫，探手一抓，立將一隻通體碧綠，上有蟠龍細紋，手工極爲精密細緻的玉鐲撈在手中。

游全河對也這一位夫人似是十分忌憚，領着三小退出獨院後始道：「老夫可否現在就走？」

小魚兒不假思索的說道：「可以，可以，請！」

游全河急急如漏網之魚，掉頭就走。

阿呆揷言道：「小魚兒，就這樣放也走？」

小魚兒道：「人無信不立，咱們不能說話不算話。」

「信用値二萬両白花花的銀子？」

「銀子還是咱們的，他跑不了。」

「我不懂。」

「姓游的會回來找咱們。」

「我更不懂得啦，游全河又不是二百五。」

「到時候你就會明白的，山人自有安排。」

小魚兒不願再跟也磨牙，朝鳳兒的一雙小饅頭瞄一眼，道：「小鳳，怎麽攪的，睡着了？」

鳳兒道：「嗯，覺得很累，一上床就睡着了。」

「武入耳聰，還是應該有所警覺才是呀。」

「可能是被婷婷的鼻鼾聲，淹沒了一切。」

「可怕的鼾聲，差點遭到游全河的凌辱。」

「你爲什麽不叫我一聲？」

「叫了，妳睡得跟豬一樣。」

「可以再叫呀，直至叫醒爲止。」

「是想再叫，可是，可是——」

「你怎麽了？」

「我的眼睛，不小心跑到你們床上去了。」

小魚兒說這話時，神色十分滑稽詼諧，趣味盎然，鳳兒緊張的臉色泛靑，心臟快要跳出口腔來，迫不及待的追問道：「你看見什麽？」

「兩張美麗的海棠春睡圖。」

「就這樣籠統？」

「加上四個剛出籠的小饅頭。」

「還有什麽？」

「玉腿、肥臀、纖腰。」

「還有沒有別的？」

小魚兒擧起雙手，作宣誓狀，道：「天地良心，你們都穿着褲子，那個地方我可沒看見，誰要是撒謊騙人，誰就不得好死！」

阿呆聽得睜大了眼，張大了嘴，垂涎欲滴的道：「哼，自私，這麽好的事也不打個招呼，讓我阿呆先生也開開眼界。」

小魚兒罵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不可看，你懂不懂規矩。」

阿呆不服道：「只是看看，又不玩眞的，你窮緊張個屁，小氣鬼！」

小魚兒怒道：「看一眼也不行，須知女孩子的身體玉潔冰清，被誰看見就得嫁給誰。」

阿呆大喜，扮着鬼臉道：「天下還有



這麽美的規矩，也不早說，以後我阿呆先生也要看多幾個，讓數不清的女孩爲我瘋狂。」

鳳兒大發嬌嗔道：「哼，你們男人都是貪心不足，沒有一個靠得住。」

小魚兒道：「我抗議，我可是愛情專一，心無二用的實行者。」

阿呆道：「算啦，偷嘴的貓兒不喜歡叫，事實勝於雄辯。」

小魚兒道：「那是強迫中獎，另當別論。」

阿呆戲謔的道：「獎巳經中啦，要不要領？」

小魚兒望着阿鳳，半眞半假的道：「這要看小鳳的態度而定，看她有沒有容人的雅量，准不准我一箭雙鵰？」

鳳兒佯怒，說道：「三鵰五鵰，十鵰八鵰，隨你的便，干我屁事，再說，婷婷昏睡不醒，她根本不知道有色情狂偷窺的事。」

阿呆好聽明：「妳的意思是說，咱們守口保密，不要洩漏天機？」

「這樣可免婷婷受窘難爲情。」

「也免得妳鳳兒操心被遺棄。」

「死阿呆，臭阿呆，你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啦，看我撕爛你的狗嘴。」

話未完時，人巳衝出，雙手不停的揮舞着，追打阿呆。

一個跑，一個追，忘其所以，盡情逗要，一霎時巳追過廣場，囘到前院。

小魚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將玉鐲親自戴在鳳兒手上，道：「鳳兒，玉鐲跟烏劍就由妳一人保管啦，將來說不定會當上武林皇后，跟當今的老太后一爭短長。」

阿呆湊興道：「對，寶劍送英雄，紅粉贈佳人，名貴的首飾自然應該送給自己心愛的人，我看這樣吧，等一下再將『天王之星』送給婷婷，算是定情之物。」

小魚兒道：「好啦，別再胡扯，我就心婷婷業巳中毒，咱們快過去瞧瞧。」

三小當即加快步伐，穿過一條長廊，到達張婷婷香閨門外。

阿呆的動作最快，伸手就要推門而入，却被鳳兒攔住了，道：「女孩香閨，男人止步。」

小虎阿呆不服氣：「救人如救火，我是進去救人，又不是偷香，妳緊張個什麽勁？」

鳳兒斷然道：「不行，赤身露體的女人不能隨便給男人看。」

阿呆強辯道：「一對小饅頭有什麽了不起，又看不到機密所在，何必那麽小心眼兒。」

鳳兒不再理也，閃身而入，嘭！的一聲關上了門，令阿呆吃了閉門羹。

不一時，鳳兒又開門出來道：「婷婷果然巳中毒昏迷。」

阿呆一臉疑雲的道：「奇怪，同處一室，妳怎麽沒有中毒？」

小魚兒道：「呆啊，咱們從小在糟老頭的毒汁薰泡下長大，普通的迷魂藥自然奈何不了咱們。」

阿呆焦急的道：「可是，婷婷昏迷不醒，這可如何是好？總得要設法找到解藥才行。」

鳳兒想了想，道：「我看暫時不必，姓游的用藥的目的，旨在將咱們迷倒，搶奪烏劍、太極棍，並非殺人的毒藥，況且中毒不深，也許很快就會醒過來。」

小魚兒故意消遣阿呆：「你乾脆去撒一泡尿好啦，這樣可能更快。」

阿呆傻笑道：「這不好意思啦，人家還是黃花大閨女，要撒也應該小鳳去撒，女人對女人，比較不會有後遺症。」

鳳兒啐道：「這又不是七殺兇神的梅花毒針，你少開黃腔，出口成髒！天還沒有亮，去睡吧，一切明天再談。」

× × ×

第二天，張婷婷終於完全清醒過來，在香閨之內，鳳兒便將昨夜所發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訴她，婷婷不願接受這個可怕的事實，却又不能不信。

隨後，與阿呆、小魚兒會齊，來到一個小客廳裏，共商如何處理這個突發事故的善後事宜。

從婷婷的口中得知，總管老陳是逍遙莊的元老，於是命人將也請過來，小魚兒開門見山的道：「老陳，你在逍遙莊工作很久了吧？」

老陳臉上的皺紋很多很深，全是歲月留下來的印痕，見問恭恭敬敬的答道：「久啦，久啦，打從小姐的祖父興建逍遙莊時，便在莊上幹活兒。」

阿呆道：「資格夠老就好，這樣才可以和游全河劃清界綫。」

老陳呆了一下，道：「浪裏白條 游全河？跟老夫何干？」

小魚兒鄭重其事的道：「老陳，你想想看，以前的張莊主，跟現在的張莊主是否有所不同？」

陳總管過的橋比也們走的路還多，巳意識到事非等閑，肅容滿面的道：「嗯，是有些不大一樣的地方。」

鳳兒道：「有何不同之處？」

陳總管字斟句酌的道：「大體而言，早年保守持重，晚近則頗喜沽名釣譽，近乎急功好利。」

小魚兒道：「這情形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大約十餘年前。」

「換句話說，前後判若兩人？」

「可以這樣說。」

「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兩個人？」

「這——小老兒不敢亂下斷語。」

鳳兒將事實的眞相告訴他，說道：「事實業巳證明，現在的張莊主是浪裏白條游全河冒充的，問題的關鍵是，逍遙莊有無老魔引進的心腹同黨。」

陳總管驚得臉色大變道：「有，有，有人和他走得很近，同進同出，都是近二年來引進的。」

阿呆道：「多不多？」

老陳道：「不少，約有十人左右。」

小魚兒道：「把他們統統捉起來，暫時關在莊內，以杜後患，如人手不足，可找大柱子他們帮忙。」

阿呆叮嚀道：「要一網打盡，不要放走一人，他們都是官府通緝有案的人，很値錢的。」

陳總管躬身應是，立即付諸行動，頓飯工夫後便又轉同來，正容說道：「小姐，三位帮主，四人巳連夜逃亡，六人被擒

，包括張分舵主昨夜擒獲的二人在內。」

小魚兒大人大樣的說道：「拔除內患本帮主就放心啦，不然婷婷姑娘的安全堪慮。」

婷婷紅着眼圈兒，戚然言道：「我還是不相信這會是事實，他從小就那麽疼我，怎會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還有，我眞正的爹又在何方？」

說至最後，已是泣不成聲，珠淚滾滾而下。

鳳兒柔聲安慰，說道：「婷妹，別難過，這件事鳳兒姐姐一定帮妳查個水落石出。」

阿呆粗聲道：「用不到咱們鷄婆，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人可以問。」

小魚兒道：「誰？」

阿呆道：「就是婷婷她娘。」

這話仿若在茫茫大海中亮起一盞明燈，小魚兒拍一下自己的腦袋，道：「哦，我怎麽沒有想到。」

阿呆可逮住了小魚兒的小辮子，大罵特罵道：「呆啊！笨啊！傻啊！標準的二百五，加料的後知後覺。」

小魚兒沒跟他斤斤計較，對陳總管道：「陳總管，游全河跟後院的這位夫人好像格格不入？」

陳總管面色凝重的道：「是的，自從夫人在後院小紅樓定居的那一刻起，便被列爲禁區，任何人不得擅入，包括老魔自己在內。」

阿呆道：「這可是千古怪事，那有不住在一起的夫妻。」

鳳兒道：「這位夫人，是張莊主的元配？還是游全河帶進來的女人？」

陳總管搖頭道：「不知道，好像自那老匹夫冒名頂替後，便沒再見到夫人。」

小魚兒道：「但是，不論如何，婷婷是張莊主親生的骨血，應該不會錯吧？」

老陳堅定的說：「這當然毫無疑問，小姐週歲之日還曾大邀親朋好友，是在小老兒眼皮子底下長大的。」

小魚兒緊鎖着雙眉，心事重重的說道：「婷婷，後院紅樓，妳是否可以隨時出入？」

婷婷微領螓首道：「可以呀。」

「妳娘對妳好不好？」

「很好，慈祥可親，關懷備至。」

「她可是妳生身的娘？」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沒有問過。」

「能否現在就去問一問。」

「好啊，人家正想要去，走！」

「走。」

× × ×

「站住！」

甫入後院的門，樓上便傳來一聲嬌叱，接見數不清的杜鵑花瓣繽紛而下。

如非親自所見，沒有人會相信，連花瓣也可以當暗器，而且手法奇準，鋒銳如刀，就在小魚兒等人的脚前，一字排開，嵌入青磚之中，築成一道低矮的花牆。

夫人在樓上，聞其聲未見其人，銀鈴似的聲音道：「此乃禁地，非請莫入，你們來幹什麽？」

婷婷搶先道：「娘，是女兒領他們來的，他們是小魚帮的三位帮主，小魚兒、阿呆和鳳兒，都是婷兒的好朋友，想來問娘一些事情。另外一位則是我們家的老總管老陳。」

話一說完，正準備越過花瓣上前去，夫人的聲音更冷道：「別動，有什麽話就站在原地說，包括婷兒在內，誰要是輕擧妄動，杜鵑花瓣下將無活人。」

口氣夠大，證諸花瓣入石三分功力，亦非吹牛說大話，張婷婷聞言倒抽一口冷氣，踏出去的步子又縮回來。

小魚兒遲疑一下，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本帮帮主是有幾句話想請教。」

夫人的聲音好冷，只有一個「字」：

「說！」

「婷婷是否夫人親生的女兒？」

「不是。」

「如此，夫人亦非逍遙居士張文光的元配？」

「嗯！」

「請問逍遙居士張文光的生死下落如何？」

「早已骨化飛灰。」

「兇手何人？」

「就是浪裏白條游全河。」

「妳跟姓游的是什麽關係？」

「仇人！」

「仇人會共處一莊，還能將玉鐲送給妳？」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事關重大，不便對外人人言。」

「難道也不能對婷婷講？」

「她也是外人，此事與逍遙居張家無關。」

張婷婷淚流滿面的道：「娘，我親生的母親呢？」

夫人仍未露面，聲音稍爲溫柔一些，道：「早在游魔霸佔逍遙居，爲娘的來此定居不久，妳尚在襁褓之中時，便已撒手西歸。」

「這些事情，娘爲何一直未對女兒言講？」

「是妳母親的遺言不准對妳明言，且臨危託孤，囑我收汝爲螟蛉之女，扶養成人。」

「爲什麽不能明說？」

「是怕妳心生芥蒂，遭了老匹夫的毒手。」

「先母身故的事，怎麽連陳總管也不知道？」

「是老魔派他的心腹手下抬出去埋葬的。」

阿呆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夫人是誰？」

「是一個家破人亡，夫死子散的歹命人。」

「夫人也有兒子？」

「當然。」

「多大？」

「假如他尚在人世，約莫跟你們一樣大。」

「可否請示尊姓芳名？」

「沒有這個必要。」

「傷腦筋，我們該如何稱呼夫人？」

「就叫我歹命人好了。」

「還是歹命夫人比較有禮貌。」



「隨便。」

鳳兒道：「夫人與游全河旣是仇家，因何能苟活至今，而且對姓游的不假詞色呢？」

歹命夫人歎息一聲，道：「許是紅顏多刦吧！」

「哦，原來夫人是一位大美人。」

「老身倒但願是一個平庸粗俗的村姑村婦。」

「敢請夫人現身一見，俾便一睹絕代風華。」

「妳我萍水相逢，非親非故，無須多此一擧。」

語音一頓，歹命夫人接着又叫了一聲：「陳總管。」

總管老陳急忙畢恭畢敬的應道：「老奴在此，請夫人示下。」

歹命夫人不快不慢的道：「老身並非張家之人，逍遙莊自非我久居之地，慢則三月，快則旬日便會離開，請善待婷婷，並代爲掌管張家的產業。」

陳總管黯然道：「老莊主夫婦旣已相繼身亡，小姐便是無依的孤女，尚祈夫人念舊恤孤，就把逍遙莊當作是自己的家，繼續住下來吧。」

張婷婷亦悲聲道：「娘千萬別走，留下女兒一個人眞不知道該如何活下去。」

歹命夫人的聲音道：「傻孩子，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爲娘的還有未報的血海深仇，尤其要去尋找我那離散的兒子，老身言盡於此，諸位請回吧。」

婷婷與陳總管，對歹命夫人的性情知之甚深，向來言出必踐，說一不二，她決定的事，任何人也改變不了，只好悵然若失的默默退出。

臨出院門前，小魚兒道：「夫人，妳的兒子是誰？仇家又是什麽人，小魚帮自不量力，願爲夫人略效犬馬之勞。」

阿呆亦大肆吹噓道：「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只要有我們小魚帮一插手，天大地大的難題，兩三下便可清潔溜溜。」

鳳兒不甘寂寞，也吹起法螺，道：「本帮創立的宗旨就是替天行道，打抱不平，夫人不必客氣，有什麽差遣，儘管直說無妨。」

孰料，馬屁拍在馬腿上，剃頭挑子一頭熱，小紅樓上的門窗業已關閉，歹命夫人反應全無。

× × ×

晚飯後，四個年輕人又集中在小客廳裏。

起先，由於婷婷驟聞父母雙亡，心情甚是惡劣，但當她得知，鳳兒、阿呆、小魚兒也是三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時，哀傷的情緒這才稍稍平靜下來。

鳳兒首先好奇的問道：「婷婷，歹命夫人眞的很美？」

婷婷一本正經的道：「美啊，在我見過的美人之中數我娘最美，所有的美人加起來，比我娘還差一大截。」

「可知她的身份來歷？」

「我娘從來不談她自己。」

「姓名不會不知道吧？」

「她不說，小妹亦未問。」

「武功如何？」

「在我的印象中，她老人家是一個全然不懂武功的人，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她施展飛花穿石的絕技。」

小魚兒道：「這可不是普通的鵰蟲小技，沒有十年以上的苦修，絕難達到這個水準。」

阿呆道：「可不是嗎？如果動起手來，我們可能會吃癟。」

小魚兒好大的口氣，接說道：「有機會我倒想領教領教，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阿呆道：「哼，吹牛，黑白講，你說游全河一定會回來找咱們，怎麽沒見一點動靜？」

小魚兒信心十足的道：「別急，他會回來的。」

「不回來時怎樣？」

「我當馬給你騎。」

「好，你說話要算數。」

「他回來又如何？」

「我阿呆先生給你當馬騎。」

「空口無憑，咱們勾勾手。」

二人童心未泯，生性又好玩，當場勾了手指，還蓋了印。

說巧眞巧，合該阿呆倒霉，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總管老陳進來說道：「小魚帮主，游全河那個老匹夫又回來了。」

阿呆大吃一驚，道：「媽的，他回來幹嘛？」

陳總管道：「說是要找小魚帮主。」

小魚兒道：「人在那裏？」

陳總管道：「就在外面。」

小魚兒未有多言，跨步而出，果不其然，浪裏白條游全河已候在院子裏。

堂堂黃河三十六寨的總寨主，可以呼風喚雨，可謂八面威風，此刻却狼狽不堪，鼻歪嘴斜，口吐白沫，臉上的綫條全部扭曲的變了樣兒，兩隻脚很不老實，在他上一蹦一跳的，像是得了羊癲瘋。

阿呆不明究裏，上前說道：「游總寨主，你怎麽啦，可是吃錯了藥？」

游全河怒瞪了他一眼，對小魚兒說道：「你言而無信，在老夫身上動了什麽手脚？」

小魚兒笑道：「好說，只是點了你『癲』穴而已，除非及時解開，不然你會發一輩子的羊癲瘋。」

阿呆大怒道：「好啊，小魚兒，原來是你動了手脚，却反轉來和我打賭，這簡直是詐欺嘛。」

小魚兒笑呵呵的道：「我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小魚兒，你點『癲』穴的手法是從那裏學來的？我怎麽一竅不通？」

「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是從糟老頭私藏的一本小册子上偷學的。」

「爲什麽不告訴我？」

「告訴你我就贏不了你啦。」

「我要你將這種手法公開。」

「教會徒弟，會餓死師父，不幹。」

一頭兇狠的猛虎，瞬間變成一隻乖順的綿羊，浪裏白條游全河繼續口吐白沫，瘋瘋癲癲的亂蹦亂跳不止，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吐字不清的道：「請小魚帮主高抬貴手，趕快帮老夫解開『癲』穴。」

（未完・五）

## 上文提要：

元宵節前，春申君與任雲秋及莊丁一行人等趕赴衡山鎮，途中遇到一名黑袍僧人引路到達祝融寺，突然發覺失踪多日的謝公愚和青松道人也先後到來，春申君於是先把他們的迷心毒藥解去，然後對他們說出佯作歸順黑衣教的眞正目的。當夜二更，他們奉命夜襲衡山派，春申君深恐青雲道長人孤勢弱，於是吩咐任雲秋先行前往保護道長，伺機行事……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新月刀

## 六：總管上陣　鎩羽而歸

青石、青藜只朝他們點點頭，就一腳跨進門去，但見屋中兩邊站立着八名年輕道人，一個個抱劍肅立，看到兩人走入，一齊躬身施禮。

青石看得暗暗冷笑，忖道：「就憑這幾名弟子，又管什麼用？」

他和青藜二人跨入雲房，青雲道長巍然盤膝坐在雲床之上，抬目問道：「二位師弟，方才那二處火花，可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青石稽首道：「小弟二人就是為了此事，特來稟報掌門人的。」

青雲道長抬抬手道：「好，二位師弟請坐下來再說不遲。」

青石、青藜依言坐下，仍由青石說道：「本觀南首首先發現火花信號，接着東西兩方，也相繼有人施放火花訊號，經小弟派人查詢，發現有不少黑衣人在觀前，左右集合，為數不下兩三百人，很可能是近日崛起江湖的黑衣教人，有意向本派尋釁而來，小弟和青藜師弟已經調派弟子，加強戒備，特來向掌門人請示。」

「會是黑衣教？」青雲道長故作詫異的攢攢眉道：「黑衣教有多少力量，敢來犯咱們衡山派？走，咱們出去看看。」

這不是正好墜入他們的預謀麼？

青石心中暗暗高興，一面說道：「小弟和青藜師弟也是這個意思，黑衣教侵犯本派，掌門人親自出去一趟，對本派弟子就有莫大的鼓勵作用。」

青雲道長聽了這番話，心頭暗暗感喟：「這不是不打自招了麼？」一面頷首道：「咱們那就走吧，二位師弟前面帶路。」

青藜忙道：「掌門人請先。」

青雲道長抬手道：「你們只管走在前面，不用和我客氣。」

青石、青藜不敢違拗，只得走在前面，三人跨出雲房。

青雲道長朝兩名中年道人吩咐道：「玄通、玄風，你們跟為師出去。」

玄通、玄風答應一聲。玄通一揮手，由八名手捧長劍的年輕道人列為兩行，先行魚貫走出，在門前站定。然後是玄通、玄風也在門口站定下來。接着是青藜、青石，和掌門人青雲道長。

要知一派之中，以掌門人為最尊，掌門人尚未跨出茅屋之前，青石、青藜，也要在門口侍立，這是禮數，因此青石、青藜先行跨出茅屋，就一左一右站定下來。

這一情形，就成了：茅屋門口，站在左邊的是四名手抱長劍的弟子，玄通和青石。右邊也有四名手抱長劍的弟子，玄風和青藜。

青雲道長走在最後；但他左腳堪堪跨出茅屋門檻之際，左右兩側同時響起一陣鏘鏘劍鳴！

也在這同時，左首四名弟子的長劍，快如閃電，左右前後交叉鎖在青石頭頸上，玄通的長劍迅疾抵住了他後心。

右邊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四名弟子長劍交叉，一下就鎖住了青藜的頭頸，玄風的長劍則抵住他的後心。

原來青雲道長跨出左脚，就是暗號了。

這八名第三代弟子乃是專門負責保護掌門人的護法弟子，他們所練的劍法，除





了「衡山劍法」，另有一套聯手拏人的劍法，藉以防範心存不規的人，在接近掌門人時之用。

這套劍法，除了奉派為掌門人侍從的弟子，才能練習，而且那是秘密訓練的，青石、青藜自然沒有機會見識，尤其事起倉猝，他們縱有一身武功，也是措手不及了。

青石臉色大變，叫道：「掌門人，他們……」

青雲道長徐徐跨出茅屋，肅容道：「青石、青藜，咱們同門數十年，若論私誼，我應該讓你們有自新的機會，我這樣做，乃是為了衡山派數百年歷代相傳的基業。若在平日，你們只是為了想謀奪掌門人，即使殺了我，衡山派依然可以屹立於江湖，不至毀滅祖師諦創的基業，但今晚你們意圖加害於我，是勾結黑衣教，也斷送了衡山派，我不得不先下手為強，把你們拏下了。」

青石、青藜同聲道：「掌門人，小弟絕無此意，這是有人有意離間破壞我們師兄弟，掌門人不可輕信，小弟和掌門人同門數十年，豈會做出欺師滅祖，出賣本派的事來？」

青雲道長一抬手道：「搜！」

他喝聲出口，玄風探手從青藜右手衣袖中搜出一管黑黝黝的針筒，送到掌門人面前。

青雲道長只看了一眼，就點點頭道：「果然是化血針，青藜，你還有何說？」

青藜早已面無人色，俯首不語。

青石抗聲道：「掌門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針筒縱然是化血針，也不能證明小弟和青藜師弟勾結黑衣教，預謀加害掌門人。」

青藜經他一說，也接口道：「掌門人明鑑，這針筒……」

青雲道長一擺手道：「你們不用說了，今晚二更以前，你們和黑衣教姓但的副總管在前進秘密商談了些什麼？愚兄親耳所聞，難道還會聽錯麼？我方才說過，你們有人想當衡山派掌門人可以，想以衡山派基業，去換取黑衣教副教主，是衡山派任何一個人都不答應的。」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玄風，你先點了他們穴道，送進去嚴加看守。」

一面又朝玄通吩咐道：「你立時去召集全廟弟子，在前殿集合……」

玄通、玄風答應一聲，當下由玄風點了青石、青藜兩人穴道，八名弟子撤回長劍，玄風率同四名弟子押着兩人回進茅屋，玄通正待朝竹林走去。

這一情形，隱伏竹林中的任雲秋自然都聽到了，心想：「青雲道長果然不愧是一派掌門，處置事情果斷機智，不動聲色。就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全解決了，表叔囑咐自己最好不要露面，看來自己可以悄悄的退走了。」

就在此時，突聽林外遠處，有人大喝一聲：「什麼人？還不站住？」

喝聲甫出，就有人悶哼了一聲，砰然倒地！

但繼這聲大喝之後，隱伏竹林中的人，立即以最快身法，紛紛朝林外掠去。

這些人當然都是衡山派的第三代弟子

，他們在竹林中掠起之時，人影閃動，看去極亂，但在掠出竹林之後，却各人都有一定的位置，剎那之間，已經列成了兩排陣勢，一個個手持長劍，肅靜無譁，嚴陣以待！

任雲秋沒有跟出去，他只是隱身暗處，看得不禁暗暗點頭，衡山派門下，個個都是久經訓練，由此可見一個大門派能屹立江湖數百年，確實不是容易之事。

就在這數十名弟子在竹林前面，列下兩排陣勢的同時，青雲道長率同玄通和四名護法弟子，也因聽到剛才那聲喝叱，一起走出竹林。

在這同時，前面一條白石小徑上，也正好有七八個人迎着走來。

任雲秋目光一注，便已認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黑衣教副總管但無忌，他身後是矮路神令狐宣和湘西七怪。（七怪已經只有六怪）

青雲道長看得心頭猛然一驚，對面八人，全都穿着一身黑衣，分明是黑衣教的人了！

「黑衣教的人居然進入南離園，莫非前面已經有了變化不成？」一面沉聲喝道：「諸位夜闖敝派，不知那一條道上的施主？」

但無忌大笑道：「道長問得好，在下但無忌，忝任黑衣教副總管，特來拜會道長的。」

青雲道長微哂道：「江湖各門各派的人，前來探訪貧道的每個月少說也有數起，却從未有過三更半夜擅闖敝派，還出手傷人的訪客，剛才貧道已拏下　兩名勾結匪徒的不肖弟子，正想找你們黑衣教，但副總管來得正好。」

但無忌仰首大笑道：「道長可是認爲但某正好自己送上門來的了？」

青雲道長沉着臉色說道：「不錯，衡山派若是任憑江湖上不成氣候的邪魔外道亂闖，衡山派也不用在江湖上立足了。」

但無忌忽然冷冷一笑道：「道長說得也是；但這是衡山派掌門人的事；道長即將成爲衡山派的上代掌門，也就不用管今晚的事了。」

任雲秋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青石、青藜已被拏下，再也沒有人依附黑衣教，取代青雲道長爲掌門人了，聽他口氣說得如此肯定，莫非他已另派高手潛入茅廬去救人了？他們這幾個人，只是虛張聲勢的調虎離山之計？

一念及此，越想越覺大有可能，負責看守青石、青藜的玄風和四個弟子，又豈是黑衣教高手的對手？一時那還停留，立即一個轉身，朝茅廬縱身急射而去。

青雲道長聽得怒聲道：「貧道未死，就得管今晚之事，爾等幾個擅闖衡山派的人，不用再走了！」

「哈哈！」但無忌大笑一聲道：「但某奉命前來，確實不用再走了。」

青雲道長聽得大怒，一招手，身後一名弟子立即捧着一柄杏黃劍穗的長劍，雙手奉上。

青雲道長伸手接過，鏘的掣出長劍，劍尖一指，沉喝道：「你們去把這批黑衣教匪徒給拏下了。」

喝聲中，手仗長劍直向但無忌逼去。

從竹林中列隊走出來的衡山派弟子，共有五十二人之多，每十二個三代弟子一組，由一個二代弟子率領，一共是四組。

四個二代弟子都是玄字輩，青雲道長嫡傳弟子，計爲玄慧、玄道、玄璣、玄修。

另外是隨着師尊出來的玄字輩大弟子玄通，和四名第三代護法弟子，合起來五十七人之多。（其中一人被任雲秋換下了道裝，制住穴道，放在草叢之中，尚未醒轉，共爲五十六人）

此時聽了掌門人的令諭，那一個不心頭憤慨，立即分組擁上，朝矮路神令狐宣，湘西七怪等人圍了上去。

這五組人中，以玄通率領的四名護法弟子人數較少；但玄通是青雲道長的大弟子，衡山派預定的下一代掌門人，劍法武功，素爲玄字輩之首。四名第三代弟子，乃是經過嚴格選拔，加强武學訓練的掌門人隨從——護法弟子，武功之高，或許超出他們的師伯師叔（玄字輩弟子），因此這一組的實力最强。

玄通也早已看好了對手，除了但無忌，對方七人之中，以矮路神令狐宣名頭最響，武功也最高，因此掠出之時，他這一組五個人就直向矮路神令狐宣奔去。

湘西七怪在江湖黑道上，也是響噹噹的人物；但在衡山派人的眼中，就不成其爲人物了，由玄慧、玄道等率領的四組人，一下就把六怪圍住，劍光乍展，像巨浪般湧捲過去。

剎那之間，五組人分別動上了手，但見寒芒流動，劍影如山，一陣陣鏘鏘長劍擊撞之聲，此起彼落，大是震懾人心！

青雲道長對黑衣教陰謀顚覆衡山派，心頭怒惱已極，仗劍欺上，口中喝道：「但副總管恕貧道有僭了。」手中長劍一振，劃起五朵劍花，朝但無忌冉冉推去。

一劍能夠劃出五朵劍花，而且每朵足有碗口般大，銀光耀目，森寒逼人，足見這位老道長劍上功力何等深湛了。

但無忌當然識得厲害，但此時矮路神令狐宣已被玄通率領的四名護法弟子截住，動上了手，湘西六怪也被玄慧、玄道、玄璣、玄修率領的四十八名弟子分隔開來，各自圍住，只剩下自己一個面對青雲道長，縱有後援，此時也遠水救不了近火。

他也是在黑道上成名多年的人物，豈肯示弱？口中大笑一聲，抬手亮出一柄四尺長的闊劍，臨風一展，劍風嗡然，橫掃而出，劍光如匹練橫飛，足有七八尺長，却也勢道極盛！

青雲道長寒着臉色，他爲了衡山派的絕續存亡，早已動了殺機，立意要把闖進南嶽廟的這一干黑衣教匪徒，一起消滅在南離園中，因此劍勢一經展開，立即施展「衡山劍法」，每一劍都意在劍先，虛中有實，每一招都未用盡，暗藏變化，每一振腕，長劍就劃出一朵接一朵的劍花，每一朵劍花，都足有海碗般大，劍花倏出倏沒，東飄西忽，更是不可捉摸！

但無忌一柄闊劍大開大闔，激蕩成風，但却一劍也沒砸上對方長劍，他每次發出匹練般的劍光，劍光過處，幾乎都落了空。

十幾招下來，只有人家的攻勢，一次



接一次的攻上身來，自己連封都封不住，遑論還手反擊了。

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衡山派這位掌門人確非易與，衡山派劍法，精妙絕倫，迥非想像中那麼容易對付！

他仗着幾十年功力，立即劍法守住門戶，左一劍，右一劍，劍招緩慢，力貫劍身，把一柄闊劍似挽千斤重物，揮起一片劍光，在身前三尺佈成了一道堅强的劍牆。

青雲道長縱然劍劍進逼，却不易攻得進去，心中不禁暗暗一動，忖道：「對方侵入南離園，志在覆滅衡山派，應該和自己速戰速決，他這種打法，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等待後援，二是志在纏住自己，另有高手，去救被自己拏下青石、青藜了。」

一念及此，不由得怒從心起，暗道：「我只有先劈了他再說。」老道長這一動了殺機，劍勢立即加緊，「衡山劍法」精妙招數，源源出手，一口長劍，眞是矯若游龍，把但無忌的劍光壓了下去。

但無忌越戰越膽顫心驚，一個人被圈入在一大片飛霜掣電的劍光之中，空自握着一把四尺長的闊劍，平日大開大闔的劍勢，竟然一招也使不出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心裏也知道和名家動手，絕對不能動怒，怒則氣粗，也不能示怯，怯則氣餒，這就聚氣凝神，默默運劍，但青雲道長一派掌門，劍上造詣高過他甚多，時間稍長，他漸漸又落了下風。

這時由玄通和四個護法弟子組成的一組，已經發揮了最大的戰術效果，玄通是衡山門下第二代玄字輩的大弟子，一口長劍獨鬬矮路神令狐宣雖嫌不夠，但合五人之力，就已經有得多了。

前文說過，保護掌門人的護法弟子，一經選定，就得秘授絕技，使他們單獨和聯合出手，可以完成保護掌門的任務。這項衡山派的秘傳絕技，多半屬於技巧的運用，也包括了單打和聯手合擊。

四人這一聯手，四柄長劍，倏分倏合，變化精奧，分則四劍同發，以不同劍法，取敵人不同部位，合則四劍匯流，宛如一道銀色匹練，波瀾壯闊！

矮路神使的是一柄開山板斧，使來呼呼有聲，臂力驚人；但落在這五人陣中，面對面和他動手的是玄通，玄通劍術修爲本要遜他一籌，但每當玄通被他逼退之際，四人就突然發難，一陣劍影從四面八方刺到，使他不得不放棄玄通道人，轉向四人攻去，玄通也轉身反擊過來。

正當四人往中間一聚，長劍還沒遞出，矮路神一記板斧，夾着萬鈞之勢，又朝玄通劈去。

玄通也因久戰不下，動了眞火，口中大喝一聲，振腕一劍，朝他斧上硬砸過去。

「噹！」一聲震天價的金鐵狂鳴聲中，一斧一劍居然一下抵住，正好半斤八兩，誰也逼不過去。

在玄通來說，這一劍是使盡了吃奶的力氣而發，論內力，他明明不如矮路神令狐宣，那麼爲什麼要和對方比力氣呢？

但這可是玄通使的計，他只要支持得住片刻時間，四名護法弟子就可以得手了。

果然「噹」的一聲響起，四名護法弟子立即舉劍便刺，四支長劍登時交叉架住了矮路神的頭頸。

這一手當眞快速無比，矮路神陰溝裏翻船被四支鋒利長劍鎖住了咽喉頭頸，自然是落敗了，玄通毫不客氣，手指起落，點了他三處穴道。他們這一組首先收兵，押着矮路神退後了數步。

接着是玄璣率領的十二個弟子，拏下了沙德友，來德順兩人。

玄通率領的十二名弟子刺傷尚在周、被董有田突圍而出，一下衝入玄慧那一組的陣中，和他們老大羊東山聯上了手。尚在周却因劍折被擒。

羊東山獨戰玄慧這一組，本已屈居下風，因董有田的加入，稍稍扳回頹勢。玄修一組也在此時拏住了祁辛。

湘西六怪已有四怪成擒，只剩下老大羊東山、老七董有田還在苦苦支撐，苦戰不休。

但無忌眼看大勢已去，膽顫心驚，更不敢戀戰，口中發出一聲長嘯，刷刷刷一連三劍，擋開青雲道長的攻勢，也被逼得連退了三步，突然雙足一點，一個騰空躍起，趁機斜飛出去。

羊東山聽到但無忌的嘯聲，朝董有田低喝一聲：「走！」

七星劍飛快廻身一匝，封開攻到身前的五六道劍影，在一陣「噹噹」輕響聲中，身若陀螺，飛掠而起！

董有田要待縱身跟起！

玄慧大喝一聲：「那裏走？」長劍攔腰橫掃過來，六名弟子一看羊東山逃走，董有田也待縱起，六人不約而同向空發出一劍，劍光交織如網，截斷了他去路。

董有田堪堪縱起，就看到頭上劍光交織，自思無法衝破，這一遲疑，玄慧攔腰掃來一劍，因他縱身躍起，掃上了兩脚，登時齊膝刖斷，口中大叫一聲，跌落下來，正好另有三支長劍交叉攻到，身上又連中了三劍，立即了賬。

青雲道長眼看這一仗只逃走了但無忌和羊東山二人，拏下了五個，自然可以說大獲全勝，立即朝玄通吩咐道：「玄通，你率玄慧、玄道兩組人立即前往大殿，召集全廟弟子，玄璣、玄修押着湘西五怪，先隨爲師回轉茅廬。」

玄通等幾人躬身領命，當下由玄通率同玄慧、玄通兩組弟子，迅疾朝前進而去。

青雲道長親率玄璣、玄修和四名護法弟子，二十四名第三代弟子押着湘西五怪回入竹林，朝茅廬趕去。

＊　＊　＊

再說任雲秋悄悄趕到茅屋，在右側竹林中隱住身形。此時埋伏在竹林中的衡山派的弟子早已列隊而出，因此這片竹林就空蕩蕩的闃無一人，但聽遠處響起鏘鏘劍鳴，那自然是青雲道長已和但無忌等人動上了手，心中暗道：「如果賊人這是調虎離山之計，那麼來救人的賊黨，此時也應該現身了。」

心念方動，耳中突聽「嘶」的一聲響，

那是衣袂飄風之聲，急忙定睛看去，茅廬前面一片小小的空地上，已經多了三個人影！

中間一個是一身黑衣的中年人，面情冷漠，雙目在黑夜之中，炯炯有光，手中握一柄兩尺來長的鐵骨摺扇，看去神情倨傲，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他左首是一個紫膛臉老者，身材魁梧，背上掛着一柄虎頭鈎。右首是一個黑衣青年，看去不過三十出頭，臉形瘦削，略帶青色，緊閉着嘴唇，也生成一股桀傲之氣。

這三人才一落地，中間那個中年黑衣人手中摺扇一舉，沉喝道：「搜！」

他「搜」字甫出，紫臉老者和黑衣青年雙雙撲起，縱身朝茅廬掠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茅廬中有人沉喝道：「朋友夜闖南離園，還不站住？」

隨着話聲，迎出來的是玄風和兩名護法弟子。

任雲秋自然知道，茅屋中只有玄風和四名護法弟子，此時玄風和兩名護法弟子出來了，屋中還有兩個護法弟子，負責看守青石、青藜兩人了。

紫臉老者喝道：「你是衡山門下，叫什麼名字？」

玄風道：「貧道叫什麼，並不重要，三位夜闖南離園，那是黑衣教匪徒了。」

紫臉老者怒笑道：「小道士，你不是老夫對手，快把青石、青藜二位放出來，還有活命的機會，否則，嘿嘿，你就得濺血於此。」

玄風聽得大怒：「你們有多少本領，只管使出來！」

他左手早已握着長劍，話聲甫出，右手很快就撤出劍來。兩名護法弟子看到二師叔亮劍，也「錚」「錚」兩聲，撤出長劍。

紫臉老者大笑道：「小道士，憑你區區三人，守得住這間茅屋麼？」

抬手掣出虎頭鈎，輕輕一振，就漾起一排六七支鈎影。

玄風當門而立，看他虎頭鈎朝前推出，口中喝一聲：「來得好！」長劍一豎，使了一招「當門拒虎」，直劈出去。

那瘦削臉青年更不打話，身形一晃，朝茅廬門口欺來。

兩名護法弟子豈容他闖來，口中喝道：「站住！」兩支長劍交叉攻到。

瘦削臉青年冷嘿一聲，他欺來之時，手中並沒有兵刃，但在掠近門口之際，右手抬處，像銀蛇般一閃，手中已經多了一支軟劍，左右一撩，噹噹兩聲，就把兩支攻到他面前的長劍架開。

他並不知道衡山派隨侍掌門人護法弟子各有一手最精妙的劍法，兩支長劍堪堪架開，劍光一閃，劍勢迴轉，又迅疾的交叉攻到。

瘦削臉青年年紀雖然不大，但劍法却極爲精湛，身形斜跨半步，翻腕點去，出手之快，以攻還攻，不僅快若電閃，招式也極爲凌厲，非逼得你們回劍自保不可。

兩名護法弟子沒想到來人一手劍法竟有如此快速，各自被逼得退後了一步；但這一步後退，正是他們發動攻勢的準備，但聽兩聲叱喝同時響起，雙劍齊發，反擊而出。

兩人這一聯手合擊，兩支長劍倏左倏右，配合佳妙，立時又把瘦削臉青年逼退了兩步，聯手劍勢展開，攻勢連環出手，綿綿不絕。

要知任何門派，任何一套劍法，都有它的破綻之處，因爲你只有一隻右手使劍，劍勢再綿密，也會有顧不到的地方，但衡山派弟子在練劍之時，分爲單打、雙打，三人、四人聯手，人多的時候，可以隨着人數的增多，變成劍陣，他們的任務，就是保護掌門人。

一人使劍難免有破綻露出，兩人聯手，劍勢相輔相成，互相支援，有時有守有攻，有時兩人同攻，左右呼應，進退有據，就可把破綻彌補起來。

那瘦削臉青年也是劍術的高手，此時遇上這兩個護法弟子雙劍聯手，劍風激蕩，劍影如輪的攻勢，一時之間，竟被逼得連連後退，也激得他怒火迸發，口中連聲大喝，劍光打閃，一口氣劈出了七劍，又把兩個護法弟子逼退了幾步；但雙方還是僵持之局。

任雲秋隱身竹林之中，眼看那黑衣中年人目光冷漠，站在對面，似是大感不耐，手持鐵骨摺扇緩緩舉步行來。任雲秋自然看得出這三人之中，以這黑衣中年人的身份最高，一身修爲，也以他最高。

此時兩名護法弟子截住瘦削臉青年，還能略佔上風。玄風力敵那個紫臉老者，目前雖能支撐，但很難打出百招。那麼黑衣中年人再要出手，玄風和兩個護法弟子就非慘敗不可，看來自己想不出手，只怕也不成了。

心念轉動，立即舉步走出竹林，迎着那中年人走去，口中緩緩說道：「施主請留步。」

中年人目光一凝，看到走出來的只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年輕道人，只當是衡山派的第三代弟子，嘿然道：「你是來送死的！」

他右手執着鐵扇，也不屑出手，只用左手輕輕的拍出一掌，朝任雲秋推來。

「阿彌陀佛！」任雲秋左手打着稽首，說道：「施主怎麼可以出手傷人呢？」

他忘記身上穿着道袍，口中居然喧起佛號來了。

左手當胸打着稽首，正好推出一道無形暗勁，把黑衣中年人拍來的一掌接住。接是接下來了，他故意「啊」了一聲，脚下跟蹌斜退出一步，心頭也止不住暗暗吃驚，這人隨手一掌，好大的勁力。

黑衣中年人沒想到一個衡山派第三代道士居然接得下他一掌，目光一注，射出兩道威稜寒光，直注着任雲秋，冷然一笑道：「很好，你再接本座一掌！」

左手再揚，一掌迎着任雲秋劈來。

方才他只是輕描淡寫的隨手拍出，這回出手，至少也凝聚了七八成力道，一道強猛的掌風，應掌而生，像一團狂飈，擊撞過來！

任雲秋道：「小道奉掌門人之諭，守住這座茅廬，你就是再厲害，小道也要接的了。」

其實在他說話之時，黑衣中年人的掌風，已經快要近身，他依然左掌豎胸，筆



直推出。

他出手較遲，是以手掌推出，就碰上對方劈來的掌力，因爲雙方使的都是暗勁，並沒發出什麼聲響；但任雲秋手掌推出，就好像遇上了極大的壓力，他推出的手掌，似乎十分吃力，連手腕都起了一陣顫抖，推得很緩很慢，却是被他推了開去。

黑衣中年人但覺自己推出的掌風，同樣遇上了極大的阻力！不！居然給他悉數推了回來。

這下使得黑衣中年人心頭猛然一震，他睜大雙目，奇光暴射，大笑一聲道：「想不到衡山派還有如此年輕的高手，本座倒是小覷你了！」

任雲秋道：「那裏，那裏！小道只是奉命看守茅廬的人。」

「好！」黑衣中年人這回把他鐵骨摺扇往腰間一插，雙掌突然連搓兩搓，森笑道：「你接得下本座這一掌，本座立時就走。」

話聲出口，雙掌霍地朝前分揚，一道如山暗勁，直壓過來！

任雲秋只見他雙掌手心，經他互搓之後，不但不紅，反而呈現出一片青氣，心頭暗暗吃驚，忖道：「這是什麼掌力？」

方才他以左手推拒對方掌風，已經發現此人一身功力，非比尋常，自己幾乎化了九成力道才把他推動的。這回眼看對方掌色有異，不願硬接，也急忙雙手互搓，暗中運起「九陽神功」，一面使出師門「斗轉星移」手法，口中大笑道：「小道只怕無法接得下，唔，還是請他替小道代接了吧！」

身子一個輕旋，雙手如挽如推，朝那紫臉老者推去。

那紫臉老者一柄虎頭鈎，使的勁力如濤，鈎影如山，玄風早已屈居下風，連封帶架，那裏還有還手之力？

紫臉老者眼看不出十招，就可把玄風解決，那知就在此時，突覺一道無以倫比的如山暗勁，從身側湧撞過來，他正在全力施爲，着着緊逼之際，那裏防到會有此突變，等到發覺不對，再待避讓，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被撞得離地飛起，摔出去一丈開去，口噴鮮血，砰然倒地！

那黑衣中年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記凝聚了十二成功力的「乙木掌」，居然被眼前這個小道士悉數接引出去，撞向紫臉老者，等他發現，急忙抬手要待收回，那知這記「乙木掌」已被人家引出，宛如黃河決堤，一瀉千里，那還收得回來？只聽「砰」然一聲，反而擊傷了自己人，心知遇上了高人，急忙身形一晃，搶到紫臉老者身邊，舉手連拍三掌。紫臉老者口中又是「哇」的一聲，吐出一口瘀血。

黑衣中年人探手從懷裏探出一個瓷瓶，傾了三粒藥丸，納入他口中，低低說了句：「快坐息行功，不可說話。」

一面朝那瘦削臉青年喝道：「王使者，你退下來，照顧項護法，這裏自有愚兄來對付他們。」

瘦削臉青年果然聞聲退下。

黑衣中年人右手握着摺扇，目光如炬，朝任雲秋一步步逼來，深沉一笑道：「你果然有些名堂，衡山派還有會『接引神功』的人，那好，咱們就在兵刃上見眞章！」

鐵骨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隨手一翻，就揮起一大片勁風，喝道：「你還不亮劍麼？」

任雲秋大笑道：「施主既要見眞章，小道焉得不奉陪？」右手一抬，掣出松紋劍來。

那玄風和兩個護法弟子此時全已退到茅廬門口，他們眼看任雲秋一身打扮，分明是衡山派第三代弟子，但第三代弟子中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心中各自暗暗奇怪！

紫臉老者此刻也退後數步，瞑目調息，由瘦削臉青年橫劍而立，給他護法。

黑衣中年人敢情還自恃身份，手搖鐵骨摺扇，托大的道：「本座讓你先出手，你可以發劍了。」

任雲秋三根手指撫着劍脊，含笑道：「這個不成，敝派規定，對方的人沒有出手之前，咱們是不能出手的，因此小道只能還手，不能出手先攻，施主請吧！」

衡山派那有這項規定，這是他信口胡謅的罷了。

黑衣中年人嘿然道：「好，你接招了。」

右腕一翻，摺扇隨手揮出；但見他一揮之間，宛如一柄開山巨斧，朝任雲秋肩頭劃來。

任雲秋身形一個輕旋，避敵進招，右手抬處，松紋劍已經刺了出去。

這一劍，他在旋身之際發出，看去有如流水行雲，十分自然，刺出的角度，也恰到好處，好像這一劍就非這樣刺出不可！

黑衣中年人一扇落空，就被對方逼進，劍光一閃，已經到了肩頭，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急急後躍，退出了兩步。

玄風看他出劍招數，就不是本門劍法，只不知他何以要假扮本門弟子？但再一尋思，此人武功高過自己甚多，他截住黑衣中年人，掌傷紫臉老者，自然是友非敵，那麼他的假扮本門弟子，大概是爲了掩飾行藏，不讓對方看出他的來歷。

黑衣中年人在第一招上，就被任雲秋逼退了兩步，心頭怒惱已極，口中又是一聲陰嘿，倏地跨上，摺扇翻覆，劃起一道又一道的半輪光影，重疊湧捲過來。

他這柄鉄骨摺扇，每一片扇葉，都是用精鋼鑄製的薄片連綴而成，上端鋒利如刃，打開扇面，等於是一柄利斧，這一番搶攻，舞得扇影如山，委實凌厲已極！

任雲秋下山以來，只遇上一個九環刀鄷榮，還算是勁敵，但這回對方重重扇影，交疊攻到，每一扇都似貫注了眞力，壓力奇重，可說是遇上了勁敵，因此也精神抖擻，掄動松紋劍，劍招一緊，和對方見招拆招，劍劍進逼。

兩人這一番惡戰，一個扇影重重，利風生嘯，一個劍光夭矯，寒光逼人，劍風與扇風激盪，發出裂帛般聲響，直看得玄風和兩個護法弟子眼花撩亂，分不清敵我人影，也分不出扇影和劍影來！

這樣惡戰了三五十招，兀是難分勝負。

黑衣中年人心頭大是驚詫，以他的身

份，竟然和一個衡山派的弟子久戰不下，一時殺得性起，口中大喝一聲，扇影倏然斂去，打開的摺扇，忽的一收，但他攻勢卻絲毫不曾鬆懈，把手中一柄兩尺長的鐵骨摺扇，當作鐵尺和點穴橛使用，依然着着進逼，使來更見靈活，同時左手也立掌如刀，在鐵骨摺扇敲打着點截之間，乘隙進招，一記接一記的劈出。

任雲秋一柄松紋劍依然大開大闔，劍光極盛，對方左手拍來，他自然不肯示弱，也同樣右手揮洒長劍，左手迎出和對方硬打硬接，在一片劍扇交織的光影之中，不時響起「砰」「砰」對掌之聲。

黑衣中年人漸漸感覺出不對，他沒有加緊施爲，對方和自己僅能打成平手，這回他加緊施爲，扇掌同使，對方應該屈居下風才對；但對方劍法也同樣加緊，同樣劍掌並使，記記和自己硬拼，居然還是和自己打成平手！

「衡山一個門人弟子，那來這麼高的身手？」

心念這一動，不覺更激起了他的殺機，右手鐵骨摺扇扇招越發使得迅捷，一個人也跟着縱躍而起，不時凌空下撲，起落如飛，疾若鷹隼，攻勢越來越凌厲。

任雲秋依然腳下不丁不八，以不變應萬變，松紋劍指處，揮出一道又一道的劍光，見招拆招，從容揮洒，任你攻處如何凌厲，始終保持着不敗不勝。

黑衣中年人連番縱撲，連發了十幾招，依然佔不到半點上風，心頭怒極，口中發出一長嘯，身形忽然騰空躍起三丈來高，在半空中一個觔斗，頭下腳上，往下俯衝，手中摺扇同時豁的打開，朝任雲秋當頭砸下！

這一瞬間，但見一蓬藍芒，宛如烏雲蓋頂，朝任雲秋當頭罩落，黑衣中年人却在打出扇骨中所藏一蓬毒針之後，人已翩翩斜飛出去，落到地上。

任雲秋朗笑一聲道：「閣下也只有這點技倆了？」

松紋劍向空一圈，但聽響起一陣細碎的「叮」「叮」之聲，一蓬藍芒如磁吸鐵，一下全被他吸到了劍尖之上。

黑衣中年人看得臉色大變，往後連退了數步，厲聲道：「你不是衡山派門下，究是何人？」

任雲秋左手打了個稽首，含笑道：「這就奇了，小道玄玄，明明是衡山派門下，施主何出此言？」

他因衡山第二代門人，都是玄字輩，才隨口說了個玄玄。

黑衣中年人冷哼一聲道：「就算衡山派邀約了外援，也未必能挽救得了覆滅的命運。」

說完，回身喝道：「咱們走！」

原來那紫臉老者在他和任雲秋動手之際，經過一陣運功療傷，傷勢業已恢復，和那瘦削臉青年站在一起。黑衣中年人喝聲一落，三道人影同時騰空掠起，往外飛縱而去。

任雲秋目送三人離去，也就返劍入鞘，正待離去。

玄風慌忙迎了上來，稽首道：「這位道兄……」

任雲秋忙道：「在下和他纏鬥，原希望等掌門道長趕回來，好把這三人留下，沒想他見機溜走了，在下奉命而來，還要回去覆命，這身道裝，是臨時向貴派一位道兄借來的，在下也得去還給他，此地暫時不會再有敵人來擾，貴掌門人也差不多可以趕回來了，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身形隨着縱起，一道人影宛如離弦之矢，激射而去。

他回到竹林深處，脫下道袍，然後和松紋劍一起放在那道人身邊，才伸手替他解開穴道，就長身掠起，一路朝東飛掠而去。

* * *

南嶽廟東首，是春申君等人被指派的營地，任雲秋掠出圍牆，就看到九環金刀酆榮率領的四莊人手已在一片柏樹林前列成了隊形，作出要向南嶽廟進攻的模樣。

任雲秋足尖一點，騰空從衆人頭上掠過，正待朝林中射去！

突覺一道勁風迎面襲到，耳中聽到有人洪喝一聲：「什麼人？」

任雲秋身在空中，已經聽出這聲大喝的正是九環金刀酆榮，急忙飄身落地，低聲道：「酆老，是在下。」一面迅速的伸手從臉上揭下面具。

酆榮發現來的是任雲秋，急忙低聲道：「任少俠，此時不宜進去。」

任雲秋道：「爲什麼？」

酆榮聲音壓得更低，說道：「黑衣教因副總護法無垢沒有親來，似乎已啓了疑竇，派了一名使者前來，名爲嚮導，實則是監視咱們行動來的了。」

任雲秋道：「在下若是不進去，如何向表叔覆命？」

正說之間，只聽林下有人問道：「可是有什麼情況麼？」

任雲秋聽出是陳康和的聲音，忙道：「陳大叔，是小侄。」

陳康和問道：「任老弟，你去了那裏？」

任雲秋道：「小侄奉命，每隔頓飯時光，就要巡視這片樹林一周，沒去什麼地方。」

陳康和道：「來，任老弟還沒見過章使者，快隨我來。」

任雲秋正要向表叔報告此行經過，這就隨在他身後，來至林下，只見表叔和沈同、謝公愚、金贊廷等人都坐在林下的大石上，在表叔右首，還坐着一個黑衣青年人，瘦削臉，膚色黝黑，兩道八字眉，又粗又濃，此刻仰着臉，神色倨傲，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看他年齡，最多不過三十出頭，和方才茅廬外三個人中的瘦削臉青年，差不多年紀。

陳康和含笑道：「任老弟，這位是章使者，你快來見過。」一面朝那神色倨傲的黑衣青年諂笑道：「這是任雲秋任老弟，他……」

任雲秋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陳大叔，好了，不用說得太多。」

一面朝春申君抱拳道：「小侄奉命巡視這片樹林，並未發現什麼，特來覆命。」

一面又朝沈同、謝公愚、金贊廷三人一一抱拳道：「小侄見過沈大叔、謝大叔



、金大叔。」

然後才朝黑衣青年略一抱拳道：「章使者請了。」

黑衣青年有不豫之色，傲然道：「你叫任雲秋？」

任雲秋看得心中有氣，暗道：「這小子大概仗着教匪勢力，狂妄自大，我倒要折折你的威風。」

這就順着道：「不錯，在下正是任雲秋，章使者呢，叫什麼名字？」

黑衣青年濃眉微攢，不耐的道：「你問本座名字？」

任雲秋道：「在下和章使者初次見面，問你名字，有何不對？」

黑衣青年佛然道：「你對本座這樣說話？」

任雲秋道：「那要在下怎麼說法？」

黑衣青年倨傲的道：「你和本座說話，應該自稱屬下。」

「是麼？」任雲秋微笑道：「據在下所知，教中最高是教主，其次是副教主，下面有總護法、副總護法、護法、副護法，請問章使者，使者這一職務，排在那裏？」

黑衣青年道：「使者是教主的侍從，不在這些職位之內。」

任雲秋道：「使者既然只是教主的侍從，算不得職位，也非正式職位，那麼在場之人，在教中都是有正式職位的人，閣下依仗是教主近臣，狂妄自大，這是本教那一條規定的？」

黑衣青年道：「你反了。」

陳康和眼看兩人言詞上說僵，連忙搖手道：「任老弟，你不可說了。」

任雲秋道：「小侄爲什麼不說，他仗着是教主侍從，就可如此目中無人了？」

金贊廷方才也受了這黑衣青年的氣，大聲道：「任老弟說得不錯，咱們都是教中護法，這姓章的小子藐視咱們這些護法，你把他拏下了，送到教中去治罪，看他還敢不敢狂妄？」

春申君只是微笑不語。

黑衣青年已經一手按劍，霍地站起，怒聲道：「姓任的小子，我先劈了你。」

陳康和急道：「春華兄怎麼不攔阻他呢？」

春申君含笑道：「咱們是應本教敦聘，才担任護法職務的，這位章使者年紀輕輕，確有狂妄自大之嫌，把他拏下，送到教中去，對本教風氣，有很大的幫助，何用阻攔？」

「這……」陳康和吃驚道：「這樣做，教主萬一怪罪下來，該怎麼辦？」

春申君大笑道：「康和兄，縱是教主怪罪下來，自有陳某負責，和康和兄無關。」

任雲秋聽了表叔的話，心知表叔業已有把他拏下之心，這就朗笑一聲道：「姓章的，乖乖放下長劍，束手就縛吧，這裏沒你好逞強的。」

那黑衣青年聽得大怒，右手抬處，「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掄劍就劈。

任雲秋站着沒動，直等他長劍劈落，才上身半旋，右手倏出，一掌切在他握劍腕脈之上。

黑衣青年一劍落空，但覺右腕驟麻，五指一鬆，長劍「噹」的一聲落到地上，心頭猛吃一驚，左手一探，要待俯身拾取。

任雲秋舉足跨上一步，腳尖踏住了長劍，不屑的道：「很好，劍已經放下了，現在就乖乖的束手就縛好了。」

黑衣青年怒吼一聲，雙手驟然提胸，十指直伸，快如閃電般朝任雲秋當胸插來。

這一記雙方相距不過一二尺遠，突起發難，令人防不勝防，若是給他插中了，任雲秋前胸被戳上十個窟窿。

任雲秋好像毫不在意，雙手一翻，已經一把扣住了對方兩隻手腕，含笑道：「這就是束手就縛了，閣下倒是合作得很！」

黑衣青年雙手被拏，一時急怒攻心，口中大喝一聲：「老子和你拼了。」

飛起一腳，朝任雲秋小腹踢來。

任雲秋冷笑一聲道：「你眞不識好歹，在下和你客氣，還當是懼怕了你麼？」

雙手一抖，把黑衣青年一個人朝地上摔去。

黑衣青年身手原也不弱，只是任雲秋比他棋高一着，處處就受制於人了。

此刻任雲秋雙手一鬆，把他摔出，這是好機會，急忙腰骨一挺，才算從半路裏躍起，那知任雲秋用的力道，恰到好處，你想挺身躍起，突覺全身經穴在這一刹那間全被封住，竟然使不出半點力道來，「拍達」一聲，背脊着地，跌得他眼冒金星，四肢百骸像散了一般，萎頓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任雲秋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這位使者，大概臉上還戴着人皮面具吧？」

春申君道：「他臉上還戴着面具？」

任雲秋抬起頭含笑道：「因爲小侄今晚看到了兩位使者，面貌都差不多。」

說話之時，已從那黑衣青年臉上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來。

黑衣青年被揭開面具，當然還是一個青年，只不過臉色稍見蒼白，那是他平日一直戴着面具，很少照到陽光之故。他目中射出兇芒，厲聲道：「小子，你觸犯了本教的禁忌，你是死定了！」

任雲秋朝他笑了笑道：「死定的不是我，是你……」

話聲出口，一指朝他胸口點了下去。

陳康和駭然道：「任老弟，你……」

「陳大叔，你急什麼？」任雲秋抬頭道：「他死不了的。」

陳康和神色大變，說道：「你點了他死穴。」

任雲秋笑道：「但小侄並沒有被點死穴呀！」

隨着話聲，伸手在黑衣青年懷中掏摸，取出一支三寸長黑黝黝的鐵管和一方金牌，然後迅速的從他身上剝下黑色長衫，自己脫下了青衫，換上黑衫，拾起長劍，歸入劍鞘，掛到了自己腰間，然後又把面具戴到臉上，用手輕輕貼着。這一來，任雲秋立時變成了黑衣青年。

春申君已經明白任雲秋的心意，朝沈同等人看了一眼，沒有作聲。

陳康和當然也想得到，朝春申君道：「春華兄，任老弟這樣做，會出大亂子。」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 飄香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時美嬌和簡崑崙在江岸邊擺桌對酌，無音、無聲侍立，一見副堂主和一白髮紅披老人馳馬過來，便吩咐侍女撤席落船，囑咐簡崑崙少管閒事，否則對他很不利，簡崑崙雖然唯唯喏喏，但心中早有打算，船開到一處灣泊，又來一老者雷公公，是「萬花飄香」的總提調、是來押解簡崑崙回去的，上岸後，雷公公安置他在半月軒內，自由出入，亦無人看管，並告誡他是待罪之囚，已遭軟禁不能輕舉妄動。簡崑崙觀察地形，樓主已佈下陣勢，唯一能相見的只有一個瘋癲的二先生，帶他去闖陣破陣，二先生是何許人，簡崑崙希望找到答案……

## 先悟陣法　後再比劍

漸漸地，簡崑崙已自覺出，這個二先生步法變化極多，隨便行來，即包括崆峒、少林、武當、行易、等數家之長，妙在從容安插，混而不亂。

——如此情況之下，簡崑崙本身設非有深湛武術造詣，兼具極高智慧，且對武林名家武術有廣泛之認識，即使能邯鄲學步，勉強跟上不綴，想要悟其所以然，簡直夢想。

簡崑崙眼下博學強記，且行且悟，由於變化極多，乃致奇趣橫生，妙不可言，這才明白，對方這個二先生，何以放着好好的覺不睡，夜來無家遊魂似的，每每穿行於此陣勢之內，敢情這其中樂趣無窮。

按照原陣所設，行行松柏，聳聳假山，阡陌道路，乃至於亭台樓閣，無不兼具阻攔攻防之妙，無如在二先生的脚步帶領之下，却能驚而不險，逢凶化吉，妙在每能洞悉於事發之先，如此一來，即使最具嚇阻聲勢的障碍，一變而爲有形無實的幻景，十足的障眼法兒，也就不足爲懼。

縱橫來去，左右無阻，正因其步步驚險，乃得趣味頻生——驀地，前道似有燈光晃動。

二先生怔了一怔，並無迴避之意，簡崑崙警覺的拉了他一下，二人乃得就着眼前一塊聳立的太湖石伏下身來。

這一手倒也有其必要。

二人身子方自伏下，即見燈光現處，遠遠走過來幾條人影，值此破曉時分，庭院裏浮現出一片淡淡霧氣，乍看之下，難以認清，漸漸那一行人影來近了，才得看清，一共是四個人。

走在最前面的兩個人，一身玄色號衣，身材高健，各配長劍，人手一隻六角紗燈，護侍着正中一個身材瘦頎，面相清癯的老人，老人身後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駝子，簡崑崙一眼就認出了他是雷公公。

一行人神色匆匆，走得甚快，却因爲走在正中的老人，並不擅武，速度自不同施展輕功那般快捷，好一陣子，才來到了面前。



簡崑崙特別注意的向正中老人打量，見他面相清癯，神采斐然，頗有幾分儒者之風。

忽然他心裏一動，想到了一個人。

那日船泊中途，由「飛花堂」副堂主「海客」劉青親自出馬，去迎接一個神秘的貴賓。

這個神秘人的身份，事後簡崑崙却也猜到了——那便是專爲醫治飄香樓主人柳蝶衣的疾病而來的。

現在簡崑崙幾乎可以斷定，眼前這個文采斐然的老人，就是那位被專程迎接而來的貴賓了，看他們這一霎的行色匆匆，莫非顯示着主人柳蝶衣的病情有了變化，還是……

四個人的脚步，匆匆自眼前過去，留下了一連串的懸疑，在在發人沉思。

這一切看在簡崑崙眼裏，引發了許多聯想，祇是看在被稱爲二先生這個人的眼裏，竟似全然無動於衷，隨着對方一行四人的離開之後，他立刻自地上爬了起來，馬上恢復了原來的活躍。

簡崑崙現在總算對他明白了一點，那就是這個人的神智果然有點問題，必需時與他提醒——

「不能再走了！」簡崑崙拉住他，指了一下天：「天快亮了，我要回去了。」

二先生忽然呆了一呆，看了一下天，又向他臉上注意的看了一會，突地改爲笑顏，連連的點着頭：「該回去了，該回去了……」

簡崑崙聽他居然開口說話了，頗是意外，這個機會頗是難得，自然不可輕易放過。

「你到底說話了！」簡崑崙說：「我還以爲你是啞巴呢！」

二先生露着白牙笑着：「我不是啞巴……不是啞巴。」

「好！」簡崑崙說：「請問貴姓？」

「貴姓？」

一隻手摸着他頦子，二先生又傻了眼了。

「唉！」簡崑崙嘆了口氣：「你姓什麽？叫什麽？難道連自己的名字你也不知道？」

二先生直直的向他望着，一臉的認眞模樣，瘦頦子上老大的喉結上上下下滑動不已，想不到這個最簡單的問題，竟然使得他一時作難至此，嘴裏哼哼唧唧老半天也吐不出一句整話來。

簡崑崙頗是不忍的拍着他道：「算了，算了……他們回去吧！」

二先生這才大感輕鬆，笑逐顏開的說道：「回去，好好……回去……」

別瞧他連最簡單問題也答不出來的人，一旦行動起來，却是極靈活，那麽複雜的陣式，對他絲毫也發生不了作用，或許是夜夜行走，早已習慣，以之爲每日例行功課，樂此不疲。

眼看着他展動身形，一如蝴蝶穿花，起落縱進，極見瀟洒靈活，此時的二先生，顯然又不能以神智不清而論也。

有了前此經驗，簡崑崙對眼前陣脚，已略能測知，此番回轉較諸來時大爲不同，暗以所猜步法，試證前行之二先生所出，每有所中，一來一去，收獲甚大，無意之間，得此助益，始料非及，好不高興。

二先生一路前行，很快的已自返回來處。

簡崑崙原意請他到自己房內坐坐，俾能作側面觀察，對他略作瞭解，却不知他身形不停，一逕返回居住之處，便自不再現身。

此時天光近曉，東方已現微明，整個庭院裏籠罩着一層淡淡霧氣，空氣冷冽，頗有幾分深秋的寒意。

簡崑崙等了一晌，終不見二先生轉回，乃得自行轉回。

院子裏靜悄悄，好不冷清。

幾片桐葉在凌晨的冷風裏溜溜打轉，長幔拂風，獵獵作响——他才警覺到去時匆忙，竟自忘了關上窗戶。

正當他踏上石級，欲入門扉的一霎，一個高挑體態的人影在門前閃了一閃，却又縮了回去。

簡崑崙吃了一驚，忙即站住脚步，輕叱了一聲：「誰？」

隨即快速向房內踏入。

那個高嫚體態的人影，並未離開，其時正在恭候。

「是我！」她輕聲答道：「無音！」聲音甚低——說時，又自退後了一步，立身於長窗一角，借着拂動的窗幔，用以對外掩身。

短挑長裙，頭紮湘帕，把一口二尺青鋒，斜插腰際，週身上下，收拾得甚是俐落——正是「飛花堂」堂主時美嬌身前得力二婢之一的「無音」姑娘，此時此刻，她怎麽忽然來了？

「是妳……無音姑娘……」

「相公請進來說話——」

簡崑崙心裏忐忑，含糊應了一聲。

無音上前，關上了門，閃身窗角，向外看了一眼，才自回過身來。

「相公不必多疑，我祇是……」

微微頓了一下，她抬起臉來，一雙眸子光華爍爍，却也氣勢逼人。

「我此來奉堂主之命，對相公暗中窺察——」冷冷哼了一聲：「堂主料事如神，果然沒有猜錯……」

簡崑崙心頭一驚，外表却十分鎭定。

聆聽之下，聲色不動的冷冷說道：「姑娘請示來意，把話說清楚一些！」

「當然！」無音冷冷笑着，眼睛裏的光華，更見有逼人之勢——強將手下無弱兵，使人警覺到時美嬌手下這個愛婢，絕非泛泛，頗似有担當一面的氣勢風度。

「有幾句心裏的實話，要向相公說明，無論是或不是，都請您實話實說——」

她特別加重語氣，補上一句：「是我自己的私心話，與任何人都無關係。」

簡崑崙這才明白了，點了一下頭。

無音輕輕說了聲：「謝謝您！」重複一遍說：「是我自己的意思，您要是懷疑什麽，或是不願意回答，都沒有關係，可以不必回答！」

簡崑崙微微一笑，點頭答應。

雖然與對方姑娘見面不多，話也沒說過幾句，可是就有一種感覺，感覺到對方，聰穎正直，頗似存有深心，不免啓人疑竇，令人心存不解，這一霎她的前來，莫非對自己有所表明，自剖？還是……

微微思付了一下，無音隨即說道：「我與相公冒昧生平，祇是對您的作為，衷心表示欽佩……特別是您解救朱先生的那檔子事……很令人感動。」

簡崑崙看了她一眼：「是麽？祇是貴主上却為此很不見諒，以我於我落得了今日下場……」

「您後悔了？」

無音不着表情的接道：「聽您的口氣，好像是如果您早知道有今日下場，您就不會插手管這件閑事了！」

簡崑崙冷冷一笑：「我一生絕不作後悔的事，這件事更不例外。」

「如果您早知道這麽做會開罪柳先生，而且禍連崔家大小，您也不後悔？」

簡崑崙微微一笑，即使涵養功深，也難以自持。他站起身子，走向窗前，讓清冽的寒風，浸襲着他的身子，兼以冷靜下他激動的情緒。

無音這句話，像是一支冷箭，忽然射進到他心裏，一霎間，他彷彿看見了崔平死前那種無助，近乎於絕望的表情……以及自脚下淌出來的紅紅鮮血……

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簡崑崙緩緩回過身來。

無音祇是靜靜的向他望着，仍在等候着他的回答。

簡崑崙緩緩坐下來，暫不置答。

「您怎麽不說話？」

「我心裏祇有仇恨！」簡崑崙冷冷的說道：「沒有後悔——如果這便是妳們堂主特意要妳到來打聽的話，就請妳轉告她知道。」

無音點點頭說：「我知道了！」一絲笑靨出現在她樸實無華的臉上，說道：「您錯了，這才不是堂主要我來打聽的，剛才我已經告訴過您，這祇是我自己的意思，我和我妹妹總算沒有看錯了您……今天我來看您，是要告訴您，我們姐妹對您寄以同情，願意暗中在助您一臂之力……」

簡崑崙想不到對方率直如此，一時頗感意外。

「妳——」簡崑崙一笑說：「妳的胆子不小，我實在有些不敢相信……」

「您的意思我知道！」無音冷冷說道：「相公您可不要誤會，我們姐妹祇是對您心存不忍，願意在必要時候，助你一臂之力，可沒有絲毫背叛本門的意思，更不會出賣主人。」

「妳的主人是誰？」簡崑崙問：「柳蝶衣還是時美嬌？」

「時堂主對我們姐妹恩重如山……」

「够了！」簡崑崙點點頭說：「為什麽妳對我心存不忍？難道我眼下有生命之危？」

「……」

無音微微猶豫了一下，輕輕一嘆道：「相公你是個聰明的人。」

「妳話中有話。」

「唉！」無音又嘆了口氣說：「這幾天柳先生心情很不好……在這個時候你與他見面，是很不利的。」

簡崑崙點點頭說：「妳的意思是說，我們就要見面了？」

無音微微點了一下頭！

「什麽時候？」

無音又搖了一下頭。

「很好，」簡崑崙說：「我正想見識一下這位愛花的主人，是個什麽樣的人物？祇可惜，眼前他是病了，看起來他的病勢還不輕呢！」

無音頓時一呆：「咦——你怎麽知道他老人家生病的？」

「我也不是瞎子，不會看？」

「你看見什麽了？」

「該看見的都看見了，」簡崑崙笑了笑：「包括那位老先生為他看病的事……看起來，柳蝶衣的病勢相當嚴重，以致於他自己已束手無策，其實他本人，已是絕高的醫林妙手，連他自己都不行了。」

「你……怎麽知道？」

簡崑崙微微的一笑。他當然知道，柳蝶衣既能自煉「起死回生」的靈藥「八寶金散」，自然深精岐黃，見微知著，也就可以想知一切，他却沒有向無音說破，看來這個無音，雖然是機智靈巧，較之其主人時美嬌却相差甚多，權宜眼前，當可智取。

無音用着奇異的眼睛向他看着，半天才說道：「怪不得堂主說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又說你極聰明，看來她確是有知人之明。」

簡崑崙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無音乃自點了一下頭說：「總令主他老人家確是病了，不過這個病早已在身，時好時發，實在說也沒什麽大不了，祇是這一次較為嚴重而已。」

「而且，自從剛才問醫之後，現在多半已經暫時穩住了病勢，可喜可賀。」

「對了……」

說了這句話，無音忙即住口，才似覺出無意間，透露太多，其實她和孿生的妹妹無言，自幼都是頂愛說話的，姐妹在一起，常常聊個沒完，張家長，李家短，更愛背後論人是非，直到有一天時美嬌發現了她們這個缺點，大發雷霆，力誡之下，特意為二人取了「無音」「無言」這兩個名字，從那時起，規定她姐妹一年之內，不許說話，犯則重懲，一年之後，果然收效，她們姐妹的話少多了，無奈先天本性上，她們仍然是能言善道的，這一霎，不自知的，竟似故態復萌。

簡崑崙已由她嘴裏知道了許多，點點頭說：「這意思是他就要見我了？」

無音點了一下頭，也許想到了不應說話太多。

「妳剛才說到，時堂主料事如神，究竟是料到了什麽？」

說時，她冷峻的目光，直直的向對方看着——那是因為他認定了無音的不擅說謊。

無音果然招架不住，吶吶道：「那是二先生的事……」

「那個二先生？」

「當然是柳二先生了，咦——你們剛才不是還在一塊，怎麽……？」

簡崑崙心裏一動，終於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事——原來那位「二先生」他也姓「柳」，竟然與這裏主人柳蝶衣同姓，姑且假設主人柳蝶衣是『大先生』，那麽他的弟弟便當以「二先生」稱之了。



一個突然的念頭，電閃心頭。

那便是這個狀似瘋癲神經失常的人，竟是主人柳蝶衣的兄弟……莫怪乎武功如此卓越高超，却又是什麽原因，致使這位柳二先生落得如此？顯然這都是人家的家務事，與己無關。

無音忽然發覺到她的一再失言，却已是追悔不及，祇是她來此重要的宗旨，還沒有道出，這件事，在她來說是極具重要的……

「有件事也許你還不知道。」

一霎間，她面現猶豫，思忖着，向着窗外看了一眼，才自吶吶說道：「永曆皇帝……他……」

簡崑崙頓時心頭一驚，道：「他怎麽了？」

無音又向着窗外看了一眼，吶吶說道：「聽說如今情況很不好。」

簡崑崙不動聲色的看了她一眼，壓制着心裏的激動。

「詳細情形我還不知道——」

說着她往前走了幾步，小聲道：「昨天，我聽見馬副堂主跟我們堂主報告說……皇上的情況很不好，李定國吃了敗仗，而且他們還抓到了皇上身邊一個姓丁的大臣。」

「丁魁楚！」

簡崑崙嘴裏唸着這個名字，一時為之黯然。

丁魁楚是明末的兩廣總督，為人正直無私，就是他與當時官拜廣西巡撫的瞿式耜，擁立桂王（即永明王）朱中榔在肇慶即位稱帝，說得上是永曆皇帝身邊最得力的一個大臣，如今連他也落在了敵人手裏，情況誠然是十分險惡的了。

「是丁魁楚——」無音點頭說：「聽說清朝皇帝懸有重賞，捉拿皇上，派出去的人越來越多了，而且，吳三桂，孫可望，好多好多的人，都對皇上勢在必得，皇上現在逃往桂林……」

簡崑崙祇是靜靜的聽着，忖思着永曆帝身邊，祇是還有李定國，瞿式耜，應該是還有相當實力，一半時，或將無妨。

無奈，無音接下來的話，却又使他十分的緊張和焦慮了。

「柳先生為此很不開心……」無音說道：「聽說下了手令，要我們堂主親自出馬！」

「我明白了。」

簡崑崙哈哈笑，問道：「什麽時候動身？」

「這個……也許很快了！」無音原本展開的眉毛，忽然收歛在一起，臉現愁容的道：「聽說柳先生很生氣，特別囑咐我們堂主說，如果皇上拒不合作，不能生擒，就下毒手予以殺害……絕不許皇上落在其他人手上。」

簡崑崙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那是因為時美嬌的出手他領教過，機智、鬼詐、神出鬼沒，再加上幾至於無敵的一流身手劍技，絕對冷靜的頭腦，這些已是令人生畏，却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她的「無情」。

——這一點，祇由她對付崔氏母子的殘酷現實，即可證明。

果眞柳蝶衣選中了由「她」——時美嬌出面，去對付日漸勢微的永曆皇帝，後者的處境，誠然岌岌可危，想到了時美嬌的辣手無情，簡崑崙一時間心情忐忑，如坐針毡。

他却是眞正的無能為力了。

向着窗外淡漠的看了一眼，把一雙無助的眼睛，轉向當前的無音：「謝謝妳告訴我這些寶貴的消息。祇是……」微微的苦笑了一下，便自不再多說。

無音說：「我和妹妹私下裏都希望相公你能出去，也許祇有你能够救皇上……但是……」

她亦有她的為難之處，時美嬌既有恩於她姐妹，目前更有主屬之從，這個堅定立場，不容她有所背叛。再者，她的能力確屬有限，像現在這樣的通風報訊，也許便是她所能做到的極限了。

像是還有話要說，無音遲疑着正要開口，却為猝然飛臨而來的一絲細響聲音所警覺。

像是一枚小小制錢兒落地的那種聲音「叮！」的响了一聲，無音却知道，那是妹妹傳來的示警暗號。

向着簡崑崙匆匆的點了一下頭，閃身而出，暗影裏連續着幾個快速閃縱，便自消逝不見。

簡崑崙預料着，必將有人來。

果然，一會的工夫，老王就送飯來了。來的時候甚是輕悄，進得落地月罩，才自咳嗽了一聲，高聲喧道：「飯來了。」

早餐食粥，一瓷甕熱熱的雞粥，配着兩樣小菜，很有點廣東口味。

簡崑崙索興把心放寬了，有什麽吃什麽，那雞粥是用濃濃雞什所煨，間以雞丁蓮子，甚多薑絲，香噴噴的，旣熱又濃，好生受用，吃了幾口，便自誇讚起來，兩樣下粥小菜「雲腿薄片」，「蝦仁醬小黃瓜」更是可口之極。

老王蹲在門口的朱漆大板櫈上，打火抽烟，瞇着兩隻眼睛，透過一片烟霧，向他瞧着，一副陝北土著莊稼漢子模樣。

却莫以為這般形樣便是「老實」，能够為「萬花飄香」所用，那怕是執鞭賤役的小廝，也都經過一番嚴格挑選，老王可也不應該例外。

「好吃吧？可鵝——鵝餓就吃不慣這個——」還是那句老詞：「鵝祇愛吃『羊肉飽』！」

「早上也吃『羊肉飽』？」

「早上不吃！」老王說：「早上吃貼餅子，喝玉米粥，鵝們那地方的玉米可好啦，砸碎了，用裏面的玉米『身子』熬粥，可美啦——嘿！」

一根「京八吋」的小小旱烟袋咬在嘴上，抽得「吱吱」响，那神兒這會子可享受啦，就是給他皇帝也不想幹。

「鵝們那地方女人也漂亮，又紅又白，不高不矮，有鼻子有眼的——」

簡崑崙聽着差一點想笑。

「你先生別笑，鵝說的是眞的，你沒聽說過？」一面搖晃着腦袋，用着濃重的陝北鄉音吟哦着：「那是——『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窰堡的炭——』」，有腔有調，却也合轍押韻。

像是當地傳說的俚語，米脂、綏德、

清澗、瓦窰堡等皆是陝北縣名。「月是故鄉圓」這位老王看來是典型的思鄉狂熱，不忘本得很。

「鵝們那地方——綏德，男人也俊，一個個都像先生你這個樣，又高又壯，俊得很。」

「那你又是那裏人呢？」

「這——」老王的聲音忽然小了：「鵝也是綏……綏德！」

說到這裏一扭頭「咦」了一聲，趕快跳下板櫈，敢情是有人來了。

一行三人迎着新出的太陽，順着廊子的那頭，一逕向着這邊大步行來！

走在前頭裏的是個身披紅衣的高大駝子，正是此間職掌內務提調的總管先生——雷公公，身後二人各着黑緞子蝴蝶號衣，顯然本府當差。

老王趕忙把碗筷收拾妥當，方自就緒，雷公公一行已來至門前！

「小兄弟，你大喜事啦。」

說時已定下脚步，睜着雙三角眼，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嘿嘿笑了幾聲，「你的願望達到了，主座有請。」

簡崑崙心頭一震，倒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快，無音剛才來說，馬上柳先生這就約見了。

難道說他的病已經不礙事了？

在心裏略一盤算，簡崑崙一言不發，站起來隨即向外步出！

雷公公「哼哼哼」笑了兩聲，深遠的三角眼裏，精光畢現，實在的在對方這個年輕人身上打轉。

——那是有涵意的，或許他認為對方這個年輕人，性命已將喪失於彈指之間，主人柳蝶衣的個性他太熟悉了，那種不動聲色，聚雷霆萬鈞於霎那間的出手，當今天下，實無人能招架。

多年以來，已不知道有多少奇人異士，自命不凡的劍道高手；或名重一方的宗派領袖……俱都敗在了柳先生劍下……也們也都喪失了性命！

似乎是，柳先生有一項自己遵守的原則，多年來奉行無悖，那就是，絕不使敗者生離，也就是說，每一個落敗在也手下的人，均將同時喪失性命。

這個也自己奉行的準則，就曹公公記憶所及，近五年以來，從無例外，以此推想，簡崑崙這個年輕人的生存機會，實是微乎其微。

曹公公那雙久經歷練的眼睛，生平閱人多矣，人的生死禍福，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所謂的吉凶休咎，其實在當事者接觸之前，往往已有異象頻現，即一般所謂的「氣相」也！

一個人在大凶猝臨之前，常常行為乖張異常。常見的現象是「烏雲罩頂」，印堂間一片陰晦，便是「霉氣當頭」的顯現。印證於過往閱歷，每有所應——這却是雷公公眼前所又不明白的了。

那是因為，眼前的簡崑崙，顯然並不具有那種「死亡」來臨前的異相。

這個特殊的發現，使得雷公公甚是驚訝，一雙三角眼，情不自禁的頻頻在對方臉上打轉，越覺對方少年春華內蘊，英氣盎然，這種氣魄，似乎與死亡有着遙遠的差距……一時之間，臉上越現不解。頓了一頓，才自微微點頭道：「跟我來！」

一行四人，隨即踏上了眼前的朱紅長廊。

雷公公前行帶路，簡崑崙居中，兩名當差武士殿後，一經前進，脚下甚快，三數個轉彎，已拐上了一條幽樹衍生的甬道上。

這般步法，頗與夜來「二先生」施展相彷彿。雷公公特意混淆，故示玄奧，簡崑崙明明看出其用心，却是祇當不知，暗暗將目光所見，記在心裏。

俄傾之間，眼前已來到了一處絕妙世界。

朝陽泛金，繁花爭艷。彩屏一面，其實是半壁青山，却為一種不知名的紅紫小花大幅被掛，一面是紅一面是紫，間隔着老樹奇石，甚是怪異。花色奇艷，在陽光的渲染之下，光彩極強，不經意的看上一眼，也覺刺目難開。

流目園中，百花競蕊，無限芳菲，以時令計，應已是深秋時候，偏偏這裏却看不出一些秋的意味，染目所及，甚多奇花異卉；竟是簡崑崙生平所見，連名字也叫不出來，顯為主人所窮心搜羅，證之對方「愛花主人」那個奇怪的雅號，應是當之無愧。

簡崑崙脚步未曾踏入之先，已自感覺到花氣襲人，這時更不禁為陣陣濃郁花香充斥鼻端，頓時神情為之一振。

思念中，已前進百十丈遠近，眼前景緻竟是較前更甚，奇花異樹，小橋流水，隨着前進的脚步，一一畢陳。耳邊上衆鳥啁啾，時見彩羽紛飛，分明置身世外桃園，怎麼也不會料想到，這裏有此一處勝景，地勢竟是如此之大，一經踏行，簡直如置身山陰道上，大是目不暇給。

簡崑崙一面行走，一面暗自打量，對於眼前這等寓自然人工於一爐的磅礡氣勢，大為驚讚。柳蝶衣其人這個黑道魁首，儼然有其不可侵犯的凌人氣勢，觀乎此當可認定。

雷公公帶領着也，方自在一處紫籐花重重疊生的門前站定，即有一白衣少年閃身而出。

來人少年乍然的現身，全無聲息，想像早已守候在側，無論如何，手脚輕靈，一身輕功可觀。

雙方自然是熟悉認識的。

雷公公如此高傲，乍見少年，却也不得不勉強擠出一臉笑容，抱拳喚了聲：「七郎！」

被稱為「七郎」的白衣少年略略點了一下頭，一雙眸子，却祇在簡崑崙身上打轉。

或許是也想像中的簡崑崙，與眼前人形像不大一樣，是以乍見之下，神色甚是驚異。

「這人交給我了，雷師父，你們回去吧！」

嘴裏說着，一雙明銳眼睛，兀自不離當前簡崑崙身上，轉瞬間已把也瞧了個內外清楚。

雷公公不大情願的嘿嘿笑了兩聲：「這個……」

少年七郎忽似不耐的沉下臉來，冷笑一聲，目注向雷公公道：「怎麼，連我也



信不過麼？」

出聲清脆，宛若婦人，再觀其人，長身玉立，猿臂蜂腰，儼然碩健男子，偏偏唇紅齒白，玉面無鬚，便是坤道行裏，亦難覓如此姿色。

若道如此姿色，全無男兒本色，却是大謬不然，眼前七郎不過神色少慍，竟有「凌人」之勢，明眸如電，直視間，雷公公那等氣焰之人，相形之下，竟為之黯然失色。

眼前在七郎目光逼視之下，雷老頭祇得又作出了一副笑臉：「你言重了，自然如此，這人便交給少君你了，祇是……」

七郎不耐的「哼」了一聲，轉目簡崑崙道：「簡兄請！」抽身而退，再也不向雷公公多看一眼。

× × ×

七郎翩行於前，簡崑崙亦步亦趨。

見也細腰，豐臀、宛若女子，却是步履剛健，身手了得。好生生出現了如此個人，使得原本就已十分詭異的此一龐大組織，更加添了幾許神秘，看着七郎那般欵欵身步，簡崑崙祇覺着好彆扭，大不自在……恨不能照屁股給也一脚，偏偏對方持禮以待，又奈之何。

一襲白衣，閃閃生光，却像有點點桃花，人是那般的俊俏，我見猶憐，錯在投錯了娘胎，若是個女孩兒家也就好了，也却又是個男人。

簡崑崙簡直連看他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偏偏那個婀娜嬌好的身子，就在也眼前移動，閃動跨進，一如風擺桃花，竟是點塵不沾，論及輕功，眞正頂尖兒一等一的高手，印象裏，對方門中，也祇得那位「飛花堂」之時美嬌堪與併論。

他由是對眼前七郎，心生詫詭異。

先前雷公公曾以「少君」稱之，莫非他會是主人柳蝶衣子侄輩人？抑或是柳氏入室弟子？果眞這樣，在萬花飄香此一組織裏，應是身尊位隆，為人敬重，觀之雷公公先前對他形樣，却是忌諱有餘，敬重不足，却又為何？

七郎前行極快，却不忘時時後顧打點，每縱一步，即回身相待，這番顧慮也忒仔細了。簡崑崙耐着性子，一言不發。所幸主人下榻的紫竹精舍，已在眼前。

簡崑崙對七郎，固是心存厭惡，無奈他那一身傑出輕功，却令他不敢稍存輕視，尤其是他前進的步法，在在啓發着有關眼前陣法的關竅，七郎再一刻意逗留，頗為簡崑崙有所悟及。

平湖秋水，一橋枕波如醉。

幾株枯樹，掩不住垂垂老態，在蒸騰着嬝嬝水霧的映襯裏，形樣越顯蕭索。小風輕襲，在灑滿了黃金般的秋天太陽裏，揉碎了「皺縠波紋」的層層水面……一個人斜倚老樹，長竿在手，正自臨湖垂釣。

那麼寬大的黑色長帔，墨雲也似的置散在草地上，正同於他身後過長的棕色長髮……兩樣東西聯在一起，給人說不出的懶散意味。

懶散更涵蓋了那個人，以致於他雖然長竿在手，却是連眼睛也不睜開，竟似睡着了。

手上長竿之外，身邊草地上平置着兩口帶鞘長劍，一個飲水的紫砂瓦磚，一具七絃琴，這一切在眼前寧靜的氣氛裏，也同主人一樣，俱都似睡着了。

簡崑崙觸目而驚，霍然定住了脚步。

無庸多說，這人便是柳蝶衣了。

七郎也站住了脚步。

雙方的距離約在五丈左右，然而簡崑崙却約束着自己不再前進，對方即使身懷絕世奇技，在這個距離之內，也是萬難施展。

然而，那老人——柳蝶衣却似眞個睡着了。

原本閉着眼睛的臉，竟似不克自已的微微垂了下來，甚至於手中釣竿，也有下及之勢。

簡崑崙目及之下，心中禁不住吃了一驚——

對方若眞是那個傳說中的愛花主人，便是當今天下最最厲害的一個人物，何至於眼前懶散如此？他豈能不知道自己的來到？抑或是根本就沒有把自己這個人看在眼裏？

一霎間，簡崑崙心裏大覺羞辱，幾至形色於面。

似有陣陣微風，將地面蕭蕭落葉向外蠕蠕移動，包括水面粼粼的波紋，都像是在一個自然的頻率裏作息——這頻率也似支配着主人的呼息——

「他」竟自眞的睡着了！

雖不曾發出震耳的鼾聲，却是充耳可聞，隨着他均勻的鼻息，雙肩作一定的聳動，粼粼波紋，蠕蠕落葉，都在此一個頻率裏，配合得恰到好處。

這番景象其實再自然不過，偏偏就錯在太自然了，看在明眼人如簡崑崙者的眼睛裏，頓時心生警惕。

所謂的「混元一氣」又「太極感應圈」，皆為傳頌中內功極上乘境界，擅者極稀，能達到如此功力境界者，不用說，自然大非尋常，看來眼前的柳蝶衣，應是庶幾近之了。

果眞如此，簡崑崙祇需向前踏進幾步，便能測知——那是隨着練者本身的氣機感應，藉助於呼息或全身穴脈的自然傳送，達於體外一定距離範圍，在此範圍內的任何介入，都能使練者本身有所感應。

——必是因為如此，柳蝶衣才似毫無忌諱的睡着了，這種奇妙的反應，甚至於包括水底游魚。若是一條魚、恰於這一霎上鈎，自然能使他立刻警覺，其實在上鈎之前的觸動釣餌，也有不可思議的微妙感應。

對柳蝶衣言，七郎當是稱得上細心體貼；極儘照顧關切為能事，以致於眼前的閉目小憩，他也不忍心率而打擾，便自遠遠靜立一隅，敬候着主人自然的覺醒。

便是那片輕俏的楓葉，打擾了主人的美夢。

——一片紅通通，幾至透明的楓葉，自湖邊老樹飄落而下，翩翩自熟睡中的主人頭頂飄過。

便是這股輕微的一絲音訊，使得睡夢中人猝然為之驚醒，反應極其鮮明。

像是為人推了一下，柳蝶衣霍地抬起頭來。

却在這一霎，右手長竿，倏地掄起，水花一響，一條盈尺銀鱗，同時鈎起，不

緩不急，却爲他同時抬起的左手，操在手裏。

雖說是忽然驚醒，他的動作並不慌張，反似極其從容，右手掄竿，左手抓魚，配合得恰到好處，那一雙蘊含着隱隱光采的細長眸子，却已注意到簡崑崙的到來。

「唔——你來了……」

反手把魚拋向湖裏，這一霎，他的睡意已似全消。

「你過來，咱們好說話！」

說時，長竿直倚，却把身子緩緩向後仰起。

簡崑崙哼了一聲，舉步直行而前，約莫在對方身前丈許左右站定。

他幾乎已可判定，眼前這人便是柳蝶衣了。

這個人在他心目中，不可否認的，是具有極爲特殊份量的。然而，正因爲這樣，他却更不能在對方面前稍示微弱。

他想像中，柳蝶衣這人，必然已很老了。

甚至於剛才的那一瞬，瞧見他垂下的棕色長髮，仍然認爲如此——直到這一刻，雙方相距不遠細察之下，才覺着這個判斷錯了。

這個人並不老邁。

看上去，不過四旬左右，眉長目俊，鼻直口方，若非困於眼前的病勢，略似憔悴之外，平常時候，應該是相當英俊漂亮的一個人物。

柳蝶衣也似同樣的驚訝。

也許是簡崑崙的忽然出現，使他想到了許多過去，這一切都因爲簡崑崙與他父親的酷似。

「不錯……看來你確是簡冰的兒子，」他說：「我已經知道你的名字了——簡崑崙——」

一霎間，他眼睛裏交織着謎樣的光采，似乎許多過去了的事情，一下子都記了起來。

「你知道爲什麼你會叫這個名子？」

簡崑崙當然知道，却沒有必要回答他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雙方敵對的立場，並無改變，特別是簡崑崙知道他與父親的那段「宿仇」之後，新仇舊恨齊湧心頭，豈能輕言化解？

柳蝶衣的神態仍然不失懶散，這一霎更似帶有幾分虛幻的縹緲……

「那是因爲你出生在西北地方的崑崙山……」他說：「妳母親是個紅顏薄命的女人，生下你不久之後就死了。」

簡崑崙冷冷一笑：「你說的都不錯，看起來，你對於我家的事情很清楚——」

「清楚得很……」

柳蝶衣微微笑着：「可以說比你還清楚，但是今天我召你來這裏，却不是跟你閑話過去，過去的事情，連你都不一定知道。」

簡崑崙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

柳蝶衣說：「你的所作所爲，我都知道，年輕人見義勇爲，打抱不平，這都不是壞事，要緊的是，不要意氣用事，更重要的是要盡力而爲，自己要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就像你……」

頓了一下，他再一次向簡崑崙注視過去。

「你壞了我的大事——」

說到這裏，柳蝶衣那張頗似憔悴的臉上，情不自禁的浮現出一片蒼白顏色。

「你的胆子不小……」柳蝶衣吶吶說道：「這個天底下，凡是胆敢與『萬花飄香』這個門派爲敵的，結果祇有一樣——便是自趣滅亡，你也不會例外。」

簡崑崙立刻有所感觸，便是透過對方語鋒所立即傳過來的強烈殺機，以致於使得他不得不向後退了一步。

——他立即又向前踏進一步，仍然是站在原來地方，目光裏由不住散發出強悍的剛烈意味。

柳蝶衣禁不住微微笑了。

「我知道，你是家學淵源，你父親當年劍術極佳，看樣子，你也不差——時堂主更告訴過我，說你的劍術功力尤在那個崔平之上，崔平也已相當不錯了，他的『紅棉』劍技，在劍術門中，獨樹一格，應有一定的份量，祇可惜，你與他初次相見，他便死於非命，要不然對你應有相當俾益，很可惜……」

對簡崑崙來說，這幾句話眞有「割膚刺心」之痛，一個成名劍客的死，在他嘴裏祇是這樣輕描淡寫的幾句，便算是「蓋棺論定」了，更何況致死崔平的元凶大惡就是他本人。

簡崑崙雖似有「刺心」之痛，却不使現之表面，更不欲爲此干擾了眼前自己的情緒。

聆聽之下，他也祇是微笑而已。

柳蝶衣却很仔細的向他注視着——就氣勢而論，他瞧出一派劍術大家的形象。

就祇這一點，對方雖祇是個少年，他却不能輕視。

「七郎！」他轉過臉來，瞧着身邊的那個少年：「這便是我常常與你談到的大家風範了，遺憾的是，你却沒有……」

七郎覥覥着扭了一下身子，媚態中大有頡頏，竟似不服。

「我不是說你的劍術不及他——這一點，須待你們比過才知！」柳蝶衣說：「我指的是氣宇和風範——你應該記住，一個具有傑出的身手的人，都應該具有一種屬於自己的風格氣勢，即使功力有所不足，氣宇却不能不到。」

柳蝶衣的眼睛，不失憐愛的看向身邊的七郎。

「這麼多年以來，你常常遺憾，碰不見一個劍術能與你抗衡的敵人，現在你的機會來了！」

指了一下面前的簡崑崙，柳蝶衣說：「就是他！」

七郎微微呆了一下，大眼睛裏交織着極其錯綜的感觸——在本質上，他極其要強好勝，祇是却無意拿眼前的簡崑崙來試劍。

柳蝶衣的此一安排，顯然是有深刻涵意。

對他來說，簡崑崙還是一個孩子，如果僅僅祇是比試一下，自是不傷大雅，若是另有居心，可就大大有失風度，傳揚出去，難免令人失笑，在柳蝶衣來說，這是他無論如何所不樂爲之。

如此一來，這個差事可就落在了七郎的頭上。



七郎的劍術，曾經他刻意指點，已具有十分可觀身手。

七郎的沉着冷靜，手下無情，他更清楚。

七郎的身份尤其曖昧，說非是他門下弟子，却遠比一個弟子自他身上學習得更多，說非是他屬下一員，却可任意進出任何殿堂，承宣他的旨意，他應該算是一個門下的清客，可是清客那有如此排場？尤其是近兩年以來，柳蝶衣對他的凡事依賴，進出相隨，幾乎已到了一日不可分離地步。

七郎說是赳赳昂藏七尺之軒，却又嫵媚一如婦人。

這一切點綴着眼前這個少年七郎，誠然多采多姿，不要說外人弄不明白，就是「萬花飄香」裏面的自己人，也攪不清楚他是個怎麼身份，除了極有限的像是時美嬌這等身份的幾個人，略略知其一二之外，而這幾個人却又都心照不宣，決計「守口如瓶」，人前人後，都不會輕易吐露隻字。

七郎的重要，祇有主人柳蝶衣自己心裏清楚……

多年以來，這個形象特殊的少年，曾爲他夜行出入：幹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剷除了多少格於現實，而又不便解決的人物。

每一次，七郎都能圓滿完成任務，從來也不曾令他失望過。一切的一切……正說明了柳蝶衣對他的倚重，於公於私，都不可一日或缺。

現在，他却期望着，把簡崑崙這樣的一個人，交到了七郎的手裏。

七郎的感觸甚是震驚。

——他與柳蝶衣之間的默契，早已是「心有靈犀」，什麼事根本用不着多說。

眼前這件事，更不例外。

便是柳蝶衣存心假七郎之手，殺害對方簡崑崙這個人了。

「我已爲你們準備好了寶劍！」

兩口形式古雅的長劍，早已平置草地，簡崑崙在見面之初，已經注意到了，其中一口，正是時美嬌得自崔平手裏的那一把「月下秋露」。

× × ×

「月下秋露」正在柳蝶衣愛撫下輕輕把玩。

「好劍，」嘴裏讚賞了一聲，他那一雙長而秀俊的眸子，平視着當前的簡崑崙侃侃而論：「知道吧，此劍是當今僅存的七口古劍之一，當我還是少年的時候，我曾經一度動心想據爲己有……」

「後來呢？」

簡崑崙已由對方身上學會了耐心，那怕是死亡將至前的一霎，也不要使自己變得氣餒，或張惶失措。

對於簡崑崙這般鎮定，從一開始，柳蝶衣就很欣賞，一個能視死如歸的人，無論如何都值得喝彩。

「後來我自得想到了另一口——」柳蝶衣說：「也是七口古劍之一的『風起雲湧』——」

他隨即拿起了這口「風起雲湧」，雙劍併陳當前。

「月下秋露性寒，屬陰，風起雲湧性烈，屬陽，比較起來風起雲湧的殺性更強得多……却是正對了我的胃口，或許月下秋露的質地，比風起雲湧更要純一些，祇是，它却與我比較沒有緣份。」

簡崑崙冷冷說：「怎說無緣？現在它已經在你的手裏。」

「不——它是你的——」

「我……」

簡崑崙幾乎驚愕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眞的配擁有它，那麼它便是你的了！否則，便沒有什麼實際的義意！」

說着，柳蝶衣含着微笑，把手上的月下秋露交給身邊七郎道：「把劍給他！」

七郎微微愕了一下，答應一聲，走過去把劍遞給了簡崑崙，後者遲疑了一下，也就不客氣的接了過來。

「這口劍原本是你父執好友所有，他死了，更無後人，你便是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微微一頓，他含笑接下去道：「當然，如果你也死了，這口劍才會變成眞正的無主之物，那時候情形就不一樣了。」

簡崑崙微微一笑，很明白對方的弦外之音，一霎眸子自然的轉向面前的七郎。

如果柳蝶衣再無別意，那麼能夠置死自己的人，便是眼前這個人了。

× × ×

從柳蝶衣手裏，接過了「風起雲湧」，七郎的手心直覺着有些冒汗。

天知道，在柳蝶衣過去無數次的策使之下，早已經記不清殺過多少人了，然而，却沒有任何一次像眼前這一次這樣，使他如此爲難。

人與人的接觸，感觀實在太微妙了。

什麼原因也說不上，反正從第一眼開始，簡崑崙這個人就對了他的脾胃，似有些什麼別的因素……總之一時紛至沓來，一時也理它不清。

柳蝶衣的眼睛就是命令，誰也無能抗衡。七郎早已習慣，更是無法反抗，在柳蝶衣的目光注視之下，他別無選擇，便祇有接受之一途。

他的眼睛隨即向側面敵人簡崑崙注視過去，後者並無絲毫怯敵之意——在簡崑崙的感覺裏，柳蝶衣一代劍狂，自己萬無取勝之理，眼前的七郎，却大可放手一搏，當設法立於不敗之地，再圖後策。

然而，柳蝶衣這隻水晶狐狸，極其狡猾，還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總要他先自透出了口鋒，才能伺機後動。

緊緊握住手裏的「月下秋露」，簡崑崙內心不勝激動感慨，直覺裏彷彿崔平世伯的陰靈就在身邊，正自向自己注視，接下了崔平的劍，事實上也就等於更正式的接下了爲他老人家復仇的重任，便是這種情緒的感染，一霎間加深了眼前的仇讎。

一股凌人的氣概，打從七郎之處，直襲過來——說明了雙方正式敵對的立場。

這個七郎必有非常身手，只由眼前這股凌人氣概即可判知。事實上，也祇有深精內功，劍術個中菁華，才能如此施展，簡崑崙再也不能心存猶豫，霍地向正中跨出了一步，雙手倒持長劍，擺出了門戶。

（未完・六）



# 仇海騰龍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因打探盟主龐起的宅院而遭到高手圍捕，走入內堂，見一老婦和兩個中年婦女，原來龐起是他的舅父，老婦是他外祖母，中年婦人是舅母，自己母親就是龐起的妹妹，外祖母爲了救外孫兒，決定大義滅親，自己自絕，由岳家宇冒充自己，要龐起陪伴到宅外一舒病態。龐起因母親有病怕風蒙面，不虞有詐，在前引路，被高手婁森發覺，正想揭穿，突來萬紫琴說發現奸細仍在院內，支開婁森，同到郊外，岳家宇不忍將龐起擊殺，放走了他。婁森回去知上當再趕來，捉着岳家宇，由血手孟婆押他困入「絕望谷」，萬紫琴自願跟進去……

## 絕谷脫險　拯救遺老

但現在爲了去接那一顆小蕃茄，各不相讓，對準了那蕃茄下落的方向，二人你擠我我推你，唯恐被對方接去。

以口接食蕃茄，本須技巧，二人一爭搶，誰也吃不到，只聞「卜」地一聲，落在沙地上，立即摔破，水份滲入沙中，只賸下一片皮。

只聞那高大的老人嘆道：「他們本是極好的朋友，在這緊要關頭，醜態畢露，數十年的友誼，抵不上一個蕃茄……」

那兩個老人望着沙上的蕃茄皮，舔舔焦乾的嘴唇，互相瞪了一眼，然後再抬頭等候。

兩少不禁搖搖頭，覺得那高大老人的話，眞是一針見血。正是那句俗話：「一朝無糧，父子不親。」

兩少現在只是感覺太熱，並不太飢渴。冷眼望著五個人，覺得旣可笑又可憐。

突然，一顆紅菓掉落「金陵毒鴇」阮如綿的口中，她驚喜若狂，並不想立刻吃掉，吐到手中，鼻子貼近狂嗅著。

這個小紅菓，也不過桂圓那麽大，還不太熟，所以未破，但它代表著小量的水，和足以維持短暫生命的菓肉。

「粉蝶太子」貪婪的望著她手中的紅菓，脖子一伸，吞了一口唾液，他突然目射兇芒，像餓虎撲食一樣，伸手一抓，恰巧被阮如綿發覺，也五指一握。

兩人的手握在一起，那菓子變成水漬，自他們的指縫中流出。

「金陵毒鴇」不由大怒，一掌劈去，「粉蝶太子」也不示弱，伸臂一格，兩人立即纏在一起。

只有那高大老人接了兩顆蕃茄及三個水菓，似已知足，走到壁下躺在沙上。兩個狗男女打累了，也自動罷手。

一夜過去，地上的沙和谷壁上的熱度還未全消，太陽又升了起來。

一連過了三天，兩少也不能再苦等了，因爲人類越是在苦難之中，求生慾念越是旺盛。他們也準備接那菓子。

他們的面孔和手臂先是被晒得紅腫，



然後脫了皮，當正午日光筆直照下時，谷中沒有任何隱身之處，他們可以聞到頭髮晒焦的味道。

由於三天三夜水米未進之故，他們覺得頭昏腦漲，體內水份早已枯渴，皮膚上泛出油漬。

他們很少說話，因爲事到如今，他們仍然沒有一絲悔意，都覺得能死在一起，亦算是苦難中的一件美事。

第三天夜裏，岳家宇開始接那蕃茄和水菓，但因缺乏技巧，一個也未接到。

他自己還能忍耐，他只怕萬紫琴受不了。

第五天來臨，兩少形如惡鬼，萬紫琴奄奄一息，只能張著口喘氣。

岳家宇抱著她，弓著身子，遮著陽光，岳家宇自己却搖搖欲倒了。

「繼志……」萬紫琴微弱地道：「我……我並不後悔……」

岳家宇又摟緊了些，道：「我知道！妳是一位十分堅強的姑娘！我也不後悔！因爲我身邊有妳……」

「繼志……我只恨我們認識太晚……」她含著一泡淚水，續道：「我現在發現一個秘密……」

「萬姑娘……妳現在不宜多說話！說多了也會口乾……」

「你聽我說……」她閉上眼睛，道：「我認爲咱們仍有生望……」

岳家宇心中一酸，又不能使她失望，事實上他們已到了油盡燈滅之境，不須三天，不死也爬不起來了。

岳家宇道：「我很佩服妳的機智！願聆高見……」

萬紫琴道：「你有沒有發現？那兩個赤裸老人功力極高，似不在你我之下，至於那高大老人，更是目蘊神光，雖然受此艱苦，似乎……」

岳家宇點點頭道：「不錯！而且那兩個狗男女雖有時爭搶水菓，却不敢惹那老人……」

萬紫琴道：「所以我認爲那高大老人養精蓄銳，似在等待甚麽！」

岳家宇面色一黯，近兩天來，下落的水菓和蕃茄，已逐漸減少。昨夜，只落下兩顆蕃茄，再過三五天，恐怕一顆也沒有了……

夜又來臨，這是他們最渴望的時候，他們嗓中像冒着火，受傷的乾皮一層層地脫落。

由於水菓及蕃茄斷絕，那兩個裸體老人肝火極旺，也常常爭吵。

午夜過去了，岳家宇放下萬紫琴，正要休息一會，突見「粉蝶太子」躡足走到「金陵毒鴇」身邊，立手如刀，向她心房戳去。

岳家宇大吃一驚，想躍起來，已是不及；只見「粉蝶太子」的手戳入「金陵毒鴇」心房中，兩手一扒貼上去猛吸鮮血。

那聲音的誘惑力極大，「唏哩呼嚕」大口大口地灌着。

岳家宇不由大怒，正要去殺死那個殘忍的魔鬼，突聞萬紫琴喃喃地道：「水……水！我……我渴死了！水！水！」

岳家宇腦中「轟」然一聲，五天來她從未表示飢渴，那不過是盡力忍耐，現在大嚷要水，足見她已是無法忍耐了。

岳家宇望着大口吸吮鮮血的「粉蝶太子」，他有信心可以擊斃他，然後以「金陵毒鴇」的鮮血，解萬紫琴之渴。

但他不願那樣做。大丈夫「渴不飲盜泉之水，飢不用嗟來之食！」況且這蕩婦的污血，有辱萬紫琴的清白。

萬紫琴道：「繼志……我渴死了……我要水……」

岳家宇站起來，獰視着「粉蝶太子」，極想衝過去，他認爲這賊子死有餘辜，殺了他不算過份。

但他以爲這只是一種藉口，設若萬紫琴此刻不需要水，他仍不願殺他，因此，他又打消此念。

「水！水！我渴死了……」

岳家宇急得手足無措，望着石壁上那些「水」字，不由怒從心起，現在他才領悟「水」字的意義。那是故意吊人的胃口的。

「假如我能變成水……」他覺得想這些毫無用處。突然心血來潮，顫聲道：「紫琴……妳張口……我接了兩個水菓，把水擠到妳的口中去……」

他以指甲划破了左腕的血管，用手一擠，那鮮血一滴滴的落入她的喉頭。

他望着她急急吞下的神態，心中十分安慰，畢竟想出一個辦法，爲她解渴。

數十滴之後，她的奇渴略解，喃喃地道：「繼志……我還以爲那菓子很好吃呢！原來……是鹹的……好啦！賸下的留給你啦……」

岳家宇別過頭去，感動得眼圈潤濕。急忙大力揉着左腕上的裂口，回頭一看，見那高大老人，正在以烱烱的目光凝視着他。

× × ×

自兩少進入這谷中之後，這位高大的老人從未仔細端量過兩少的面孔。現在他望着岳家宇，好像突然間發現異寶似的。

萬紫琴奇渴已解，倦極入睡，岳家宇脫下長衫爲她蓋上，只見那老人向他招招手，叫他過去。

岳家宇對這位老人印象極佳，立即走過去抱拳，道：「前輩招喚，不知有何見教？」

老人指指他的身旁，示意教他坐下，岳家宇立即坐下來。

老人肅然道：「岳家驥被害時，你幾個月？」

岳家宇悚然一震，老人一雙電目緊緊瞪着他，微微一笑，道：「老夫這種問法，直截了當！雙方都不必轉彎抹角！」

岳家宇心道：「這老人眞厲害！只是一句話，已看出我的隱秘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怎能確定晚輩是岳家之後？」

老人哂然道：「說起來很簡單，你的面貌與令尊相似，首先引起老夫注意，其次是你很多情，較之令尊，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你們岳家的獨特氣質。剛才你對那女孩子的犧牲和體貼，更非一般泛泛之輩所能做到，當然，老夫雖看出十之八九，仍需要那一句話再證明一下。老夫承認，那樣問話，有點投機取巧！」

岳家宇深信這老人不是壞人，而且大有來歷，立即肅容道：「前輩與家父必有淵源，可否賜告大名？」

老人微微搖頭道：「老夫昔年僅是景仰令尊的高風亮節，並無深交，但我有一位好友與令尊情感至深，他就是『一見愁』裴志豪……」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不知裴前輩現居何處？」

老人慨然，說道：「自『黑殺星』龐起登上盟主寶座之後，我輩中人，噩運當頭！我雖不知他的近況如何，却知他絕不會向那幕後的魔頭屈服，其遭遇也不會太好……」

岳家宇道：「前輩的大名是……」

老人道：「老夫藍淼，武林朋友賜號『奔雷手』！」

岳家宇肅然道：「家師『三絕逸叟』司馬龍，曾提起過藍前輩，前輩爲何被困於此？被困了多久？」

「奔雷手」神秘地說道：「老夫被困於此，與衆不同，別人是輸了招，履行諾言，不得不來此的，而老夫却是佯作輸招，甘願前來受苦！老夫等人來此已三個月了……」

岳家宇茫然道：「前輩甘願受此辛苦，必有企圖！」

藍淼點點頭，低聲道：「老夫雖然剛剛認識你，却極爲相信你，所以敢把心中的秘密告訴你！被困此谷之人，都是當世高手，龐起的背後撐腰之人，雖然掌握了武林實權，但他仍有三四個勁敵，隱居不出，他爲了應付這三四個可能 他作對的高手，必須加緊網羅身手高絕的心腹之人，像你我都是他急欲網羅的對象……」

岳家宇不解地道：「他要網羅我等，爲何叫我們來此受罪？」

藍淼肅然道：「凡是能在此谷中受盡人間至苦，而活着出去的人，都是功力深奧，忍耐工夫到家之人，他所急欲網羅的人，正是你我這等堅強之輩……」

岳家宇搖搖頭笑道：「這種看法，晚輩不便苟同！凡是忍耐功夫到家之人，意志也必堅定，怎會聽他役使？」

藍淼道：「這見解自然有理，他也知道要使我們歸順於他，要化費更多的心血，然而，若一旦歸順了他，今生今世，就不會變心，至於他的下一步驟如何？怎樣使老夫屈服，不得而知，却深信他既然放了長綫，必有一套出人意表的詭計，使我們這些大魚上鈎……」

岳家宇仍然不信，道：「那魔頭若是眞有借重我們之意，豈能使我們冒着死亡危險來折磨我們，萬一飢渴而死……」

藍淼道：「除非自相殘殺，像我們這等高手，絕對不會飢渴而死，因爲有菓子和蕃茄可以充飢解渴！」

岳家宇嘆道：「可是菓子和蕃茄也快完了……」

藍淼肯定地道：「所以我以爲咱們快有出頭之日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是說那魔頭會把我們放出去？」

藍淼點點頭道：「不錯！至於怎樣釋放？現在是絕對猜不到的！他釋放我們的方法，也必定出人意表！不過你們則不必等他們釋放，可以先出去……」

岳家宇突然一怔，道：「這絕望之谷，有如銅牆鐵壁，怎能出去？」

藍淼神秘地道：「老夫入谷之後，從不與其餘四人爲伍，表面看起來是不屑與他們合羣，其實老夫另有打算，每當深夜，他們熟睡之時，老夫就偷偷練習一種暗器手法，老夫的本意，只是想救別人，後來發現其餘四人，都不值得解救，也就作罷，但老夫仍然繼續練習，以備解救後來之人，本來老夫並不想救你們，只因你剛才的行爲感動了老夫，才發現你是岳家之後，所以老夫深慶沒有中斷練習那暗器手法……」

岳家宇十分不解，道：「暗器手法怎能救人？」

藍淼肅然道：「那削壁上有十餘隻大鳥，只要擊中大鳥之頭，壁內守護之人就會開啓洞門……」

岳家宇吃了一驚，道：「這谷壁高約數十丈，暗器手法似乎難以到達，況且那些大鳥是在谷外壁上！」

藍淼肅然道：「這就是我必須苦練的原因了！這種暗品手法，名叫『迴光返照』，當力道快盡之時，突然加強，而且可以急射而回……」

岳家宇不由肅然起敬，道：「這眞是聞所未聞的暗器手法了，不過晚輩仍是有些懷疑，即使能使暗器回頭擊中大鳥之頭，那守護之人看不到來人，恐怕也不會啓開洞門……」

藍淼微微一笑，道：「你的顧慮也並非沒有道理！但是你該知道，那些大鳥，是代表十餘個人物，最上面一隻巨鳥，當然代表那絕世魔頭，設若老夫擊中那巨鷹之頭，難道守護之人非看到來人才肯啓開洞門麽？」

岳家宇大力點頭，道：「不錯！擊中巨鷹之頭，守護之人必定開洞，前輩的計劃果然周密極了！」

藍淼看看天色，道：「時已四更稍過，你們必須準備出去了，但要記住，出了洞門，必須盡力急奔數十里，才能脫險。假如你們要找『一見愁』裴志豪，可到聲色之地去找，必能如願。至於老夫，必須貫徹初衷，將計就計，設法接近那個魔頭臥底。這件事的成功與失敗，關係着整個武林命脈，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岳家宇站起來抱拳道：「今後反抗那魔頭之人，必定蜂湧而起，前輩似不必採用那臥底之法，何不同一脫出此谷？」

藍淼肅然道：「老夫心意已決，你們準備了……」

他站起來，手中握着一塊拳頭大的石頭，向南方壁邊走去。

岳家宇抱起萬紫琴，緊緊跟着，只見藍淼站在削壁下十餘丈處，回頭向那熟睡的三人看了一眼，抖手擲出石頭。

那石頭不帶風聲，越過谷壁不見，但立即傳來「叭」的一聲，顯然擊中外面削壁。但是否擊中那巨鷹之頭，岳家宇仍然不敢置信。

時間一寸一寸的移走，突然傳來一陣「隆隆」之聲，岳家宇欣喜若狂，正要向藍淼道謝，那知藍淼閃到他的身後用力一推，沉聲道：「快走！」



他的身子向前一栽，立即疾奔入洞，以最快速度，出了洞口，向前狂奔。

守護之人，有沒有發現他？他毫無所知，只知道全力奔掠，盞茶工夫，奔出三十餘里，由於受了五天酷熱與飢渴之故，體力大減，汗流浹背，都滴在萬紫琴的身上。

他回頭望望，並無人追來，實在太疲累了，只得坐在一塊山石上休息。

萬紫琴睡意矇矓，吶吶地道：「繼志……你把我放下……自己也睡一會吧！你也太累了……」

岳家宇望着她那脫了皮的臉，無限惋惜！他現在眞不敢告訴她已經脫困，那會使她驚壞了，他把她放在草地上，道：「我太興奮了……並不想睡……」

萬紫琴嘆了口氣，仍然閉着眼睛，道：「你這人太倔強了……爲了我……不惜犧牲一切……咳！天快亮了吧，我最討厭那火紅的太陽……」

岳家宇心中暗道：「從今以後，太陽在我們眼目之中，不會是最令人厭惡之物了！」

萬紫琴喃喃地道：「繼志……那菓子汁雖然有點鹹味，但回想起來，多麽好吃呀！我……我又渴了……」

岳家宇又何嘗不渴，他抱起萬紫琴，走向山泉，把她放在泉邊，然後叫她張開口來，他雙手掬着泉水，倒入她的口中。

山泉極涼，甘冽可口，萬紫琴突然清醒，爬了起來，突來的驚喜，使她跡近瘋狂，伸出雙手，看着地上的青草，野花和那翩翩飛舞的彩蝶。

一切都變了，變得那麽有生氣！即使連東方升起的火紅太陽，現在看起來，也和谷中不同了。

萬紫琴撲向岳家宇，岳家宇伸臂去摟她，二人緊緊地擁着，唯恐有點空氣或其他東西，佔據了他們二人的空間。

但萬紫琴畢竟有些害羞，立即掙扎着退了一步，掠掠秀髮，幽幽地道：「繼志……這是怎麽回事？我好像……作了一個噩夢……」

岳家宇立即把剛才的一切說了一遍，慨然道：「人生本就是一個夢，這五天的遭遇，只是大夢中的短夢而已，紫琴，妳看看這一泓泉水，設若在那死谷中看到，一定會驚喜得瘋狂了……」

萬紫琴關心地道：「繼志，你爲甚麽不喝水？」

岳家宇肅然，說道：「人生路途坎坷而漫長，苦多樂少！若不是一些希望引導着人們，恐怕大多數的人，都不能達到人生路途的盡頭，就以死谷中的生活來說吧，想喝一口水而不可得，因而朋友反目，夫妻相殘，他們所爭的，只是暫時解渴而已！像他們那些人，對前途都沒有信心，只顧眼前！現在，我們有了大量的水本可以喝個痛快，但我們知道，早喝晚喝都是一樣！因爲我們知道，還有比喝水更重要的事，這就證明，我們比他們的意志堅定得多……」

萬紫琴含情脈脈地道：「應該說你的意志比我更堅定，設若不是你那一顆水菓，我眞不知道該是甚麽樣子了……」她興奮地道：「繼志！我們現在可以邁着四平八穩的步子走向池邊！」

岳家宇點點頭道：「這泉水雖不是爲了我們才有的，但却是我們的堅定及眞摯的情感，以及慷慨的犧牲所換來的，可以盡情享用……」

二人伏在池中，「骨骨骨骨」喝了一陣，萬紫琴抬頭道：「在死谷之中，我以爲能喝乾一條河，那知眞叫我們喝，却喝不了多少……」

她的目光突然停在岳家宇的左腕傷口上，關切地問道：「繼志……你何時受傷的？」

岳家宇一時無話可答，吶吶地道：「大概是剛才逃出死谷時……走得太慌張……撞在石角上擦破……」

萬紫琴乃是聰明絕頂之人，一看他的神色，再回想那菓汁是鹹的，恍然大悟，無法控制內心的激動，投入岳家宇的懷抱中。

良久，良久，他們都沒有說話，因爲他們所付出的情感是超然的，不是爲了甚麽，只是願意那樣做！

那種純眞的情感，無法以言語表答，他們只憑那不規則的心跳聲音，就能互通心曲，彼此瞭解。

他們的影子在池中晃動着，逐漸靜止不動，二人逐漸鬆開，萬紫琴紅暈上頰，垂下頭去，目光落在池中的人影上。

她突然驚叫一聲，發現多了兩個影子，而且是一男一女。

岳家宇的反應極快，身子一挫，拉着萬紫琴向一邊疾閃。

那知對方更快，一下子扣住萬紫琴的左臂，沉聲道：「丫頭，吃了苦頭之後，也該安份守已了……」

原來這人正是「半掌追魂」萬世芳，另一個少女，在一丈之外，竟是一臉妒色的白琬。

岳家宇一看是萬世芳，立即鬆了手，但萬紫琴却大聲道：「爺爺放開我！我不要跟你回去……」

萬世芳狠狠瞪了岳家宇一眼，冷峻地道：「妳若是和別人在一起，爺爺樂得不管，但絕對不許妳和他在一起！」

萬紫琴大聲道：「爲甚麽？爺爺！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改變！」

萬世芳冷冷地道：「有一天，你會知道，現在跟我走吧！不然的話，終有一天妳會後悔而感到痛苦……」

「不會……我絕不後悔！爺爺，快放開我……」

萬世芳挾起她就要離去，岳家宇沉聲：「萬世芳，她不願與狼虎同穴，正是比你高明之處，你把她放下來！」

萬世芳冷峻地道：「小子，你少管閑事，你現在自身難保，還要管老夫的家務事！」

岳家宇不由大怒，道：「你孫女受苦時，却看不到你的影子，老賊，你接我一掌！」

「呼」地一聲，劈出一掌，萬世芳閃身讓過，趁機疾馳而去。

岳家宇正要追趕，白琬迎面攔住，道：「咱們的事先了斷一下！」

岳家宇沉聲道：「也好！妳把那金佛還給我！」

白琬冷笑道：「這玩藝我要它沒有用，但你必須告訴我，你是否姓岳？」

岳家宇悚然一震，心道：「她怎會知道我的身份？莫非是萬汚賊告訴她的？」

他知道，若直接問她是誰告訴她的？她絕不會說，不如也用「奔雷手」那開門見山的辦法，容易收效。

他冷冷一笑道：「萬世芳爲甚麽要告訴妳這件事？」

白琬爲人也極聰明，但沒想到對方會這樣問，怔了一下，道：「誰說是他告訴我的？」

現在他已證明是萬世芳告訴她的，心道：事已至此，否認也沒有用，他冷冷地道：「既知在下是岳家之後，金佛還不拿過來！」

白琬黯然一笑，取出金佛，擲了過來，岳家宇接在手中，仔細看了一下，正是原樣。

這一耽擱，萬氏祖孫已經去遠，岳家宇並不須感激她，循着萬世芳所去的方向，回身疾掠而去。

追了一程，已是不及，心知以萬世芳的脚程，這工夫走出很遠，絕對追不上了，心中一動，想起「金不換」雷士亮交給他的小册子，何不趁機研習那一招武功？

附近有個小鎭，他立即進入鎭中，此鎭座落黃山北方，距北方的太平大鎭，不過七八十里。

找了一家客店，在最後一個院落住下，店家立即送來飯菜，這幾天來從未吃飽過，送來的飯菜一會就吃光了，感覺還未吃飽。

不一會，店伙又送來一份飲食，量雖不多，却都是山珍海味，岳家宇心想，這家客店倒是服務週到，食指大動，又一掃而光。

年輕人食量極大，加之有些菜餚他從未吃過，店伙又送來一份，也統通吃光。

現在他已經吃飽，想起那死谷中的生活，以及萬紫琴與他同甘共苦的情形，不由十分懷念。

入夜，他立即取出小册子研習那一招武功，一夜未眠，終于被他悟出來。

天色微明，他就到院子裏實地施展新研的招式，覺得這一招武功本身，並不算太玄奧，只是加入他自己的武學之中，威力大增。

他大感驚異，認爲亡父叫他學了師父的武功之後，再學「金不換」等三人各一招武學，實在另有深意。

這一招研熟之後，天已大亮，他正要回房，突然發現對面屋中，似乎有人在窺視，由窗紙破洞中望去，一個人影，一閃而沒。

岳家宇心想，在這荒村野店中，不會有武林高手，可能是個普通旅客，發現自己在練功，感覺好奇，在窗內偷看。

不一會店伙送來洗臉水，剛剛梳洗完畢，飯已送到，竟是四菜一湯，白米稀飯和饅頭。

他剛剛吃到一半時，又送來一盤鷄肉大包，心裏想，店雖小，伙食倒是十分講究……

那知意念未畢，院中又是一陣喧嘩，只聞有人大聲問道：「仇公子住在那一間房？」

只聞店伙應聲道：「你們是那一家飯館？」

「太平鎭『狀元樓』……」

「太平鎭『稻香居』……」

「太平鎭『太白樓』……」

「太平鎭『醉仙飯莊』……」

只聞店伙喃喃地道：「奇怪了！仇公子只有一個人，爲甚麽叫這麽多的菜？莫非要請客？」

他大聲道：「就是這一間……」

岳家宇大爲驚異，只見四個飯店伙計，各挑着一對大食盒，進入屋中，都是一頭大汗。

岳家宇若不是初出茅廬，昨晚就該覺察不對了，但他初離師門，經驗極差，還以爲是店家供給飲食呢！

現在他感覺不對，連忙大聲問道：「誰叫你們送來的？」

那些伙計連忙同聲答道：「本店掌櫃的……」

岳家宇沉聲說道：「我是說，誰叫的菜？」

那些伙計同時一愣，道：「您不是仇繼志仇公子麽？」

岳家宇答道：「不錯！在下正是仇繼志……」

其中一個伙計連忙賠笑道：「仇公子您眞是貴人多忘事。昨夜裏您親自到本樓叫菜，只隔了一夜就忘記了……」

岳家宇沉聲道：「簡直是胡說，在下昨日傍晚來此，根本沒有離開此店！你們豈不是見鬼了？」

那些伙計向他一打量，只見他臉上紅一塊黑一塊，那是因爲在谷中被烈日晒脫了皮，衣衫被水濕透了數次，上面有些白鹹，隱隱可聞到臭味。

俗語說：人敬有，狗咬醜，那些伙計都是勢利小人，這才看出岳家宇一臉霉氣，衣衫不整，而且身無長物。不由面色一變，其中一個冷笑道：「你昨夜到本樓叫菜時，穿得整整齊齊，而且身上還有香味！如今却故意打扮成這等潦倒的樣子，你明是個白吃的無賴……」

此言一出，其餘的伙計也信以爲眞，不由大怒，伸拳露胳膊，就要揍人。

岳家宇連連搖手道：「各位先別惱火！我們必須把這件事弄清楚，在下昨天來此，並未離開此店，不信可以去問店家，這件事……」

這工夫又是一陣喧嘩，只聞院中又有數人大聲說道：「請問仇公子住在那一間房？」

岳家宇暗吃一驚，出屋一看，十餘個滿頭大汗，挑著食盒的大漢，放下食盒，正以衣袖當著扇子猛搧。

只見這小店的伙計在一邊冷冷地道：「他就是仇公子……」

其中一個飯店伙計抱拳道：「本酒樓座落於石埭大鎭，距此鎭不下百里，自昨夜二更起程，一路急趕，現在才到達，稍遲了一點，尚請公子見諒……」

只聞那先來的飯館伙計冷笑道：「他是一個白吃的無賴！何必對牛彈琴！現在我們是揍他一頓，自認倒霉，還是把他送官？」



剛來的仔細一看，見岳家宇果然是個窮措大的樣子，其中一個脾氣極壞，不管三七二十一，撲上來摟頭就是一拳。

岳家宇伸手一擋，說道：「兄台且慢動手……」

「蓬」地一聲，那漢子摔出五步之外，抱著右臂，像殺豬般地叫了起來。

「反了！反了……」其餘伙計正要一齊撲上，只聞院門外有人大聲道：「借光！借光！請問那一位是仇公子？」

又是十餘個大漢，挑著食盒，進入院中。

這院子本就不大，前後來了將近三十個人，六十多個食盒，把小院子擺得滿滿的。

因爲這最後一撥來自東方一個大鎭，也有百十里路。一聽被騙，不由暴怒，數聲暴喝，有七八個大漢抽出扁担，向岳家宇沒頭沒臉地砸下。

岳家宇也動了火氣，厲聲道：「你們先聽我說……」

他雙臂一掄，「喀喇喀喇」數聲，五六根扁担，都斷成數截，飛出十餘丈之外，那些大漢的虎口都被震裂，驚呼而退。

店家一看這無賴白吃東西還要打人，萬一出了人命，還要打官司，掌櫃的連忙陪笑道：「仇公子，請您老高抬貴手，到外面去打吧，至于欠小店的住食之費，小事一段，權當小老兒請客，你快請吧！」

岳家宇急得搓搓手，心道：「不知是誰冒我之名到處叫菜，開我一次玩笑！但他們自數十里外趕來，我雖然未吃，也要付點脚錢……」

他立即大聲道：「好吧！你們分明是上了別人的當，在下念你們跋涉之苦，脚錢照付，酒菜可以退回去，這樣如何？」

那些大漢已知厲害，不敢再動手，也只得接受，岳家宇進入屋中，斗然一震，這才知離山時師父給他的衣包，遺忘在死谷之中，那裏有百十兩銀子。

岳家宇急得一頭大汗，連連頓足，只聞院中有人大聲道：「別讓他從後窗逃走了……」

岳家宇走出房門，揮手大聲道：「在下的銀兩，在路上遺失，所欠各位的脚錢，先記下來，於一月內奉還！」

現在誰也不會相信他的話了，有些人嚷著要去告官。

岳家宇一籌莫展，汗流滿面，眞是無地自容。

就在這時，對面屋中，走出一個少女，岳家宇一看，竟是白琬，心中更加難過，想不到在這局面之下遇上了她。

只見白琬向衆人搖搖手，鼓譟之聲，立即平息下來，她對岳家宇冷冷地道：「事到如今，非付錢不能解決問題，你何不心眼活動一下……」

岳家宇冷笑，道：「在下的事不要妳管！」

白琬哂然道：「摹著金飯碗要飯，世上可沒有你這樣傻的人……」

岳家宇大聲道：「此話怎講？」

白琬淡淡道：「那金佛重逾三四斤，解決眼前問題，足有餘裕……」

岳家宇厲聲道：「那是先父的唯一遺物，豈能變錢療飢……」

白琬攤攤手道：「既然如此，你只有去見官了……」

岳家宇忿然道：「見官就見官！在下未做虧心之事，官家自有明斷……」

白琬冷冷地道：「即使遇上清官，三日一問，七日一提，你也得先坐上幾月之牢，嘗嘗鐵窗風味……」

岳家宇大力搓著手，難在當地，設若他是一個不正派之人，此刻大可一走了之，反正這些菜也不是他叫的。

這時數十個大漢獰視著他，等待他答覆。

白琬沉聲道：「咱們現在仍是仇敵，我本不該管你的事，只是可憐這些伙計，他們回去必受主人責備，實在於心不忍！所以我想出一個折衷辦法……」

她掏出兩封銀子，在手中掂了幾下，道：「金佛暫押在我這裏，我爲你解決眼前困難，三個月之內，你必須贖回去，若無力贖回，我就沒收它！」

岳家宇心想，傳家之寶，不能讓人，既是暫押，也只有照辦了。他冷冷地道：「妳得到此佛之後，如果遠走高飛，避不見面，我豈不是上當？」

白琬柳眉微微一挑，正色道：「爲了表示我的誠意，三月之內，我絕不離開你一步，可是，坦白告訴你，我又十分討厭你這人，所以在三月之內，你不要和我講話，你就是講話，我也不理你，三月之期一過，我馬上離開你……」

岳家宇掏出金佛，擲到白琬手中，沉聲道：「一言爲定！」

白琬打發走了飯店伙計，將金佛收入包中，冷冷地道：「我濟你之急，利息照算，而且很高，月利十分，也就是說，下個月就變成四十兩，再下個月就變成八十兩，現在跟我走吧！不要離我太近，你身上太臭……」

岳家宇有苦說不出，又不能失信於她，只得聽她的，跟她出了店後，向東北而行。

傍晚投店，白琬叫了酒菜，二人對面而食，誰也不講話。

食罷就寢，二人分屋而眠，岳家宇睡不著，想到院中去練功，走到白琬門前，隱隱聞到屋中發出紛雜步履聲，好像在動手過招，不由大感奇怪，立即由門縫中望去。

只見那尊金佛，放在桌上，白琬在床前指手劃脚，似在演練一種招式，却總是不對勁。

岳家宇搖搖頭來到院中，又將那一招練習數十次，已能得心應手，然後回房入睡。

第二天起床穿衣，發覺衣衫十分清潔，顯然已經洗過。吃飯時他對白琬道：「是妳洗了我衣衫？」

白琬皺眉頭，以手掩了鼻子一下。

岳家宇暗暗哼了一聲，心道：「原來她並非關心我，而是嫌那衣衫上的臭味太重……」

第七天來到金陵，一路上二人始終未交談一句話，而岳家宇却發現一件怪事，每夜白琬都在練功，有一次自窗外望去，白琬在床上打坐調息，頭上竟有一圈銀鍊似的白氣，活像圖畫上觀音大士頭上的白

圈。

但因他仍是討厭她，也未注意。二人找了一家很大的客店住下，岳家宇洗過臉，隱隱聽到白琬在和店家講話。

他初來金陵，想到街上走走，出了屋子，只見白琬站在月亮門處，正在和一個伙計談話。

她今天似乎著意打扮一番，換了新的衣衫，腰上紮著玫瑰紫色的綢子汗巾，雖是短打扮，却極好看，尤其是身材十分窈窕。

白琬低聲的說道：「他最愛吃的菜，就是炒鷄丁，醋溜排骨，炒鱔糊和紅燒海參……」

那店伙看到岳家宇，立即低聲道：「公子來了……」

白琬頭也没回，突然大聲道：「店家你注意了！他欠我八十兩銀子，是我的債主，他本是一個白吃的無賴，前些日子因爲詐騙，被人困於一個山谷之中，飽受飢渴之苦，體力大傷，他此番要回魯省老家，才能還我的錢，所以這一路上，本姑娘不能不化點本錢，使他吃得好些！萬一他死了，八十兩銀子落空不說，我還要打人命官司，太划不來……」

那店伙連連應諾，輕蔑地看了岳家宇一眼，匆匆而去。

白琬回轉路來，婷婷嬝嬝，向內走去，看也没看他一眼。

岳家宇呆在院中，心中難過極了，想不到自己竟變成一個白吃的無賴，心中狠狠地道：「好個賤人！妳簡直把我說得一個錢都不值了！」

心中一煩，打消了上街之意，回屋躺在床上，胡思亂想，八十兩銀子，爲數雖然不多，却也不易張羅，萬一交不出來，三月之期一滿，她必定鐵面無私，携走金佛……

天氣暑熱，有些倦意，他敞開衣衫，露出胸膛，朦朧之間，隱約看到白琬輕輕進入房中，拿起了一塊被單，蓋在他的身上。

岳家宇不由大爲驚奇，不知她爲何如此關心自己？忖道：「我殺了她的哥哥，她難道不記此仇？」

白琬怔怔地看了他一會，他也不敢睜眼，好像聽到她嘆了一口氣，輕輕出屋而去。

岳家宇更睡不着了，胡思亂想了一個下午，吃過晚飯，只見白琬換了鞋子，穿上小蠻靴，似要出去。

但她發覺岳家宇已在注意她，故作無事，閉上房門，岳家宇心道：「這樣也好，我先出去走走，省得她老是在一邊監視我……」

他出了店門，順着大街走去，只見前面一僧一道，穿着鮮明的袈裟和道袍，年紀都在五旬左右，邊走邊談。

那道人低聲道：「六朝金粉之地，畢竟不凡，貧道每次來此，必定恣意玩樂數日……」

僧人低聲道：「老衲雖巳年屆不惑，仍有寡人之疾，秦淮河上的『小翠花』，乃是老衲的舊相好，道兄若是有興，老衲代你找個好的……」

岳家宇雖是初出茅廬，不懂風月場中之事，却也知道這兩個空門中人，絕對不是正派人物，他正要加快速度，越過兩人，以便看看他們的面貌。突聞那道人低聲道：「貧道亦喜歡這個調調兒，待我們辦了大事之後，同去風流一下如何？」

二人哈哈大笑一陣，進入一家錢莊，岳家宇站在門口向內望去，只見那道人向櫃枱上的大漢打個手勢，那大漢立即到內間招出一個相貌兇猛的老人，雙方點頭爲禮後，道人伸出四個指頭，再點點頭。

那老人立即取出四封銀子，交與二人，分別納入懷中，昂然走出錢莊。

岳家宇連忙別過頭去，却認出這一僧一道，正是在白琬家中逃走的兩人，心道：「這錢莊定是他們的同夥，絕不是老老實實的商人……」

他心中一動，大步進入錢莊，照樣伸出四個指頭。那老人打量他一下，似感陌生，却又不便得罪，只得開了大櫃，拿出四封銀子。

岳家宇也不客氣，抓起來回頭就走，心道：「二十兩還給白琬，贖回了金佛，免得她再跟在身邊，另外二十兩可以作零用……」

但他又搖搖頭，忖道：「這雖是不義之財，但我以這等方法取得，總是有欠光明！我不能要這銀子……」

走出錢莊大門，突然發現白琬匆匆走來，而且巳經看到了他。

他向另一邊一看，一僧一道不疾不徐地走着，不知道他們要辦一件甚麽大事，大概必是壞事！

他想，這些銀錢可能是取之辛苦的百姓，旣是取之於民，也該用之於民。我何不當街施捨……

他爲了避開白琬跟踪，忽然靈機一動，忖道：「俗語說：黃金舖地，老少折腰！我不妨試試看！」

他抓起一封銀子，用力一揑，竟變成數十塊，抖手向街上撒去。

此刻華燈初上，遊人如織，數十塊銀子當空落下，有些落在行人頭上，立即大亂，有人大聲罵道：「那個混蛋隨便丟石頭打人……」

繼而發現是白花花的銀子，立即伏身去拾，有的動作快一點，先自得手，慢了點的心有不服，大聲道：「這塊銀子打在我的頭上，你應該還給我！」

那些撿到銀子的自然不肯，於是就動手搶奪，亂成一片，岳家宇又把另一封銀子揑碎洒出，更加混亂。

搶銀子的有男有女，女的撿到後，自知力氣没有男人大，只得放於兩股之間，以爲男人不敢搶。

但有些無賴漢，可不管那一套，伸手猛抓，一時之間，尖叫，怒罵與叱喝之聲，鬧成一片。

岳家宇回頭看看白琬，只見她一臉驚異之色，不知他那裏來的銀子，更不知這一手用意何在？

岳家宇向她冷冷一笑，向人縫中一鑽，立即向那一僧一道追去。

白琬這才知道上了大當，急忙也鑽入人叢中，找來找去，岳家宇早巳不見，不由狠狠地道：「我把這傻子估低了！原來他的心眼更多……」



岳家宇急急追上那一僧一道，只見他們進入一幢大宅之中。他走近一看，那門額上掛着一個大匾，上面是「武林遺老」四個漆金大字。

岳家宇不知武林遺老是甚麽意思，忖道：「這兩個空門敗類旣然入內，這巨宅主人恐怕也不是好人，我要暗中窺視一下……」他繞到宅後，才發現此宅佔地極大，立即掠入牆中。

穿過三重屋宇，發現屋子雖多，人却極少！偶而看到一人，也是極年輕的美婦，却未找到那一僧一道。

又找了幾處，忽聞朗朗大笑和鶯鶯燕語的聲音，岳家宇循聲找去，原來一個水塘中央小亭中，正有五人在飲酒取樂。

其中二人正是那一僧一道，另外一位老人極胖，大腹便便，根本不像一個武林中人，老人兩旁，陪着兩位年輕美婦。

兩個少婦神態冶蕩，其中一個勾着老人的脖子，正在秋波頻送，殷殷勸酒，另一個爲老人打扇子，正是紅顏白髮，看起來十分刺眼。

而那打扇子的少婦，却頻頻向那道人飛眼，那道人，也正是色授魂與，兩眼發直。

只聞那老僧宏聲道：「婁大俠眞是前世修來的福，終年吃喝玩樂，左擁右抱，若老僧能在此享受一月，立登極樂，也心甘情願……」

老人面色微黯，立即強作笑顏，道：「正因爲如此，老夫樂不思蜀，雄心全失，俗語說：老要張狂少要穩！二位不會譏笑老夫爲不尊吧？」

那道人乾笑一聲，冷冷地道：「盟主爲了養你這條老豬，化了極大的本錢，本想叫你意志消沉，終老於此，可是……」

他陰陰一笑，沉聲道：「據報『金不換』雷士亮巳經脫困失踪，『那地方』的秘密也巳洩露，近日送入兩個年輕人，竟騙過守護之人逃走，這一切都顯示有人謀反，將使平靜的武林再次掀起兇殺狂潮，因此，盟主不得不提早打發你上路……」

那老人面色一變，立即肅容道：「老夫自承盟主關照，特設養老院安置老夫以來，終日聲色犬馬，酒肉徵逐，意志消沉，武功早巳擱下，因而心曠體胖，絕無不軌之心，還請二位亮察……」

一僧一道互視一眼，哈哈狂笑道：「盟主未免太小心了！像這等老廢物，又何必放在心上！不過……」

二人霍然站起，冷竣地道：「旣是奉命行事，只得公事公辦，你認命吧……」

那老人身旁的少婦，同時掄掌向老人背上拍去，那老人兩臂一分，疾取兩個少婦的腋下攢心穴。

少婦只得閃出三步，沉聲道：「這老賊的功力仍然未失！」

老人這時也巳離位，冷峻地道：「老夫昔年被人暗算，食物中被下了一種奇毒之藥物，此藥一下肚，終日昏昏欲睡，食慾大增，睡够了就吃，吃飽了就睡，意志消沉，逐漸發胖，不久就被送到此處，竟美其名曰『武林遺老』，又稱此處爲養老院，事實上不過是排除異巳，老夫深知反抗無益，爲了武林前途，只得將計就計，待機而動，老夫的武功雖然荒廢，內力大減，但招術上仍具威力，你等旣是奉命行事，不妨聯手試試看……」

只聞得那道人哂然道：「哼！殺你老賊，何必一齊動手！有她們十餘人也足够了！」

老人輕蔑地道：「你們兩個空門敗類，乃是酒色之徒，有多少斤兩，老夫清楚得很……」

十餘個少婦，厲叱一聲，劍光閃閃，四面八方攻到。

老人很胖，動作不靈，但招式仍是凌厲無匹，那十餘支長劍都是遞到半途，不得不回劍自保。

但老人內力有限，發出的招式力道太小，況且太久未與人動手之故，有時用力過度，步法有些踉蹌。

那兩個陪酒的少婦也動手搶攻，每一招都是攻向老人的要害，剛才的冶蕩之態完全消失。

亭中地方狹小，雙方都施展不開，那老人趁機掠到池旁草地上，其餘之人都跟踪撲到。

這十餘個少婦，武功都極了得，劍上發出「嗡嗡」之聲，朵朵劍花，四面八方罩落。

只聞那道人沉聲道：「咱們還是動手吧！此地事了，早些去……」

二人這一出手，局勢立即改觀，因爲他們的膂力，畢竟比那些女人雄渾，那老人內力不繼，本就窮於應付，現在更加危急。

岳家宇聽出這老人不像是壞人，立即撲了過去，眨眼工夫，搗出五拳，劈出十一掌，身子一挫掃出三腿，再躍起五尺，力掃兩腿。

「噹噹」兩聲，兩個少婦手中的長劍，竟被踢飛，只聞那道人厲聲說道：「各位，加點勁，又是那小子！我們必須捉活的－－」

岳家宇冷哼一聲，身子落地，全力橫掃一掌，他不知道自己的功力，由於研習「金不換」那一招武功之故，威力增加不少，只聞一聲悶哼，一個少婦被震出一丈之外。

「嗖嗖嗖」又是八九個少婦疾掠而來，放手猛攻，這等勢道，實是驚人。

只聞老人沉聲道：「小友……別讓『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跑了……」

岳家宇心頭大震，這才知道這兩個空門敗類，竟是岳家的仇人，暴喝一聲，向二人撲去。

一僧一道非比等閒，加之仍有七八個少婦放手搶攻，一時之間，岳家宇只能保持不敗。

老人婁志豪獨接十餘個少婦，呼呼而喘，若非他連出奇招，恐怕早巳不支重傷了。

岳家宇殺機陡起，兩臂大張，活像一頭巨鷹，施出一招絕學。

兩個空門敗類，突感他這一招威力太大，好像兩隻小鷄，在巨鷹利爪下瑟索顫抖。

「蓬蓬」兩聲，僧道二人被震出七八步，另外四支長劍脫手飛去，其中一支「奪」地一聲，截入一株柳樹幹中。

（未完・四）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衣擄走飛燕，來信要蕭展鵬拿證據交換飛燕，蟋蟀在旁焦急萬分。一定要用證據換回自己妹妹，魏大中、葉安二人心中當然不願意，却又不敢太露眼推却，言語間模稜兩可把責任推給蕭展鵬。在蕭展鵬心中，眞是左右爲難，飛燕是自己心上人，證據又是護送的機密文件，兩者只能取一，不能倂存，爲了國家機密，棄人護送證據。蟋蟀見蕭展鵬不答應救妹妹，決定去找飛燕，氣憤而去……崑崙奴爲了要捉住魏大中放出的飛鴿，一路追逐着，見牠飛入了一莊院，雖然將牠捉住，但中了莊院的人襲擊，負傷抓着信鴿逃出來……

## 冒充欽差　謀奪証據

「也許他就是利用這個關係，坐收漁人之利。」葉安笑着搖搖頭，他是想起以魏大中這個身份，除了爲晉王，實在沒有必要爲其他人效命。

連女兒他也給了晉王，還有什麽他在乎？一直以來，天衣都以爲魏大中與司馬長風是一夥，司馬長風是晉王屬下最厲害的一個，到了這裏他才發覺，司馬長風與魏大中非獨不是一夥，而且對立。

若是彼此有心病，爭權奪利，到這個關頭，應該就是暫時拋開私人恩怨，先解決天衣，可是他們仍然是勾心鬥角，而且簡直就敵視。

倘若沒有司馬長風的吩咐，蕭展鵬絕不會這樣做，而從蕭展鵬的說話分析，赫然是懷疑魏大中與天衣合作，這就更令天衣深感迷惑。

最奇怪的就是魏大中顯然也是在懷疑蕭展鵬一夥暗中通敵。

晉王燕王相爭以外，難道還有第三者加人，司馬長風與魏大中其中一個是與那方面有關係？

天衣突然想不透，在他的調查當中，事實是沒有這回事。

以他的經驗，司馬長風與魏大中當中必是有一個是準備背叛晉王，其中又是以司馬長風的可能最大，但司馬長風之前又是拚命在對付自己，爲晉王賣命。

天衣從來沒有試過這樣迷惑，他希望能夠想得透其中的關係，以決定進一步的行動。

一直以來他自誇算無遺策，現在卻是連算的把握也沒有。

問題無疑是出自司馬長風的身上，司馬長風打的是什麽主意，若是他透露天衣的身份，又或者能夠透露多一些有關天衣的事情，也許可以從蕭展鵬的口中知道司馬長風更多的事，從而推斷出其中巧妙。

他却是不敢低估蕭展鵬，若是令蕭展鵬懷疑到他使者葉安的身份，麻煩只有更多。

蕭展鵬事實也一直在留意天衣的表情變化，從他的眼神中看出焦慮，却看不出他焦慮的是什麽，只以爲是離開順天侯府這件事。

「葉大人不用急，一定有一個好辦法的。」蕭展鵬所以這樣說。

天衣笑笑「我仍然在想着，魏大中到底在打什麽主意。」

蕭展鵬道：「也許仍然在談條件，所以遲遲仍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天衣淡應：「也許——」

蕭展鵬接道：「我這便去準備一下，葉大人若是決定了什麽時候動身，給我一個通知便成。」

天衣道：「好的。」

他實在想蕭展鵬離開，好得清靜一下，然後算準一個時間離開，當然他也曾考慮留在這裏，靜觀其變，坐收漁人之利。

可是他不知怎的却有一種感覺，逗留在這裏可能出事，也所以才會這麽爽快答應蕭展鵬。

每當有不祥的感覺，事情多少總有些變化，天衣這種感覺可以說與生俱來，也不知多少次令他逢凶化吉，轉危爲安。

所以他其實想立即離開，只是方寸多少已有些亂，先要清靜一下。

他也清靜不了多少時間，蕭展鵬離開不久，魏大中便出現了，還有一羣侍衛。

天衣一看來勢便知道又有事發生，至於是什麽事，却是不敢肯定。

魏大中入門一臉奸笑，這個人就是長了一個壞相，無論相貌表情，完全是奸惡小人。

天衣知道他不是，看見他這種笑容，還是不由得毛骨悚然。

魏大中笑着道：「葉大人辛苦了。」

天衣只有裝作不知的表情。「到底什麽事？」

魏大中道：「方才接得的消息，葉大人南下隨從有八個人，現在只剩下四個，想必是有四個中途水土不服病倒，不能夠侍候左右。」

天衣一怔。「事實是這樣。」

魏大中接道：「葉大人此來路上，昨天却有人發現了八個人的屍體，其中四個仍穿着侍衛的衣服。」

天衣暗吃一驚，表面上却若無其事，魏大中道：「絕無疑問，葉大人的屬下已無倖免，全被殺掉，換過衣衫，葉大人此來已不是自願，只是被迫。」

天衣聽着心頭一驚，故意露出苦澀笑容。

魏大中接道：「命只有一條，難怪葉大人不敢反抗，被他們要脅到來？」

「侯爺好眼光。」天衣不由這樣子試探。

魏大中笑笑。「我本來的確是這樣想！突然省起了一件事。」

天衣道：「請說——」

「江湖上有一種易容術，能夠將一個人改變成另一個人，唯肖唯妙。」

天衣笑了。「有這樣事？」

「所以我斗胆請葉大人拿下官帽子，給我看清楚。」魏大中笑得更奸惡。

天衣道：「這可是簡單，侯爺太過慮了。」

魏大中道：「葉大人也許是眞是葉大

人，只是身不由己。」

天衣道：「侯爺要我如何便如何，我怎敢多說什麼，就是有話，也回到京城再說。」

魏大中一怔。「我只是為防萬一，以策安全，葉大人真個不高興，回到京城怎樣說話，也無可奈何。」

天衣道：「回到京城我只是有話說話，證據什麼，不說也罷！」

「葉大人這話怎樣說？」

「晉王爺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人，但看他屬下的人如此作為，可想一二。」

魏大中沉吟着冷笑。「不管怎樣，現在總要有一個清楚明白。」

天衣道：「侯爺要摘我的官帽子，下令動手便是，不用多說其他。」

魏大中一咬牙，沉聲道：「摘下他的官帽子！」

兩個侍衛應聲撲前，蕭展鵬也就在這時候趕到，只聽得後面幾句話，如何不生誤會，接喝道：「那一個敢動手，先問我的劍。」

兩個侍衛不由怔住，葉安這個天衣却露出笑容來，他就是看見蕭展鵬趕來，才說那些話。

魏大中也考慮到蕭展鵬可能有誤會，目光一轉，輕喝一聲：「蕭展鵬！休得無禮。」

蕭展鵬冷笑。「以下犯上，無禮的是你。」

魏大中搖頭。「你到底是那一方面的人。」

蕭展鵬應道：「不是你這方面的。」

魏大中喘道：「退下——」

蕭展鵬道：「要退下的是你——」

魏大中斷然揮手：「殺了。」

這句話才出口，蕭展鵬已殺奔前來，擋着他的侍衛一個接一個倒下。

劍出鞘染血，什麼話也不用說的了，那些侍衛立時分成兩組，衝殺向蕭展鵬天衣。

蕭展鵬人快劍快，當中殺開一條血路，截住了衝殺向天衣的侍衛。

天衣亦拔出了劍，動作並不快，却準確的封開了砍來的三柄長刀，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魏大中目光及處，心中更肯定。

以他的調查所得，葉安雖然是武官出身，武功並不好，而在這個葉安所用的武功，顯然是有所隱藏，但已經不是一般能及。

眼看蕭展鵬和天衣迅速地會在一起，魏大中不由大喝了一聲：「莫教跑掉了，殺——」

那些侍衛迅速湧上前去，一時間刀光劍影，展開了一場混戰。

蕭展鵬一面要應付衝殺向自己的敵人，一面要兼顧葉安，當然吃力，可是仍然應付得來。

天衣很懂得利用機會，總是在蕭展鵬疏忽的位置看不到的角度抽冷子一劍，將迫近的人擊殺。

他劍用得很準確，連殺數人，仍然沒有引起蕭展鵬的注意，也甚至表現得與蕭展鵬合作得恰到好處，你攻我守，我守你攻。

魏大中不錯一身武功，到底缺乏江湖經驗，看不出天衣在裝模作樣，對蕭展鵬與天衣的關係也就更加相信了。

看着一個個侍衛倒下，心頭越來越焦急，到看見葉安蕭展鵬聯劍往外衝，再也忍不住，雙手一振，外罩披風高飛，一柄長劍同時抽出。

天衣搧風點火，輕喝一聲：「小心，最厲害的來了。」

蕭展鵬沒有懷疑天衣如何看得出魏大中是最厲害的，目光一轉，也事實有這種感覺。

魏大中平日只看眼神，便可以看出是一個內家高手，現在劍在手，高手的威勢更就畢露無遺。

劍勢還未展開，他的衣衫經已無風自動。

蕭展鵬完全被魏大中的氣勢影响，沒有在意葉安的身手，也沒有在意葉安的目光凌厲，劈開衝前的兩個侍衛，便要衝向魏大中。

葉安即時伸手一截。「這不是比高低的時候，千萬要冷靜。」

蕭展鵬有如當頭棒喝，應道：「不錯，我們該先闖出去——」

葉安道：「往人多處闖，不要給魏大中纏上，否則便得給困在這裏。」

蕭展鵬一想。「魏大中想必是這個意思，葉大人明見。」

這時候扮葉安的天衣說道：「他知道你不肯將證據交出來，到底忍不住動殺機了。」

蕭展鵬道：「難道他不計後果？」

天衣道：「到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說話間他們劍勢不停，往人多處衝過去，立時又一陣混戰。

天衣的四個手下這時候已衝殺過來，不用天衣再示意，一齊攻向魏大中，他們的出手與那些侍衛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蕭展鵬若是在意，不難看出他們的出手與平日他接觸的天衣的殺手接近。

蕭展鵬現在却一心保護的葉安——天衣離開。

魏大中當然看出那四個殺手的不同，肯定眼前的葉安就是天衣，心裏一急，凌空便待撲去，那四個殺手立時從四個方向截來，擋着他們的侍衛，都給他們迫退。

魏大中看得清楚，心頭冒火，劍勢展開，霹靂暴喝中揮劍狂劈。

他的武功絕無疑問在那四個殺手之上，可是到他將那四個殺手劈倒，也花了不少時間。

那些順天侯府的侍衛只有看着的份兒，到那四個殺手重傷的倒下，才一湧上前將之擊殺。

魏大中看着更生氣，大聲喝道：「快追！」

蕭展鵬天衣這時候已經殺出了順天侯府。

血戰緊接在順天侯府外展開，蕭展鵬天衣且戰且走，殺開了一條血路，那些順天侯府的侍衛却窮追不捨，魏大中帶着其餘侍衛緊接殺奔前來。

天衣實在不想展露自己的太多的本領，却無可奈何，那些侍衛衝殺前來，蕭展



鵬自顧不暇，實在兼顧不了他多少。

他本領雖然表現得越來越厲害，蕭展鵬並沒有在意，這個時候他一心只有殺出重圍的了。

天衣絕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雖然這個關頭，仍然能夠竭力控制自己，不使用獨門暗器。

他那種暗器若是出手，那些侍衛只怕沒有多少個能夠閃避得開，但解決了眼前那些侍衛，後來的一批，還有魏大中又如何。

而且他那種暗器若是出手，蕭展鵬必定醒覺，若是與魏大中聯手，後果更不堪設想，所以他雖然有使用暗器的衝動，仍然壓抑住。

血戰也就由城內到城外，路上行人無一不驚慌閃避，混戰中無辜受傷的當然也有。

魏大中蕭展鵬這個時候若是能夠冷靜下來，事情說不定還有轉機，可是到這個時候，殺機已盡露，不可以抑制的了。

×　×　×

古寺中飛燕這時候亦有了轉機，她給綑縛着要脫身實在沒有可能，除非有外人相助，留在古寺的是天衣兩個手下，所以逐漸放下心，也所以有了空隙，給那個燒飯的老和尚有可乘之機。

那個老和尚看來雖然手無縛鷄之力，但菜刀在手，要割斷繩子却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看來胆子很小，但作出決定，那份心狠却也不是一般人能及，動作更就是俐落。

老和尚將繩子割斷，隨即一聲佛號。

「姑娘趕快離開這裏——」

飛燕道：「我不能就這樣離開。」

老和尚明白飛燕的心意，搖頭道：「貧僧已是年將就木，姑娘不必費心。」

飛燕搖頭，取過老和尚手中的菜刀一個箭步掠到門邊，往外望去，兩個殺手中的一個正向這邊走過來。

才上石級，那個殺手便叫：「和尚，飯燒好了？」

飛燕立即示意老和尚回答。

「還……還未燒好。」老和尚訥訥地應。方才那股勇氣好像已經沒有了。

那個殺手一步跨進來，看見老和尚呆在那裏，馬上揮手，說道：「那還呆着幹什麼——」

在他發現飛燕不在，飛燕的菜刀向他斬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了。

飛燕這一刀非獨狠下心腸，也抱着拚命的心情，非獨狠勁，而且準確，那個殺手措手不及，一個頭顱便給她砍下來。

另一個殺手聽得聲响，往這邊一望，身形立即展開竄入樹木叢中。

飛燕也不管那許多，放下菜刀，伸手取過倒落地上那個殺手的兵器暗器，半身往牆壁上一貼，只等那個殺手出現，決一死戰。

老和尚這時候走近來，朝着屍體合什。「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飛燕看在眼內，心中也很感慨，想到蕭展鵬與蟋蟀伴着天衣，隨時有生命危險，也不敢再分心，傾耳細聽，希望發現那個殺手的所在。

那個殺手到底是暗殺的好手，身形變化靈活而恰到好處，雖然接近古寺，飛燕仍然未察覺。

他看準了飛燕的所在，也立即決定攻擊的方位，上了瓦面，翻到適當的位置，倒懸而下，只準備隔牆一擊，先將飛燕擊傷。

他的行動無疑很小心，不為飛燕察覺，却疏忽了那個老和尚，也是他的不幸，給那個老和尚發現了他的行踪。

「姑娘小心——」老和尚脫口一聲叫出來。

飛燕應聲躍開，刀鋒立時從縫隙插進，那個殺手一擊不中，抽刀滾身，窗旁掠過，一眼瞥見那個老和尚，暗器隨即脫手射出。

那個老和尚如何閃避得開，暗器正中要害，當場倒斃。

飛燕的暗器亦同時打在那個殺手的面上。

若不是那個殺手一心要殺老和尚洩憤，絕不會在窗外停留，予飛燕可乘之機。

暗器打在他面上，雖然不致命，却已打了他他的眼睛，慘叫聲中，他立時變得瘋子也似，往外疾衝了出去。

飛燕沒有追，回頭一看那個老和尚，知道沒有希望，嘆息聲中，往外奔出。

她要趕回去通知蟋蟀蕭展鵬，葉安就是天衣，只希望兩人都仍然平安無事，天衣尚未採取任何行動！

才出寺門，她便聽見一聲慘叫，循聲望去，正好看見那個殺手倒下。

蟋蟀也就在那個殺手的旁邊，他是聽到那兩殺手的慘叫聲，向這邊走來。

看見飛燕，他當然高興，找到這裏來他完全是無意，那想到飛燕在這裏。

飛燕更開心，快步迎上，蟋蟀第一句便問：「你怎麼跑到這裏來？」

「是給抓到這裏來的。」飛燕回問：「你又是怎麼回事？」

「當然是找到這裏來。」蟋蟀目光一轉。「那是天衣的手下？」

「一共兩個人，都給殺掉了。」飛燕隨即問：「蕭大哥在那兒？」

「那個小子，管他。」蟋蟀冷笑。「叫他拿那些證據跟天衣交換你，就是他不答應。」

「事分輕重，他這樣做沒有錯。」飛燕倒是很明白事理。

「你的性命難道不要緊？」

「可是證據交出去，會有更多的人喪命，而且關係國家的興亡。」

「那有這麼嚴重？」蟋蟀把手一揮。

「別聽那個姓蕭的廢話。」

「你就是不明白。」飛燕搖搖頭。

「好，算是我不明白好了。」蟋蟀打了一個「哈哈」。「看見你平安無事，我已經放心，可不管那許多。」

「你還未告訴我，蕭大哥怎樣？」

「那個小子不肯拿證據救你，我只好獨個兒出來，他怎樣子如何知道？」

「是不是跟那個葉安在一起？」飛燕急問。

「那個葉安是他的命根子，不跟他在一起跟那一個？」蟋蟀冷笑連聲。

飛燕焦急的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

候。」

「那一個開玩笑？」蟋蟀也一正面色道。

「你知道葉安是那一個？」飛燕嚷出來。「他就是天衣！」

蟋蟀一怔，接而又大笑。「那有這種事？」

飛燕頓足，說道：「我是跟你說認眞的。」

蟋蟀又一怔，道：「葉安眞的就是天衣？」

飛燕道：「天衣的手下只當我不可能脫身，才透露給我知道。」

蟋蟀沉吟說道：「我也聽說那個天衣擅於易容化裝，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眞面目。」

「他是將葉安的面皮剝下來——」

「那就難怪沒有人看破了。」蟋蟀嘟喃道：「姓蕭的留在他身旁，豈非危險得很？」

「他若是硬來搶奪那些證據，蕭大哥根本就不會提防他。」飛燕更着急。

、蟋蟀道：「姓蕭的一向運氣不錯，說不定會逢凶化吉，平安無事。」

飛燕道：「你就是不敢肯定。」

「當然了，我又不是天上的神仙，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蟋蟀又打了一個哈哈。

飛燕搖頭道：「我若是推測不錯，蕭大哥不肯將證據交出，天衣一定會胡亂弄一個理由，將蕭大哥誘出去，到時候就危險了。」

「姓蕭的怎會這麽笨？」

飛燕歎了一口氣。「他不是笨，只是太老實，很容易受騙。」

「我看他一些也不老實，是功名昏了腦袋，只想如何升官發財。」

飛燕苦笑道：「這個時候你還說這種話，還不想個什麽方法早一些將這事情解決。」

「有什麽方法，姓蕭的現在說不定已經跟天衣離開了順天侯府，天衣已看準了機會，看如何抽冷子給他一下厲害的。」

蟋蟀還要說下去，但偷眼一看飛燕，到底不忍心，下面的話不由嚥回去，轉口道：「別說那許多了，我們現在回去順天侯府，看姓蕭的怎樣。」

話口未完，飛燕已掠了出去，蟋蟀那敢怠慢，急忙追出。

蕭展鵬到底是他的好朋友，這麽多年以來，他交的朋友雖然不少，談得來的就只有一個蕭展鵬，此外令他感興趣的便是那個崑崙奴。

所以看到重傷垂危的崑崙奴，他非獨吃驚，而且心中有一份刺痛的感覺。

崑崙奴趕往順天侯府蕭展鵬蟋蟀兄妹也是趕往順天侯府，路上終於相遇。

看見蟋蟀，崑崙奴立時大叫，他雖然混身浴血，好像他那種身材裝束，蟋蟀又怎會不一眼瞧出來？

他立即奔前，一把扶住了崑崙奴，飛燕亦奔上，扶住了崑崙奴的另一隻手。

飛燕並不知道崑崙奴追鴿子的事，以為崑崙奴是由順天侯府跑出來，更就着急，連聲問道：「順天侯府內到底出了什麽事？」

崑崙奴只有搖頭，蟋蟀却是知道的。「那不是由侯府出來。」一頓接問：「那隻鴿子怎樣了？」

崑崙奴將手中鴿子遞上，很想多說幾句話，但是一句話也未說出，使已支持不住，身子往下栽。

他完全是一口氣，支持到現在，看見蟋蟀，心一鬆，那口氣便洩出來，再也支持不住。

蟋蟀只顧接那隻鴿子，手一鬆，崑崙奴便倒在地上，飛燕雖然在旁，亦一樣被那隻鴿子分了心，沒有及時扶穩崑崙奴。

看着崑崙奴倒地不起，蟋蟀連忙伸手探去，一揮縮回，飛燕不用問，已知道他沒有了氣息。

「那隻鴿子到底是什麽回事？」飛燕連隨問。

蟋蟀看着崑崙奴，一顆心突然亂起來。「他與姓蕭的看見鴿子由順天侯府飛出，所以追上去。」

「鴿子是那一個放的？」飛燕追問。

「據說是魏大中。」蟋蟀搖着頭。「我就是不明白，那個使者是天衣，魏大中又是什麽身份？」

「他應該不會跟天衣有關係的，否則他們根本不會弄這許多事情出來。」

「魏大中到底是什麽身份？」蟋蟀嘟喃着，將那卷密函由鴿子腿上的鋼管抽出來。

飛燕不由自主探頭望去，一看那卷密函，不由呆在當場。

密函上清楚寫着司馬長風與燕王暗中勾結，必須立即殺掉，以絕後患。

「司馬長風怎會是這種人？」蟋蟀也不由發呆。

飛燕亦不由接道：「他若是這種人，蕭大哥也不會這樣信任他。」

蟋蟀道：「可不是，一直以來，就是聽到姓蕭的對他極力推崇，說他如何本領、忠心。」

飛燕沉吟道：「魏大中這個飛鴿傳書，却也應該不會是假的，崑崙奴也是拚了命才截得這隻鴿子。」

蟋蟀目光一落。「這個傻瓜，眞不知道他打的是什麽主意。」

「他的忠心則是絕無疑問。」

「那他得到這隻鴿子，應該送回去晉王那兒才是，怎麽向這邊跑回來。」

「晉王府遠離這裏，而且司馬長風吩咐他追隨蕭展鵬，一切唯命是從。」

「怎麽你不懷疑姓蕭的也是司馬長風的忠心屬下，一切其實都清楚？」

「蕭大哥絕不是這種人。」

「你就是相信他，我可不敢這樣樂觀，姓蕭的以前也許不是這種人，但做了官這麽多年，多少難免都會感染到官場的陋習，一切利益至上，只顧升官發財。」

「你知道他不是的。」飛燕不覺嚷起來。

蟋蟀嘟喃着。「別忘了你落在天衣手上，他就是知道你有生命危險也不肯將證據交出來。」

「他應該這樣做的，由此也可見他對晉王的忠心，並不是司馬長風那種人。」蟋蟀搖搖頭，道：「總之在你的眼中他絕不是一個



壞人。」

「本來就不是，我看他所以被司馬長風叫到這裏來，完全是司馬長風的詭計，調虎離山，好得對付晉王。」

「我看不是這樣簡單。」

「你就是喜歡將簡單的事情變得很複雜。」

「事情的本身難道還不够複雜？」蟋蟀又搖着頭，道：「衆人眼中忠心耿耿的司馬長風暗中與燕王勾結，忠於燕王的天衣變了皇帝的使者，看來最奸惡的魏大中反而變了忠於晉王的人，隨時準備跟天衣拚命。」

飛燕亦不由搖頭。「我也不明白怎會有這麽多變化，難道這就是官場應有的變化？」

蟋蟀道：「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麽總是反對姓蕭的做那什麽官的了。」

飛燕道：「他也不喜歡做的。」

「話是這樣說，到底是不是，只有他才清楚，這個小子天曉得是不是已感染了官場的壞風氣。說是一套，做是一套。」

飛燕搖頭道：「他若是這種人，你也不會跟他交朋友。」

「這可是以前的事，現在我不是只看在你的臉上，否則才不管他那許多。」

飛燕方待再說什麽，蟋蟀話已接上。「幸好你現在平安無事，否則我還要跟他算賬。」

飛燕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說來幹什麽，反正這件事情完結，他便會退出官場。」

「我看他不會。」

「一定會的。」飛燕顯得很固執。

蟋蟀搖手。「好，你說一定會，只是這件事情到這個地步，可不是這麽容易解決，天衣固然厲害，司馬長風只怕也不易相處。」

飛燕一顆心不由又懸起來。蟋蟀目光落在那封密函上，搖頭。「那個魏大中可又不知道是什麽人。」

飛燕道：「他的女兒是晉王的妃子，應該就是晉王的人了。」

蟋蟀又搖頭。「難道眞的是人不可以貌相？那個老小子，樣子奸惡，笑起來的時候尤其是討厭。」

飛燕道：「可能就是這奸惡樣子，令你們對他有偏見，更容易發生誤會。」

蟋蟀道：「也應該說清楚的。」

「如何說清楚，也已經查明司馬長風暗中與燕王勾結，蕭大哥却是司馬長風的心腹手下。」飛燕歎息。「也許他已看出蕭大哥是怎樣的人，只是好像也這種人，沒有肯定的把握是絕不會隨便開口的。」

蟋蟀有些不耐煩的道：「我就是最討厭這種行事作風，話說清楚了，不就簡單了。」

飛燕道：「官場原就是這樣的，天衣說不定就是看準了他們這種關係，坐收漁人之利。」

蟋蟀道：「也是說，天衣暫時是不會動手的了。」

「希望就是這樣，但世事變化莫測，我們又如何够肯定？」

蟋蟀不由點頭。「正如我也想不到會遇上你，再遇上崑崙奴。」

飛燕眉宇間又露出了焦急之色，「我們若是及時趕回去，天衣又未採取任何行動，當然是最好，大家先一齊對付天衣，然後再回去救晉王。」

蟋蟀道：「最理想就是這樣。」

飛燕道：「就是怕魏大中已經發現天衣的秘密，又或者天衣發覺不妥，慫恿蕭大哥採取什麽行動，大家已經展開了一場惡戰。」

「這倒是不担心，只担心姓蕭的被天衣影响，出了順天侯府，天衣已看準機會，準備如何奪取那些證據。」

「我看也是會利用蕭大哥幫助他將那些證據送離順天侯府地面。」

「希望就是，那我們還有時間追上去。」蟋蟀看看飛燕。「若我是天衣應該是這樣做的。」

他是有心安慰飛燕，這飛燕當然聽得出，她也是希望這樣。

蟋蟀隨又道：「我們現在離開順天侯府也沒有多遠的了，總之你放心。」

飛燕苦笑。「我能够放心。」身形再展開，疾往前掠去。

蟋蟀看看崑崙奴的屍體，搖頭。「事情解決了我再回頭來收拾你。」一頓足，身形亦掠出。

這一次，他的心情更加沉重，非獨為了蕭展鵬現在的安危，也為了那官場的變化。

蕭展鵬在他們的心目中，應該不是司馬長風那種人，應該是受了司馬長風的利用，可是司馬長風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也是現在才知道。

之前，他們也是相信蕭展鵬所說，司馬長風本領高強，聰明機智，而且對晉王一片忠心，深得晉王的信任，負責晉王的安全，全力對付天衣，現在事實却是證實，司馬長風竟然暗中與燕王勾結，眞正保護晉王的安全的，是另有其人。

司馬長風什麽時候，開始背叛，為什麽背叛？他們不知道，只可以想像得到是近日的事，否則蕭展鵬沒有可能一些感覺也沒有，魏大中也不會到現在才着急，飛鴿傳書要立即對付司馬長風。

魏大力的監視司馬長風却當然應該不是最近的事，是什麽令他動疑？

司馬長風他無疑問是看出魏大中對自己的懷疑，所以才將蕭展鵬送出來。

證據既然在蕭展鵬手上，大家的注意力當然亦集中在蕭展鵬的身上。

司馬長風是不是利用這個關係轉移大家的注意，好得對付晉王。他與天衣又是否有什麽關係？

蟋蟀飛燕想不透，連蕭展鵬這個知道得這麽多的人也不清楚，又況何他們？

只是他們到底已感覺到官場的可怕，蕭展鵬到現在却仍然不覺得。

荒野的風急而蒼涼，蕭展鵬保護着天衣在草叢中奔來竄去，一身衣衫已被汗水濕透。

魏大中之外，還有十多個侯府的侍衛，包圍着蕭展鵬天衣。

一路斯殺下來，魏大中的手下傷亡狼藉，到底是一般的侍衛，雖然有幾分氣力，與蕭展鵬天衣比較，仍然有一段距離。

（未完·十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慾教程寒梅擺下地煞大陣，專等羅蘭和狄飛虹來談判，有關交換狻抨手和爲少教主花滿門解除穴道痛苦，却不帶狻抨手來，要羅蘭先替花滿門解穴，並將花滿門藏在地煞陣內。羅蘭和狄飛虹商量之後，決定闖入地煞陣先爲花滿門解除抽筋痛苦，餘下的受制穴道，待拿到狻抨手之後再解除。程寒梅以爲用地煞陣可以將羅蘭困住，然後要脅她解除少教主的穴道，見羅蘭闖入地煞陣如入無人之境，陰謀難逞，只好再約日期將狻抨手交出，屆時羅蘭、狄飛虹還有覃小蝶、竹蘭君等到七星坡赴約，如約辦理交換完畢，天慾教獨角神魔提出比試幾招……

## 神龍劍令　內有乾坤

俞遼神色一呆之際，耳際巳經响起一股冷酷的嬌音：「滾回去，你不配跟本姑娘動手。」

他的確是滾回去的，胸前被一股強大的力道一撞，他不只是滾回去而且身負重傷。

竹蘭君牛刀小試，就重創了一名八將，天慾敎徒無不大吃一驚，當然，以獨角神魔一身卓越的修爲，他是不會將她放在眼裏的，誰知他一眼瞧到覃小蝶的身後，這位名震江湖的魔頭竟然面色驟變，道：「盤龍石府的神龍令，副敎主，咱們快撤。」

天慾敎徒像風捲殘雲一般，片刻之間走得一個不存，竹蘭君茫然道：「師哥，這是怎麽回事？」

狄飛虹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妳去問蝶姐姐吧。」

竹蘭君道：「蝶姐姐，那魔頭說盤龍石府的神龍令，就嚇得落荒而逃，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覃小蝶道：「我也不明白，咱們在去貴州的途中，曾經見到一個頭戴竹罩的怪人，血手甘禺說那人是盤龍石府的，當時甘禺的神情十分凝重，我因爲心中在想別的事，所以沒有仔細追問。」

羅蘭道：「血手甘禺在不在黃蜂谷？」

覃小蝶道：「在。」

羅蘭道：「旣然如此，咱們回谷以後問他就是。」

狄飛虹道：「妹子！妳身後揹的這柄紅色寶劍是從那裏得來的？」

覃小蝶就將被騙入絕谷，巧進山洞，以及習藝經過扼要說出，最後嘆口氣道：「這把劍是在第一條龍的口中，誰知我一拔出，山洞立發生強烈的震動，待我與拂琴逃出洞口，山洞便巳全部坍塌，實在可惜得很，至於我習的是什麽武功，這柄龍形劍是什麽寶劍，我一點都不明瞭。」

狄飛虹回顧拂琴道：「妳呢？有些什麽遭遇？」

拂琴道：「小婢的遭遇跟小姐差不多，也是石壁上刻着內功心法，及一種十分怪異的招式，只不過這根金色短棒是放在一張石桌之上。」

狄飛虹道：「咱們不知道盤龍石府是個什麽門派，但妳們所習的很可能都是盤龍石府的武功，妹子的龍形劍，拂琴的金色短棒均非凡物，今後妳們要小心謹愼保護它。」

他們邊走邊談，到達侯府之後，狄飛虹與羅蘭就親自將狻抨手送交羅勁，道：「爹，咱們幸不辱命。」

羅勁道：「好，好，辛苦你們了，不過此人賊胆如天，居然敢到侯府偷盜御賜之物，如果不將他繩之以法，必然會爲禍民間，你們有沒有抓到那名賊人？」

狄飛虹知道羅勁會有一問的，但他不便回答，只得目視羅蘭，他們父女說話總是方便一點。

羅蘭道：「爹，偷盜狻抨手的，是一個神秘的集團，咱們擊傷了他們幾個重要份子，正在追查那盜匪的頭兒。」

羅勁點點頭道：「如果需要兵力支援，可以通知郎副將調派。」

羅蘭道：「是，爹，咱們明天出去走走，就便到黃蜂谷替爹選幾個隨身侍衛。」

羅勁道：「飛虹，你認爲我身邊的侍衛不够麽？」

狄飛虹道：「爹身邊的雙衛四劍士，巳有應付一般江湖高手的能力，按常情來說是够了……」

羅蘭接道：「偷盜狻抨手的盜匪集團，具有奇功異能之人極多，咱們不能不防。」

羅勁道：「好吧！」

× × ×

黃蜂谷沒有張燈結彩，沒有邀宴賓客，但整個山谷都洋溢着一片喜氣。

因爲兩位谷主成婚，終於完成了他們的素願。

昨夜輕狂的春風，吹開了鮮花的嫩蕊，這一陣痴痴纏纏，輕憐密愛，巳不知日上幾竿了。

× × ×

「恭喜小姐，恭喜姑爺。」

金帶五婢是兩位谷主的貼身丫頭，當這對新夫婦起床之後，她們就一起前來侍候。

待盥洗早餐之後，拂琴道：「小姐，「昨晚深夜，咱們谷裏來了兩位客人。」

覃小蝶道：「哦，是什麽人？」

拂琴道：「他們頭戴竹罩，身穿黑衣，裝扮神秘得很，其中一人曾在川黔道上出現過。」

覃小蝶一怔道：「是盤龍石府的？」

拂琴道：「我想是的，不過他們什麽話都沒有說，只要求見小姐姑爺。」

覃小蝶扭頭對狄飛虹道：「大哥，你說對了，我跟拂琴習了他們的武功，取了他們的兵刄，所以人家找上門來了。」

狄飛虹道：「這沒有什麽，只是機緣巧合而已，任何人進了那個山洞，都會有這種結果的。」

覃小蝶道：「這倒也是，拂琴，你將客人請到嘯月居，咱們隨後就來。」

拂琴道：「是。」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嘯月居是谷中一塊突起之處，上建房舍，匠心獨運，可以憑高下視，俯瞰全谷，這是覃小蝶吟風嘯月的所在，如今她却與狄飛虹在此地接見兩名怪異的客人。

這兩名頭戴竹罩，身着黑衣的客人是一高一矮，身材較高的就是曾經出現在川黔道上的那位怪客。

他們雙拳一抱道：「王澤，方涓，見過狄大俠，覃谷主。」

狄飛虹覃小蝶抱拳一拱道：「不敢當，兩位請坐。」

待婢女獻茶之後，狄飛虹道：「兩位光臨敝谷，必然有所指教了，請說。」

那身材較高的王澤說道：「在漫長的數百年間，本府耗盡無數人力，無數心血，總算祖師有靈，終於讓我夫婦找到了兩位。」

此人說起話來聲如洪鐘，加上他的情緒頗爲激動，令人聽來，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

較矮的方涓幽幽一嘆道：「別太激動，師哥，你忘記還有一位狄夫人了，她也是紫旗傳人嘛。」

王澤道：「不錯，狄大俠，請恕在下疏忽，還有一位夫人也請來一晤。」

狄飛虹道：「有這個必要麽？在下倒希望王兄能將來意說個明白。」

王澤道：「王某當然會說明來意，但此事也與羅夫人有關，王某說明之時，希望羅夫人也在現場。」

狄飛虹道：「旣是如此，司棋，妳去將羅蘭夫人請到這裏來。」

司棋道：「是。」

片刻之後，羅蘭來到嘯月居，狄飛虹替她介紹了來客，然後道：「兩位可以說了。」

王澤清了一下嗓門，讓情緒穩定下來，道：「這是一個較長的故事，三位需要有點耐心。」

一頓接道：「在三百多年以前吧，江湖上幾乎同時出現五名絕世魔頭，他們姦殺擄掠，無所不爲，使整個江湖陷入水深火熱，羣魔亂舞的局面——。」

方涓插言道：「師哥，你就長話短說吧。」

王澤點點頭，續道：「當時武林各派一蹶不振，武林同道人人自危，這場刦難似乎了無終局，所幸一對江湖俠侶挺身而出，在半年之內逐一殲滅五大魔頭，使武林危而復安，江湖動亂歸於平靜，他們就是盤龍石府的主人吳奈及歸心夫婦。」

羅蘭道：「後來呢？」

王澤道：「後來天下武林尊盤龍石府爲共主，石府主人一身繫天下之安危，無論江湖上任何紛爭，神龍令一到即可以解決。」

羅蘭道：「神龍令就是覃姐姐的那柄龍形寶劍？」

王澤道：「正是。」

方涓一嘆道：「但時移勢易，盤龍石府不幸發生劇變，這隻神龍令也無能號令天下了。」

這是一件武林軼事，但聽來却能令人驚心動魄，因而覃小蝶忍不住詢問道：「盤龍石府究竟發生了何種變故，莫非遭人暗算不成？」

王澤道：「不，是自相殘殺。」

領袖武林的盤龍石府，竟然會自相殘殺，聽故事的不由大感意外，而發出一聲驚呼。

王澤嘆口氣道：「祖師爲應付江湖上繁重的事務，遂收了四名弟子，分別掌管『凍雲，鋼駝，驚龍、紫旗』四部，四大弟子分練四種不同的武功，各有獨門的成就，神龍令則以值年輪流保管，及處理江湖之事……」

方涓接口說道：「四大弟子之中，有人醉心名利，盤龍石府早巳隱伏危機了，待祖師夫婦先後逝世，四弟子遂由暗鬥而明爭，於是，蕭牆禍起，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王澤道：「四大弟子互相殘殺的結果，有的抱殘守缺，仍留石府，有些則遠走他方，另謀鴻圖，這就是狄大俠夫婦能够巧獲紫河眞解，及神龍令的原因。」

狄飛虹道：「估不到其中還有這麽多的曲折，那麽王兄此來是要收回紫河眞解及神龍令了？」

王澤道：「不，窮通壽夭各有因緣，在下並無收回之意，祇不過眼前的江湖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狄大俠夫婦旣然獲得盤龍石府的武功及神龍令，就應該負起掃蕩魔孽，安定江湖的責任。」

狄飛虹道：「義之所在，愚夫婦不敢後人，只是能力薄弱，恐怕會有負王兄的期望。」

王澤道：「這不要緊，只要請賢夫婦跟咱們去一趟盤龍石府，一年之內，賢夫婦的武功必臻大成，那時藝成出山，何患魔孽不除？」

狄飛虹一怔道：「這個……事關重大，咱們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王澤道：「狄大俠你需要多少時間考慮？」

狄飛虹道：「兩位請在敝谷盤桓一天，明晚之前定給王兄一個答覆。」

王澤頷首道：「那咱們只好叨擾一天了。」

方涓目光一轉，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



：「愚夫婦浪跡江湖，數年來食不甘味，席不暇暖，爲的是重振盤龍石府的聲威，爲武林同道盡點心力，狄大俠與兩位夫人如若心有所疑，最好能說它出來，咱們之間如若不能推誠相與，那就枉費咱們的心意了。」

方涓入谷之後說話不多，像是個性溫馴，沉默寡言的女人，但這幾句話却說得尖銳以極。

狄飛虹夫婦互相瞧了一眼，最後由覃小蝶發言，道：「王夫人旣如此說法，咱們只得將碍難之處坦誠相告了。」

方涓道：「本該如此，請說。」

覃小蝶道：「拙夫官拜副將，現在潼關軍中任職，一個獻身朝廷之人，行動就會身不由己，再說羅蘭妹子懷有身孕，也不便於遠行，所以盤龍石府之行，愚夫婦只怕碍難遵命。」

王澤道：「但狄大俠也是江湖人，不應該忽視江湖動亂！」

覃小蝶道：「王大俠說的是，愚夫婦在此之前，從未放棄對江湖同道盡一份心力，其實以盤龍石府現有的能力，平息江湖動亂應該游刄有餘，有沒有愚夫婦參與似乎並不重要。」

王澤說道：「狄夫人這麽說是不知道盤龍石府的現況，實不相瞞，目前石府之中，除了在下夫婦，只有兩名弟子，四名僕人，以咱們這點力量，怎能平息江湖紛爭？」

羅蘭道：「那麽咱們夫婦就不必跟王大俠去了，盤龍石府的武功旣然不能平魔衛道，咱們何須徒勞往返？」

王澤道：「狄夫人誤會了，盤龍石府的武功博大精深，冠蓋寰宇，祇因咱們無法進入『孤烟寶窟』，致使本門的高深武學塵封寶洞……」

狄飛虹一怔道：「王兄說的孤烟寶窟，必然是貴門收藏武學秘笈之處，但不知爲什麽以孤烟命名？」

王澤道：「窟前石刻是前人所留，爲什麽以孤烟命名，在下也無從得知。」

羅蘭道：「王大俠旣然確定貴門武學是收藏在那孤烟寶窟之內，爲什麽不打開洞門，入內研習？」

王澤一嘆，說道：「在下何嘗不想打開洞門？但數百年來，却沒有一人能够如願。」

狄飛虹道：「爲什麽？愚公可以移山，百年的時間，竟打不開一扇洞門？」

王澤道：「聽來好像有點怪誕不經，事實的確如此，那石壁堅逾金鋼，縱然是神兵利器，也休想動它分毫，否則就不必留待今日了。」

狄飛虹道：「王大俠今日來找咱們，是認爲咱們能打開那扇石門？」

王澤說道：「是的，尊夫人的神龍令，正是開啓洞門的鑰匙，爲了振興本門，也爲了挽救天下蒼生，希望賢夫婦辛苦一趟。」

狄飛虹道：「我答允你，不過現在不能跟你走，也不能規定時限，咱們需要時間安排，我想你應該明白咱們的處境。」

王澤點點頭，然後由懷中掏出一張羊皮紙道：「這是本門的位置圖，狄大俠按圖索驥，就會找到本門，不過盤龍石府所以爲江湖同道所敬畏，神秘也是原因之一，希望狄大俠不要破壞本門的這項傳統，除了賢夫婦，不能對任何人洩漏本門的位置。」

狄飛虹接過地圖道：「王大俠放心，咱們不會洩漏的。」

王澤道：「希望賢夫婦早日成行，咱們告辭。」

送走這對神秘的訪客之後，羅蘭眉峯一皺，道：「大哥：咱們當眞要去盤龍石府？」

狄飛虹道：「如果眞像王澤所說，咱們就不能不去。」

覃小蝶道：「要去可以，但要有萬全的準備。」

羅蘭道：「怎樣準備。」

覃小蝶道：「第一咱們要有足够的人力，才不致犯孤軍深入的大忌，第二不管發生任何情況，咱們都不能分開，以免被人各個擊破。」

羅蘭道：「有道理，還有，大哥的魚龍寶刀今後要帶着，咱們刀劍聯璧，當可無堅不摧。」

狄飛虹說道：「好的，哦，蝶妹子，妳準備帶多少人去？蘭妹子的爹還希望本谷派三十名弟子到潼關，以保侯府的安全呢。」

覃小蝶道：「我想還是由唐婉儀率領所屬三十人，加上黑白雙姥、五鐵衛、金帶五婢，應該够了，侯府派葉菁及所屬弟子負責，你看怎樣？」

狄飛虹道：「好吧，不過我想盤龍石府之行，蘭妹子不必去了……」

羅蘭聽說不要她去，立即叫了起來，道：「不，我要去。」

狄飛虹道：「盤龍石府遠在西康的大雪山，此去不只是迢迢萬里，還要登涉高不勝寒，冰雪滿山的絕嶺，她不怕苦，咱們兒子可能不會願意。」

羅蘭嬌嗔道：「覃姐姐：妳瞧，兒子還沒有出世，他們父子就聯合來欺負我們，妳是姐姐，可要主持一點公道。」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妳放心吧，妹子，他不會丢下妳的！」

羅蘭道：「哦，這話怎麽說？」

覃小蝶道：「妳想想看，他適才答允去盤龍石府之際，對王澤說了些什麽？」

羅蘭道：「他說現在不能跟王澤去，也不能規定時限，啊，大哥，你是不是……是不是那個意思？」

狄飛虹立起身來，雙手分別牽着覃小蝶及羅蘭道：「蘭妹子還不會操縱鷹兒，咱們到後谷去，叫蝶妹子教教妳。」

狄飛虹沒有回答羅蘭的問題，她也沒有再問，因爲她信任狄飛虹，相信他不會丢下她的，不過她却對操縱神鷹之事提出了意見。

「覃姐姐，小妹有一點要求。」

「好，妳說。」

「請妳撥給咱們四隻神鷹，由京娘六兒分別管理，好麽？」

「當然好。」

羅蘭道：「那麽她們也應該參加這項訓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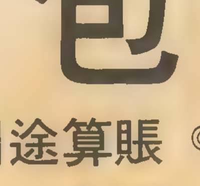
（未完・卅）

◎◎◎◎◎◎◎◎◎

**上文提要：**小虎、呆瓜爲了追尋蔡八姑的下落，二人同闖山神廟，探探情勢，發覺廟裏殺氣重重，心知有異，找着一刀疤道士詢問八姑是否藏匿廟中，道士裝聾扮啞，支吾以對，最後終於尾隨道士下了地道同墮羅網……紫玉釵等人心懸小虎、呆瓜安危，稍後趕到山神廟，發現已失了二人踪跡，找鬼道士理論，突然十數支袖箭向紫玉釵及銀釵迎面射來，二釵閃避間雙足踏空，二人凌空掉了下去……

◎◎◎◎◎◎◎◎◎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 小草包

## 十八：狹路相逢　攔途算賬

◎◎◎◎◎◎◎◎◎

**紫玉釵說道：「二姊，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銀釵道：「還能怎麼辦？只有在這裡等了。」

紫玉釵嘆口氣道：「我眞搞不懂，明明把筱乩童的三幫人馬弄散了板，他怎又找到了這兩個狠毒的高手？」

「筱乩童做了十幾年的黑媒婆，人面廣闊了，這是想像得到的事。」銀釵說着，盤膝坐在地上，道：「我們還是一邊休息，一邊想辦法出去才對。」

話剛說完，耳中倏響起「軋，軋」之聲，心中一驚，四下張望，只見二片牆慢慢往中間移動着。

紫玉釵大驚失色，道：「他們又在操縱機關了。」

銀釵臉色也綠了。這二片牆一擠，擠到碰在一塊兒時，人豈非變成了肉醬？可是現在又無路可逃，難道眼睜睜地等死？

二人拚命推住移動的石壁，用盡了吃奶的力氣，推得混身香汗淋漓，兩邊的石牆還是一寸寸地往中間接近。

人力終究敵不過機關，慢慢地，中間只剩下二人容身大小的距離了。在千鈞一髮之際，翻板倏然打開，只聽到玫瑰釵在上面叫道：「二姊，快上來。」

銀釵大喜，提氣墊足，往上躍起，掠出地牢，紫玉釵也跟着躍起。兩人剛出地面，下面的石牆已碰在一起，眞是間隙之差。

「么妹，妳什麼時候進來的？」銀釵冒出一身冷汗，高興地問。

玫瑰釵道：「妳們跟鬼道士在動手我就溜進來了，現在他已去二進殿走下地道，我看清了機關，才來救妳們的。二姊，要不要去救小虎？」

銀釵想了一想，道：「我們回去準備一些應用之物再來救人吧！不能再冒冒失失的往裡闖了。」

「好，我們趕快走，三八花還在外面等呢！」玫瑰釵說着，三人匆匆走到院中，飛掠上了古柏，再次騰身，出了圍牆，三八花已急急嗟呼道：「三位姊姊，小虎和呆瓜呢？」

「人還在廟裡，回去準備點東西，夜裡再來救他。」銀釵說着，率衆離開山神廟，趕回糧行去。

三八花一路走一路担心小虎的安危，口中唸唸有詞，希望菩薩保佑，小虎和呆瓜有驚無險。

小虎與呆瓜究竟是生是死呢？

當他二人跟着鬼道士走下地道後，只見眼前一片漆黑，隱約可以看到地上黑白方塊連環，似乎暗藏機關陣法。前面的鬼道士已走到中央，雙足踩在一塊白色地板上。

小虎精靈得很，他看出其中頗有蹊蹺，不肯再冒險了，但又不能明講，想了一想，故意高聲道：「小道士，我們不走了。」

鬼道士轉身道：「又是爲了什麼嘛？仙姑已在前面等你們！」

「就是天王老子等也沒用。」小虎笑道：「這個鬼地方有玄虛。」

「嘿！你們又鬼扯蛋了，有什麼玄虛？」





小虎道：「四周一點燈火也沒有，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你這個鬼道士才看得見，我小祖宗是陽間的人，不走黑漆漆的黃泉路。」

鬼道士道：「地道的門已經關閉，要走不走隨你，我失陪了。」

「你不能走。」小虎叱道：「你若動一動，我就讓你吃顆衞生丸子。」

鬼道士果然不敢動了，道：「你想怎麼樣？總不能僵在這裡吧？」

小虎笑道：「我小祖宗不走，你也甭想走，咱們兩個小祖宗兩條命，拿你一條命墊底，已經吃了點虧，不過有總比沒有好，鬼道士，你說是不是？」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小虎道：「留住你沒別的事，只不過讓你表演一個節目。」

鬼道士搞不懂小虎的花樣，問道：「表演什麼節目？」

小虎道：「我要你向左移一步。」

「向左移一步幹嘛？」

「你不是明知故問嗎？」小虎笑道：「你們聰明，我也不笨，這地上排着黑白兩色連環方板，分明是機關，現在你站在白色方板上，我要你站到黑色的方板上試一試。」

鬼道士哈哈笑道：「你太聰明了，不錯，這地上是有機關，却不在地上。」

「既然如此，你移動呀？」

鬼道士小心翼翼的移動了一步，道：「現在怎麼樣啊？」

小虎看他如履薄冰的神態，益發明白自己的推測不錯，可是鬼道士已站在黑色板上，仍無動靜，就是無法知道機關在什麼地方。

呆瓜一直憂心忡忡，他當然明白小虎的想法，開口嚷嚷道：「小虎哥，我看也用不着跟鬼道士勾心鬬角啦！乾脆問他機關在那裡，讓他發動一次給咱們看看。」

小虎故意道：「機關就是秘密，他怎麼肯展示出來。」

「不肯就乾脆炸了他，讓他到陰間去做道士好了。」

鬼道士慌忙道：「不要亂來啊！你們自己也在這地底下，炸藥開花你們也跑不了。」

小虎故意道：「呆瓜，他說得不錯，我們得想想辦法，總不能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吧！」

呆瓜道：「我往後退幾步試試吧！」

鬼道士道：「地道出口的機關不在此地，此刻我也沒法出去，你們假如担心機關埋伏，跟着我走，不就沒事了。」

小虎道：「眞的沒有問題？」

「假如有問題，我第一個倒楣是不是？」鬼道士連忙解釋。

小虎笑道：「你規規矩矩，不要走得這麼快，不就沒事了，好，你橫一步、豎一步，把這地方踏一遍試試。」

臭小子，你們眞以爲我會受你們擺佈？鬼道士心裡狠狠罵道，表面上却相當順從道：「好，我游走一遍給你們看看。」

說着暗暗提氣輕身，一步步游走起來。但是在暗中也用上了心機，走到黑色板上，他毫不着力，一滑而過，把脚尖的力量，全落在白色板上。

他「鬼影子」輕功，名列江湖第一，身法快速，暗藏一點心機，小虎自然無法瞭解，只見他走了一遍，毫無機關反應，心中也放下一塊石頭，擧步向前走去。

那知剛走三步，倏聽到軋軋一陣轆轤機輪之聲，當頭撒下一張繩網。

不好，驚叫還沒出口，繩網已經一捲一收，把他跟呆瓜捲在網中，凌空吊了起來。

小虎魂魄俱飛，一手抱住呆瓜，一手拿着那顆假炸藥，急急道：「呆瓜，你沒事吧？」

「沒……沒沒事。」呆瓜幾乎嚇昏了過去，話也說不俐落了。

小虎這時定神一看，困住自己的吊網是粗蔴繩編製，根根有拇指般粗，就是用刀砍也很難斷裂。只聽鬼道士在下面哈哈大笑道：「小鬼頭，你們還是中了機關，吃了你家道爺的洗脚水。」

小虎低聲吩咐呆瓜把護腕上的小刀彈出來，割斷一二條繩索，口中却大駡道：「鬼道士、臭道士，你別高興得太早，小祖宗早晚要把這盆洗脚水還給你。」

鬼道士道：「你們恐怕沒有機會囉，我去請仙姑來，讓她來決定，是否殺你們。」

說完，人影一閃，沒入黑暗之中。

呆瓜這時拿着護腕上的彈簧小刀，拚命割繩子，可惜繩粗刀小，割了半天仍舊沒有割斷。

小虎更急了，急急道：「我來。」他以護腕上的刀鋒，拚命去鋸繩網，鋸了十幾下，才割斷了一根粗繩，露出拳頭般大一個洞。正要再割第二條，倏見脚下燈火通明，湧出十餘人來，火把高擧，魚貫而到。最後出現的是蔡八姑與筱乩童。

「你們二個小鬼，逃了半天，仍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現在被擒，還有什麼話說？」蔡八姑得意地笑着說。

小虎居高臨下，看到「淮陽三霸」李氏兄弟、「浪裡鮫」魚四、「紅鬍子」仇八怪都到齊了，心中暗吃一驚。

不過心裡一想，反正是死定了，趁能唬的時候，就唬唬他們，讓他們提心吊膽，也得不到便宜。

心念一決，張口大笑道：「被你們抓到又怎樣，難道你們敢動我一根寒毛？我小祖宗就讓你們吃一顆衞生丸子，大家活不成。」

蔡八姑笑道：「可惜你在網裡，丟不出來，要炸就炸你自己吧！」

「誰說我丟不出來。」小虎道：「妳看看，我的手不是伸出來了嗎？」

下面的羣匪，果見網上有個洞，小虎的小手，拿了一顆黑漆漆的丸子，正在東搖西晃，個個都大吃一驚，紛紛後退。

小虎大聲嚷嚷道：「你們不准退，動一步我就丟下來炸人。」他表演得像眞的一樣，呆瓜的心已在七上八下的亂跳。

不過呆瓜心裡也知道，是死是活，也就這麼一招了，一定要幫幫腔，讓小虎表演得更活一點，於是故意驚叫道：「小虎哥，你不能丟啊！」

小虎正在駡呆瓜呆呆的，不會開口，一見他開竅了，故意一哼，嚷嚷道：「爲什麼不能夠丟？」

呆瓜道：「你這一丟，咱們自己也會被炸死的。」

小虎大笑道：「反正活不了，有這麼多人墊背，也算夠老本了，有什麼不好。」

筱乩童被炸過一次，他是被炸怕了，知道這種火藥丸子的威力，慌忙道：「小鬼，你不要拿性命開玩笑啊！我並不是想你死！」

小虎笑道：「强盜發善心啦！你不要我死，我當然也不會要你死，咱們談談條件吧！你要銀子是不是？」

蔡八姑道：「這話還用問，拿錢放人，我會把消息放出去的，就等那個丫頭來贖人。」

小虎笑道：「怪不得筱乩童對妳言聽計從，原來想娶妳做第三任老婆。」

蔡八姑臉色一變，嬌叱道：「你胡說些什麼呀？」

呆瓜最會胡扯，接口道：「小虎哥沒胡扯，筱乩童曾私下告訴過別人，他要娶妳做老婆，這是被我們二位姊姊私下探聽到的。」

小虎也道：「假如我是妳八姑，我才不嫁這種武大郎呐，還不如嫁給鬼道士，他剛才對我們說，對妳挺愛慕的，還說像妳這樣漂亮的女人，在床上最來勁。」

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小虎胡扯八扯一通，把蔡八姑氣得吐血，臉都綠了，她厲聲道：「住口！」

小虎想：既然豁上了，乾脆豁到底，非搞得你們這批兔崽子窩裡反不可。

他生來就是牛脾氣，想到就做，做了就不回頭。所以大聲道：「我爲什麼要住口，不信妳自己問問那個武大郎與鬼道士，不要以爲妳在發號司令，吃香得很，那是他們看上妳的美色，想嚐嚐鮮，否則那會任妳爬在頭上，指東劃西。」

蔡八姑臉色鐵青，她明知小虎在信口雌黃，却對這種話不能不問，否則這張臉實在掛不住了，她轉頭對筱乩童道：「大法師，你對我可曾有過這種念頭？」

筱乩童張口結舌，不知怎麼回答，老實說，男人不想女人是假的，不過這麼當面鑼、當面鼓，敲打起來，想說也不敢說了。

他連忙搖搖頭道：「沒有沒有。」

小虎大笑道：「諒他也不敢承認，承認了苦頭吃得更大。」

蔡八姑怒極反笑道：「他能承認，表示我還有魅力，爲什麼要給他吃苦頭，應該給甜頭才對。」

「妳想反啦！」小虎故意大笑道：「筱乩童說過，講魅力妳不如花裡嬌，講財力妳不如舒梅，老實說一無可取，只不過妳的武功迷香比別人高一點，他也是危難當頭，只能將就啦！所以妳也不用往自己臉上貼金，死臭美！」

不管是不是亂扯，蔡八姑的臉上眞的掛不住了。

女人只怕別人說她沒魅力，蔡八姑雖然是江湖上的强人也不例外，立刻厲聲道：「大法師，這是眞話？」

「唉呀？妳怎麼聽小鬼在胡說八道。」筱乩童見蔡八姑認起眞來，有點慌了手脚。



蔡八姑一哼，道：「不管他是不是胡說，你告訴我，有沒有這回事？」

筱乩童道：「妳想想也知道，怎麼可能有這回事？」

「我說你心裡。」

「我心裡那有空想到那方面去。」筱乩童道：「我看我們不要僵在這裡了，還是到裡面商量個善策，把這兩個小鬼解決掉再說。」

蔡八姑轉頭望着鬼道士道：「你呢？」

鬼道士冷冷道：「我又怎麼啦！」

蔡八姑道：「那小鬼講的話，你有沒有意見？」

小虎插口嚷嚷道：「他倒是眞心愛妳，只怕妳嫌他醜，不喜歡他。」

蔡八姑仰頭叱道：「他喜不喜歡我，要你多嘴，他自己不會說。」

鬼道士笑容可怖地道：「我說了妳會嫁給我嗎？」

蔡八姑盛怒之下，毫不考慮道：「你做夢！」

話一出口，她倏感到後悔，現在正在用人之際，這話無異傷了鬼道士的自尊心，豈非變成同床異夢？

鬼道士神容倏變得僵硬，默然無語。

蔡八姑仰首冷笑道：「小鬼，你該鬧夠了吧！好好在網裡睡上一覺，等一下看我怎麼收拾你。我們進去商量商量。」

說完一揮手，率衆慢慢地退了回去。

機關陣圖中恢復了黑暗。

呆瓜見下面的人都走光了，才略略放下一顆心，道：「小虎哥，你眞會扯。」

小虎笑道：「要豁就豁到底，我們還是快割網子吧！」

話剛說完，嘩喇喇一聲，上面又罩下了一張網，把小虎呆瓜罩得死死的，本來一層網，現在變成了雙層網。

不用說，一定又是蔡八姑惟恐小虎溜掉，發動了機關。

小虎停手一嘆道：「看樣子除了有人來救咱們外，沒有其他辦法了。」

就在這時，只聽到地面上一聲巨大的悶聲，似乎是爆炸聲。

小虎愕然忖道：這會是誰？莫非銀姊她們來救人了？

正思忖間，只見鬼道士匆匆經過，走出地道，向上走去。他到了上面，跑到前殿，只見大門已塌下一片，一名滿臉胳腮鬍的陰沉漢子，雙手拿着短槍，正站在前殿上，殺氣騰騰，似在找尋什麼。

鬼道士氣色本來就不好看，見狀冷笑道：「你是誰？怎麼破門而入？」

那人道：「我就是闞積德，要找筱乩童。」

「找人就找人，怎麼可以破壞廟門。」鬼道士厲聲責問。

「若不把筱乩童找出來，我就炸塌你這座山神廟。」闞積德逼上一步。

鬼道士冷笑道：「這座山神廟也不是我的，你要炸就炸吧！炸光了也不干我的事，但你不要以爲貧道好欺侮，惱了我，我一樣要你的命。」

闞積德一愣，他還未曾碰到過這樣醜陋奇怪的人。

只見鬼道士又道：「你要找筱乩童，是爲何事？你又是什麼身份？好好與我一一報來，我再爲你通報。」

「他娘的！你以爲這裡是皇帝老子的九龍殿啊！那有這麼多名堂，快說，筱乩童人在何處？」闞積德此來心中已存有一肚子氣，那堪鬼道士盛氣凌人。

「你既不說，貧道也沒法通報。」鬼道士冷冷道：「你快走吧！」

「走你娘的頭！老子先宰了你。」闞積德雙槍一挑，飛刺而出。

鬼道士身形一掠，已飄到闞積德背後，身法像鬼魅一樣，果然不同凡響。

闞積德大吃一驚，反身又是一槍，右手槍刺出，鬼道士又飄退三尺，只聽得卡喳一聲，闞積德的雙槍筍頭已經合上，變成了一桿長槍，槍尖飛翻，逼上來就是三招。

鬼道士身形連閃，仗着輕功了得，身法快速，突然欺近，鬼手十三招立刻施出，十指俱張，向闞積德抓到，陰風颯颯中，他慌忙暴退，槍身一轉，一蓬烈火已從槍頭上冒出。

鬼道士從未見過江湖上有這等噴火的武器，翻身掠退，喝道：「這是什麼槍？」

闞積德陰笑道：「噴火梨花槍，天下就此一把，怎麼樣，要不要再嚐嚐烈火的滋味？」

鬼道士想了一想道：「好，跟我來。」轉身向二進殿走去，到了殿內，旋轉香爐，開了地道門戶，說道：「請。」

闞積德生性多疑，見地道下黑漆漆地一片，反而放不下心，道：「筱乩童就在下面？」

鬼道士道：「不錯，這是迷魂仙姑的地下宮闕，筱乩童跟她在一起。」

闞積德道：「我不下去了，你叫他上來。」

「那你等着。」鬼道士走下地道，却沒有去叫筱乩童，反而按動石牆上一處機鈕，吊着小虎的網，立刻落了下來。

網中的小虎與呆瓜正在拚命割網，突然落在地上，跌得七暈八葷，及見二張網緩緩鬆開，不由大喜，急急跳了出來，鬼道士忙喝道：「脚踩黑色板，走萬字勢，快到台階上。」

小虎依言拉住呆瓜小心翼翼地走出連環機關陣，踏上台階，訝然道：「你爲什麼放了我們兩個人？」

鬼道士陰陰道：「迷魂八姑欺人太甚，我要讓她難堪一次。」

想不到剛才一番胡扯竟產生了這種效果，小虎意外地高興起來，笑道：「多謝了，快放我們上去吧！只要是改邪歸正，我保證替你介紹一個漂亮的老婆。」

鬼道士陰聲道：「休再胡扯，快快上去。」

在牆上又轉動機鈕，只見地道入口的翻板又竪了起來。小虎抓着呆瓜飛快跑上去，見迎面站着一人，竟是火器販子闞積德，不由大吃一驚。

闞積德也是一呆，倏然大喝道：「你們兩個小鬼果然在這裡，老子總算抓到你們了，那裡走！」

呆瓜已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走，小虎却一揚繩鞭，道：「你怎麼到這裡來了？見面就凶巴巴的，幹嘛？想殺人啊？」

「不錯，我就要殺你。」闞積德厲聲說道，挺了挺長槍。

小虎心中在打鼓，怕前狼後虎兩邊夾擊，忙道：「殺人也該有個理由，我犯了你什麼大忌，要殺我，就說說清楚吧！」

闞積德冷笑道：「兵器運到紅岩寨，竟落入官兵佈好的陷阱中，如今工廠被毀、兵器被擄，我不殺你，殺誰啊！」

「噢……你爲了這件事。」小虎靈機一動，道：「這不關我的事。」

「那該是誰的事？」闞積德厲聲喝問。

小虎道：「筱乩童對你設計訛了他的銀子，懷恨在心，通風報信，抓你這批火器，所以你該殺筱乩童，殺我有什麼用？」

「筱乩童在那裡？」

小虎道：「就在地道下面，我剛跟他告別回去。」

闞積德道：「帶我去找他。」

小虎一呆，剛脫虎口，怎還敢再下去，正在進退兩難，地道口人影一閃，鬼道士條上來，道：「我帶你去。」

闞積德一見鬼道士居然幫小虎說話，更加認定了筱乩童在跟自己過不去，冷笑道：「你們既然是一伙的，我就統統殺。」

長槍卡喳一聲，一蓬烈火已從槍頭噴出。

小虎大吃一驚，鬼道士抄起小虎退入院中，闞積德長身追出，喝道：「要想走，沒那麼容易。」

鬼影子大喝道：「你想怎麼樣？」

闞積德哈哈一陣狂笑，倏地回手一甩，一點黑影飛入二進殿內，正好落入地道口，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地皮爲之震動搖晃，二進殿整個塌了下來。

烟塵瀰漫、磚石紛飛中，嚇得呆瓜與小虎躲到一棵大樹後面，趴在地上，不敢抬頭。

鬼道士也驚呆了。

他第一次看到火藥丸子的威力，覺得拿武功來比，實在不足抗衡。

小虎等巨震平息，立刻拉着呆瓜爬起來，一看二進殿完全倒塌，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這正是意外地剷除了幾幫巨寇。

呆瓜一拉小虎，急促道：「小虎哥，快走吧！」

他認爲此刻不逃，還待何時？

小虎却低聲道：「不能走，我要幫一幫鬼道士，咱們兩條命總算是他救的。」

呆瓜急得跳脚，却拿他沒辦法。

這時闞積德已與鬼道士對上了，他厲笑道：「牛鼻子，你難道還要與我爲敵？」

鬼道士一言不發，身形一晃，已掠上樹梢，黑影再閃，人已不見，他本爲了蔡八姑一句話而放了小虎洩恨，此刻見到闞積德火器的威力，自感不敵，心想犯不上拚命，居然一走了之。

這一下小虎發呆了。

他料不到鬼道士如此沒種，只見闞積德已挺槍逼近，冷笑道：「你還想要跑麼？」

小虎硬着頭皮走出來，笑道：「你炸塌了山神廟，想必也炸死了筱乩童，報了仇也洩了恨，何必再找我們小孩子麻煩。」

闞積德道：「我要你們跟我走。」

「去那兒啊？」

「我的兵器是被江夏府的官兵擄去的，聽說你老子是總捕頭，我就拏你去換回我的兵器。」

小虎想了一想道：「好，我一定帶你去，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小虎笑道：「其實也算不上什麼，只希望一路上有車好坐、有飯好吃、讓我們自由自在一點，我保證你要回你的兵器。」

闞積德道：「你這麼有把握？」

小虎笑道：「你也知道我老頭子是總捕頭，他不會讓我死在你手上吧？」

闞積德哈哈大笑道：「說得是，我答應你，走吧！」

於是小虎與呆瓜走在前面，闞積德走到後面，離開了山神廟。

夕陽西墜，已快到傍晚。

過了一關又一關，呆瓜担足了心事，這時邊走邊想：小虎難道眞要帶闞積德回江夏取火器？

闞積德走得太近，他不敢把心裡的話問出來，同時又想到糧行裡的三八花與銀釵等人，一定還在想辦法營救自己，這一去，豈不是又失去了連絡？

他腦筋一轉，忙道：「小虎哥啊！我們的行李還在糧行裡，應該去拿了再走啊！」

「對對對。」小虎知道呆瓜的點子，轉首道：「闞老大，我們去拿行李可不可以！」

「可以。」闞積德同意，他覺得這兩個毛孩子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小虎向呆瓜笑嘻嘻地握握手，道：「呆瓜，這樣吧！你先回糧行去拿包袱，快點跑，我們慢慢走等你，這樣不躭誤時間。」

呆瓜回頭看看闞積德道：「不知道他答不答應？」

闞積德冷冷笑道：「反正是順路，你先走也沒關係，不過你若想溜，別怪我先宰了他，我是說到做到。」

「是是是。」呆瓜急急忙忙向前奔去，他明白小虎叫他先去送信，但不知道小虎心裡究竟有什麼打算？

* * *

跑進糧行，呆瓜差點一口氣喘不過來，暈了過去。

玫瑰釵紫玉釵等正在編繩子、做弓箭，準備去救人，一見呆瓜進門，不禁一呆，齊都停手招呼道：「呆瓜，你怎麼回來的？小虎呢？」

「讓我喘口氣……再說。」呆瓜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三八花忙端了一碗水過來，道：「呆瓜，喝杯水，順順氣。」

呆瓜高興得接過碗，一口氣喝得乾乾淨淨，三八花從來沒對他這麼體貼過，所以他高興得有點發暈了。

「現在你可以講了吧！你跟小虎究竟在搞什麼鬼？小虎人又在那裡？」

呆瓜道：「小虎被闞積德押着回江夏去，山神廟被闞積德炸掉了一半，我……跑回來拿行李……」



「拿你的頭啊！」三八花敲了呆瓜一記響頭，咬牙道：「小虎被人抓了，你好意思一個人逃回來。」

玫瑰釵已起立道：「那我們快去救人。」

呆瓜急急搖手道：「不能……不能去啦！」

「爲什麼不能去？」三八花喳喳呼呼起來：「你是存心想害小虎哥是不是？」

「啊呀！姑奶奶，妳聽……聽我說完行不行？」呆瓜急得抓頭搔耳，道：「這是小虎哥的意思嘛！」

三八花又敲了呆瓜一記響頭，她好像敲成習慣了，把呆瓜當成了冬瓜：「快說啊！小虎哥到底是什麼意思？」

「小虎哥好像不要妳們去救他。」呆瓜說：「他好像要妳們避一避不要露面。」

銀釵一怔，問道：「這是爲什麼？」

三八花嚷嚷道：「莫非又有新點子？」

呆瓜呆呆說道：「可能又想坐霸王車旅行吧！不花錢能回家也不錯啊！」

紫玉釵與玫瑰釵笑了起來。

「不錯個屁！」三八花道：「那有多危險？」

「小虎哥就是喜歡冒險刺激嘛！」呆瓜道：「我不能多躭誤了，我要走了。」

玫瑰釵道：「你要去那裡？」

「跟小虎哥一起走啊！」呆瓜無可奈何說：「反正小虎哥到那裡，都要找我墊背，我若不去，那個姓闞的王八蛋就會宰了小虎哥。」

銀釵眼珠子一轉道：「那你就走吧！告訴小虎，我們會在後面暗暗跟着你們。」

呆瓜點點頭：「三八花，再倒杯水給我喝。」

「爲什麼要我倒？」三八花叉着腰，凶巴巴地問：「你臭美啊！」

「我知道妳聽完小虎的下落，就對我凶起來。」呆瓜有點傷心：「好吧！我自己倒給自己喝，行了吧！」

玫瑰釵忙倒了一碗水遞給呆瓜，笑道：「我倒給你喝，好好照顧小虎。」

呆瓜接過一飲而盡，放下了碗，笑道：「還是玫瑰姊好，妳放心，有我在，小虎哥死不了的。」

三八花一哼，道：「吹氣帶冒泡，害不害臊呀你！」

「我要走了。」呆瓜揮揮手，最後對三八花做個鬼臉，道：「妳再兇就嫁不到老公。」

說完一溜煙地向外面飛奔離去。氣得三八花連連罵道：「死呆瓜！臭呆瓜……」

闞積德押着小虎走到糧行門口，呆瓜就出來了。

「老大，我向你報到。」呆瓜還特別學手敬個禮。

「你要拿的行李呢？」闞積德有點懷疑。

呆瓜眼珠子一轉，道：「我看只有幾件破衣服，不要了。」

闞積德看看糧行的招牌，覺得裡面一定有鬼，但吃不準呆瓜在搞什麼鬼？疑心一起，就冷冷道：「你帶我進去看看。」

小虎一驚，望望呆瓜，呆瓜急急道：「裡面破破爛爛一大堆，有什麼好看的嘛！」

闞積德陰狠狠的眼睛一瞪，道：「要你進去就進去，別討打。」

「進去就進去嘛！」呆瓜只能再跨進糧行，銀釵等人早已聽到了這番對答，悄悄躲到後面去了。

闞積德押着小虎走進糧行，看了一遍，發現的確沒有異樣，才懷着疑心離開，不過把小虎與呆瓜看得緊了。

他們一走，銀釵紫玉釵與玫瑰釵也收紮俐落，帶着三八花暗暗跟了下去。

兩批人一明一暗往前趕路，却不知道後面還有一大批人馬，那就是迷魂八姑與筱乩童帶着三幫人馬也趕了下來。

迷魂八姑的山神廟被毀於一旦，等於老巢被挖了根，氣得迷魂八姑咬牙切齒，恨透了心。

她沒料到是闞積德放的砲，却以爲小虎狠心報復，因爲她根本不知道闞積德會找到這裡來。

至於趕往江夏，走在一條路上是筱乩童的主意，因爲他仍想設法找回銀子。

若是他們知道小虎沒死，恨得火辣辣的迷魂八姑，早已率衆包圍上去，與闞積德拚個你死我活。

於是這三撥人，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形下，前前後後，都在一條路上，說來好笑，間隔的距離不到三里。

其中只有一個人却是完全瞭解的，那就是鬼道士，他隱在暗中，仗着輕功好，不時前後出沒，在暗窺各方面的動靜，心裡不知道在打什麼鬼主意。

小虎與呆瓜走出石碑店，天已薄暮，四周炊煙四起，歸鴉噪刮，大路上可見三三兩兩的歸人，匆匆挑担荷鋤而過。

「嗨，闞老大，晚飯還沒有吃，肚子餓了，還有，這樣靠兩條腿趕路要趕到什麼時候啊？」小虎回頭嚷嚷說。

「這裡沒車沒店，趕一程再說。」闞積德冷冷回答。

這時前面塵土大起，車聲轔轔，自遠而近，一匹馬車急奔過來。

闞積德道：「你們不是要坐車嗎？」

「是啊！」小虎應聲回答。

「你看，車子不是來了嗎？」闞積德說：「你們兩個站在路中央招手啊！別躲開。」

小虎看着遠遠馳近的馬車，愕然道：「對面來的馬車，怎麼肯回頭？」

「你別管，照我的話去做。」闞積德瞪着凶光四射的眼珠子說。

小虎與呆瓜只能站在路當中拚命搖手，奔馳而來的馬車的車把式猛力收韁下停住了。

「你們兩個小鬼幹嘛？要搭車呀？」車把式問。

闞積德一挺槍，冷冷道：「不錯，把馬調過頭去，咱們要回江夏府。」

車把式見他手拏雙槍，臉色鐵寒，結結巴巴道：「大爺，你別開玩笑好不好，客人僱我車子要去清河鎮，要搭順風車，你就上車吧！走回頭路怎麼行呢？」

「少廢話！」闞積德厲喝一聲道：「車裡的人給老子滾出來，否則三刀六眼，休怪我槍下無情。」

車篷裡立刻鑽出三個人，已經巍抖抖

地嚇得臉無人色。

闞積德飛身上了車轅，雙手一提車把式衣襟，把人摔下車來，喝道：「小鬼，你們快上車吧！」

這不是攔路劫車嗎？小虎與呆瓜看得發呆了。聞言立刻乖乖地鑽入車篷。若非心中另有盤算，小虎早已發他的牛脾氣來。

馬車已緩緩調過頭來，車把式趴在地上，呼天搶地叫道：「大爺，別搶我的車啊！」

闞積德理也不理，一抖韁繩，催馬奔馳。

輪聲轔轔，帶着一片塵土，向前奔馳。

「小鬼，上來一個趕車。」闞積德已在車轅上招呼。

小虎道：「呆瓜，你上去趕車吧！」

呆瓜提心吊膽地爬上車轅，闞積德鑽入車中，哈哈笑道：「要車有車，你應該心滿意足了吧？」

小虎一哼道：「你搖身一變，變成了攔路搶劫的强盜，可喜可賀。」

「哈哈！天下之物，天下人用，我管不了那麼多。」闞積德道：「小鬼，看到村落就停車，咱們還是打打尖，塡飽肚子。」

小虎道：「假如你吃了飯再不付錢，我們就不下車了，免得別人把我們也看成了小强盜。」

「這是有什麼不好？强盜收徒弟，既然跟了我，就該嫁鷄隨鷄啊！」闞積德說完又是哈哈大笑起來。

小虎氣得閉上了眼睛。

他奶奶的，若不是想把你騙到江夏，我早已鞭子出手，抽你十鞭八鞭了，還能任你這麼猖狂麼？

他心裡暗暗駡着，盤算到了江夏用什麼辦法制住這個惡煞。車轅上的呆瓜却也要心眼，故意把速度緩慢下來。

他怕後面的銀釵與三八花等人沒車代步跟不上，所以能慢盡量慢。

後面的銀釵諸人也碰上了逢人就哭訴的車把式，發覺小虎被押上了車，心裡一急，輪流背着三八花，施展輕功拚命向前追趕。她們却沒料到筱乩童與迷魂八姑也在後面，也碰上了哭哭啼啼的車把式。

這批人聽了車把式哭訴之下，發覺小虎呆瓜居然沒死，也開始追趕起來。

天色漆黑，已快到初更，呆瓜總算把馬車趕到了淸河鎭。

「小虎哥，咱們到什麼地方落脚啊？」呆瓜在車轅上問。

闞積德道：「找個客棧停下來，今晚在此地歇脚，明天一早再起程。」

呆瓜眼光四下一望，就看到昔日住過的國賓大客棧招牌。抖韁催車，到了容棧的門口停下車。

闞積德跳下車對小虎道：「下車啊！」

「我不下車，」小虎仍懶懶地坐在車中。「我跟呆瓜今晚就睡在車上。」

闞積德冷笑道：「你又要動歪點子了，想溜是不是？」

「哼！我不想溜，但是我也不想下車。」

闞積德一怔，道：「那是爲什麼？」

小虎嘲笑道：「假如你住了店、吃了飯，明天再不付錢，我少爺的臉往那裏放？這種嗟來之食，我乾脆不吃。」

闞積德哈哈大笑道：「小鬼頭，你把我看得太扁了，闞某向來揮錢如土，那會在乎小小的花費，你放一百個心吧！」

「不行，除非你先把銀子拏給我。」小虎說。

闞積德在懷中掏了掏，掏出一錠金元寶，揚了一揚道：「這點夠了吧？」

小虎笑道：「當然夠了。」

「下車吧！下車我就交給你。」闞積德說。

小虎跳下車，接過金元寶，拉着呆瓜正要進客棧，陡聽到一聲嬌叱：「小鬼，那裡走！」

一條人影飛掠了過來。

小虎一驚回頭，見是迷魂八姑，暗叫一聲苦也，急忙拉着呆瓜往闞積德身後躲。

奇兵突出，闞積德也吃一驚，見是個女人，還以爲是十二金釵，雙槍一挺，大喝道：「妳想幹什麼？先吃老子一槍。」一招「雙龍吐珠」，疾刺而出。

迷魂八姑見有人爲小虎撐腰，凌空翻身落地，後面已跟來一大票人。

闞積德見前面有個三寸丁，正是筱乩童，心中一驚，忖道：好啊！我找你不到，你居然找我的痳煩，口中大笑道：「筱乩童，老子正要找你，咱們該好好算算那筆帳。」

筱乩童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算什麼帳？莫非還算淮陽城中那筆爛帳？

他還沒說話，迷魂八姑已嬌叱道：「要算帳先滾過一邊去！」

闞積德喝道：「妳是誰？」

迷魂八姑冷笑道：「我就是江湖人稱迷魂八姑，你要識相就讓開。」

筱乩童急急叫道：「八姑，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闞積德老大，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

闞積德道：「誰跟你是自己人，好說個屁！」

迷魂八姑冷笑道：「大法師，人家替小鬼撐腰，你何必自討沒趣？今天的事，由我來解決。」

闞積德道：「這兩個小鬼跟妳有什麼過節？」

小虎倏大叫道：「八姑，妳不用找我，應該找這個闞老大。」

闞積德心中明白了，哈哈笑道：「莫非是爲了山神廟被炸的事？」

迷魂八姑道：「你知道就好，到底是誰下的手？」

「是我，怎麼樣？迷魂八姑在江湖上雖然名氣響亮，還不在我的眼裡，妳要找人就找我，只要擺下道來，我就接着，誰怕誰呀！」

小虎大笑道：「闞老大，夠胆氣！」

迷魂八姑氣得臉孔發黑，回頭喝道：「給我圍住，不准放走一個，姓闞的，今天老娘要殺不了你，就枉稱迷魂八姑。」

呆瓜在旁趁機煽火了，放聲哈哈笑道：「八姑，妳要想迷咱們闞老大的魂，恐怕是迷不倒的，迷迷那個三寸丁武大郎還可以。」



蔡八姑厲叱道：「小鬼老娘要宰了你。」

回頭又喝道：「你們還不上去圍住！」

淮陽三霸那些人看到闞積德心裡就有點發毛，但蔡八姑是帮筱乩童的人，不得不磨磨蹭蹭地應付應付去，却見闞積德大喝道：「我警告各位，不相干的人都不要過來，免得我闞某得罪道上的好朋友，筱乩童，你就跟這臭婆娘一起上，讓老子一起解決掉，免得費兩道手脚。」

魚四那帮人立刻停住脚步又不動了，他裝作和事佬道：「闞老大，大家都是好朋友，有話好談嘛！何必動手呢？」

筱乩童已急得跳脚，忙接口道：「是啊！有什麼誤會，大家說清楚，誰是誰非，不就明白了。」

蔡八姑厲聲道：「我的廟宇被炸得瓦磚俱毀，還有什麼好談的，你們怕什麼，難道胳膊都在往外彎？」

闞積德哈哈狂笑，拍拍腰囊道：「他們就是怕我囊中三顆霹靂丸、手中一對噴火梨花槍。」

「我就不信。」蔡八姑一聲嬌叱，玉掌一揮，就向闞積德衝去，那知闞積德雙槍一合一絞，一道烈火立刻如噴泉一般朝前噴去。

迷魂八姑大吃一驚，翻身而退，她想不到武林中竟有這般厲害的兵器，難怪別人都躊躇不前了。

她心念一轉，暗暗想道：烈火不能近身，我也不打了，就以暗器進攻，以毒攻毒，看他如何應付。

動手一掏腰上百寶囊，抓了一把「迷魂彈」，甩手就射向闞積德。

十餘顆迷魂彈像滿天花雨一般，闞積德大吃一驚，長槍轉如車輪，跳向馬車後面。

這一來，小虎與呆瓜首當其衝，小虎人機靈，拉着呆瓜矮身就向車底下鑽，呆瓜嚇得手足無措，大腿上中了兩顆迷魂彈，倏覺得一股冷意由大腿往上昇，大叫一聲不好，人眞的暈了過去。

小虎拉着呆瓜，鑽入馬車底下，倏聽到呆瓜的叫聲，低頭一看，失聲道：「呆瓜，呆瓜，你怎麼睡覺了？」

見呆瓜沒回音，知道中了迷魂彈。

但小虎並沒慌張，由於上次的經驗，迷魂香潑水就可以解開的，在糧行裡只不過一泡尿就解決了問題，所以他現在也不管情勢緊張，照方抓藥，拉開褲腰，坐在地上，一泡尿就往呆瓜臉上澆去。

赫！眞靈。

尿一撒完，呆瓜就醒轉過來。

「呆瓜，你沒事吧？」小虎輕聲問。

「沒……沒什麼，脚有點發痳。」呆瓜迷迷糊糊說：「怎麼我臉上濕濕的？有水，好臭好臭！」

「快爬起來，讓我看看你那裡中了臭婆娘的迷魂彈？」小虎忙着要替呆瓜檢查身體。呆瓜倏嚷嚷道：「你又給我吃尿啦！」

「噓！別嚷嚷好不好？外面還在緊張熱鬧呢！」

場中的氣氛的確又熱鬧又緊張。

闞積德避過迷魂八姑一把迷魂彈，立刻躍上車篷，槍身一絞，又噴出一道烈火。

這次他也起了煞機，烈火噴出，槍尖東指西劃，人也往車篷上衝了過去，嚇得筱乩童等三帮土匪紛紛急退。

噴火梨花槍，槍身長一丈有二，火勢又可以噴出五尺，加起來有一丈六七距離，任何人都近不了身。

迷魂八姑早已花容失色，臉都綠了，她這時才明白，自己武功再高，也敵不過這麼强悍的火器，急叫一聲：退！拉着三帮土匪，倉惶退走，霎那之間，走得一個都不剩。

這場打鬥，早已驚動了街道兩旁的住戶，家家在門縫中提心吊膽的偷窺。

闞積德打退了迷魂八姑，心裡痛快極了，大叫道：「小鬼頭，你們可以出來了。」

小虎拉着呆瓜從車下鑽出來。

「你果然了得。」小虎四下看了看，送出一頂高帽子。

闞積德哈哈大笑道：「這不過是牛刀小試，任他千軍萬馬，我也要叫他們來得走不得。」

小虎道：「我們進店吧！我肚子餓得發慌。」

闞積德點點頭，走進國賓大客棧，店小二已把他當成瘟神，嚇得屎尿直流，兩腿打抖地上來迎接。

「小二，要間上房，把好吃的東西，給我統統端進屋去，不用怕，先付你錢。」小虎把金元寶塞在小二手上，拍拍他肩膀。

小二連聲應是，帶路到後院開了房門，千謝萬謝才退出來。

不消片刻，飯菜也端來了，小虎毫不客氣，與呆瓜大吃，闞積德一面吃，一面還喝光了一壺老酒。

「小虎，你再去叫一斤酒來。」他似意猶未盡。

「你不要再喝了好不好？」小虎說。

闞積德道：「老子酒量好得很，不會醉的。」

「說不會醉的人，最容易醉。」小虎笑嘻嘻說：「不過今天不是怕你醉，而是怕你人頭落地，我們也跟着倒霉。」

「這話怎麼說？」闞積德一怔。

小虎道：「你以爲迷魂八姑會甘心罷休嗎？」

呆瓜帮腔道：「不錯不錯，這個婆娘辣得很，闞老大要小心噢！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咱們現在是穿同一條褲子，你死了，咱們也活不成。」

闞積德瞪着眼道：「她能把我怎樣？」

小虎道：「她明的贏不了，可以來暗的，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哪！」

闞積德道：「大不了我們小心一點就是。」

小虎搖搖頭道：「這樣每時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日子難過啦！誰能十二個時辰都睜着眼睛不睡覺。」

「那你說怎麼辦？」闞積德想想也有道理，他不怕打，就怕敵人在暗中死纏活纏。

小虎笑嘻嘻說：「辦法是有，只看你聽不聽。」

「只要對我有利，我都聽。」

「好，我們現在吃飽喝飽，先去找他們，來個先下手爲强。」小虎又在挑撥，出歪點子了。

「好是好，可惜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落脚。」

小虎拍拍胸脯道：「這點看呆瓜的。」

呆瓜一怔道：「我有什麼看頭？」

小虎嘻嘻笑道：「你去打聽那票人下落，好好表演表演，讓闞老大將來提拔提拔你。」

呆瓜立刻拉下了苦瓜臉，道：「小虎哥，這不是存心作弄我嗎？我怎麼去打聽？」

「你眞笨。」小虎打了呆瓜一記響頭，道：「我可以敎你呀！」

接着在呆瓜耳邊細細叮嚀幾句，呆瓜精神一振，苦瓜臉立刻變成了笑臉，道：「好，我去打聽。」

跳起來就往屋外跑。

闞積德因爲有小虎在手中，也不阻止。

等店小二收取了碗筷殘羹，呆瓜氣喘咻咻地跑回來了。

「查到了沒有？」小虎問。

呆瓜興冲冲地道：「查到了，就落脚在鎭北的圓通寺中，所有的人馬都住在寺中。」

小虎興頭十足地拍手大笑道：「他們的死期到也。」

闞積德一怔道：「你小子會算？」

小虎道：「我當然會算，現在我們悄悄過去，你只要在牆外往寺裡丟兩顆衞生丸，他們不就馬上去見閻王。」

闞積德陰笑道：「你很想要他們死，是不是？」

小虎一怔，他怎麼這樣問？旋即明白了，笑道：「你在懷疑什麼？我是爲你着想啊！」

闞積德說：「你一定也有目的。」

「我有什麼目的。」小虎笑笑道：「其實隨你便，呆瓜，動物中最會疑心的是那一種？」

呆瓜道：「有兩種。」

「那兩種？」

「烏龜與兔子。」

「你敢駡我。」闞積德一巴掌打過去。

呆瓜躲得快，慌忙閃在小虎背後，嚷嚷道：「不說了不說了，咱們要睡覺。」

闞積德陰笑道：「你敢駡人，還敢睡覺？做夢也會夢到人頭落地的惡夢。」

呆瓜大爲恐怖，嚷嚷道：「你在問我，我才說的，小虎哥，你救救我啊！」

小虎笑道：「這是闞老大誤會，你不用怕。」

「是啊！我怎麼敢駡闞老大，我駡的是龜孫子啊！」

闞積德道：「你還敢拐彎抹角的駡？」

小虎故意打呆瓜一記響頭道：「不會說話不要開口，沒人當你是啞巴，闞老大，大人不犯小人過，他是呆裡呆氣，你也不用生氣，既然不去找筱乩童麻煩，咱們就早點睡，明天還要上路。」

「誰說不去找筱乩童。」闞積德陰陰道：「只不過現在還早了一點。」

「那要什麼時候？」

「三更。」

「好，三更就三更。」小虎興頭來了：「現在先休息休息，到三更你叫我。」

於是他跟呆瓜上了炕，蓋了一條被子，蒙頭大睡。

闞積德也盤坐運氣。

其實小虎那裡有睡意，抱着呆瓜只是想暗通消息，不讓闞積德聽到。

二人蒙在被窩裡，嘴巴對着耳朵，細聲細氣地說起話來了。

「你出去碰到了誰？」

「紫玉姊。」

「她們還好吧？」

「沒問題。」

「那消息是紫玉姊傳給你的囉！她還有什麼交代？」

「她還給我一包東西，叫你找到適當的機會，給他嚐嚐。」

一小包藥粉，暗暗地傳在小虎手中，小虎摸了摸，看也不看，揣在懷中藏好，心裡已清楚是怎麼回事。

「還有什麼事沒有？」

「沒有，她說最好少惹那個迷魂八姑，那婆娘厲害得很，一定還會有花招。」

「這點咱們也沒有辦法左右這龜兒子，隨他吧！我們睡覺。」

消息溝通完畢，兩個毛孩子眞正呼呼大睡起來，準備在三更行動。其實紫玉釵的話沒錯，筱乩童與迷魂八姑也不是只會挨打的木頭。

* * *

在圓通寺中，筱乩童與迷魂八姑左思右想，覺得闞積德與小虎在一起，必定不會就這樣善了，而筱乩童更是恨之入骨，他覺得每次眼見佔點上風，倏又失利，這樣靠別人終不是辦法，只有施出最後一招，成敗在此孤注一擲。

於是他吩咐在大殿上擺香案。

迷魂八姑訝然發問了：「大法師，這麼晚了，擺香案幹嘛？」

「本法師要先卜個文王卦。」

迷魂八姑於是笑了，她覺得筱乩童屢屢吃敗仗，有點迂了，不由嘲弄道：「卜了卦又怎麼樣？能把銀子弄回來？還是能把那兩個小鬼卜死掉？」

筱法師一哼，道：「靠別人搞得烏烟瘴氣，沒有一次好結果，當然只靠自己。」

迷魂八姑心裡不舒服了：「依你這樣說，咱們是白出力，本事不夠，你有本事，何不早施出來，到現在來放馬後炮？」

筱乩童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法術施展時極耗精力，每施展一次，不但三天不能動，可能還會夭壽三五年，所以除非有深仇大恨，我是極不想施展，如今是逼不得已，不信妳看了就會知道。」

「看不出你還眞有一套。」迷魂八姑半諷半嘲、將信將疑地道：「那就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魚四已在嚷嚷道：「大法師，香案擺好了。」

寺裡蠟燭香火法器都是現成的，筱法師朝着寺門外，點了三炷香，掏出六枚銅錢卜起卦來。

連擲六次，他掐指一算，臉色倏然變色，轉首對站在一旁的迷魂八姑道：「此卦大凶！」



迷魂八姑道：「卜卦是問一件事，你是卜那一件事啊？」她神色蠻不在乎。

筱乩童道：「我卜此卦，是卜今晚情形，依此卦顯示而言，今夜我們都要遭劫！」

「嘿！姓闞的加上兩個小鬼，如有這種本事，咱們命早已沒了，各位認爲我的話對不對？」

迷魂八姑一副不服氣的神態，她不信筱乩童的卦術有神鬼莫測之機。

但筱乩童冷冷笑了一笑，道：「本法師對道法這一行，終生研究，從來沒有不靈過，大家不要忘了，姓闞的身上有火藥霹靂彈，半夜裡丟兩顆進來，本事再大也沒用，說不定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衆匪徒聽得一怔。

這些都是江湖上的老狐狸了，想了一想，覺得筱乩童的話不是杞人憂天，也非虛言恫嚇，的確有此可能。

魚四第一個道：「這倒不能不慮，大法師認爲該怎麼辦？」

筱乩童道：「我要在這圓通寺四週，擺下四座連環八卦陣，防敵侵入，我可以安心施展攝魂大法，把姓闞的與兩個小鬼的魂魄攝來，一次消滅掉，讓他們永世不得超生。」

迷魂八姑聽得將信將疑，嬌聲道：「大法師呀！你施的法術果眞管用了？」

筱乩童哈哈道：「不信你可以站在旁邊靜靜的看，不過請妳先帮忙到外面把八卦陣擺好。」

迷魂八姑頗有興趣地道：「要怎樣擺法？」

筱乩童道：「先向寺裡的和尚要三十二張黃紙來，我畫個方法，你們去擺，擺好了每處留一個人在中央守陣，其他的都可以回來看我施法了。」

仇八怪聞言早已去向寺僧取黃紙，筱乩童以硃砂的黃紙上畫了三十二道符咒剪成小三角旗，以香爲旗桿，製作了三十二面旗子。

然後又畫了一張插旗的方位距離圖，交給各人吩咐插在寺外地上，每支旗的距離是六丈，一座八卦陣是八面。

一一吩咐完畢，然後指定了人員，管寺外前門的是仇八怪，左邊的是魚四，右邊的是「淮陽三霸」老大，寺後面就是老三負責。

這些土匪拿了旗子就飛奔出廟外，依言行事。

筱乩童這時取出桃木劍，拿出不輕易用的葫蘆，打散髮髻，就在大殿上，面對着香案，開始準備作法了。

迷魂八姑出去帮忙，沒片刻就回來了。

筱乩童問道：「八卦陣都佈置好了嗎？」

「都佈置好了。」迷魂八姑笑道：「你可以開始作法了。」

筱乩童點點頭道：「那你就站在一邊，無論看到什麼現象，都不能大呼小叫，否則亂了我的精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迷魂八姑輕輕笑道：「我不是三歲小孩子，知道啦！不用婆婆媽媽，快施法吧！我等着開眼界哩！」

筱乩童不再說話，重新燃香唸咒，脚踩罡步，手揮木劍，手舞足蹈地作法起來。

* * *

時間已到三更。

闞積德倏然坐起，推了推炕上熟睡中的小虎與呆瓜，把二人叫醒。

「喂！起來起來，去幹活兒了。」闞積德說。

小虎翻身坐起，見呆瓜在猛揉眼睛，連敲他兩記響頭道：「怎麼嘛！還沒醒呀！」

呆瓜這才清醒過來，三人收紮俐落，出了房門，小虎道：「半夜三更，像游魂一般出去不太好，闞老大，我們翻牆出去吧！」

闞積德點點頭，呆瓜却急急道：「我爬不出去呀！」

闞積德一把挾住呆瓜，就縱身躍起，上了牆頭，翻出牆外，小虎却利用繩鞭，掛住牆頭，掠身於繩而上，再跳下牆頭。

那知一到街上，闞積德像喝醉了酒的醉漢，走路三步一擺，東歪西倒，搖搖晃晃起來。

小虎一怔，吃吃笑道：「闞老大，你昨晚喝的酒還沒醒呀？」

闞積德敲敲腦袋道：「奇怪，我心裡清醒得很，怎麼走起步來，顚顚倒倒的樣子，自己也控制不住。」

呆瓜吃吃笑道：「有那個醉漢醉了承認醉的，等躺在地上了還會說我沒醉，我清醒得很。」

小虎哈哈笑道：「這是烏龜吃大麥，心裡有數，糟蹋糧食。」

他逮到機會，就要損一損人，絕不會放過的。

闞積德一哼道：「我有千杯之量，昨夜也沒喝很多，你們懂個屁！」

話剛說完，腿一軟，噗通摔了一跤，一屁股坐在地上。

此刻街上黑漆漆的已沒有行人，小虎想笑不敢放聲大笑，只能壓低笑聲，道：「嗨！你不是清醒得很嗎？怎會變成軟脚蟹，連走路都走不動啦！」

闞積德艱辛地爬起身來，喃喃道：「怎麼搞的，今天眞的有點兒邪門。」

「不是地方邪門，是人邪門。」小虎又在損闞積德了。

可是他說完話見呆瓜也在搖搖晃晃起來，不由又笑道：「呆瓜，你是幹嘛？有樣學樣啊！好樣不學，却學壞樣，小心我要揍人啦！」

呆瓜一雙蘿蔔腿，邁着絞花步，喃喃道：「小虎哥，我兩條腿不聽使喚，腦袋暈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小虎幾乎想笑破肚子，道：「人家昨夜還喝了點酒，怎麼？你沒喝酒也想發發酒瘋啊！少給我來這一套。」

說着伸手在呆瓜腦袋上打了兩記重重的響頭。

這兩記響頭還眞靈，呆瓜精神一振，也不會歪歪倒倒了，可是小虎自己却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了。

呆瓜見狀呆呆笑道：「小虎哥，你怎麼也犯了同樣毛病，路東倒西歪，莫非也有樣學樣不成？」

（未完・十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 三屍一命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協助史勿夫辦案，爲了找一個逃亡的犯罪專家布非明，跟踪找到一座墳場，在一個墳墓中挖掘出一條地道，裏面像是一幢地下醫院，制服一個看守地下室的人，據供認在手術床上巳解剖過好幾個美麗女郞，現在躺着的屍體是一個金髮美女。知道他在這裏犯案，白天匿在墳地林裏等候，果然見布非明帶着一男三女來到墓地，準備入地下室，他機警發覺情況不對，連忙邊搜邊逃，司馬洛先將那男的射死，布非明借死逃脫，司馬洛以爲他汽車撞燬死去，便到他家裏搜查，布非明的人伺機暗襲，史勿夫預先通知，僥倖未死……

## 肢解人體　目的何在

「現在怎辦？」克麗抱着司馬洛的腿子。

「現在，你首先穿上衣服，跟我走吧！」司馬洛說。

「跟你走？我不能跟你走！他會殺死我的！」克麗抗議着。

司馬洛微笑：「我還是要找他的，而你克麗可以供應情報，讓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呢！」

「這就奇了。」克麗說：「我怎麼可能知道在那裏才可以找到他呢？」

「他一定跟你談過的。」司馬洛說：「他也一定帶你遊過不少地方。你祇要告訴我，他對你說過些甚麼話，帶你去過甚麼地方！」

「這些告訴你都沒有用的。」克麗說：「完全沒有綫索！」

「讓我們來決定好了。」司馬洛說：「你祇要開口！」

「你們？」克麗又吃驚地看着他道：「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交給你那個甚麼史勿夫的嗎？」

「是的。」司馬洛點頭：「他對我是會有帮助的！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如果布非明知道帮我你，他會殺死我！」克麗說。

「剛才他不巳經想殺你了嗎？」司馬洛說：「如果你帮我們帮得好，他就沒有機會再次殺你了！而且，」他把槍擺過來，指着他：「我是命令你跟我走的！」

克麗擧起了兩隻手：「這又不同了！我跟你們走吧！」

克麗忽然抓起了那隻錄音機的米高峯，就向地上一摔。那是因爲她實在厭煩了。她對着錄音機，巳經講了五個鐘頭，司馬洛不斷向她提出問題，問來問去，都是大同小異，差不多的幾句，直至她無法忍受。

「司馬洛！」她對着對面的司馬洛大聲叫了起來：「我不幹了！」

「你一直幹得很好呀。」司馬洛說：「繼續努力吧！」



「努力個屁！」克麗掩着臉哭了起來：「當我跟你來這裏時，我以爲你會對我很好的，我以爲你會和我做愛，會吻我，會——但我們在這裏一起巳經這麼久，你一直像一塊木頭一樣！我知道，你是在利用我！」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道：「你一定是累了！」

「我並不累。」克麗說着伸手去解胸前的鈕子：「我是太緊張了，需要鬆弛！來吧，司馬洛，和我做愛！」

「不！」司馬洛狼狽地連忙關了錄音機，並且把她按着：「不能在這裏！」

「那麼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克麗說：「我要！你知道嗎？上一次我的高潮還沒有完，槍就响了！許久以來我一直都沒有幹過這件事，那不要緊，但你和我一開始了，就不能够中途停止！」她飢渴地，好像一條蛇一般地把司馬洛纏着。

「好吧，好吧。」司馬洛祇好答應說：「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你在這裏等一等！」

他把她丢下了，出了那間隔聲設備的房間，外面地方寬大，有很多走廊和房間。這裏就是史勿夫公司，也就是史勿夫在此地的總部。司馬洛走到了一個房間門口，推門而入。史勿夫就坐在那裏面辦公。

「我得出去一會。」司馬洛說：「和那女的一起！」

「和那女的一起？」史勿夫皺起了眉頭道：「你以爲這是安全的嗎？」

「我看不會有甚麼問題吧？」司馬洛說道：「布非明大概還沒有空閒來對付她吧？」

史勿夫聳聳肩道：「隨便你吧，你去好了。不過，不要太沉迷。你做事，歷來敗在女人身上的次數，也不算少了！」

司馬洛瞪了他一眼：「你也提出過不少次警告了，但結果我還是成功的！」

史勿夫低下頭看，繼續辦理他的文件。他這態度，有時使司馬洛眞不服氣，儼然是司馬洛的上司似的，其實他們祇是合作而巳，誰都不是誰的上司。不過，司馬洛也不去計較了，到底史勿夫是他經常的主顧，而顧客永遠是對的。司馬洛並沒有立即離開，他是仍然有一些問題的。他說：「有查出甚麼東西嗎？」

布非明的家，以及那座墳場的地室，都是由史勿夫派了專家去加以研究的。司馬洛現在就想知道有甚麼結果。

「布非明家裏還沒有甚麼發現。」史勿夫翻動着桌子上的文件：「他連一點點重要的文件也沒有存放在屋裏。至於墳場那地室——」史勿夫吮着自己的咀唇：「那裏的情形很古怪，照我的專家們認爲，布非明似乎企圖在那裏製造一個人！」

「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我們在那裏發現了好些肢解了的人體。」史勿夫說：「但是其中有好幾塊，經過我們初步的分析，發現它們是用人工造成的。」

「甚麼？」

「用天然的骨和肉，以精密的手術縫合而成！」史勿夫說：「有一條手臂和一條腿就是如此！」

「我也不明白這是爲了甚麼。」史勿夫說：「總之我知道，這一條手臂和一條腿，本來並不屬於一個甚麼人，而祇是由一個人的皮膚，第二個人的肉，以及第三個人的骨頭所砌成的！」

「這傢伙！他在攪甚麼鬼？」

「我們還在研究。」史勿夫說：「多給我一點時間吧！」

司馬洛皺着眉頭，滿腹疑團地離開了那裏。

他果然和克麗一起出去了，而且，當他到了外面的時候，他才醒起，他實在也是很需要休息的。他實在也巳經相當疲倦了。

「司馬洛，你準備帶我到那裏去呢？」克麗問。

「我們到山上去吧。」司馬洛說：「那上面有一座湖，湖邊有一座別墅！」

「你的別墅？」

「一位朋友的。」司馬洛說：「一位好朋友，我隨時可以向他借用的。」

× × ×

那座別墅是一個很僻靜的所在，別墅的後部，是伸進了那座山頂湖之中的，因此，那一整座湖，就好像是一座私人的游泳池了。

司馬洛和克麗到了那裏，首先就是游一個泳。

他們一起在別墅的後部跳進了湖中，在水中追逐嬉戲着，當他們上來時，他們的身上巳經沒有了泳衣。克麗咭咭地笑着逃進了屋中，司馬洛則追在她的後面。

他讓她一直逃到了樓上的睡房裏才捉住了她。

這時，她的飢渴，就可以得到滿足了，而這一次，也再沒有人來打斷她的高潮了。

後來，他們又去游了一個泳，這一次，他們跳下去的時候沒有穿泳衣，上來的時候，却巳經穿上了。

他們一起伏在岸邊享受着陽光。

「這裏眞好！」克麗說：「我們應該常常來的！」

「機會有的是！」

司馬洛懶洋洋地伏在那裏，享受着陽光的輕撫，克麗則把身子挪了過來，在他的背上輕輕一吻：「不如我們留在這裏吧！如果把那些錄音機也搬到這裏來，我就不會討厭了！」

「不行！」司馬洛搖着頭：「我們工作的時候，必須回到那裏去工作！祇可以在需要鬆弛的時候才來這裏！」

「隨便你吧！」克麗又在司馬洛的背上一吻，柔順地說。現在，她的空虛旣巳得到了滿足，她又變得似乎甚麼都可以忍受了。

後來，克麗就跟着司馬洛回去工作了。而從別墅回去了之後，她的工作情緒也進步了很多，可以提供好些有用的資料。

他們在一個星期之內，再到這間別墅來過兩次。

第三次，事情就發生了。這個時候，是在中午過後一點。他們經過了一次歡會之後，司馬洛懶洋洋地伏在別墅後面的岸邊，克麗就跳進了水中，向湖中心游了出去。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伏在那裏，養着

神。後來，他忽然被一陣急速的馬達聲所驚醒了。他的耳朵豎了起來，連忙坐起身來。

他看見的是令他難以置信的景象。克麗現在已經游到了湖心，而一艘快艇正從另一邊的湖邊開了出來，直向克麗那邊駛過去。

這是一座山頂湖，並沒有別的來路，也沒有別的別墅，如果司馬洛這間別墅的人沒有駕船出去，就應該不會有別的船出現了。別墅中的那艘快艇，却是還緊在水邊的。

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克麗也知道情形不妙了，立即返身，向別墅這邊游囘來。但是在水中不比在陸上，人和馬達競賽，速度是太懸殊了。轉瞬之間，那艘快艇已經到達了克麗的身邊。快艇上有三個男人，一個男人把持着呔盤，第二個男人的手中拿着槍，指着克麗對她喝叫了一句甚麽。第三個男人的手中，則是拿着一根長竹的，那根長竹的末端有一個繩圈。在克麗能够沉進水中之前，這根長竹就一伸伸了過來，長竹末端那隻繩圈向克麗的頭上一套，剛好在她的腋下收緊了。克麗就像一隻野狗般給捉住了。克麗拚命地掙扎，大聲叫着道：「司馬洛，司馬洛，救命！」

但這又有甚麽用？司馬洛是不可能趕得及來到她身邊救她的。

克麗給捉上了那艘快艇，那個用竹的男人把她緊緊地抱住了，拿槍的一個，則把槍咀在她的額上一抵。克麗不敢動了。

這時，她轉頭望向別墅那邊，却已看不見司馬洛了。

「司馬洛！」她嗚咽着叫了起來：「你到那裏去了？」

她覺得，司馬洛似乎是棄下了她而逃走了。但司馬洛其實並不是的。司馬洛現在已經飛跑着進了屋中，好像跳欄賽跑的選手一般越過了一排沙發，到達了露台門口，再衝出了前門。他們開來的車子，就停在前面。

司馬洛拉開車門，掀起了車子的座墊下面，原來就是一個暗格。他把座墊掀起來，就等於是掀起了一隻箱子的蓋子差不多。那下面，絲絨的墊子上就墊着一把拆開了的長槍。司馬洛把這些長槍的配件取出，以最快速的手法嵌合起來，裝上一副望遠瞄準鏡，並且迅速地托進了一匣子彈。然後他繞到朝向湖邊的屋旁，才伏了下來。

那艘快艇，這時正開始向最遠的湖邊馳過去。

那個拿槍的人，現在已經把手槍收了起來，而提起了一挺輕機槍。當司馬洛一伏下來時，他的輕機槍就向司馬洛來一陣掃射。子彈在司馬洛的頭頂上嗤嗤地竄過，有兩顆擊中堤岸的石頭，辟拍地又彈開了。

司馬洛咬着牙托起了他的長槍，眼睛湊在那望遠瞄準鏡上。那機關槍手的上半身進入了他的視綫之中，十字綫在他的胸部交加，司馬洛的手指，祇是很輕地掃了一下。那靈巧的槍機就動了，撞針向子彈的後面一撞，槍發出了一下充滿勁力的震動。

子彈的飛出去，是完全看不見的，由於這一顆細小的金屬，是以超過了人類的眼力所能視察的速度飛行的。他看不見子彈飛出去，但是他可以看見那人中彈。那個用輕機槍的人，左胸忽然出現了一個大黑洞，而血花從這個黑洞中飛濺出來。

那個人就像給一隻看不見的巨手揪了起來似的，整個人飛出了那艘快艇：「嘩啦」一聲跌進了水中。

把持呔盤的那一個，立即就把快艇停了下來，但是，捉住克麗的一個，則大聲向他叫着甚麽，顯然是叫他不要停駛，還是快點逃走爲妙。

於是那人把快艇再度開動了。

司馬洛也沒有停下來。他的槍略擺了一下，又扳動了槍機。這一次，是那個把持快艇的人飛了起來，墮進水中了。那艘快艇於是就失去了控制，在水中團團地轉着。

司馬洛咧咀微笑，把槍擺動着，讓那望遠瞄準鏡跟隨着快艇移動。快艇的不規則路綫，使餘下的那人很難保持平衡，爲了不讓自己跌倒下來，就不能用全力去把持着克麗了。克麗終於掙脫，她急忙把他推開，然後一縱身跳進了水中。

那人咬着牙，彎身從快艇的底下拾起來了一把手槍，顯然是剛才他那同伴棄下來的。但就在他把這槍拾起來時，司馬洛的第三顆子彈就到了。這個人的手，忽然齊腕不見了，和那把槍一起飛走。他恐怖地尖叫起來，看着他那斷腕，看着那如泉水般噴着出來的血。然後，他的身子搖晃了一下，人也投進了水中了。

那艘快艇沒有了乘客，以蛇形的路綫在水上亂竄着，司馬洛看着它終於到達了岸邊，就這樣衝進了樹林中，不見了。

他把槍放下來，鬆了一口氣，不過並沒有放鬆戒備。他的眼睛，繼續向各處的樹林中搜索着，找尋其餘的敵人。但是似乎再沒有甚麽人了，而那三個掉下了水中的人，也沒有再浮起來。

克麗正在拚命地向司馬洛這邊游過來。游得很快，也許是她一生游最快的一次了。她的手和脚，就像馬達似的動個不停，而司馬洛却一直伏在那岸邊耐心地等着她。

克麗爬上了岸上，跑到司馬洛的身邊，伏在他的身上，大聲地哭了起來。司馬洛把她抱了起來，跑進了屋子裏，而她一直在抖個不停，抖得就像一片風中的枯葉似的。

司馬洛跑過去打開酒櫃，斟了一大杯白蘭地拿過來給她。

她大口地喝下去，那酒使她嗆咳起來，但也使她鎭定下來了。

「司馬洛，天！」她嗚咽着說：「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用不着那麽快。」司馬洛說：「因爲他們已經離開了！」他拿起電話了，打出去了一個電話，然後再放下來，走到克麗的面前，看着她。克麗表示惶恐。

司馬洛繼續凝視着克麗，他那眼光，使克麗有點不安起來了：「你——想怎樣了？」克麗吶吶着問。

「那幾個人是來搶你的。」司馬洛的臉上毫無笑容：「理所當然的，他們是布



非明派來的了！」

「我猜是的，」克麗說：「其中一個人我見過，那個用繩子縛我的傢伙！」

「克麗！」司馬洛說：「你一定有一些事情還沒有告訴我的！」

克麗可憐地皺起眉頭看着他：「沒有呀。」她說：「可以告訴你的，我已經全告訴了你了！」

「那爲甚麽布非明要把你搶囘去？」司馬洛問道：「一定是你有些很重要的地方。」

「我不知道！」克麗惶恐地說。

「想一想！」司馬洛嚴厲地喝道。

「我眞不知道！」克麗哀嗚起來。

司馬洛在窗前走來走去，偶然低頭去望望遠處的天空，他並不懷疑克麗，他知道克麗不會是騙他的，但，那布非明是爲甚麽這樣急於把她捉囘去呢？

過了不到五分鐘，就有一部直升機來了。這部直升機低低地掠過湖面的上空，向屋子直飛過來，克麗首先吃了一驚地坐直身子，但是司馬洛安慰她：「別担心，這是我叫史勿夫派來的！我不想我們在半路上又有麻煩！」

別墅的前面有一大片空地，那部直升機就在空地上停了下來，而司馬洛扶着克麗上了飛機上，飛機把他們帶走。這果然是一個簡單而可靠的地方，三十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囘到了史勿夫的總部了。

「你没事吧？」史勿夫關心地問克麗，又怪責地看着司馬洛：「我早說不應該常到外面跑的了！」

「進來吧，」司馬洛推着克麗，把她推向他們工作的那間房間：「我們得好好地談談！」

「不能先讓我休息一下嗎？」克麗抗議道：「我很累了！」

「先問話，後休息吧！」司馬洛說。

他很生氣，他以爲問了這許多日子，是不會再有甚麽遺漏的了，但現在情形顯示，克麗的心理，一定仍然懷着一件重大的秘密，所以才會使布非明非急於找到她不可的！

「想清楚吧！」司馬洛提醒克麗：「布非明派來的這些人並不是要殺你滅口，如果是要殺你的話，他們早就可以這樣做了，他們是要把你活捉囘去！想一想吧，你有甚麽地方值得他把你活捉囘去的。」

「他愛我，這不還够嗎？」克麗說。

「哎。」司馬洛沒好氣地一揮手：「我們現在不是在編寫愛情小說，而且，你這個說法也不成立的！上一次在房裏時，他就想把你連我也一起殺掉！」

克麗聳聳肩道：「我還是認爲，他是爲了愛我，你知道，我們已經離開了一個星期以上了！」

「一個星期又如何呢？」

「你能一個星期沒有女人嗎？」克麗說。

「我很不明白。」司馬洛說：「誰都知道他是不能的，他祇是會看……」

「我……對你說了點謊。」克麗有點慚愧地低下頭：「事實上，他是有了轉機的。」

「他能够——」

「不是。」克麗搖頭：「還是不能！有一次，我頑皮起來，故意要使他難堪！我玩弄他——你知道的，他居然活起來了，他要我的手繼續下去……那是許久以來他第一次得到了發洩，他高興得要發狂似的。」

看着她，司馬洛總覺得，咀巴裏有一段怪味道，他雖然不是一個頭腦古老的人，但是，他也並不很有興趣聽他的女朋友講述她與別個男人的性生活。

「你明白嗎？」克麗捉住司馬洛的手臂，搖着他：「他就像找同一個失去了的新世界！」

「我明白。」司馬洛諷刺地說：「不過，你的形容辭可也是美妙非凡！」

「是他自己這樣形容的。」克麗有點難爲情地，「我祇是學着他講吧了，總之，我也覺得很有趣，我替他做了幾次，效果很美滿！」

「你對他也眞不錯！」司馬洛明顯地帶着醋意的。

「我已經說過了。」克麗說：「我祇是覺得有趣，而且，他也眞可憐！」

「那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他很需要我。」克麗說：「非我不行！他試過用別的女人，但不行！別的女人，他完全沒有反應！我猜，就是這樣，他非把我捉囘去不可！」

司馬洛撫着下頷，考慮着克麗這番話，覺得不無道理，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很孩子氣的說法，但是想深一層，性的需要，和吃一樣，也是人類最大的需要之一，一個人不能沒有性生活，正如一個人不能太久不吃飯一樣。

尤其是對於布非明這個人，是更加重要了，由於這是一個他剛剛「找回的新世界」。

他說：「那麽，他一定很慶幸，他在房門外放的那排槍彈並沒有把你殺掉！」

克麗做了個鬼臉：「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的，不需要的時候，殺掉了也不可惜，但到需要的時候，却派人來搶的了。」

司馬洛撫着下頷，看着她：「他沒有搶到手，他會仍然需要，因此我知道，他仍然會繼續來搶的，因此從今以後，我是一秒鐘也不會離開你的身邊了，他要搶，就得把我也搶了去才行！」

「我很贊成。」克麗嫵媚地笑着：「而且貼得愈近愈好！」

「因爲我是一個可憐的男人？」司馬洛微笑着問。

「不，因爲我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克麗微笑着：「我需要你，正如布非明需要我一樣！」她的手臂如蛇一樣勾住了他的頸子！把他的頭拉下來，潤濕而豐滿的咀唇吸住了他的咀唇，吸進去，吐出來，用她的牙齒和舌頭替他按摩着，替他帶來一股觸電般的感覺，也使他的血液加速奔流，她的手分出來了一隻，在他頸上和肩上撫着，後來降到了皮帶之下，摸到了他的確有着強烈的反應，便又升上去，替他解開皮帶的扣子。

「不！」司馬洛連忙掙開了她：「不能在這裏！」

她的手臂仍然緊纏着他：「怕甚麽，不會有人撞進來的。」

「但如果史勿夫要看的話，他隨時可

以從內綫電視機望進來的！」司馬洛說。

克麗低低地尖叫一聲，連忙跳開了：

「那老鬼！」她罵起來。

「但他不是窺秘狂，他並不會存心偷看的！」司馬洛說。

「那麽，」克麗說：「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吧，去甚麽地方都好，就是不要再去那別墅了！」

「克麗，」司馬洛皺着眉頭說：「你永遠吃不飽的嗎？我們剛才還——」

「今天還沒飽！」

「晚一點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們還得工作！」

「好吧，」克麗老不願意地。

「晚一點！」司馬洛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按了下去：「現在等一等吧，我要去跟史勿夫談談！」

他出去了，祇留下克麗在那裏。

克麗在那房中不耐煩地哼着小調，走來走去，後來閉上眼睛，假寐起來，而在那邊，司馬洛和史勿夫則正在談着重要的事情，他們談的就是克麗。

「你不能這樣的！」史勿夫在抗議着：「這是一個女人，你不能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一個女人的！」

「女人算甚麽？你們英國人，就是紳士作風不好，紳士作風有甚麽好！」

史勿夫聳聳肩：「隨便你吧，這是你的遊戲！」

司馬洛微笑道：「當然，我是需要你的帮忙的！我不能一個人自己來！」

「好吧，」史勿夫嘆了一口氣：「你想怎樣做法？」

司馬洛把他所想的做法說了出來，史勿夫點着頭：「好吧！」

司馬洛又回到裏面去，和克麗在一起，克麗微笑着問他：「你們談甚麽？」

「史勿夫和我談一些不着邊際的公事。」司馬洛聳聳肩：「你知道的，老人家，總是囉唆一點的了。」

克麗用手臂擁着他的頸子：「有甚麽問題要問快問吧，問完了，我們就去，我們去那裏呢？」

司馬洛微笑：「我們去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了！」

× × ×

他們在當夜就離開了史勿夫的總部，司馬洛很聰明，他是帶着克麗乘直升機離開的，這樣，布非明的人要跟踪他的話，可就沒有那麽容易了。

他們的直升機，在市上最大的酒店之一的天台上降落，這使克麗很開心！女人都是虛榮心重的，克麗也是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虛榮心會更加重了，用直升機降落在一間酒店的天台，這使到克麗感到十分之光榮了。

司馬洛把她帶進了酒店頂樓，那豪華的蜜月套房裏，他說道：「我們就當作是渡蜜月吧！」他在克麗的頸子上，輕輕一吻。

克麗樂不可支地緊緊擁着司馬洛，好像一隻八爪魚般附在他的身上，司馬洛連忙把她推開，吃吃笑着：「等一等，克麗，等一等，我們還有一些前奏曲呢！」

「甚麽前奏曲？」

在司馬洛回答之前，就有人敲門了，司馬洛叫道：「進來！」

開門了，侍者推着餐車進來，侍者推進來的是一客大餐，很複雜的，連同裝在冰桶中的香檳，司馬洛微笑：「飽着肚子做愛，是好得多了！」

「唔，」克麗點着頭：「這一點，我的看法和你完全相同。」

司馬洛開了香檳！在美妙的音樂之中，和克麗淺斟低酌，可是，克麗却似乎無福消受這一切，香檳喝了二杯，她就已經醺醺然的，連坐也坐不穩。

「再來一杯，」司馬洛勸他道：「從前，你的酒量並不有這樣差的呀！」

「對呀，」克麗表示不服氣：「從前，這東西我連盡三瓶，也面不改容的。」

但是，如果不是時間不同，就是酒質不同了。現在第三杯還沒有飲盡，她就已經倒在司馬洛的懷中，一動也不動的了。

「克麗？」司馬洛搖着她：「叫着她的名字……「克麗！你聽見我說話嗎？」

克麗是完全醉倒了，她一點反應都沒有。

司馬洛放開了手，她便像一隻沒有生命的洋娃娃似的，再次倒了下來。

司馬洛微笑着拿起電話，撥了一個內綫號碼，說：「好了，史勿夫，你們可以進來了！」

兩分鐘之後，門便開了，史勿夫領着三個穿着白衣白袍的人進來。這三個人，兩女一男，樣子看來，倒像是醫生及護士。事實上，他們也正是醫生和護士。其中那男人的手上還提着一隻醫生用的藥箱。

司馬洛一擺手：「都交給你了！你們慢慢來吧！」他拉拉史勿夫的手：「你又不是醫生，你也不應該留在這裏了！我們還是出去喝一杯酒吧！」

他和史勿夫離開了那間房間。那二女一男則留在房中，那男人顯然是醫生，他揮揮手吩咐，那二個女護士，便把克麗抬了起來，放在床上，開始動手解除她的衣服。

那個醫生，則在套房的大廳中那張大桌子上舖了一張白布。克麗的衣服，給每一件都除去了，那晶瑩的肉體便完全露了出來。二個女護士把她抬了過去，放在桌面上。

他們就像準備爲她動手術似的。

對於這些，克麗是完全沒有感覺的，不用說，她所喝的那些酒裏面，一定是下了一種特殊強力的痲醉藥的了。

× × ×

當克麗醒過來的時候，她仍然是躺在那酒店房中的床上。醫生和護士都不見了，而事實上，房中亦沒有任何跡象，顯出曾經有這樣的人物來過。

克麗迷惘地四面望望，可憐地說：「我在那裏？」

「還是在這裏！」司馬洛正坐在她旁邊，正在看着早報。

「發生了甚麽？」克麗坐了起來，迷惘地看司馬洛。

「沒有發生甚麽。」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已經躺了三天！」

「我不明白！」克麗迷惘地說。

「我也不明白。」司馬洛說：「我記



得，你的酒量一向都是不錯的，怎麽喝不到三杯，就倒了下來！」

「我醉了兩天？」

「不祇醉了兩天。」司馬洛說：「還鬧了一夜，我差點把你送上警局了。你鬧起來的時候，打破了兩隻花瓶，一打水杯！」

「我會這樣？」克麗說：「我一向是很溫柔的呀，即使是醉了酒，我也不會怎麽胡鬧的呀！」

「所以說你變了！」司馬洛說：「起來吧！走走看！」

克麗把脚伸下床，站了起身，就「哇」的一叫，連忙用兩手抱着身子。原來，被子跌落，她的身子就完全露出來了。原來她在被子下面，竟是一絲不掛的。

不過，也不是一絲不掛。她的右股上黏着一大塊膠布藥棉。

「這是甚麽？」她摸着那塊藥棉，又迷惘地問着。

「你把水杯打破，再坐了上去！」司馬洛說：「要勞動醫生把碎片一塊一塊地箝出來！好在你這個地方還够豐滿的！」

克麗撫着那個地方，臉上的表情忽然有了急劇的改變。終於，她「哇」一聲哭了出來。司馬洛忙站起身，安慰地擁着她：「你怎麽了？不是痛吧？醫生說不會痛的！」

「不痛！」克麗嗚咽着：「但是——但是，這裏有傷口，這怎麽辦呢？」

「醫生說不會有疤的。」司馬洛說：「而且，只消幾天就會好了！」

「但是，」克麗嗚咽着：「這裏傷了，我身上不能壓一個人，那我們怎麽幹呢？」

「幹？幹什麽？」司馬洛瞠目看着她，一時不明她之所指。

「我和你還有什麽別的好幹的？」

「哦，那個！」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難道你就是祇會想那個的嗎？」

克麗把他抱得緊緊的：「司馬洛，不知道爲什麽，我一看見你，就是祇會想那件事！」

司馬洛微笑，撫着她的頭髮：「那麽，克麗，我有一個提議，爲什麽你不來一次革命？」

「什麽革命？」

「你是被壓迫者。」司馬洛說：「你何不改變一下，做一次壓迫者呢？這樣，你的傷口就不會受影响了！」

「你可以讓我嗎？」克麗問。

「我是沒有所謂的。」司馬洛說。

克麗咭咭地笑了起來：「好，我們來試試！」說着，她就動手替司馬洛解除衣服。

「我自己來好了！」司馬洛說。

「不，」克麗頑皮地扯着他的衣服：「旣然當我是男人，那我就該做一切男人的工作了！」她很熟練地替司馬洛把衣服扯脫下來。

司馬洛也不掙扎了，就讓她去弄了。

克麗把他脫得赤條條，然後就開始吻他，好像一個男人一樣。司馬洛靜靜地躺在那裏，享受着她的服務。但是，她的手却似乎在他的身上停留得太久一點了。

當司馬洛要把她按下來的時候，她却按着他，使他仍然躺在那裏。「司馬洛，」她妮聲說：「爲了表示公平起見，我怎樣對布非明，也怎樣對你，好不好？」

司馬洛咭咭地笑起來：「這個我不大喜歡的，我並不是一個——」

「試一試你就知道了，」克麗堅持着：「我發覺，原來我有一種特別的才能。我這特別的才能，就是做這件事！」她這樣說着，手已經在他的身上動着了。

司馬洛很少做這件事，不過也不是沒有做過。在年輕的時候，就是常常這樣做的。那些年輕女孩子們怕有孩子，就做這件事。

現在，司馬洛發覺，克麗幹這件事，果然是幹得很不錯的。至少，根據她的並不豐富的經驗，她是一流的。

司馬洛的身子開始扭動起來，而，喉嚨裏也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

克麗開始吻他了，當他是一個女人一樣，吻他的胸部，後來更在他的胸部的中心吮吸着。

就在她一吸吮的時候，司馬洛就無法自持了。如果是在一個女人的裏面，他可支持無限長的時間，反而在外面，他就支持不住。美妙無比的銷魂感覺浸浴了他的全身。

就在這金色的狀態中，他發洩，發洩。在發洩的時候他的眼睛緊緊地閉上了，因此他什麽都看不見，直到後來，張開眼睛時，他才發覺，她的頭已經低了下來。一點骯髒都沒有，由於她的咀巴已經承受了一切。

司馬洛的心裏有一股奇妙的感覺，有一點酸，也有一點癢。他感動地執住她的手臂，吶吶着說：「你不需要這樣……」

「我喜歡這樣，」克麗的微笑是很甜的：「但你別誤會，我對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那爲什麽？」

「司馬洛，」克麗微笑着：「難道你就從來沒有想到過，我是愛你的嗎？」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坐直起身。別的男人也許會喜歡女人這樣說，但是司馬洛却是剛剛相反。

司馬洛喜歡享受女人，如同所有生理正常的男人一樣。但是，他也如同許多男人一樣，沒有興趣負什麽責任。愛通常是需要負責任的，因此，司馬洛也不大喜歡和一個女人談起這個字的。

「你怎麽了？」克麗撫着他的臉，愛憐地親吻着他：「你不是在生氣吧？」

「讓我休息一下。」司馬洛說：「我還得爲你服務呢！」

「對了。」克麗嬌笑起來：「很好，我等着你的服務！」她躺了下來。

後來，司馬洛的精力恢復過來了。他又有了反應，於是，克麗便爬到他的身上，坐了下來，好像有一隻灼熱而緊湊的套子，把他套住了。果然，用這樣的姿勢，就不會影响到她的傷口了。

司馬洛動了起來，動得很瘋狂。他到底是一個機能正常的人，要女人用手爲他服務，總是不大習慣的，他很高興有這個動作的機會。

克麗好像騎上了一匹瘋馬，起先還可以控制着節奏，後來就是全身不由自主了

起來。

再後來，在很久之後，當他們都靜了下來時，克麗好像一隻小貓般，蜷伏在司馬洛的懷中。司馬洛柔聲地說道：「克麗，你是眞的愛我的嗎？」

「是的！」克麗的臉貼在他的胸膛上，這樣回答着，一面也覺得有點兒奇怪，怎麼司馬洛也會和他說起這樣的話來。

司馬沒又柔聲地對她說道：「旣然你是愛我的，克麗，那麽，假如我做了一些什麽對不起你的事情，你也不會太怪責我了？」

克麗睜大了眼睛瞧着他：「你要做什麽對不起我的事情嗎？」

司馬洛聳聳肩道：「我祇是這樣假設罷了！」

「我不會怪你的，」克麗緊緊地擁着司馬洛，吻着他，把臉貼在他的臉上，好像一隻小貓般揩擦着：「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生命，司馬洛！」

她是那麽熱情與奔放，司馬洛禁不住又把她抱了起來，放在自己的身上。

司馬洛和克麗這樣一起過了三個星期。在這三個星期之中，他們是享受多過工作的。後來有一天，司馬洛忽然對克麗說：「我要離開兩個星期了，你在這裏躺一躺吧！」

克麗表示不滿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嗎，司馬洛？」

「不！」司馬洛搖着頭，道：「這是一件危險的任務，你還是留在這裏安全一些！」

克麗啜着咀，但是沒有辦　，在司馬洛的堅持之下，她祇好留了下來，而司馬洛則離開了。

克麗留在史勿夫的總部裏，那裏面有一切的設備，克麗簡直要什麽就有什麽，唯一沒有的就是人，沒有男人。而且，她要的男人就是司馬洛。

很自然地，她就悶起來了。在離開之前，司馬洛曾經千叮萬囑，叫她不要離開的。但是，克麗總不能安定下來。第一個星期，她已經企圖出走過兩次。兩次都給制止了。

第三次，她却成功了。她是在午夜時份潛了出去的。那時，史勿夫的手下們並沒有發覺，而她覺得這樣會是安全的，晚上，天黑如墨，對方應該不會察覺的，而她不過是想出去喝一杯酒之類吧了。

她出了那個總部，就跳上了一部的士，叫的士司機送她到市中心區去。她這部車子，馬上就給跟踪了。她却一點都不知道。

克麗在一家酒吧夜總會的外面下了車後。

克麗這部的士開走了之後，那部跟踪的車子，仍然停留在夜總會的對面，監視着。這一次，他們的行事是很小心的，他們不願意再出岔子了。

克麗是一點也不知道危機之將至的。她在那間夜總會的一角落裏，一張僻靜的桌子坐了下來，看着人們跳舞，自己的脚也有點癢了，她是很有興趣跳舞的，不過並沒有興趣和別的男人跳舞，她祇是希望司馬洛也在場。

在這夜總會中，克麗是很吸引注意的，由於她是獨自一個人，更由於她是一個如此美麗出衆的女人。她一個人坐在那裏，引起了很多推測，有人推測她是失戀了，所以在這裏借酒消愁，也有人推測她是約了男朋友在這裏見面，那位男朋友却存心遺棄，爽約不來了。當她坐了半個鐘頭仍然沒有男伴的時候，就有兩個男人先後過來試試勾搭她。

第一個男人，完全不是味道。這是一個大塊頭，雖然身上穿的是名貴的西服，但是仍掩不了他的粗魯和俗氣。當克麗取出一根香烟來的時候，他就箭一般竄了過來，取出一隻白金打火機，爲克麗點上了香烟。

「謝謝你！」克麗給他一個微笑。她對這個男人完全沒有興趣，不過，她倒有興趣要一要他。女人有時就是這樣的，明明對這個男人一點都不喜歡，却還是要把他要得團團轉，以證明一下自己的魔力。

「你的男朋友失約嗎？」那人問。

「我沒有約男朋友。」克麗說：「我沒有男朋友！」

「那好極了。」那人說：「讓我來作自我介紹吧！」他取出一隻厚厚的錢包，從裏面取出一張名片，遞給克麗，而這樣做着的時候，又故意把錢包開得大大的，讓克麗看到裏面有一大叠鈔票。

克麗看看名片，又微笑，說：「我叫克麗，唔，你似乎相當富有的！」

那人吃吃笑着把那隻錢包在桌上一放：「這祇是零用錢吧了。錢我是出得起的，祇要你給我值得的娛樂，我可以任你拿走！」

「你的意思是。」克麗說道：「如果我肯陪你過一夜，你就願意出錢嗎？」

那人興奮得臉皮也有點發僵了。他連連點頭：「是的！是的！」

「問題是。」克麗向他拋了一個足以使他整個溶化的微笑，說：「你出得起多少？」

「呃——你需要多少？」

「你出得起五萬元嗎？」克麗問着，仍然若無其事地微笑着，就像她說的這個數目字，不是五萬元，而是五元的。

那人的臉皮這一次是眞的僵住了。他吶吶着：「你——你在開玩笑！」

「你是說，我不值得這個數目？」

那人很可能正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承認，因此他又說：「我是說，沒有人會在身上帶這許多錢！」

克麗聳聳肩，態度就馬上冷淡下來：「那麽，我等一個身上有這許多錢的人來好了！」

「我——明天給你吧！」那人說：「明天銀行一開門——」

「明天星期日，銀行是不會開門的。」克麗說：「而且，這種交易，也非先錢後貨不可的！」

那人急得滿頭大汗，當不能到手時，他又覺得，克麗是很值得這個數目了。他急急地說：「這樣吧，我這裏有一萬元，其餘的我打一張支票給你，好嗎？」

「克麗小姐。」那人又以哀求的口氣說：「我們再談談吧！不要這樣……」

克麗對他露出一個冷漠的表情。沒有鈔票，她就完全不感興趣似的。那人再向她懇求了一番，她却還是淡淡的，沒有甚麽反應。後來，那個男人祇好走了，但是臨走的時候，他却恨恨地瞪了她一眼。他是帶着酒意的，看他的樣子，他似乎是要發作似的，但是結果他却還是忍着。他囘到了他的桌子那邊去。原來他是和好些朋友坐在一起的，現在，他鎩羽而歸，就引起那些朋友們的一番嘲笑。



這自然使他心裏十分之不高興了。

而這時，第二個男人，也來向克麗試一試身手了。這個男人，却是一個英俊瀟洒的美少年。他的態度，也是比前的圓滑得多了。

他坐下來，說：「小姐，我有甚麽可以爲你服務的嗎？」

克麗不禁「咭」地笑了起來：「你是這裏的侍者領班嗎？」

「不。」他說：「但如果能作爲小姐的領班，這倒也是一件光榮的事！」

克麗微笑：「告訴我，你擅長於怎樣的服務呢？」

「我可以坐下來嗎？」那人說：「讓我坐下來，我詳細他告訴你吧！」

「好的！」克麗點點頭說：「坐下來吧！」

那個男人在克麗的桌子坐了下來。他並沒有告訴克麗，他擅長甚麽，他祇是風花雪月，天花亂墜地鼓其如簧之舌。克麗不禁佩服他的口才。因爲，在一個不認識的人的面前，也能够找到許多話題，這是並不容易的，然而他却能找得到話題，而且他談得這些話題來，也是那麽圓滑而十分得體的。可以肯定他的一種長處，就是他擅長討好女人。

但是，克麗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見的男人也並不少。更滑頭的男人，她都見過了。起先，她覺得這個男人還有趣，但漸漸地，她就感到乏味了。

她終於說道：「先生，如果你想爲我服務，那麽，我倒有一件事情是想你帮忙的！」

「你要我做甚麽，祇管說出來好了。」那人說：「祇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一定會盡我的能力去做！」

他作出的這個允諾，實在是空泛得很的。做得到的事，就盡能力去做，如果不能做的事，那就算是做不到的事情了。

「這帳單！」克麗說：「你可以替我結了嗎？」

這個男人，馬上就面有難色了。他強裝出笑容：「小姐在開玩笑，這筆賬，又算得是甚麽呢？」

「這筆賬並不少。」克麗說：「這兩個月來，我替朋友結賬，簽下了差不多五千元的單子，我正在爲這筆賬發愁，如果你能替我解決的話——」

那個男人差點就這樣跳起來逃走了，他苦着臉：「小姐，你是在開玩笑！」他還是這樣說。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克麗正色地道：「我需要五千元。你給我五千元，我就跟你走，就是這麽簡單了。這個價錢，我覺得並不算貴！」

「我——身上沒有這許多錢——」

「你有多少？」

「呃——五元！」

「哈。」克麗冷笑道：「身上祇有五元，你却好意思學人來吊膀子？」

那個男人一言不發，就起座離開了。克麗還是在他的後面冷笑。

這個男人，不過是一個小拆白，自恃有一副討好女人的本領，就想找一個機會財色兼收。看克麗的打扮，他以爲克麗會是一個理想的對象的，却想不到，克麗竟會反過來向他要錢。女人向他要錢，他就覺得完全不是味道了。

克麗看着他的背影，祇是覺得好笑。這個世界上，怪人可眞多。

這個男人却是獨自一個人佔一桌張子的，他失敗囘去，也沒有人嘲笑他。而且，囘到了自己的桌子之後，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轉到另一個女人的身上去了。這個女人年紀較大，美麗也遠遜克麗，不過他相信，這個女人在經濟上却可能會給他滿足的。

他對克麗失去了興趣，克麗也同樣地對他失去了興趣。

事實上，克麗對這間夜總會也失去了興趣。忽然，她覺得，沒有了司馬洛，她不論幹甚麽，都沒有味道了，不如囘到史勿夫的總部去好一點，於是她吩咐侍者結賬，就走向門口。

在她出去之前，那第一個炫耀鈔票的男人却匆匆地先出去了，而且還帶同了他的兩個朋友。

克麗並不知道，這就是她的第二重危機。她施施然地走出了門外。門外一時間並沒有的士，於是她就沿着行人路慢慢地走着。就在此時，却有一部車子駛到了她的身邊，車門打開，車上跳下來了兩個男人。其中一個就是最先用鈔票誘惑她的那個男人了。這個男人衝到了克麗的身邊，一人捉住了她的一隻手腕。克麗連忙掙扎，並且尖聲大叫起來：「你們幹甚麽？」

那人冷笑，說：「我們要幹的就是給你一點敎訓，看你的鼻子還翻不翻得那麽高！」

「救命——」克麗叫了半聲，咀巴就給一隻大手掩住了。她給向那部車子拖了過去，好像一件貨物似的給塞進了車中。車子開走了。

那個男人哈哈大笑起來，在克麗的大腿上摸了一把。顯然，他是一個沒有那麽容易接受失敗的人。克麗不肯接受他的銀彈攻勢，他就用武力去對付了。

克麗還是在掙扎，還是要叫喊，可是兩個男人緊捉着她，也緊掩着她的咀巴，她固然不能動彈，就是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囘到別墅去！」那男人說：「我們好好地對付她！」

忽然之間，克麗又覺得十分之不値了。她很清楚地知道，這個人並不是布非明的人，而這個人所要的完全是她的身體而已，這樣遭遇不測，那實在是太不値了。

車子向郊區疾馳而去。

克麗不知道，那個男人亦不知道，在這個時候，後面另有一部車子，也在跟踪着他們了。這部車子，就是最先跟踪克麗的車子。當克麗被捉了上車之後，車中人也並沒有採取行動，他們祇是開了車子，在後面跟踪着。

（未完・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玄機道長的劍被龍驪削斷，受了輕傷，此時無塵道人趕來爲龍驪介紹，玄機就是他師父，二人發生一場誤會打鬥已冰釋，但玄機道長發出火花警訊，驚動了武當派的人，由玄地、玄黃、玄海各領一撥人趕來，經過查問之後，聽龍驪和無塵說：師兄玄玄被人暗害，玄地帶領衆人便趕到石屋內，見玄玄死狀甚慘，再由無塵交出兇手用的兇器金蜈蚣，幾個武當長老一見金蜈蚣，失聲便說出金蜈天尊，而和玄機相鬥的幪面人就是金蜈使者，龍驪想查詢金蜈蚣的內容，見他們不肯說，只是恐懼，便將南宮北和假乙木道長之事對他們說出……

## 難明眞相 誰是內奸

龍驪抱拳道：「在下失禮之處，敬請各位道長原宥，不過在下認爲事實的眞假根本就不容辯駁，因爲事實本身便是眞的，天下沒有假的事實存在，各位道長若不相信在下之言，在下也不必多說，今後各位自能看到事實的出現，現在請容在下告退。」說完話，他轉身便要走開。

玄地道人出言攔阻道：「龍大俠請留步。」

龍驪道：「道長尙有什麽吩咐？」

玄地道人說道：「貧道答應大俠盡力澄清此事，等到比劍大會結束之後，貧道會向大俠有所交待的。」

龍驪道：「在下但願道長能早日尋出眞正的事實，也免得在下牽涉在內！」說着，狠狠的盯了玄機道人一眼。

玄地道人長嘆一聲，道：「龍大俠若是心中記恨玄機師弟，便不是武林之福了，貧道很明白玄機師弟的心情，一方面由於玄玄師兄的遭人暗算，另一方面是金蜈信符的出現，使得貧道等都受到震撼，以致……」

龍驪看到玄地道人對自己道歉，也嘆了口氣，說：「在下若不是因爲貴我兩派同爲五大劍派，也決不會將那等難以令人置信之事說出來，因爲那容易使人誤會在下是危言聳聽！故意引人注意……」

玄機道人說道：「貧道可沒有說你危言聳聽……」

龍驪道：「道長，你我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麽芥蒂，發生爭執的原因也只是由於意見不同而已，只要雙方誤會解釋清楚也就沒有……」他頓了頓，又道：「其實在下說出那一番話之前，便曾考慮到可能會使人不相信，但，在下又非說不可，以致發生這場誤會，不過，在下認爲當年金臂劍魔之喪生必死谷的事情，可能是傳言有誤……」

玄機道人說道，「當年到必死谷去的，不單只任明傑一人，各派的高手都有參加，二十年來，他們沒有一個曾經出現江湖，因此……」



龍驪淡然一笑道：「傳言之事，很多失實，當年並沒有人親眼看到金臂劍魔的屍體，又何能斷言他已經死去？」

玄機道人凜然道：「龍大俠有所不知，那必死谷既有必死之名，自然表示其中險厄無比，凡是入谷之人必死無疑，金臂劍魔的武功並不比別人強上多少，又怎會獨他一人脫險回來？何況他旣能自必死谷歸來，又爲何江湖上無人知曉？這就難免使人不相信。」

他們說着說着，又把問題扯回金臂劍魔任明傑的生死上。

龍驪淡然一笑道：「這很好解釋，他此刻身爲天心敎總巡查，天心敎未在武林公然成立帮派之前，他斷然不會將自己的身份顯露出來。」

他凝望了玄機道人一眼，道：「何況，在下根本就不相信必死谷如此險厄，所有進入谷中的人都不能出來，至低限度，在下認爲任明傑便是自必死谷脫身出來的一個人！」

玄機道人陰陰一笑道：「龍大俠若不是信必死谷必死之名，也可以親自去一趟，若是你能够脫身出來，貧道才能相信大俠之言有理。」

龍驪冷冷一笑，正待說出自己將去必死谷一行之意，突然見到玄地道人拔出長劍向他刺來！

龍驪劍眉一聳，吸胸凹腹身退出八尺，閃過玄地道人那一劍。

玄地道人一劍落空，似乎頗爲驚訝，沉聲道：「龍大俠，請接貧道三劍！」他雖在說話，手下却絲毫都沒有放鬆，挺劍挪步，劍走輕靈，迅發如電，一連兩劍向龍驪攻到。

龍驪不明玄地道人如何要自己接他三劍，微微一怔，揚聲說道：「道長，你爲何……」

話一啓口，玄地道人的劍風巳襲至胸前，那閃爍的劍光，恍如點點流星，向他胸前六處大穴點到，劍招着是毒辣！

龍驪見到對方竟不容自己有說話的餘地，也不由生氣起來。

他不再多言，上身後仰，右手一沉，「嗆」地一聲巳將玉龍寶劍拔出。一道劍影閃出，龍驪巳手持長劍自下而上的往玄地道人手腕挑去。他這一下出手，竟是完全不顧對方凌厲毒辣的攻勢，也是採取毒辣的攻勢向對方攻將過去，看來眞是驚險之極。

但是身在局中的玄地道人却明白龍驪冒的這個險是很有價値的，也可以說對方這招並不是在冒險，因爲他曉得自己出劍的快慢，以及龍驪站立的地位，使得對方在長劍斜挑之際，所耗費的時間要比自己短上一半。

這也就是說雖然玄地道人先行出手，但龍驪由於出劍的角度不同，使得他的長劍劍尖攻到玄地道人身上的時間要早上半分。

就那半分之差，便使得玄地道人的劍尖還沒點中龍驪身上之前，自己的手腕便被對方刺中，一個人握劍的手被刺傷，他刺出去的一劍還有什麽力量？

是以，玄地道人忍不住讚嘆地喝了聲：「好！」他的手腕一縮，放棄攻出的一劍，閃身挪開半尺，霍地兜了個半弧，一劍斜削，往龍驪的右臂攻到。

龍驪淡然一笑，長劍垂下半寸，也是劃一個半弧，向玄地道人攻去。

他這一劍不是攻向玄地道人的身上，而是朝對方的劍上劃去。

他在出劍之時，口裏還招呼一聲道：「道長，小心在下手裏是柄寶劍！」

他的用意是要讓玄地道人有所迴避，而不致被自己把對方的長劍削斷。

但是玄地道人却是聽而未聞，依然原式不變，向龍驪攻到的長劍劃去。

龍驪中心奇怪，忖道：「難道這老道仗着他是武當長老，以爲我不敢將他的長劍削斷？」

心念一轉，兩枝長劍巳湊在一齊。

只見叮地一聲輕響，劍刃相觸之處冒起幾點火星，一閃即滅，立即兩枝劍便粘在一起。

龍驪在雙方長劍相觸的刹那，突然發覺對方劍刃微微一顫，接着便是一股暗勁自劍上湧出，彷佛在刹那之間，對方的劍上塗了一層厚厚的膠水一般。

龍驪暗自一驚，忖道：「這老道的功力較之玄機是要高得多了，他竟能以內力護住劍刃，使之不受傷害……」

他一發覺玄地道人是要與自己較量內力，馬上便深吸口氣，將全身的力道都貫注在劍上，然後往左一沉。

他並不是想要與對方較量內功，因爲他曉得武當派以氣脈悠長，稱著武林，自己的年紀與玄地道人相差一大截，內力火候也較對方爲差，若是與對方比試內力的話，必敗無疑。

是以他驟然提起十成功力貫注在劍中，往左邊一沉，便是要使對方不及提防，而脫開以內力相拚的糾纏局勢，掌握主動的攻擊力量。

他這驟然蓄足勁道，向左邊滑削出去，玄地道人怎樣也預防不出，等他心中一驚，提氣運劍，龍驪的長劍，巳滑至劍鍔處。

若是他再加半分勁道，若是他使寶劍繼續削去，便可以將玄地道人的握劍右手切斷！

可是他並沒有那麽做，僅僅在寶劍一觸及對方劍鍔之時，便趁着玄地道人增加勁道的刹那，將全身力道一歛，身軀往後一倒，倒射出石屋之外。

玄地道人力道一發，便見龍驪脫身躍走，他深吸口氣，長劍一抖，便將整個勁道收回，長劍抖了個劍花，巳如靈蛇歸洞般的插入劍鞘之中。

他臉上微微一紅，隨即哈哈大笑，道：「龍大俠果然高明。」

龍驪見到玄地道人插劍回鞘，他也把玉龍劍放回鞘中，他是個聰明人，怎會不明白玄地道人那一笑的意思？是以他也淡然一笑，抱拳道：「道長功力深厚，在下深爲欽佩。」

玄地道人大步走出石屋，才說道：「龍大俠，你可知道爲何要出手一試你的劍法？」

龍驪道：「在下正要請敎道長。」

玄地道人臉上的笑容一歛，道：「因爲貧道在懷疑大俠所說的話。」

龍驤哦了一聲道：「在下有那點使道長起了懷疑之心了？」

玄地道人說道：「那金臂劍魔是衡山派繼衡山木客之後的一代高手，他所獨創的以臂為劍的劍法，由於融合了衡山通臂拳法在內，頗為厲害，在武林中頗有聲望，大俠你方才說已與他交過手，頗使貧道懷疑，是……」

他側過首去，對剛才走出石屋的玄海和玄機道人兩人說道：「貧道可以相信龍大俠之言非虛，因為他的劍法較之金臂劍魔要高出一籌。」

他的眼中漾出一絲憂愁之色，轉頭過來，道：「貧道眞為避塵師侄躭心，也為本派之不能保有劍主一席而難過……」

龍驤道：「在下尚未與避塵道長交過手，勝敗與否，尚難預料，或許落敗的是在下而不是避塵道長……」

他見到玄地道人似要說話，隨即一轉話題，道：「至於道長所說的在下武功已經勝過金臂劍魔一籌，在下需要說清楚，以在下這點功夫，比起金臂劍魔任明傑尚差得甚多……」

玄地道人一驚，不相信地道：「不會是這樣吧，貧道昔年曾與他切磋過武功，曉得他的金臂劍功雖是厲害，但是由於衡山的內功心法不如本門，所以……」

龍驤道：「道長，俗語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與任明傑二十年未見面，他在這二十年來，必然進境很大，焉能以昔日的目光衡量他？」

玄地道人說道：「貧道當然不會以昔日的眼光來衡量他，但是貧道在這二十年來，自問並未有一日擱下功夫，也有一些進境，以本門內功心法與衡山派相較，貧道自信他也超過不了貧道。」

龍驤肅然道：「道長此言謬矣，在下說句老實話，道長眼下的功力雖然比在下高上甚多，但是道長自信能在十五招之內擊敗在下嗎？」

玄地道人搖了搖頭，道：「貧道不敢說這句話，以貧道目前功力，至少要到二十招之外，方能取勝。」

龍驤頷首道：「道長之言不錯，可是道長曾否知道，在下若與任明傑交手，縱然持有寶劍，也擋不了他十五招之數，便會落敗……」

玄地道人駭然道：「那金臂劍魔任明傑眞有如此厲害？」

龍驤臉色凝肅地道：「任明傑那一雙臂劍倒也沒有什麼厲害，倒是他功力深厚，劍法詭異多變，加上他雙臂相互消長，每能在令人防不勝防的部位出手，擊人要害，在下也是經常為他所乘！確實自嘆不如……」

玄地道人驚道：「果有這種事情，那眞令人驚異！」

龍驤沉吟道：「道長，如此說來，可見得任明傑在這二十年中另有一番遇合，以致武功猛進，遠遠超過一般在常規下應有的進境。」

玄地道人默然片刻，自言了自語，道：「莫非他在必死谷中另有遇合，而被金蜈……」

他的臉色陡然大變，招呼玄海道人，道：「師弟，你去把玄黃找來，叫他們全部來這兒集合，我有話要吩咐。」

那玄海道人個性最是沉默，從方才到現在幾乎是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他一聽玄地道人的吩咐，應了一聲，便朝屋後的山坡飛奔而去。

玄地道人的臉色陰沉，眼中含有很大的憂愁，凝目遠望，而那玄機道人也似在沉思些什麼，垂着頭，負着手，嘴唇緊緊的抿着。

頓時，四周的氣氛變得沉悶起來，彷彿罩上一層厚厚的霧，連陽光都不能穿透過來。

龍驤負手而立，默然望着面前那兩個老道，暗自忖測他們的心中想法。

對於玄地道人，龍驤是能了解他心頭沉重的原因！可是玄機道人心裏的想法，卻使他費猜疑。

他到了此時此刻，對於玄機道人仍然在懷疑之中，不過他懷疑儘管是懷疑，也不敢肯定玄機道人便是天心教潛藏在武當之人。

眼下，一切的關鍵全在無塵道人，只要無塵道人指出那在武當放出信鴿的人是誰，立即曉得那一個是受天心教所控制的叛徒。

在一片沉默之中，沒有多久，聽到一陣腳步之聲自屋後傳來。

龍驤抬頭望去，但見那玄海道人和無塵道人，領着十幾個年輕的道士自屋後奔來。

玄地道長問道：「玄黃他們呢？」

玄海道人說道：「玄黃師兄已帶着他們去搜查了！」

玄地道人皺皺眉，道：「他去搜查什麼？」

玄海道人忙說道：「師弟我去的時候，玄黃師兄早就走了，問過無塵之後，才曉得他已帶入去搜查那個謀害大師兄的兇手……」

玄地道人頓足道：「眞是胡來，誰叫他去搜查的，無塵……」

無塵躬身道：「弟子在。」

玄地道人怒問道：「你為何讓你四師伯去冒這個險，你又不是不曉得那個兇手的毒辣厲害？」

無塵道人惶然道：「四師伯怒氣沖沖的跑來，然後挑出幾名弟子，便去追敵，弟子想要攔阻，四師伯不願意聽，要弟子如何才能……」

玄地道人寒聲道：「那你就馬上來稟告貧道，為何非等貧道去找你，你才說出呢？」

無塵道人萬分惶惑地說道：「弟子知罪！」

玄機道人看到無塵道人受責，上前道：「師兄，現在不是責備無塵的時候，我們應該派人去支援四師兄才是……」

玄地道人餘怒未息地道：「都是你偏袒他，眼看我們師兄弟一個個死的死，傷的傷，武當即將遭受大劫，貧道……」

他的面上現出痛苦之色，話聲一頓，說不下去。

龍驤站立一旁，看到玄地道人面上痛苦的神色，暗暗搖頭，忖道：「武當確實也夠慘的了，掌門人剛死，玄玄道人使接着遭人暗害，整個責任都落在玄地道人一



個人身上了，叫他如何不發愁？」

他是一個外人，雖然見到無塵道人被責，却是不好說些什麼，只好將目光投於遠方，裝作沒有看到。

他的心中，唯一覺得安慰的是武當眼下僅存的四個長老之中，以玄地道人的權威最大，其他三個長老幾乎只有聽命的餘地。

而玄地道人却是那樣的正直，只要有他在一天，玄機道人便不會公然的背叛武當……

龍驤想到這裏，只聽玄地道人道：「玄海，你帶十個弟子跟隨玄黃之後去追查那人，如果在日落之前還沒有搜查到，便與玄黃一起回到經院來。」

玄海道人聽從吩咐，便帶着十個道人要離去，玄地道人突地沉聲喝道：「等一等。」

他側首望着無塵，問道：「無塵，你看到四師伯朝那個方向去的？」

無塵道人躬身道：「弟子看到四師伯朝西北方向走的。」

玄地道人嗯了聲，道：「玄海，記住，一定要跟你四師兄匯合之後再開始搜索，若是遇到那人，立即佈起兩儀劍陣，將他困住，然後發放信號。」

玄海道人應了聲，率領十個道士往屋後奔去，轉眼便已沒入林中。

玄地道人見到玄海已經走開，說道：「玄機師弟，你已經受了傷，就一起回去大殿，傳我之令，加強本山戒備，以每十人一組佈於重要的上山處，遇有敵踪，立即以緊急火燄信號發放。」

玄機道人答應了一聲，又關懷地問道：「師兄，你呢？」

玄地道人苦笑了下，道：「貧道留在這兒指揮他們處理玄玄師兄的遺體，師弟，你要小心點。」

玄機道人道：「多謝師兄關懷。」

他轉身走了兩步，又回身問道：「師兄，南宮師弟的事……」

玄地道人沉吟一下，道：「現在不要打草驚蛇，先派人監視他，日落之前，貧道便會返回經院，到時再處置他……」

玄機道人應聲稱「是」，轉身便待離去。

龍驤看到玄機道人舉步欲行，心中突然一動，連忙說道：「道長，我們一起走吧。」

玄機道人看了龍驤一眼，還沒說什麼，玄地道人已搶着說道：「龍大俠，貧道尚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請教，請你稍留片刻。」

龍驤哦了聲，尚未表示什麼，但是玄機道人深深的望了他一眼，然後轉身往谷外奔去。

龍驤不了解玄機道人為何要以那等目光凝望自己，他想要把握住機會了解玄機道人那意味深長的凝目一望，却見到對方已經轉身奔去。

玄地道人緩緩走向龍驤，低聲道：「龍大俠，關於你向貧道所提出之事，貧道會立即展開行動，如有必要，貧道將散發本門金令邀集武林各大門派共同磋商此事，但是在此之前，希望大俠你能代貧道暫守秘密。」

他輕嘆一聲，又說道：「本門不幸，遭遇到這等慘事，貧道已是心力交疲，但願大俠能協助貧道，本門上下，都會感激大俠的……」

龍驤抱拳道：「道長如有驅策，但請吩咐便是，在下必定盡力而為……」

玄地道人說道：「在貧道未調查清楚之前，不願勞動大俠虎駕，此後，事情的發展難以預料，貧道必然有所借重大俠之處，尚求大俠相助一臂之力，在此，貧道先向大俠致謝。」

龍驤道：「青蓮白藕本是一家，你我兩派同為中原五大劍派之主力，在下能為武當盡力，素所願也，道長還需說什麼謝意？豈不太見外了？」

玄地道人欽佩地道：「龍大俠果然不愧被武林認為是峨嵋百年來的奇才，單憑這等胸襟，貧道便是自嘆不如了，他日，可以眼見大俠以絕頂之智慧，高超的武力，而躋身武林第一劍手之位，為武林立下功德，傳論於後世。」

龍驤雖不是喜歡阿諛之人，但是受到玄地道人的讚譽，心中也非常高興。

他抱拳道：「多承道長錯愛，在下感到萬分惶惑，不過，在下敢斷言一句，只要在下一息尚存，絕不容許武林有像天心教等邪惡的勢力存在……」

玄地道人讚嘆地道：「大俠豪氣干雲，貧道感嘆無比，並為峨嵋神龍龍老爺子慶賀……」

他頓了頓，轉移話題，道：「等到劍會結束之後，貧道會派人請大俠到經房詳談，對於當年必死谷與金蜈天尊之秘，貧道會對大俠有個交待……」

龍驤道：「多謝道長。」

玄地道人搖頭道：「大俠不必言謝，貧道認為當年各派所受的恥辱，不該秘而不宣，理該讓下一輩曉得，也好激勵他們發奮圖強，格外苦練，而求一雪多年的大恥……」

他捋着頷下的長鬚，道：「尤其是像龍大俠你這樣的奇才，更是應該曉得那件事，因為未來的希望都寄託在你們那一代身上了……」

龍驤問道：「請問道長，今日的首場比劍，是何人取勝？」

玄地道人說道：「今日午後的第一場比劍，是點蒼燕雙飛少俠與華山何女俠比劍，何女俠似乎有些失常，不到三十招的功夫，便已落敗……」

龍驤默然忖道：「何素月較之燕雙飛雖然稍有不逮，燕雙飛那廝却也不可能在三十招之內便將她擊敗，何素月多半還是因為昨夜發生之事使她的情緒受到打擊，而致鬥志全消……」

玄地道人也不曉得龍驤是在想什麼，他感慨地繼續說道：「依貧道看來，華山和點蒼兩派的武功劍法雖說較之二十年前有所增進，但是他們所派出的弟子都是氣浮心躁，每每不能把握機會出手，他們包括崆峒的卓一凡卓少俠在內，無論資稟，經驗，反應，內力修為都較大俠你要相差了一大截……」

龍驤道：「道長過獎了，在下對於此次劍會，並無必勝之心……」

玄地道人一笑，道：「記得貧道方才

說過，貧道眞爲本門之會失去劍主一席而担心，如果大俠你有必勝的把握，貧道也可放下心頭這塊重石了……哈哈，貧道這是說笑，請龍大俠不要介意。」

龍驤淡然一笑，沒有說什麼。

玄地道人笑容一斂，臉色端嚴地道：「龍大俠，貧道尚要向你相托一事，請你在回返精舍之後，不要對任何人言及本門方才所發生的不幸之事。」

龍驤頷首，道：「在下會保守這個秘密。」

玄地道人面容一展，揚聲說道：「無塵！」

無塵應聲走了過來，玄地道人吩咐道：「你帶領龍大俠回到前山去，命人快把紅葉精舍收拾好，給龍大俠居住，特別吩咐火工道人準備本門最好的膳食欵待龍大俠。」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露出驚訝之色，他曉得那紅葉精舍必是武當派爲了欵待特別貴賓的房舍。

並且玄地道人還吩咐以最好的膳食招待自己，這份看重自己的情意，眞令他心中不勝感動。

龍驤抱抱拳，說道：「道長，在下一向隨隨便便慣了，若是道長這樣優待，在下……」

玄地道人揮了揮手，笑對龍驤道：「龍大俠，請不必多言了，貧道心意已決，不會更改，無塵，還不速領龍大俠回前山去？」

無塵道人恭身行了一禮，然後對龍驤道：「龍大俠，請隨貧道這邊走。」

龍驤見到玄地道人心意已決，只得道謝道：「多謝道長了。」

玄地道人道：「龍大俠請走好，貧道尚有一些瑣事要辦，明日會塲見面。」

龍驤抱了抱拳，便隨同無塵道人朝前奔去。

無塵道人在一路之中默然無語，埋首疾行，與龍驤很快地奔出鬱雷谷，重又來到那座鐵索橋前。

龍驤望着橋下深淵裏的激流，突然興起一陣感觸，道：「人間的事，眞個無常多變，方才我們來時，橋下流水激流而過，此刻流水依然，而我們的心情已有所不同，在這段短時間之內，發生了那麼許多事情，尤其是玄玄道長之遭人殺害，更是使人感嘆人事之無常……」

無塵道人原先走在龍驤之前，聽得他這麼說，停下脚來，站在索橋之上，也俯首望着橋下的流水。他默然片刻，抬起頭來，道：「龍大俠，你的話錯了。」

龍驤哦了聲，道：「在下的話說錯了嗎？」

無塵道人道：「大俠你再往橋下看看，那激流而去的澗水，又怎會與我們來時一樣？」

龍驤俯首望了下橋下，抬起頭來，故意道：「在下並沒有看出不同啊，流水還是流水，又有什麼不同之處？」

無塵道人感慨地道：「流水雖然還是流水，却與我們來時所見的流水不同了，其實又何嘗需要說得那麼長久？流水奔騰而去，每一個水波，每一條水紋，都與前一瞬的有所不同，世間之事，不單是人，任何的一切都是時刻在變，變化無常，不可尋覓……」

龍驤問道：「對於玄玄道長之遭人暗算，你一定很難過吧？否則，你不會在一路上連一句話都不說。」

無塵道人望了龍驤一眼，道：「龍大俠，我們走吧！」

龍驤隨在無塵道人的身後，很快地走完了半截吊橋，他搶先兩步，與無塵道人並肩而行，側首問道：「無塵道兄，你我雖是初見，却相處得很好，眞有傾蓋如故之感，你若有什麼心事，可以說與在下知道，在下也許……」

無塵道人搖頭道：「貧道並沒有什麼心事。」

龍驤嘆了一聲道：「你爲何要把心事藏在心底？若是你能說出來，在下會盡力助你……」

無塵道人道：「龍大俠，你弄錯了，貧道實在並沒有什麼心事，又叫我如何對你說？」

龍驤一哂道：「道長眞的沒有什麼心事嗎？」

無塵道人默然無語，沒有答覆。

龍驤道：「道兄，你難道不曉得貴派現在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若是一個處置不好，不但貴派覆亡之險，並且影響到整個武林……」

他臉色一整，肅然道：「在下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實如此，你也可以看得到貴派所存在的危機是什麼，並且你也曉得只有在下是你們最忠實的友人，在下願意帮助你……」

無塵道人脚下一頓，道：「龍大俠，你自認有這個力量嗎？」

龍驤一愕，說道：「在下就算拚掉這個頭顱，也要盡力相助貴派，驅除那些叛徒！」

無塵道人默然凝望了龍驤片刻，眼中掠過一絲感動之色。

可是，他想了一下，終於還是搖了搖頭。

龍驤問道：「無塵道兄，難道你相信不過在下嗎？」

無塵道人搖頭道：「並非貧道不能相信大俠，而是大俠的插入，對本門沒有絲毫好處，何必把你給牽連進去？」

他又誠懇地道：「龍大俠，以你的才智武功，假以時日必能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到了那時，你就可以帮助本門了，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辦法了……」

龍驤道：「若要等到在下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到時豈不晚了？」

無塵道人頷首道：「也許晚了，但是總比大俠你現在遭到不幸要強得多。」

龍驤沉聲道：「天心教雖然勢力龐大，那神秘的金蜈天尊雖然厲害，但是在下並無所懼，道兄你需相信我。」

無塵道人說道：「來時，貧道聽到大俠說起那天心教的勢力龐大，在各派之中都佈有奸細，貧道心中還是半信半疑，可是玄玄師伯一死，貧道已完全相信大俠之言了，他們的力量如此龐大，不是你我能夠應敵的……」

龍驤道：「當然單憑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可是我們可以將整個眞相公告武林



，激使各派的團結……」

無塵道人冷冷的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誰能相信我的話？那背叛本門的人，心智、武功、地位，不知超過貧道多少，他的話別人只有相信，絕不會懷疑，而貧道……」

他苦笑一下道：「龍大俠，我們還是走吧！」

龍驤從無塵道人的話中聽出一些端倪，他豈願意現在就走？

他大胆地道：「無塵道兄，你所指的叛徒可是你的師父玄機道長？」

無塵道人一楞，詫異地道：「我師父？我師父是叛徒？」

龍驤頷首道：「你不必害怕，只要說出是不是也就行了，他旣能背叛武當，你爲了整個武當的未來，便要將他的假面具揭下來……」

無塵道人突然發出一陣狂笑，打斷了龍驤的話聲，他這陣狂笑，幾乎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龍驤不悅地道：「無塵道兄，這有什麼好笑？」

無塵停住了笑聲，搖頭道：「龍大俠，你錯了，並且大錯特錯。」

「哦！」龍驤一楞，道：「你的意思是……」

無塵道人說道：「龍大俠，你從那點判斷出家師便是背叛武當，被天心教控制的叛徒？」

龍驤道：「不是他還會是誰？無塵道兄，你在玄玄掌門死時，見到的放出鴿之人難道不是令師？」

無塵道人道：「貧道記得沒有說過是誰，更沒有說過家師，龍大俠，你是誤會了。」

龍驤輕嘆一聲，說道：「道長，爲何你要替令師掩飾？難道你不曉得武當眼下危機重重，你這樣做，只有姑息養奸，貽禍……」

無塵道人打斷了他的話，道：「龍大俠，貧道並沒有替家師掩飾什麼？家師對於武當是忠心耿耿，不計生死，貧道只有無限欽敬，絕不敢稍存貳心，你這麼說，是誣蔑家師的清白！」

龍驤沒有想到無塵道人，竟會因爲自己的一句話，而發起怒來，他微微一怔，之後，忙歉然的道：「請道兄原諒在下的失言。」

無塵道人滿面憂色地道：「貧道很了解大俠的開朗胸襟，以及博大的抱負，欲以武林整個的安危爲己任，可是眼下的江湖派壘分明，你別以爲玄地師伯說得那麼好聽，其實你若插手本門內部的恩怨，一個不巧，便會導致貴我兩派的破裂，到時候大俠你又如何善後？」

龍驤長嘆一聲，道：「道兄之言雖然不錯，在下也深明此理，但是在下早就有此打算，只要在下活着一日，絕不容許天心教的邪惡淹沒武林，縱然道兄不肯相助，在下也要獨力進行，貫徹到底……」

無塵道人苦笑說道：「龍大俠，你眞是固執，其實並非貧道不肯說出那施發信鴿之人是誰，而……而是……」

龍驤趕緊接上他的話，問道：「道長旣然肯說，那麼便請告訴在下，那施放信鴿之人是誰？」

無塵道人見到龍驤窮追不捨的追問下去，使得自己難以應付。

他默然一會，道：「龍大俠，請容許貧道考慮一下，再決定能不能告訴你，好吧？」

龍驤看到無塵道人的神態，曉得自己再追問下去，也不會得到答案的，他只得點了點頭，說道：「好，在下希望你在考慮之後能告訴在下，那麼我們便可聯合其他三位忠心的長老，將那名叛徒擒住，道兄，需知要先內方能攘外，武當派的叛徒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能團結力量對抗天心教……」

無塵道人頷首道：「貧道在兩天之內，會給大俠一個答覆。」

龍驤頷首說道：「兩天之內很好，趁着劍會未完，各派評審之人都在，公佈此事之後，也使各派提高警覺，共商未來大計……」

無塵道人默默無語，加快了脚步向前奔去。

龍驤始終保持着與無塵道人並肩而行，旣不加快速度，也沒有落後半步。

他們在飛奔中，很快地進入那條被藤蔓雜樹覆蓋得如同屋頂的青石小道。

俯望在面前很快閃過的一塊青石板，龍驤腦海裏思緒也很快地閃過。

他所忖想的武當四位長老到底何人是天心教的奸細？無可置疑，只有這四個長老裏的一人是奸細，才使得無塵道人有所畏懼，不敢指明出來。

那個奸細在掌門人玄天道長死去時以飛鴿通知遠在武昌的南宮北，他的目的便是要報告掌門巳死的訊息，好使天心教進行某種陰謀。

一想起陰謀二字，龍驤凜然道：「對了，我怎麼沒有想到武當掌門玄天道長之死恐怕也是天心教的整個陰謀中的一環，否則他們爲何要使人把玄天道人的死訊傳出？他們又如何會曉得玄天道長會驟然死去？」

龍驤所聽到的是有關玄天道長之死，是死於練功時走火入魔，並非是被人所謀害。

但是，從龍驤所獲得到的現有的一切綫索，很明白地顯露出來，玄天道長之死，是武當派的叛徒遵承天心教之命令所執行的！

玄天道長死得不明不白，緊接着便是玄玄道長的遭人暗算，這兩件事一定都與天心教有所關連。

龍驤心頭一動，心中暗忖道：「莫非玄地道長所說的金蜈天尊，便是天心教的教主？」

想到這裏，他不禁爲武當派碩果僅存的其他四個長老担心起來……不，應該說是只有三個才對，因爲另外一個長老巳被天心教收買。

龍驤沉吟道：「無塵道人堅決否認玄機道長是那施放飛鴿之人，那麼玄機便巳脫出謀害玄天掌門的嫌疑了，眼下只剩玄地，玄海，玄黃三個老道有嫌疑了……」

他的腦海中浮現起自己所見過的那三個老道形像，一一加以辨認，很快地便把忠直無私，和藹可親的玄地道人和魯莽耿

直，個性強硬的玄黃道人除去，結果只剩下一個玄海道人了。

他驀地一拍手掌，自言道：「不錯，一定是他了，唯有那沉默寡言，不聲不响的人才工於心計，善於隱蔽自己。」

無塵道人詫問道：「龍大俠，你說什麼？」

龍驟道：「無塵道兄，在下已經猜出那人是誰了。」

無塵道人還沒弄清楚，問道：「龍大俠，你所指的是何人？」

龍驟道：「在下已猜出那個施發信鴿之人，據在下的推測，他並且是謀害貴派玄天掌門的兇手。」

無塵道人驚道：「龍大俠，請你別胡亂說話，玄天掌門之驟歸道山是由於走火入魔，並非遭致何人所害，大俠的言語必須謹慎，以免遭致意外的痲煩……」

龍驟吁了口氣，道：「好吧，就當在下說錯話，但是，那發放信鴿之人必定是被天心教收買之人是不會有懷疑了，是不是？」

無塵道人苦笑道：「龍大俠，貧道說過且容在下考慮兩天之後再回答你，你却是迫不及待……」

龍驟道：「說來說去，都怪在下多管閒事了！」

一頓，龍驟又笑着說道：「不過這個閒事却有關整個武林安危，在下是非管不可，所以在下要弄清楚這件事。」

無塵道人也禁不住好奇地道：「好吧，龍大俠，你所猜的人是誰告訴貧道，不過貧道要先聲明，那便是無論大俠猜的對或不錯，貧道都不評。」

龍驟點頭道：「就依你吧！」

他略一沉吟道：「貴派目下僅剩下四個長老，除了玄機道長之外，其他三人之中，在下認爲玄海道長最有背叛武當的嫌疑……」

無塵道人失聲道：「龍大俠，你怎會猜測到五師伯身上？」

龍驟凝望着無塵道人，把他臉上每一個微細的表情都收入眼底，恍然道：「這麼說來，在下是猜錯了？」

無塵道人說道：「貧道曾說過不願置評。」

龍驟看到那不置可否的神態，對於自己的判斷又有所懷疑起來。

他們這時已經走完了青石小道，來到寬大的登山石階前，他們的脚步才一踏上石階，便見到一個青袍老者負手站立在前面不遠處，仰首望着遠處。

那個青袍老人一見龍驟，揚聲道：「龍驟，你跑到那裏去了？」

在登山之石階上，站立着的那個青袍老人，面如重棗，眼如丹鳳，三綹長髯不住隨風拂動，神態威儀都表示出他是個正直的老人。

龍驟一見那個青袍老人，慌忙躬身抱拳道：「鄭師叔，你老好。」

那個青袍老者是峨嵋掌門神龍龍雲鶴的師弟，武林有名的斷魂七劍鄭公明。

他這次是被龍雲鶴派來武當作裁判的，早在龍驟動身之前，便從峨嵋來到武當，參與籌劃比劍大會的。

他緩步走了過來，笑道：「龍驟，不必多禮了。」

側首望了無塵道人一眼，他問道：「龍驟，你什麼時候上山的，怎麼今日的第一場比劍，我都沒看到你？」

龍驟道：「師侄午後方始上山，因爲劍會已經開始，所以沒有進入會場了。」

無塵道人見到他們師侄兩人說話，打了個稽首說道：「鄭大俠，你們倆位在此談談吧，貧道先走一步了。」

鄭公明抱拳道：「道長請便。」

無塵道人側首對龍驟，道：「龍大俠，貧道收拾好紅葉精舍之後，再命人通知大俠……」

龍驟抱拳道：「多勞道長了。」

無塵道人意味深長地道：「請龍大俠別忘了方才之約！」

龍驟曉得無塵道人是叮囑自己保守有關武當所有秘密。

他頷首道：「在下記得。」

無塵道人嘴角浮起一絲微笑，洒開大步，飄然上山而去。

望着他遠去的身影，鄭公明詫異地問道：「龍驟，你在弄什麼鬼？」

龍驟從小長大，跟隨鄭公明的時候不少，可以說是鄭公明抱大的，兩人之間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他聽到鄭公明這麼問他，笑了笑道：「沒什麼，只是我與他私下約好的事，他要我保守秘密罷了。」

鄭公明皺眉道：「你這小鬼，竟然連我也瞞起來了，這無塵小道雖然也算是武當第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可是他却沒有權利替你準備紅葉精舍給你居住……」

龍驟詫異地問道：「爲什麼我不可以呢？」

鄭公明道：「龍驟，紅葉精舍是用來幹什麼的？那是武當派用來招待其他門派的掌門人的，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都不够資格住進那裏，他們又怎會讓你住進紅葉精舍？」

龍驟聽得鄭公明這麼說，才恍然玄地道人吩咐準備紅葉精舍之時，無塵等一般道士齊都浮現驚異之色的原因了。

他笑了笑道：「師叔，這可見我很有兩手吧！」

鄭公明笑罵道：「小鬼，你想要在師叔面前弄鬼？快從實招來，爲什麼武當會如此優待的招呼你？」

龍驟道：「是武當玄地道長吩咐他們這樣做的，至於爲什麼他要這樣，連小侄我就不清楚了。」

「玄地道長吩咐的？」鄭公明搖了搖頭，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龍驟聳肩，道：「這要你老人家去問他了。」

鄭公明捋着頷下長髯，沉吟了一會，恍然道：「哦，老夫明白了。」

龍驟問忙道：「師叔，你明白了什麼呢？」

鄭公明道：「玄地老道必定是看清這次武當已保不了劍主一席，他唯恐武當敗得太慘，所以特別優待你，要你在避塵比劍時，手下留點情……」

「師叔，你想到那裏去了？」龍驟道：「這次劍會固然我的勝算較之避塵道人要大，但是武當也用不着這樣做呀！」



鄭公明問道：「那是爲什麼？老夫就猜不出了，你告訴我吧！」

龍驟搖頭道：「師叔，你沒聽到無塵道人走的時候跟小侄說的話？小侄答應他要保守秘密的，請恕我無法告訴你。」

鄭公明瞪了龍驟一眼，說道：「好吧，你跟我也來這一套了，小心我回到峨嵋之後，在麗君面前告你一狀，你可吃不消了……」

龍驟聽他提起自己的妻子孟麗君，他的臉色立即沉了下來。

鄭公明還以爲龍驟是害怕，他笑着拍了拍龍驟的背，道：「看你嚇成那樣子，師叔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龍驟道：「師叔，小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希望你能仔細聽着，因爲這件事有關於本門的存亡大事……」

他說得嚴肅，鄭公明聽了都嚇了一跳，凝神望了望他，半信半疑地道：「眞有這麼嚴重？」

龍驟頷首道：「這種大事，小侄還會騙你嗎？當然是有根據，有原因，小侄才會這麼說的。」

鄭公明四下望了一眼，道：「走，到我的房裏去談。」

龍驟搖頭道：「像那種重大的事情，到房裏說反而不好，還是在這兒可以看清左右前後，比較安全多了。」

鄭公明一想龍驟之言，覺得很有道理，頷了頷首，道：「好，你說吧。」

龍驟於是將自己下了峨嵋之後，一路上所遇到的事情，以簡單的語氣扼要的說了出來。

你沒有誇張什麼，除了將武當派發生之事沒說之外，其他也沒有隱瞞什麼，但是鄭公明聽了却是驚心動魄，臉色變幻不已。

好不容易等龍驟說完了話，他已焦急地說道：「旣有這種事，你怎不早點告訴我？」

龍驟苦笑道：「小侄我這幾天來，幾乎每一刻都在驚濤駭浪之中，差點便上不了武當，到了武當之後，劍會已經開始，要我如何告訴你？」

鄭公明喃喃道：「眞想不到平靜了二十年的武林，又開始起了波濤，看來這一次……」

他渾身打了個哆嗦，嘆道：「我們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龍驟道：「師叔，你認爲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鄭公明道：「如果那天心教眞有你所說的那麼厲害，我們現在就要通告各派，聯合一切的力量……」

他那兩道濃黑的劍眉緊緊的皺起，喃喃自語，道：「眞是奇怪，任明傑那廝又怎會重現武林？並且還練成一身厲害的功夫！」

龍驟問道：「師叔，你曉得金蜈天尊這個人吧？」

「金蜈天尊……」鄭公明驚叫出聲，很快用手掩住嘴，然後四下望了一下，低聲問道：「你聽誰說過那金蜈……」

龍驟看到他那驚凜之態，心頭沉重無比，嘆了口氣，才說道：「看來果然不假，那金蜈天尊是天下第一個厲害人物，但是，爲何天下有這等厲害的絕頂高手，却不見人提起？甚而，他們還要這般的隱瞞呢？」

他心情急轉，忖道：「我一定要想個法子，把他的話套出來，否則當年的事我一些也不曉得，又如何能判斷出今後將會有些什麼變故？」

他沉吟一下，問道：「師叔，看你這樣子，好像……」

鄭公明神色嚴肅，一拉龍驟的手，追問道：「龍驟，你從何人之處聽人說起金蜈天尊的名號來？快點告訴老夫。」

龍驟連忙道：「那是玄地道長告訴我的……」

「玄地老道？」鄭公明驚道：「他又怎會將金蜈天尊之事告訴你？這眞是奇怪了！」

龍驟笑問道：「師叔，那金蜈天尊眞有那麼厲害，竟使你們談之色變？」

鄭公明沒有回答他的問話，他繼續追問道：「龍驟，你老實告訴我，玄地老道爲什麼會突然告訴你，有關於金蜈天尊之事？」

龍驟搖頭道：「他並沒有告訴我什麼，我也不曉得金蜈天尊是誰，當年武林之中發生了些什麼事……」

鄭公明臉色一沉道：「龍驟，你怎麼也跟師叔弄起玄虛來了？你可曉得這件事情影响鉅大，絕不能疏忽一點。」

龍驟看到他那急着的樣子，不忍心再兜圈子使他難過，於是裝出一副思考的模樣，沉吟一下，道：「我親眼看見了金蜈天尊的金蜈信符。」

鄭公明倒吸一口涼氣，臉色大變，問道：「你……你看見了金蜈信符？可曾遇見那金蜈使者？」

龍驟道：「師叔，你先告訴我有關金蜈天尊在二十年前擾亂武林的詳細情形，然後我才……」

「咄，你以爲這是好玩的事？」鄭公明壓低了聲音，肅然道：「走，到我房裏去，詳細的告訴我是怎麼同事。」

× × ×

龍驟看鄭公明聽到金蜈天尊時那惶急之色，心中想笑，却是笑不出來，因爲他也曉得這件事情很是嚴重，面臨着未來不可測的危厄，他豈能笑得出來？他在四下望了一眼，道：「師叔，我們還是在這兒談話比較安全，我不願這事被人曉得，以致造成其他的痲煩，因爲到現在爲止曉得這件事的人還沒有幾個，若是被人曉得豈不傳揚開去？」

鄭公明臉色陰沉，四下望了一眼，緊皺着濃眉，搖頭不巳地道：「像這等重大的事，豈能站在這兒說？現在我們雖然可以注意到走近的人，但是等一會還能顧得到那麼多？此事若是傳出江湖，馬上便是一場大亂，我們非得找一個秘密的地方不可……」

龍驟不以爲然地道：「師叔，你沒聽過最暴露的地方，便是最秘密之處這句話？也許我們認爲最秘密的地方便是最暴露的地方。」

鄭公明濃眉緊皺，道：「你說了半天，却把我弄得越來越迷糊了，依你這麼講，天下豈不是沒有秘密？」

龍驤道：「天下有一時的秘密，而沒有永久的秘密，比如說那天心敎夠秘密了，可是他們的秘密總有揭露的一天，至低限度，到現在為止，對我已經不是一件秘密了。」

鄭公明楞楞地望了龍驤一眼，道：「龍驤，你這次下山好像比以前懂得更多了，我們自峨嵋分手到現在，沒有多長的時間，你却和以前大不相同，有些話連我這做師叔的都不大懂了。」

龍驤感慨地道：「以前在山上，一切事情有爹爹照應着，根本不需要小侄我的操心，下山的那兩年仗着爹爹的威望，小侄我也一直沒有吃過虧，可說是一向都很順利，但是這次下山……」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到現在我才知道一個人為什麼要獨自下山闖練一番，那對於一個人的未來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鄭公明聽了龍驤所說的這些話，曉得他確實是經歷過許多事情，否則，他不會有這許多的感慨。想了想，問道：「那麼，我們要找個地方仔細談一談吧！」

龍驤目光四下一掃，指着不遠處的一座七層尖塔，道：「師叔，我們到那上面去，站在塔上極目四望，若是有人行近，很快就可以看得到了。」

鄭公明重重的拍了拍龍驤的肩膀，笑笑道：「小子，還是你要得，走，我們上去。」

他們倆人生恐被人懷疑，從容地並肩而行，上了那座寶塔。

龍驤站在塔頂望了望天空的紅雲和朦朧的青山，吁了口氣，道：「小侄眞是覺得奇怪，武當是道家名山，怎麼也建這麼一座寶塔，像這等七級浮層，應該建在寺院叢林之中才對的。」

鄭公明搖頭道：「這個我也不曉得，你要問，該去問武當的道士才對，問我有什麼用？」

他的目光四下掃了掃，道：「龍驤，現在你該將在那裏看到的金蜈信符之事告訴我了吧！」

龍驤道：「本來小侄我曾經答應玄天道長，不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的，可是我想了許久，發現的這件事與我連日來所遇的一些遭遇彷彿是相互啣接的，甚而跟二十年前金蜈天尊出現武林的那囘事都有關連，可以說是一串鐵鏈裏的一個環扣，所以才決定告訴師叔你，希望你能給我一個答案。」

鄭公明敞笑道：「給你一個答案？老夫還沒弄清楚你要說些什麼話，又怎能給你答案？」

龍驤道：「小侄的意思不是這樣，而是說師叔你聽完了小侄所說的話後，也將二十年前金蜈天尊出現江湖的經過情形說出來，或許憑着前後兩件事的對照，便可以求得整個事件的答案，那麼我們也可以預先提防，免使江湖遭此大刦……」

鄭公明哈哈一笑，道：「說來說去，還是那麼囘事，要交換條件，你才肯告訴我，呵呵，龍驤，你對老夫也用起心機來了。」

龍驤道：「這不是心機，而是……」

鄭公明搖搖手道：「好了，好了，你別說了，我答應告訴你當年金蜈天尊的事情總行了吧！」

龍驤道：「事關重大，師叔，你可不能騙我。」

鄭公明拍了他一下，不悅地道：「龍驤，你什麼時候又聽過老夫說謊？」

他那一掌所用的力道頗重，拍在龍驤背上使得他往前傾了一下，方始站穩。

龍驤咧了下嘴，道：「師叔，你輕點行不行，差點沒把小侄我的肩背骨節拍碎了。」

鄭公明大笑道：「怎麼？嫌我下手重了？這還是你，若是別人，敢對老夫這麼說話，老夫一掌不把他打下塔底才怪。」

他說完了話，臉色一沉，肅容道：「好了，我們的玩笑也開夠了，還是說些正經事吧！快把如何見到金蜈信符的經過情形告訴我，要詳細一點。」

龍驤沉吟一下，道：「師叔，我剛才曾說過曉得南宮北是天心敎武昌分舵的舵主，並因為他的原因，見到了金臂劍魔任明傑，那知我上了武當之後，又見過任明傑一次……」

他於是詳細地把上山後接到無塵道人的通知，乙木道人要見自己，於是趕到乙木道人所居之竹樓，發現那乙木道人乃是任明傑所扮，然後雙方經過一場鬥智鬥力的爭戰的經過，一直說到偕同無塵道人去求見玄玄道長，啓開石屋木門，發現玄玄道長被金蜈毒死，以及玄地道人趕到為止，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鄭公明從頭到尾，一直都是沉着臉，皺着眉，沒有出言打斷龍驤的話聲，直到龍驤將上山後的詳細情形都說完為止，他還是連吭都沒吭一下。

彷彿他已成為一座愁眉苦臉的石像。

龍驤深深的吁了口氣，沉默良久，望了望鄭公明，道：「師叔，依你的經驗來判斷，到底那武當叛徒，謀害玄天掌門的是三位長老中的那一個？」

鄭公明臉上的表情變幻了一下，艱難地道：「此事太過奇詭，老夫也猜不出是誰……」

龍驤吁了口氣道：「師叔，你的江湖經驗如此豐富，依然猜不出是誰來，小侄又怎麼能猜得出？」

「這個你不必難過。」鄭公明道：「像這等奇詭莫測之事，且又關係重大，千萬不能隨便亂猜，必須握有眞實的證據才行，不過就如你剛才所說的，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那人背叛武當，做出謀害掌門的大事，早晚之間，他的罪行會暴露出來的，何況他一人所做之事，與整個武林的大局比較起來，實在是小之又小……」

他臉上的肌肉痛苦地痙攣了一下，突然自眼中流出兩滴眼淚，搖頭嘆息道：「唉，老夫為武林即將遭致的大刦而傷心，眼見干戈即起，血腥遍地，我們該要怎麼辦才好？該怎麼辦才好？」

龍驤沒想到鄭公明會突然流起淚來，他默然一下，豪氣萬丈地道：「師叔，小侄不相信那金蜈天尊是千足千手的怪人，憑着我們五大劍派的力量，只要能除去各派的內奸，團結一致，縱然他一個人再厲害，我們也能將他擊敗。你又何必如此灰心？」

（未完・十五）